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时 代

S H I D A I

【苏】尼·伊·布哈林 著
赵永穆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ISBN 978-7-229-10207-4



9 787229 102074 >

定价：46.00元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时 代

S H I D A I

【苏】尼·伊·布哈林 著

赵永穆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 / (苏)布哈林著;赵永穆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29-10207-4

I. ①时… II. ①布…②赵… III. 自传体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0987号

时代


SHIDAI

[苏]尼·伊·布哈林 著 赵永穆 译

责任编辑:王晓静

责任校对:胡琳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吴庆渝 刘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 字数:335千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207-4

定价:4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布哈林文集》出版说明

布哈林是苏联的重要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后被含冤处死，1988年获平反。《布哈林文集》共收录了4本著作。列宁批注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本书首次把布哈林原著全文与列宁对该书的批注合并在一起出书，从而清楚地展示了列宁和布哈林的完整思想，尤其是对研究列宁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其他三部著作是布哈林1937年含冤入狱后，在监狱的一年时间里凭记忆写作的，是苏联解体后发现的狱中手稿。这三部著作是：(1)《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布哈林从1920年初就开始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本书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和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2)《辩证法概论》，布哈林吸取了列宁的批评意见，对一系列哲学问题做了新的深入的阐述，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苏联时期的哲学思想有重要价值；(3)《时代》，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以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20世纪前后革命前俄国的真实图景。这四部著作是研究布哈林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关于时代

(摘自B.弗列津斯基的《来自无底深渊的声音》)

1937年11月12日,在狱中,在结束《辩证法概论》的创作之后过了几天,布哈林开始动手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代》。

这本书不曾写完。只讲到莫斯科中学的低年级为止,再往下应当讲在莫斯科中学生的社会民主同盟中开始工作,然后是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布哈林在狱中开始写第二本大部头著作时,当然很清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讲述童年时代时,描写细节的分寸使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并不打算写一部供消遣浏览的个人经历的回忆录。这本书无疑只打算讲述童年和少年时代,充其量也只是讲到参加革命为止。这样的打算自然不会具有政治遗嘱的性质(《辩证法概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留给后世的哲学思考的总结)。但是这并不是说,讲述童年轻仅是作为紧张的大型文学创作的一种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指望这样来摆脱囚室让人发狂的噩梦,以获得哪怕是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对遥远的、即使是并不温馨宁静的童年的回忆当然是医治心灵创痛的良药。但这是下意识的情形,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名政治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特点)在动手写这部小说时,仿佛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项更为广泛的任务: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帝国辽阔而色彩纷呈的背景上描绘童年的画卷。因此,他的笔触超出了一种忘却现在和保存过去的手段的范围,而具备了某种历史的和政论的气概。

也许在这里应当回想一下另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无疑具有同样的文学禀赋的人在距此八年前,即1929年9月14日写下的一段文字。他当时已流亡在外,但还不曾尝遍政治失败的全部苦楚。在预告将就昔日的岁月写一部庞大的著作时,他说:“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流亡了,而我最亲密的友人现在正被置于他们曾最积极地参与创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之中。他们之中有些人动摇了,退缩了,向对手低头的了。有人是因为道德沦丧,另一些人是因为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中缺乏主见,还有人是屈服于物质惩罚的压力。我已经两度经历过这种大规模的背离旗帜:一次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之后,另一次在世界大战初期。所以我非常明白,从切身的经历中明白,什么叫历史的涨潮和落潮。涨潮和落潮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单凭急躁是不能加速它们的交替的。我已经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去考察历史的前景了。认识正在发生的过程的规律性,并在这种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所在,同时也是一个不把自己的任务溶化在眼前利害之中的人所能得到的个人最高的满足。”

写下这些豪迈文字时的列夫·托洛茨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回忆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安慰,也不是忘却命运之残酷的手段,而是斗争的一种行动。他的生命还要延续若干年,不消说,是充满了威胁和提心吊胆的岁月(只是在11年之后,斯大林血腥的魔爪才追上了他),但是在整个被放逐期间他都努力使自己既不成为对手的囚徒,也不是历史的走卒。到1937年底时,托洛茨基的战友在苏联仍旧活在人间的已经寥寥无几了,他的孩子和亲属也被残酷地消灭了。我们不必去推测,假如斯大林将自己的头号对手留在俄国,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会安排什么样的审判、会有什么样的供词……托洛茨基的回忆录是用几章对童年的叙述开始的。在他尔后充满了狂风骤雨、惊涛骇浪,而且是他积极闯荡过来的几十年的背景下,童年对他似乎是遥远而陌生的了,但托洛茨基却断然宣称:“美化童年肇端于特权阶层的旧文学。在托先人的荫庇而富足和有教养的家庭中,在爱抚和优游中度过

衣足食、悠闲而明快的童年，就像在生命之旅的起点上阳光明媚的一片林间空地似的保留在记忆里。文学中的显赫人物或是替显赫人物唱赞歌的庶民百姓都把对童年的这种纯属贵族老爷的评价奉为经典。而绝大多数人，因为他们都要回首往事，却与此相反，看到的是阴暗、饥饿、依附于人的童年。生活总是打击弱者，可是有什么人比孩子更软弱呢？”他又继续他的讲述：“我的童年不是啼饥号寒的童年……我们过得并不艰难，可是也并不富裕，也没有多少生活的爱抚。我的童年在我的记忆里，既不像极少数人的童年那样，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林间空地；也不像许多人，不像大多数人的童年那样，是充满了饥饿、粗暴和屈辱的阴暗洞穴。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在乡间、在偏僻的角落里度过的，那里有辽阔无边的大自然，而习俗、观念、趣味却贫乏而狭隘。”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少年时代客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小康之家、杰出的才智、强烈的求知欲、很早就开始的革命工作的经验，然而布哈林的童年世界像他在《时代》一书中展示的那样，是活生生的、色彩斑斓的大自然的世界——青草、鲜花、树木、飞禽、昆虫、走兽——这个世界和《我的生平》中记录下来的压抑、不自在的童年世界是很不相同的。所有谈到过布哈林的为人的人都指出在他身上保留着童稚的特点。我们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安娜·维德琳娜：“我们这个组织的灵魂无疑是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布哈林受到普遍的喜爱，他用自己永不枯竭的蓬勃朝气、精神焕发和对事业的信心感染着我们大家。”

伊里亚·爱伦堡：“布哈林快活而热闹。他一来到我们家，他的笑声就震得窗玻璃咣当咣当地响。”

列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性格里有一股孩子气。”

安·米·拉林娜：“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性格来说是非常孩子气的，仿佛他不能告别童年似的。”

托洛茨基在讲述自己的童年时说：“在开始构思我的回忆录时，我不止一次地觉得我在叙述的似乎不是我的童年，而是我很久以前在遥

远的异乡的一次旅行。”而布哈林则从来不曾脱离过对童年的回忆。安·米·拉林娜指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讲述的童年经历中，不是全部，但有许多无疑是我原先从他的谈话中就已经知道了的。”

192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俄罗斯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研究所着手准备出一本苏联知名人士的自传集，有好几百人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布哈林是用了自传的一半篇幅讲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唯一的人。对于这类图书而言，这样的叙述是令人诧异的：“我们起劲地收集各种甲虫和飞蛾，经常养鸟。我也酷爱绘画。同时，逐渐形成了对宗教的嘲弄态度。我大约五岁的时候，父亲被任命为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稽查员。我们在那里住了四年左右。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说，这段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最贫乏的时期。没有书看，当地虽然有它的迷人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一座外省的边陲小镇。我和弟弟简直没有受到什么正规教育，而‘成了野孩子’。我们在园子里，在田野里长大，知道园子里毒蜘蛛的每一个洞穴，经常养育鬼脸天蛾和捕捉黄鼠等等。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得到一本德夫里安^①的《欧洲和中亚地区蛾类图谱》和他的其他同类著作。后来我们搬回了莫斯科，父亲有将近两年没有工作。我经常捡一些瓶子和骨头去卖两三个戈比，把旧报纸拿到小货摊上换几个零钱。这时我上了市立小学二年级。还应该说的是，我父亲是一个生活上很没有条理的人，但他对俄国文学却有渊博的知识，在外国作家中，他推崇海涅。那时候我简直是什么书都读。我能整页整页地背诵海涅的诗篇，记得科济马·普鲁特科夫^②的全部格言。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读遍了经典作家的作品。作为一个笑话，我可以说在这个年龄我就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作品，还有科尔什^③的《古代文学史》。这种杂乱无章的阅读（‘拿到什么读什么’）往往造成一些难以置信的结果……同时，我还经常同一些所谓

① 阿·费·德夫里安(1842—?)——俄国出版家，出版农业、地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及儿童读物。1917年移居柏林。

②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俄国诗人A. K. 托尔斯泰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兄弟合署的笔名。

③ 费·叶·科尔什(1843—1915)——俄国语文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野孩子’交往，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懊悔。‘打拐子’、击木游戏、打架等等是这种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也许再稍晚一些，我经历了第一次所谓‘精神危机’而同宗教彻底决裂了。不过在表面上它用了一种相当调皮的形式：我同一些对圣物十分崇敬的孩子打了赌，于是口含着‘圣体’，把它从教堂里带了出来，而且神气活现地吐在桌子上。这里也闹出过笑话。有一次我偶然读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①著名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于是我怀疑我会不会是一个反基督者。由于我从《启示录》里得知（顺便说一句，我因为读《启示录》而受到学校牧师的严厉警告），反基督者的母亲应当是一名荡妇，于是我就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纯朴、贞洁、热爱劳动、对孩子疼爱至极又非常善良的人——她是不是一个荡妇。这当然令她十分难堪，因为她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我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请读者原谅我引用了这样冗长的一段文字，我是想说，在读布哈林的《时代》时，还会一再见这个故事。

《时代》一书表明，布哈林对生活的种种细节——颜色、声音、气味、人物和语言，很久以前对事物感知的一些详情，对一些玩笑和游戏都有不同凡响的作家的记忆力。同时，这本书还展示了一个顽皮孩子对人及其行为、对个人的和社会的不公的看法，这些都像一张张照片，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把童年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而不是一部回忆录的想法是正确的：布哈林可以自由地描写主人公的感情和体验，讲述他同亲属和友人的关系，他可以不受一个回忆录作者所必须遵循的那些礼仪的约束。他是用真挚的忏悔心情来写这本书的。

总之，《时代》是一本严格的自传体作品。它的主人公科里亚·彼得罗夫无论外部特征，还是内心世界，都是作者精细入微、非常准确的复制品，他就是科里亚·布哈林。对主人公的亲属和接近的人们也描

^① 弗·亚·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宗教哲学家，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政治，对俄国唯心主义和象征主义都有很大影响。

写得同样准确。科里亚·彼得罗夫的父亲叫伊万·安东诺维奇,他几个叔叔的名字也保留下来了(只改动了他们的父名,他们的父名本应是加夫里洛维奇),母亲的名字和父名都保留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兄弟也沿用了他们的真名。小说中描写的亚勃洛奇金一家就是卢金一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母亲柳鲍芙·伊万诺夫娜的姐姐;而米沙·亚勃洛奇金则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哥哥、后来的科学院院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卢金(1885—1940),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有法国大革命史方面的几部著作。亚勃洛奇金一家的长女玛尼娅是纳捷日达·米哈伊洛夫娜·卢金娜,后来是尼·伊·布哈林的第一位妻子(他们在革命前结婚,20世纪20年代初婚姻破裂。纳·米·卢金娜身患重病,最后几年卧床不起,直到1937年被捕为止,她一直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

安·米·拉林娜证实说:“对尼·伊·布哈林的父亲伊万·加夫里洛维奇的描写精彩极了。他还像年轻时那样,喜欢朗读契诃夫和海涅的作品,他朗读起来确实像一名演员。不过到年老时,他的听众已经为数不多了,于是他老缠着我们:‘坐下来吧,听我给你们念一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父亲一贯善良而正直地主持公道,可是也一贯粗心大意,凌乱无章,所以我们老是说他:‘出去买灌肠,却买回一只金丝雀来。’”布哈林不仅描写了他父亲的外貌和举止,而且也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一个有天赋而又正直,却无力改变根深蒂固的制度的人的委屈和无奈。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中写比萨拉比亚的那些章节给人的印象分外深刻,读者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人性和正直在工作中被官僚习气所隔绝了,而且被认为是精神病的表现。不消说,与众不同的见解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弟弟安德留沙不幸逝世的描写令人惆怅不已。安·米·拉林娜记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向她讲述七岁的小弟弟去世时,对这次死亡感到特别痛苦,因为他老觉得是自己的淘气导致了弟弟的死亡,虽然他父亲始终斩钉截铁地否认他有什么过失。安娜·拉林娜写道:“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调查正在进行,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还

住在家里时,他非常惋惜当初安德留沙死去之后,他曾经想用一条毛巾自缢而死,却不料拉断了毛巾而掉了下来。我在回忆录里忘了讲这件事。”

1936年,莫斯科出版了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在这本书里,讲述臆造的主人公的章节同作者回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回忆他参加革命活动,流亡国外及巴黎,回忆他的友人们——画家和诗人的章节交替出现。这就是伊里亚·爱伦堡的《供成年人阅读》一书。布哈林1936年4月在巴黎时,曾看过它的手稿。应当认为,他很愿意读一读《供成年人阅读》,不仅是因为其中介绍了莫斯科第一男子中学(布哈林和爱伦堡都曾在这所中学就读,爱伦堡比布哈林低两班),讲述了他们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情况(顺便说一句,编辑曾经坚持要求爱伦堡从这段文字中删去布哈林和索科利尼科夫的名字,但爱伦堡顶住了他们的压力)。描写20世纪初年的莫斯科的那些文字大约也给布哈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伦堡行文的质朴简练和布哈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笔墨比起来略占上风。但关于这所中学爱伦堡写得干巴巴的,像是一本记录簿,而布哈林写得远比他生动、详细、内容丰富。这倒并不是由于他们两人的文风不同。爱伦堡并不特别喜欢这所学校,他是一个勉强及格的学生,不是因为天资较差,而是因为他觉得课程和学业单调而枯燥乏味;他的全部兴趣都在课外——他贪婪地阅读一些禁书,同女生们消磨时光,1905年时在库德利诺广场上筑街垒。所以,他在回忆中学时光,兴致勃勃地讲述设在更衣室里的中学生俱乐部,却不谈课业和教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谈中学生生活的一章中仍然保留着这一段)。布哈林则是优等生,学业对于他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在学校里,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无论是各门课程本身,还是教学方法,还有主张教育改革的人同学校的保守分子之间的争论,教师——他们的业务水平、可笑的习惯、他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等等,都是他关注的对象。我曾经在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里仔细研究过莫斯科第一男子中学的档案。档案的数量不少,有课堂日志、教师会议记录、行政部门同学区的来往信函

(特别有意思的是1905年的来往信函),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分得很零散(据说没有保存下来的全被老鼠咬坏了)。布哈林自然不会知道,1905年的教师会议上老师们说了些什么话,他们对各种事件有什么议论和评价。但他从小就注意观察,目光敏锐而又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在30年后(而且是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他依然能够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准确性复述老师们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他们的道德观念,而这些都写得绘声绘色、生动活泼,包含着拉丁中学和德语中学的精辟入微的花哨和俏皮。中学校长是闻名一时的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戈布查,他在建校100周年(1903年)时出版过一本极详尽的校史,本人顺顺当当地活到1927年,后来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布哈林把他写得活灵活现:“他身材高大,体格粗壮,一对凸出的眼睛,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病,面色赤红,脸上布满了青色的斑点和细小的血管,一个蒜头鼻子,嘴唇红得出奇。他就像一只正在展示自己全部美貌的雄火鸡。他说话带着一种十分可笑的腔调,而且眼珠滴溜溜地打转,学生们一见到他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为了强调《时代》并不单纯是一部自传,而是一部长篇小说,布哈林在书里增添了政论性的章节(第十二章广泛地描写了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艺术生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十八章则插进了一篇谈尼古拉·罗曼诺夫同威廉·霍亨索伦见面的历史故事)。这些章节仿佛提高了讲述的层次,扩大了叙述的范围。

小说写得很快,而且干净整洁。

1938年1月15日,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将会转交给她的手稿中(这是他同侦查机关达成交易的条件之一),“有这部长篇小说的头七章”。

看来,他认为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了(第七章是手稿中唯一在末尾处写了“完”字的一章)。布哈林在第七章中讲完在别利齐的生活之后,用一些同他当时的处境有直接关系的话语结束了这一章。这似乎是这本小说中唯一讲到它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的真实情况的地方:“不过,世间的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中间状态的痛苦也有结束的

时候——心灵的最后一滴泪水被悄悄地咽下，危机已经过去，转化成某个新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刚一出现就注定要在时代永无休止的更替中消失……”可是，对布哈林的审讯直到3月2日才开始，所以他又活了整整两个月，其间他又写了15章（第二十二章不曾写完）。

布哈林听从了命运的安排，在他致杀害自己的刽子手们的最后几封信里，他只是请求给他一杯毒药。他明白，他在法庭上扮演完要求他扮演的角色之前，刽子手们是不会让他死去的，所以他请求在判决宣布之后服毒：“我衷心地恳求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给我一些吗啡，让我长眠不醒）。这一点对我来说极端重要，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恳求给予这种宽大待遇。其实，这样做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不妥，谁也不会知道。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几秒钟。”这是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的。而在审讯过程中给侦查员的信里也是这样说的：“我不会垂头丧气。可是请您别忘了那杯药。您答应过我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您不会欺骗我：欺骗我对您没有一点好处。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很重要的。我对这种结局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而审讯中的不断升温使我更能够疲倦而平静地看待猝然中断生命的这种结局。我信任您，相信您会实现我的这项请求，我请您不要给我带来不必要的巨大懊恼，也不要使我为自己坚定而深刻的信任而感到失望。”

可是他仍然受了欺骗。

在法庭上，布哈林接受了总的指控，但是机智而又坚定地否认了全部具体的指控。

1938年3月14日深夜，他被枪决了。

B. 弗列津斯基

1937年11月12日动笔



科里亚·彼得罗夫19世纪80年代末出生于莫斯科。他出生在金帐大街上，也就是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在河南岸区亚历山大一玛丽亚商人协会的一处房屋里。院门口漆黑的牌子上用金色字母写的名称是“学校”。金帐大街是一条安静、稳重、气度不凡的大街。两边是莫斯科河南岸区商人的别墅，有平房，也有两层楼房，窗户都擦得锃亮，有时简直就像一面面镜子似的闪闪发光。院子里都有马厩，养着驾车的高头大马。车夫都身材魁梧，对那些肤色红润、睡眼惺忪、体格健壮的商家女眷极有诱惑力，也深得她们的垂青。老远就能看见面包房橱窗里摆着烤得焦黄的、闪亮的大面包圈，引诱着衣冠楚楚的人们去买面包圈、带折角的小圆面包，或是表面撒满潮乎乎的砂糖粒的扁面包。许多金色屋顶的教堂仿佛是永世不移地在整个街区里扎下了根，有女受难圣徒叶卡捷琳娜教堂、新主宰格奥尔基教堂、母神教堂、圣母升天教堂，还有卢日尼基的圣三一教堂。每天早晚两次，从教堂的钟楼上传出厚重悦耳的钟声，于是颤动的声浪就飘荡在城市的上空，逐渐消逝在远方……穷人们——手工工匠、鞋匠、木匠、仆从、打扫庭院的杂役——栖身的地方要么是后院深处偏僻地点的厢房，要么是在路边的地下室，它那溅满泥浆、朦朦胧胧的窗户直对着人行道。不过，当红艳的朝霞给教堂的圆顶抹上一层金光，而寒冬清晨的薄雾逐渐散去的时候，那些乘着雪橇在咯吱作响的积雪上飞奔急驰的大老板们倒也并不觉得这一个个黑窟窿碍眼。

这条街是安静的，没有穿梭来往的车马，没有市井的喧闹，也没有寻衅斗殴。冬天用它刺骨的寒气把一切都封冻起来，街上就覆盖了一层被踩实了的积雪，街道两旁的矮石墩边是佩戴着铜号牌的杂役扫起来的一堆堆积雪。街角上噼噼啪啪地烧着几堆篝火，马车夫们戴着又大又沉的连指手套，神气活现地在火堆旁走来走去。他们在火堆旁烤火，两手交替着拍打身体，蹦跶着脚，使穿着毡靴的、冻僵了的脚缓过劲来。偶尔会有一个警察走到火堆旁。他头上裹着一顶围巾帽，胡子上结着冰柱，腮边蒙着一层寒霜。商户人家的大走马，打着喷鼻的乌锥，或是身上带黑斑点的骏马嘶叫着急驰而过，于是眼前闪过腾空的马腿、毛皮的车毯、车夫健壮的背影和脑满肠肥的商人的臃肿身躯。烟囱里的烟笔直地冲向蓝天，仿佛所有的房屋都在吐出缭绕多姿的烟柱，然后在清澈寒冷的空气里逐渐融化而熄灭了。夏天的情景要热闹而欢快一些。大门边聚集着一群孩子、家奴、仆役、工匠，他们嗑着葵花子，说说笑笑，相互斗嘴或是取笑，把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天黑以后，一对对情侣紧紧地偎依在僻静的门洞里，或是避人处的长椅上。偶尔会跑出一个头发蓬乱、衣不蔽体的醉汉，身后跟着一群想制服他的人，吵吵闹闹地嚷得一条街都能听见。男孩子们在街上放风筝和“光板”，像猴子一样轻捷地爬上房顶去撵鸽子，就是那种带花斑的纯种筋斗鸽。街头小贩用满是油腻的粗带子在肚皮上挂一个货盘，沿街叫卖还有点温热的、用梨做的格瓦斯、馅饼、冰糕、葵花子。小贩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他们垂涎欲滴，翻来覆去地数着手里的几个铜板。街上还有聚赌的，玩“接龙”或者“抓大头”，于是狂热赌徒的争吵声、呼喊声、尖叫声就撕破了商人居住区昏昏欲睡的宁静。间或有背着手摇风琴的江湖艺人来到这里，于是街上就响起了这种蹩脚乐器沉闷的声音。而谢尔普霍夫街、皮匠街、村妇区那些地方则是另一种景象了：那里是肮脏、贫困、酗酒、喧闹的天下。在昏暗又脏乱的破房子里，在一堆堆破袄烂絮中间钻来钻去的是些一丝不挂的小孩子，闻得出一股老羊皮板、渍酸菜、茅房和潮湿的霉味。在地下室里，在七歪八倒、灰浆已经大片大片脱落的小房子里，在木头搭的窝棚里，到处都挤满了出卖劳力的穷人和

半乞丐：工厂工人、手艺人（这些人被认为是调皮捣蛋、胆大妄为的人）、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匠”——鞋匠、做小匣子的匠人、镶玻璃工人、木匠、推车叫卖的小贩、洗衣女工、做零活的女工、乞丐——这些人都挤住在地下室里、阁楼上、小仓房里，一到过节，他们就涌向街头，到充满油烟和酒气的小饭铺和小酒馆里去厮混。这些小铺的红红绿绿的招牌上写着“带小院的酒店”，或是“酒馆：相会有缘”。堂倌穿着只是在名义上才叫作白色的油腻肮脏的衣裳，不停地穿梭来往，烟气弥漫，唱机不停地转动着，玻璃杯碰得叮当响，手风琴声撕裂着耳膜，回荡着让人心碎的、忧伤的歌曲。这五光十色、面目各异的人群又是唱，又是号，又喝酒，又扯开嗓子喊，要么互相拥抱，要么拳脚相加，要么彼此亲吻，要么相对而泣。

各个教堂都挤满了人。金色圣像前面熊熊燃烧着红烛。唱诗班的男低音和大辅祭低沉的嗓音嗡嗡地回响着。这些大辅祭是由体面的商人、赞美歌的爱好者、大腹便便的教堂长老和有声望的教民们挑选的。一阵阵男低音的歌声强劲地震荡着空气。唱诗班的歌手们唱得相当整齐：男孩子都剃了光头，脸色苍白，嘴里缺牙；成年人都略显浮肿，而且衣衫不很整洁。但博尔特尼扬斯基^①的音乐是庄严隆重的，于是，对万能的、无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上帝的赞歌就扶摇而上，直达天庭。身着绸缎服装的商人太太们站在前面，她们的衣裙窸窣作响，不时用肥胖的粉色小手画着十字。她们的夫君一本正经地祈祷着。在他们身后是那些寄人篱下的穷亲戚：穿一身黑色衣服的老太婆、遵守教规而好拨弄是非的妇人、谨守家规的人和媒婆、姑妈、待字闺中因为惆怅和发胖而显得呆滞的侄女、亲信和仆役。站着的还有穿戴整齐的官员和官太太。在这群密密麻麻的人身后，紧紧地挤靠着的是平民百姓，有的站着，有的跪着，他们一脸倦容，指望从大慈大悲的上帝、扶弱济困的救世主那里得到些许安慰……而救世主却一言不发，只是透过灯火凄凉地看着这些匍匐的身躯和弯曲的脊背，听着这些生计无着的人沉重的唉声叹气……孩子们

^① 博尔特尼扬斯基，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1751—1825）——俄罗斯和乌克兰作曲家，合唱记谱法大师。

挤眉弄眼，淘气地微笑着，心里却难免有些害怕。他们手指上蘸了唾沫去捏蜡烛。蜡烛吱吱作响，孩子们扑哧一笑，大人一瞪眼，他们又赶紧收起了笑容。恋人们不时眉目传情。台阶上坐着行乞的残疾人，衣衫褴褛，有缺胳膊少腿的，有眼里布满血丝、眼睑外翻、眼珠上蒙着白翳的，有瞎眼的，有跛脚的，还有，上帝保佑，痴呆的。他们故意把自己的脓疮、伤口、残肢和驼背摆到人们眼前，用带着浓重的鼻音、自我贬谪的声调乞讨几个零钱，于是，人们朝摊在石板上的破帽子里扔进几个叮当有声的硬币。对天主和对人世主宰，即沙皇爷的信念是坚定的，而沙皇爷却把令人害怕的地主权力的每一颗螺丝钉都紧了又紧……

在有名望的教民家里还保留着严厉的神甫西尔维斯特^①审定的《治家格言》中的许多规矩。一家之主的权力凌驾一切。他们都是巨头、豪富，有些甚至有百万家财：呢绒商人、鱼行老板、茶庄主人、肉类和脂油大亨、木材巨头、焦油大王、皮革商人，开着大酒楼、大栈房、大客店。他们做生意都在莫斯科商业中心地带的商场里：坐在自己带拱顶的货栈里，或是光线暗淡的账房里盘算着、掂量着，狡诈欺骗，用小茶碟喝茶，或者打发“跑街”去买当时流行的饮料——酸汁。如果他们不到那些供应鱼肉大馅饼、烤奶猪、鱼子酱、熏鲟鱼、油煎馅饼、酸蘑菇和各种伏特加酒的特等大酒店去的话，这里也会有一些商务上的约会。而在他们家里，在循规蹈矩的幌子下，在客厅、饭厅和卧室的重浊空气里，在沉甸甸的窗帘后面，在一堆堆被盖、绒毛褥子、枕头、大衣箱、食品箱、圣像和敬神的长明灯之间展开的是另一种生活。这里有它自己被掩饰着的故事和悲剧，它们偶尔也会以大肆张扬的丑闻或是流血事件而爆发出来。欲火中烧的老板太太同马车夫偷情；年纪轻轻的大姑娘难耐寂寞而和长相俊俏的工头吊膀子；“老爷”则勾搭法国的“小大姐”；做儿子的把羞耻抛到一边，纵酒行乐——难道阴郁的商贾之家的壁龛和上房所见过的种种秘密勾当还少吗？不过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户主握有大权的铁腕，受到它狂暴打击的何止一两张面颊！有些商人同家道中落

^① 西尔维斯特（？—1566）——莫斯科的神甫、《治家格言》特辑——父权制生活准则和训诲总汇的作者。

的贵族地主结了亲。于是，俄国也发生了和法国及其他国家相同的变化，古代宗教礼仪的热心捍卫者们认为这是荒淫无耻，在莫斯科的罗戈日建起了自己的主要堡垒。古老的家族纹章须要镀金，金钱的权势就成了大媒婆，它通过教会和婚姻将已经失去光泽的贵族纹章和封号清洗得闪闪发光，给古老的贵族之家的蓝色血管里注入了商人的血液。商人的女儿已经出现在莫斯科贵族俱乐部的大厅里，而且以自己贵重的宝石和红润的躯体在苍白而矫揉造作的古旧的俄罗斯贵族妇女中熠熠生辉。“发了家的”财大气粗，所以不少名门望族的斑白头颅在穿着束腰长外衣和走起路来嘎吱作响的皮靴的人物面前低声下气。而且这些蓄着大胡子的人自己也变了：他们费劲地穿上束腰长外衣，给孩子请来家庭教师，让孩子学外语、音乐、舞蹈，送他们进学堂。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从富裕农民和牲口贩子中正在升起开明的俄罗斯资产者，他们是科学和文艺未来的庇护人，是正在成长的工业的巨擘：莫罗佐夫辈、马蒙托夫辈、休金辈、切特维里科夫辈。尽管旧贵族中的有识之士极力想用优雅的法语讴歌亚洲和拜占庭的不文明，企图把俄罗斯帝国冻结起来，维持住自己正在逐渐失去的有圆柱厅堂、穿制服的仆役、古老的椴树林荫道和悠闲平静生活的庄园，金钱却像鼯鼠一样，在刨松土壤，破坏古老传统的根基，腐蚀它稳固的基座……

科里亚·彼得罗夫出生的那所学校在金帐大街上。它由两幢大房子组成：一幢临街，另一幢三层楼房在院子里。第一幢房子是学校的教室，第二幢房子里住着老师们的家眷，而最高的那层楼上则是手工教室：向已经从学校毕了业的成年姑娘们传授缝纫、编织等手工劳作。盖这所学校的商人们很推崇时代精神：请看，我们也不是草包，我们也主张有文化！校舍很宽敞，拼镶的木地板闪闪发亮，墙上挂着历代沙皇的巨幅画像。小市民、店伙计、小手工匠、清扫院子的杂役和市井小民的孩子挤满了各个教室，在走廊里吵吵嚷嚷，坐在桌边听课，双手沾满了墨水。如果某位慈善人士偶尔到学校来看看，全体学生就吓得不敢出声儿。平常日子里学校有它自己的规矩。教师通常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受的是宗教寄宿学校的刻板训练。不过，也有其他出身的人。科里亚的

父亲伊万·安东内奇就属于后一种。伊万·安东内奇是一名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他四岁时丧父。父亲去世前不久（他死于百日癘）在牌桌上输光了钱，给妻子留下一群孩子和一文不名的破钱袋。科里亚的祖母用借来的钱开了一间小店，帮人家缝缝补补，小万尼亚^①不得不从十岁起就靠给人补课来挣点钱。他在学校里学习很不错，颇有才华，性格随和温顺，开朗而且善于交际。万尼亚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工作挣钱，帮助母亲和哥哥支撑着这个家。上大学时他交结了一些民意党人，本来很有可能被卷入革命运动。可是近乎笑话的一个偶然事件切断了这条路：有一次他打算去参加一个革命集会，他的妈妈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把他的长裤和鞋子藏在衣箱里，而且上了锁，于是一切都完了！这是母亲用行动向他提出的最后通牒。除此之外，就像这种场合中常见的那样，母亲泪眼汪汪地劝诫他，历数家里的难处，如此等等。温顺的伊万·安东内奇屈服了，他的革命前程就此结束。这几年里，他还曾有过一段罗曼史：他爱上了一位姑娘，是一个很漂亮的革命家，而且两心相投，她称他为“最最可爱的扎诺”。可是后来出了点事。究竟是什么事，谁也不清楚，只知道扎诺发了神经性寒热，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差点送了命。好在他挺过来了，恢复了健康。后来，姑娘又同他见过几次面，然后她很快就嫁了人。其他的情形就谁也不知道了。虽然大家都想套出伊万·安东内奇的秘密来，他却守口如瓶，一字不漏，只是他的眼睛里有时闪现出一火星，然后很快就熄灭了，额头上也出现了深深的皱纹……他从数学系毕了业，不过他喜爱的是文学：他会背许许多多诗篇，喜欢朗诵，喜欢读出声来（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他碰见了某个人，就一把抓住他的纽扣说：

“我给您读读这篇东西，怎么样？想听吗？听我说，这篇东西好极了！您一听就知道的！”

“伊万·安东内奇，请您原谅！以后再说吧。天哪，我现在没空！”

“嘿，别价，别价！一会儿就行了！只要一分钟……”

^① 万尼亚是伊万的昵称。

于是他安顿这个不走运的人（也许是一位妇女）坐下来，逼着他听他念。人家只好从命，而且听他念完了。的确，伊万·安东内奇念得很不错。至于政治嘛，他不再关心了，因为调停人亚历山大^①，这个蓄着一副又宽又大的胡子，吹嘘他喜欢的是简单的真正俄罗斯饭菜——清水汤和稀饭，不过并没有忘记喝一盅的粗鲁而又严厉的男人，靠着他的宪兵，把什么都攥在自己手心里，而伊万·安东内奇的性格又不宜一头扎进地下活动里去。不过，他也读过一些书，偶尔也喜欢发表几句过激的议论。他不信上帝，对神父持嘲弄的态度，只是并无恶意。他本来就不是怀有恶意的人，要让他好歹维持一点气恼的情绪，就得对他不断地加以“挑唆”。他是一个马虎大意而心地善良的人。人们常常说：“伊万·安东内奇出去买灌肠，却买回一只金丝雀来。”但是他说起话来是尖刻的，有时候也喜欢打趣亲近的人，所以得罪了一些人，这都是罕见的例外，因为总的说来，伊万·安东内奇在社交场中是受人爱戴的。他中等身材，干瘦虚弱，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善良而机敏，一副鹰钩鼻子。他很像古代俄罗斯工笔圣像画上的耶稣，只是过早地谢了顶。当别人拿秃顶取笑他时，他并不生气，只是指着自己的秃头，顺势用圣经的语言说：“就因了他的淫荡，他才掉光了头发。”不过这完全是无稽的笑话，实际上可爱的伊万·安东内奇是最贞洁不过的了。他属于那种妇女总是对他们献殷勤的罕见的男人，不过他并不胆怯害羞，而且表面上，特别是在言谈中对妇女相当放肆。他的知识面相当广阔，能够滔滔不绝地谈论花朵的雄蕊和雌蕊，谈论蝴蝶和甲虫、禽类和鱼类，星辰和月亮，亨利·海涅，几何学或是词根。他的思维风格快活、冒失而且带有嘲弄的味道。他曾经仔细研读过圣经，在同学校的神父或是助祭谈话时，能够给他们背出一长串圣经中的淫词秽语，使他们感到尴尬，因此他有时被人们叫作反基督者。

他同后来的妻子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是在工作中结识的：她在同一所学校执教。当时，她还是一个娇柔而招人喜爱的金发女郎，鼻子微微

^① 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翘起，聪明活泼，脸上总挂着一点稚嫩的神色。她说不上俊俏，甚至不能说美丽，可是她整个体态、她清澈聪慧的一对小眼睛、她变化多端的微笑总是那么令人心动。伊万·安东内奇对她一见倾心，而且很快就遵照婚姻立法的种种规矩同她结了婚。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她父亲是军官。母亲是波兰人，来自一个有古老的革命贵族传统的家庭，可是她嫁了一个俄罗斯人，而且是一名军官，虽说是出于爱情，却招致了亲属的极大不满，被认为背叛了先辈的传统。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社会又并不赏识她，认为她是谋反的波兰种族的后裔。这个精力旺盛又聪明出众的妇女终于承受不住了，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精神失常了，只能由她的女儿们来照料她。柳鲍奇卡念完了贵族女子中学，但是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靠自己的辛勤工作来挣口饭吃。父亲去世了，母亲有精神病，所以姑娘年纪轻轻就只好像她的姐妹们一样，自谋生路。她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参加过任何革命活动，而且言谈举止都分外小心谨慎。母亲的精神错乱（她老是出现逮捕、搜查、枪决的幻觉）像一片黑色的帐幔紧紧地罩在她头上，她决定避开政治，而且是斩钉截铁地、彻底地避开政治。她性格坚强，很有自制力，这从她那张半孩子般稚气的小脸上是很难看出来的。她从这次婚姻得到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科里亚。以后孩子们就像蘑菇似的，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

科里亚四岁时就认识了印刷体字母，而且能读能写。父母亲对他钟爱有加，为他而感到得意，常常向人们显示他书读得多么好，字写得多么漂亮，还有他画的小马啦、圣诞树啦、房子啦、小鸟啦是多么生动。在冬日宁静的傍晚，当窗外已经是一片暮色，一群乌鸦聒噪着落到学校的房顶上，互相呼叫着、争吵着，然后逐渐安静下来之后；当街头的喧闹沉寂了，夜空里闪烁着绿色的星星时；当寒气越来越重，而且在窗玻璃上画出从未见过的蕨类植物和古老的水晶花朵的奇妙图案时，彼得罗夫家的那套小住宅里就点亮了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客人们来了，一面喝茶，一面听纤瘦的小娃娃朗诵莱蒙托夫的诗《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中的一段：

在伟大的莫斯科金色穹顶的上空，
 在白色的克里姆林宫墙的上方，
 从遥远的树林后面，
 从青山后面，
 正在升起鲜红的朝霞，
 它驱散灰色的云层，
 把金色的光辉洒向四面八方……

客人们不住地点头，赞不绝口。然后，又请客人们看孩子的图画和歪七扭八的字。朗诵不是磕磕巴巴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往外蹦，而是流畅地一句接一句，完整地念出来。不过，科里亚对这些事很快就厌烦了，于是他拉着客人们去参观他的鸟雀。啊！这真是一片五光十色的世界，它有意思极了，简直可以在里面一连消磨几个小时。孩子的房间里有一扇窗户蒙着铁丝网，网外面的枯树枝上跳跃着红额金翅雀、青山雀、赤胸朱顶雀、红腹灰雀，还有太平鸟。晚上它们都睡了，蜷缩在角落里，蓬松着羽毛，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它们被人声惊醒，睁开晶亮的小黑眼睛，惊异地张望着，振翅飞起，纷纷撞到了玻璃上。科里亚便像一个勤勉的当家人那样，匆匆忙忙把客人从窗边领开，意思是：我已经让你们看过了，行了吧……

有时候客人也和主人一起唱歌。他们唱《疾如波涛》、《从遥远的国度里来》，他们也唱古老的学生歌曲“*Gaudeamus igitur*”^①。要是伊万·安东内奇想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唱一支更为激进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喝的是苦酒，因为每个酒升上都盖着俄罗斯双头鹰的纹章”，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就狠狠地瞪他一眼，伊万·安东内奇就乖乖地闭了嘴。他的妻子很委婉地将客人们带到那架小钢琴边，开始弹奏舒伯特的小夜曲或是当时流行的抒情歌曲：“我们站在涅瓦河岸边，欣赏鲜红的

^①《疾如波涛》是用安德列·谢列勃梁斯基（1810—1838）的诗《葡萄酒》谱成的一首歌。《从遥远的国度里来》是作曲家A. A. 阿利亚比耶夫用诗人H. M. 亚兹科夫的诗谱成的一首歌曲。“*Gaudeamus igitur*”（拉丁语）是一首古老的学生歌曲《趁我们还年轻》的开头。

霞光”^①，“别怜悯衣衫褴褛的加桑”……往往会组成二重唱或是三重唱。伊万·安东内奇照样兴致勃勃而又五音不全地（他喜欢唱歌，可是完全没有审音能力）跟着大家唱新曲调，而把自己的“酒升”忘得一干二净。

星期天对科里亚来说是真正的节日。不仅仅是因为被他奉若神明的父亲和母亲整天都待在家里，而平时他们整天都要出去工作，他就只好同一个“老奶娘”做伴。不单是因为这个，还有另一个原因。每逢星期天莫斯科都有鸟市——“喇叭口”（在喇叭口广场上，靠近鲜花林荫道的地方）。科里亚星期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光着一双脚奔进卧室找父亲，他钻进父亲的被窝里，偎依着父亲，撒娇地请求着：

“万尼亚（他跟着母亲，也把父亲叫作万尼亚），万尼亚，我们去喇叭口吧，好吗？”

“今天多冷啊，去干吗呀？”

“好万尼亚，我们去吧，我不会冻坏的，我戴上围巾帽……”

他这样苦苦地央告着，伊万·安东内奇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终于微笑着同意了。科里亚于是被裹得严严实密，捆得结结实实的，同父亲一起上路了。

这真是让人高兴！他们搭马车去喇叭口，市场上什么东西没有啊！有各种各样的鸟、松鼠、鱼、小熊、小狐狸、面蛆、水生甲虫、红蛾、小笼子、小网、捕鸟器，各种狗，形形色色的饲料、罐头、玻璃瓶、鱼缸——充斥其间的是各种鸟的吱吱声、啁啾声、婉转的鸣声和清亮的叫声，以及各色人等的嘈杂喧嚣。这里既有逛市场的闲人，也有贼眉鼠眼的偷鸽子的人，腋下夹着笼子。衣衫褴褛的男孩子们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将两个手指伸进嘴里打着呼哨。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醉汉，鼻子发红，面皮浮肿，脸色阴暗，像一只烂苹果。有各个阶层、各种出身的养鸟人和能够根据外行人察觉不到的一些征候来判定某种东西的价值的行家。还有卖货人和二道贩子，中学生和大学生，来自莫斯科郊区农村

^①“我们站在涅瓦河岸边……”是A. 奥佩尔用巴维尔·科兹洛夫（1841—1891）的诗谱成的抒情歌曲。

的、身穿短羊皮袄的猎户。这摩肩接踵的一大群人好像是一堆蚯蚓，推推搡搡地挤压着，蠕动着。卖主们非常熟悉喇叭口的老主顾，所以无须多探问，也不能指望行骗，因为老主顾们都是识货的老手。伊万·安东内奇也很懂行，连小娃娃科里亚（家里人叫他“小鲁宾逊”）对各种鸟类也一清二楚。布雷姆和凯戈罗多夫^①的著作已经是他手边常备的书了。

人群熙熙攘攘，科里亚在人们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什么也看不见。直到他们挤出人群，到了货摊或是货车边上，买妥了鸟儿，把它们放进小笼子里，这才冻得浑身冰凉地乘上雪橇回家。科里亚兴奋得颤抖着，用一双冻得发红的小手打开笼门，把“新来的”鸟儿放出来，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看着自己这些禽类朋友……

到了春天，街上的积雪融化了，阳光比冬天明亮多了。人行道旁，暗褐色的雪水欢快地蹦跳着淙淙流过。学生们放学出来，就用纸叠成小船，放进水沟里。这些小船顺水而下，磕磕碰碰地向莫斯科河漂去，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嚷成一片。墙根下的泥土已经裸露出来，逐渐干燥了，孩子们开始玩击木棍、掷钱币、打拐子等等游戏。学校的小院里，树木发出了新芽。从看门人、侍役、清洁工、看院子的工人居住的地下室里走出来一些体弱多病，脸色蜡黄的老太婆，在台阶上坐一会儿，晒晒春天暖洋洋的阳光，呼吸点新鲜空气。

第一只黄粉蝶飞出来了，在被阳光晒暖了的墙上出现了苍蝇，丁香花丛上的幼芽绽开了，然后连白桦树也披上了黏糊糊的浅绿娇嫩的新叶。园子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也不用穿套鞋了。虫子从各处缝隙里钻了出来。科里亚在园子里钻进钻出，仔细查看每一棵树木、每一段篱笆，翻开泥土，收集着毛虫和虫蛹。他喜欢闻到泥土、腐烂的树叶和湿润的树枝的气味。当虫蛹化成飞蛾的时候，起初爬出来的是湿漉漉的、软弱无力的蛾子，折叠的翅膀耷拉着像两片小破布条似的，然后眼看着这两只翅膀伸直了，展开了，蛾子把自己“血管”里的空气温热了，

^① 布雷姆，阿尔弗雷德·埃德蒙特（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和旅行家，著有六卷本的普及读物《动物的生命》。凯戈罗多夫，德米特里·尼基弗罗维奇（1846—1924）——自然科学家，著有科普读物《谈谈俄国的森林》、《绿色王国》、《漫话飞禽》等。

翅膀就像一把小伞似的撑开来，仿佛它们真是逐渐长大了似的……看着这些变化多么让人高兴啊！

科里亚对此醉心到了忘我的地步。他的第一次发火，第一句脱口而出的骂人话就是由于这种爱好。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春天，他在校园里捉到了一只步行虫。虽然虫子的气味难闻，他依然摆弄了好一阵子，才捏在手里兴冲冲地往家里跑去。

“科里亚，你上哪儿去？”叫住他的是一个手工班的学生，一个大姑娘。

“一只步行虫！您看是不是？”

“什么叫步行虫？喂，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他给她看了。

“呸，真讨厌！臭死人了！”

啪！少女一跺脚，踩死了科里亚的宝贝……他气得浑身发抖，眼里涌出了泪水。他甚至觉得这不是一只庭院里常见的那种步行虫，而是他朝思暮想的那种深蓝色、闪闪发光的、神秘莫测的克里米亚大步行虫……他无名火直冒，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停住脚步，死死盯住那个不明白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的姑娘的眼睛，怒气冲冲地脱口嚷道：

“你这个狗杂种小姐！”

这位“狗杂种小姐”于是终生都留在他的记忆里。

彼得罗夫一家老是去一个叫马卡罗沃的小村子过夏天。现在从马卡罗沃又来了几辆大车。往车上装了床铺、坛坛罐罐、枕头、被褥后，两架大车不紧不慢地朝 80 俄里以外的小村子走去。彼得罗夫一家人乘火车到博戈罗茨克市，然后再换马车走 20 俄里到他们家的度假地。老师们都有暑假，所以科里亚的父亲能够同孩子们一起过夏天。

彼得罗夫家在马卡罗沃村向当地的乡村诵经士伊万·伊万内奇租了一所小房子。马卡罗沃村是博戈罗茨克—格卢霍夫地区的一处典型的乡村，这里有大的森林和沼泽。森林那时还是荒无人烟的。马卡罗沃附近就有熊出没，它们有时会咬死农户的奶牛。有许许多多故事，说米特

里大叔或是另一个什么人怎样用树皮编的筐赶跑了一头熊。还有一个绰号“熊剩儿”的农民，熊瞎子爱抚地摸了他一下，就把他的脸搞得稀巴烂。农民还指给他们看树林里采浆果的小姑娘们吓跑了熊瞎子的地点。一只熊突然看见了一群小姑娘，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这里有多得数不清的浆果——草莓啦、黑果啦、马林果啦、水越橘啦、牙疙瘩啦、石生悬钩子啦。蘑菇也多极了。可是农民的土地很少，而且土质不好，是壤土，由木犁翻开的土块发黄，像是一些死人的骨头。生活非常贫困。小木房子都破旧了，房上苫的是发黑的旧麦秸。房子有两排，一直延伸到墓地，那里有教区的教堂，边上是乡村教士的住房。不远处就是诵经士的小房子。农民的生活很艰苦，劳累没有尽头，贫困难以言状，一到假日就滥饮狂醉。打零工，或是用发货员拿来的纱在家里织一点布可以多少挣几个钱。五六岁的小姑娘穿得破破烂烂，蓬头赤足，遍身泥污，半饥半饱，可是已经学会了在最原始的梭机上干活，从早到晚织个不停，为的是挣几个铜板。村妇们自己也在肮脏不堪的地方，在臭虫、蟑螂和一堆破布里干活，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也毫不怜悯。附近的一些大织布厂靠了竞争把工价压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生活无异于悬挂在农民头上的一柄利剑，诡计多端而又贪得无厌的发货员则收入丰厚。农民的苦难看不到尽头，他们常常在深夜里长吁短叹：“上帝呀，你把我们都收了去吧！”

村子当中是一座歪歪斜斜、房顶上盖着铁皮的小酒馆。村社成员大会就在酒馆边上一块踩实了的场地上召开，为的是便于人们纵酒。一到星期天，人们就在这小酒馆里喝光身上最后的几个铜板，而酒店伙计就把那些胡闹的酒鬼从店里赶出去。当一个村子同另一个村子斗殴时，打群架的头头们通常在这里聚会议事。而打斗双方红了眼，发了狂，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常常会使用带铅头的短皮鞭，甚至是削尖了的木棒。

公共草地上有一幢灰色小房子，里面住着乡村教士。房子四周围着栅栏，里面是大丛大丛的丁香和茉莉。它们长得又高又大，小木屋被挡得几乎看不见了，只是透过枝叶闪现出它的护窗板。教区衰败而贫困，教士的一大家人也过得十分拮据，而且也像许多农家一样，染上了先天

性梅毒。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说话带有沉重的鼻音、棱角分明的塌鼻子、脸色苍白，孩子们的瘰疬和口吃，身上老有溃疡，患佝偻病，慢性伤风，罗圈腿……

每天清早，科里亚一觉醒来，揉揉眼睛就随父亲到河上去了。他们顺着沼泽地上用原木铺成的小道走着，努力使自己不掉下去。沼泽在脚下扑哧扑哧地响着，晃动着，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从原木下面冒出一串串气泡，塔头墩子摇晃着。然后他们走到结实的岸上，到一个不大的深水坑旁。柳树把银白色的枝条伸进水里。高大的老赤杨用一片阴凉盖住了水坑。沉在水里的树干下面有洞穴，洞穴里有虾，还有滑腻而肥美的江鳕。水面上深蓝色的小海鸟飞来飞去，急速地扇动着它那小小的翅膀。蜻蜓从枯枝上倏地飞起，在空中迅速地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它心爱的老地方。

他们在草地上坐下来。岸边的草很凉爽，而且保留着朝露的潮气。阳光透过树叶在平滑如镜的水面上闪动着。四周安静极了。只有一只小柳莺在浓密的灌木丛里不停地叽叽喳喳叫着，追逐着一群小蚊蚋。跳进寒冷的水里叫人害怕。不过，父子两人在岸边坐了一会儿之后，还是下了水。他们呼哧呼哧地喷着气，一面哗啦哗啦地拍溅着水花，快活得不想回家。太阳慢慢地升高了，青草也干了。草地上的野花散出一股蜜香。肺草上扒着绿中泛黄的金龟子，吸吮着芬芳的花露。蝼蛄从自己七弯八拐的洞穴里钻出来，在岸边的荒地上忙碌着。带一点黄色的大苍蝇一动不动地停在空中，它的翅膀飞快地扇动着，看上去仿佛没有翅膀似的，——忽然间嗡的一声，它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可是该回家了，该喝茶了。喝完茶就到树林里去。这里是多么丰富多彩呀！科里亚瞪大了眼睛，他真想把这一幅变幻无穷、色彩缤纷的生活画面印入脑海。松鼠在云杉间跳来跳去，它飞跃而下，又忽然灵巧地抓住结满松球的树枝。黄鹂婉转地彼此呼应着，仿佛是在演奏长笛。松鸦嘶哑而起劲地聒噪着，它那松绿色的翅膀不时在灌木丛中一闪而过。喜鹊在树丛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活像市场上那些饶舌的女商贩。而翠绿色的苔藓中点缀着一粒粒殷红的石生悬钩子和一颗颗红色的越橘，不时还可以见到冒

出来的褐色牛肝菌。花朵上飞舞着黄凤蝶、“皇袍”和斑蛾，而在紫菀上扒着的是金色的甲虫。一到黄昏，天蛾就伸出它的长鼻子，绕着花朵不停地飞舞。还有比这更美的生活吗？所以，“小鲁宾逊”就整天为自然界的慷慨赐予而忙个不停。他用松树皮做成展翅台，用它来把采集到的蝴蝶和甲虫照规矩制成标本。他还用松树皮做钓鱼的浮子，用铁丝和纱布做捕蝶网，用马鬃编成十分出色的钓丝。伊万·安东内奇不断地帮儿子做各种事情。他自己也采集植物标本，而且兴致勃勃，整天光着头跑来跑去，到处都看到他闪闪发亮的秃顶。他对花草、昆虫、飞禽都很内行，所以他的讲述就更加激起儿子的好奇心：唉，要是有一只鬼脸天蛾该多好啊！要是找到一只毛翼管鼻蝠的幼虫，而且是带小旗的，那该多美呀！

月亮升起的时候，科里亚就同邻居家的男孩子们一道坐在小教堂的台阶上等候着，在铺了沙子的场地上会飞来夜鹰。这是夜间才出来的一种神秘的灰鸟，有一对漆黑的大眼睛，翅膀轻得像一片鹅毛，飞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唉，要是能捉住一只活的夜鹰就好了！……

彼得罗夫一家人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到秋天时他们返回莫斯科。又把家什杂物装上马车，拉车的马低垂着头，从马卡罗沃村慢腾腾地一步一步向最早的都城，向金帐大街走去。

二

彼得罗夫一家的邻居是亚勃洛奇金一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亚勃洛奇金娶了柳鲍芙·伊万诺夫娜的姐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为妻，他是学校的管事、主任教员。他身材高大，眉目清秀，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鹰钩鼻子，黑头发略略弯曲，瘦骨嶙峋，看长相像是格鲁吉亚人和严厉的古老信徒派教徒的一种混合体。他黑色的眼睛里和发黄的病容里有一点死气沉沉和让人丧气的神色，一对暗淡无光的眼睛表明他有病，这种病正在不断地侵蚀着机体，把它掏空。他老是病病歪歪的，经常发作的心脏病折磨着他。他很容易激动，常常发脾气，同时又为自己的容易发火感到害怕。他的童年很不愉快。他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士，身材高大，生着一个大蒜头鼻子，出了名的专横霸道，折磨死了自己漂亮、聪明而逆来顺受的妻子。他喜欢发号施令，吝啬而又贪婪，对农夫凶狠，对妻儿严厉。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地位，挣下了一份家业，有果园，有马林浆果丛，有澡堂，他毫不客气地为主持圣礼而多收点钱。妻子死后他就和女佣同居了，对她也同对家里其他人一样，随意处置。他鞭撻自己的孩子，按治家格言来建立家里的规矩。他想让米哈伊尔将来也当一名教士，把他送进了宗教寄宿学校。宗教寄宿学校有它的种种“好处”：死记拉丁文和希腊文，背诵为宗教的辩护词和布道术，还有它的道德神学，盛行的体罚和学生们的野蛮习气，所以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孩子经过这所学校的折磨，出来时已经是百病缠身了。他并没有当教士，而是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就在那里毕了业。家庭和学校的虐待并没有引起他的反抗，也没有把他培养成叛逆和批判的性格，他既缺少这方

面的禀赋，又没有足够的天生活力；相反，他虔诚地信仰宗教和世俗的等级制度，而且在各方面都分外忠诚善良。当代各种进步的和革命的思想都同他擦肩而过，凡是能搅动他被折磨得不知所措的狭隘见识的东西他一概不看，一概不读。他的整个外貌，他的步态坐姿，言谈举止和面部表情都表现出一种濒临死亡的疲倦，仿佛他吞下了终生都无法治愈的毒药。他走路的时候微驼着背，有气无力地挪动着两条又瘦又长的鹭鸶腿。他说起话来慢腾腾的，一个字一个字拖长了腔调。他常用的手势是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同时用忧伤的口气慢悠悠地说：“我怎么老是不顺心。”但是他说的“不顺心”并不涉及对重大问题的批判态度，他从来不曾达到过这样的高度，他指的都是些生活琐事：“尼基什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老是使用一些古老的译名）买的柴火不顺心啦，厨娘做的汤不顺心啦，餐桌上的台布铺得不顺心啦，屋子里的火炉生得不顺心啦，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老是对一切都啧有烦言，可是对重要的社会秩序他倒是十分满意，对它忠贞不贰，而且是出于良心，而并非由于害怕。尽管如此，这个体弱多病、见识狭隘的人却继承了他父亲专横暴虐的性格。这种性格加上他频频发作的病情，让人更难以忍受。

他的妻子正相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她比自己的姐妹漂亮多了：两条深栗色的大辫子，一对发亮的浓眉，一双忽闪忽闪的、机灵的大眼睛，还有嘴角亲切的微笑，常常令人为之倾倒。是她的美貌迷住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吗？也许是这样。不过，她知道自己未来的夫婿原本属意于她的姐妹柳鲍奇卡，只是在遭到她的拒绝之后，才转而注意到她玛丽亚。不管情况究竟如何，若干年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家庭生活，不是人们在表面上看到的那种生活，也不是那种有意显示的美满和经过修饰的和谐，而是那种从夫妇的床第之间开始的实际生活，那种托尔斯泰十分害怕的生活——正是这种家庭生活成了该受诅咒的地狱。谁也不知道，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背着人偷偷流了多少眼泪，经过多少次反复思量，表现了多大的意志力、分寸和忍耐，才没有在一言一行中，甚至在一个手势或是声音的颤抖中

流露出痛苦。只是在很久以后，而且只有孩子们出于对母亲的深刻的爱才猜到了这些事。为了孩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才自己承担了全部痛苦而没有同丈夫离婚。丈夫对她却耿耿于怀，他愚蠢而又粗暴地忌妒她，只有那种愚钝而又没有修养的人，虽然生气，却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忌妒。而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非常清楚他的妻子在各方面都比他强多了，他有一种官场上尊敬上司的心理，甚至钦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当年从贵族女子学校毕业时，成绩出众而获得过“花字奖章”。这是最高级的奖章，而且是由一位非常显赫的贵妇人，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女王亲自授予她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仅受了贵族女子学校的教育，而且同她所有的姐妹一样，精通几种语言。她还读了不少书，对事物有宽广的见识，因此她同丈夫实际上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她依然——这就是妇女！——以自己高尚的心灵爱怜着他，在他不舒服时为他担心，处处让着他。不过，有一件事是她不能退让的，就是在他打孩子的时候。他是用皮带抽，狠狠地抽他们也叫科里亚的长子，一个体弱、干瘦、聪明的男孩子。他像一只受了伤害的狼崽，对父亲满怀仇恨，一有机会就顽强地反抗。母亲不顾一切地赶来保护儿子。其余的孩子（两个小姑娘）哭哭啼啼地拽着妈妈的裙子……闹到后来，通常总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犯了心脏病，于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跑去拿药，一面派人去请医生，然后一连几天不顾自己的疲劳，照料着患病的暴君。在这样的日子里，窗户都关得紧紧的，窗帘也放了下来，昏暗的房间里充斥着一股刺鼻的药味，人人都踮起脚尖走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从早到晚要在学校里讲授自己的课程，还要代替丈夫上课，夜里又不得睡觉。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着。

一场风波通常从一件小事开始。往往是这样的。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这种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其中也包括好发火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他忽然受不住了，用毫无生气的眼光瞟了一眼盯住盘子只顾吃饭的儿子，顺口抛出一粒火星，于是一场风暴就像被点燃了导火索那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尼古拉，你为什么埋着脑袋？”

“不为什么。”

“什么叫不为什么？把头抬起来。”

沉默无声。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还是没有回答。

“你听你爹的话吗？”

“我不听。”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我不听。”

“啊，你敢这样说！哼，你这个混蛋！”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衬衣领口里还塞着餐巾，双手颤抖着，猛然站起身来。科里亚像一只有弹性的橡皮球一样，从餐桌旁一步跳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早就惴惴不安地用祈求的眼光时而看看丈夫，时而看看儿子，她立即跳起身来，扑到丈夫身边：

“米沙，米沙，平静点！米沙，别发火！看在上帝分上……”

可是丈夫早已怒不可遏：

“连你也跟这个混蛋一鼻孔出气了！你们全都是好样的！”

他粗暴地把妻子推开，去追赶儿子。

科里亚以一只被激怒了的小狼崽的机灵绕着桌子和床铺跑，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碰翻了椅子和小板凳，一边跑一边用它们挡住父亲的路，从一间屋子跑到另一间，摔得房门乒乓直响。他穿过光线暗淡的走廊，在通外面的楼梯上消失了。

不过，做父亲的有时也能抓住儿子，他便把儿子夹在两腿之间，退下他的裤子，拿皮带狠狠地抽他。这顿鞭打使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他发泄了火气、被人看不起的感觉、自己对所有人的疏远、自己的病痛和自己的软弱无能。可是在这场讨伐之后，他就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胸口了。他心跳得厉害，又慢慢收缩起来，然后突然停止了跳动。他好不容易才挨到了沙发边上，心脏病发作差一点让他送了命。

于是亚勃洛奇金一家的生活开始了另一种情形，一连几天，全家都变成了一座阴沉沉的医院。

这一幕幕的场景，时而是这种状态，时而是另一种状态，在亚勃洛奇金家里不停地反复出现，仿佛是一种自然规律。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知多少次以她令人惊异的谨慎小心和分寸感同丈夫严肃地谈起过孩子的教育问题。可是丈夫总是朝她投去烦躁而气恼的目光，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于是她担心他会受到更大的刺激而退让了。不管多么有分量的论据——引证考门斯基、裴斯泰洛奇^①或是其他教育泰斗的话——对他都不起作用，或者只能起一块红布对一头公牛的作用，然而可怜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根本不像是一名斗牛士。常常有这种情形，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一连几个星期躺在自己放下了窗帘、光线暗淡的书房里，四周都垫着枕垫，到处都放着药品。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在学校里独自承担着两个人的任务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料理着一切，维持着自己的体面，同往日一样脸上挂着微笑，亲切地同人们交往，而一回到家里就走进自己的卧室，反锁上房门，独自为自己摆脱不开的苦恼而痛哭一场。她的神经也承受不住了：不可避免的风言风语、侧面射来的目光、尖酸刻薄的俏皮话（大家都知道，这是邻居对种种传闻的反应）造成的长期的紧张，经常不得不 *faire bonne mine au mauvais jeu*^② 的结果也显示出来了。

亚勃洛奇金家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早熟的科里亚完全是有意地培育自己对父亲的敌视和怨恨，很早就学会了观察和发现生活中的种种坏事。亚勃洛奇金家的长女玛尼亚是一个瘦削的女孩，两条纤细的腿，一对又黑又亮又温柔的大眼睛，活脱脱一个忧郁的化身，她当时就被叫作 *Mater Dolorosa*^③。她眼看着自己十分钟爱的哥哥受虐待，看到被自己奉为神明的母亲的眼泪，看到自己怜惜的父亲病痛，心里

① 考门斯基，扬·阿莫斯（1592—1670）——捷克教育家、思想家、人文主义者。裴斯泰洛奇，约翰·亨利希（1746—1827）——瑞士教育家、民主主义者，初等教育理论的奠基人。

② 法语：局面不利而能镇定自若。

③ 拉丁语：忧伤的圣母。

难受极了。这个文静的小姑娘——她比哥哥小一岁半，比科里亚·彼得罗夫大一岁半——读了许多书，早在童年时就已经被人际关系的种种问题所困扰和折磨了：母亲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可是她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呢？为什么父亲要虐待哥哥呢？他想要的是什么呢？这难道公平吗？不是说上帝很善良吗，为什么他能容忍这些事呢？成百个这样的问题萦绕在用一双忧郁的、温情脉脉的眼睛观察着世界的，生着一头乌黑头发的小脑袋里。她流着眼泪读狄更斯的作品，读《汤姆叔叔的小屋》，读福音书，读《塔拉斯·布尔巴》里奥斯塔普受折磨的章节。她到处寻找自己那些问题的答案，可是她找不到，连她爱戴的、亲爱的妈妈，连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的妈妈也不能用自己的回答来抚慰一下这颗惊惶不安的幼小心灵。

玛尼亚是科里亚·彼得罗夫唯一的朋友。科里亚的弟弟沃洛佳那时甚至在他看来也还很小，而玛尼亚虽说比他大了整整一岁半，却喜欢同他一起在园子里玩，挖虫蛹，而且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她看来，彼得罗夫家的一切都很有意思，而不同于她自己的家：那里没有争吵，一切都是快快活活的，那里有他们亚勃洛奇金家没有的东西。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玛尼亚沉醉在另一种气氛、另一类兴趣里，可以休息休息，摆脱在她习以为常的家庭环境里经常刺伤她的痛苦。于是他们两个孩子就在篱笆间，在树丛里游荡着，搜寻着，剥下学校院子里堆放着的艾蒿的表皮，在地里挖掘……

“科里亚，快看，这条曲蟮多奇怪呀！”

“这不是曲蟮，是一条毛虫，是杨树螟蛾的幼虫。”

“简直就像一截干树枝。”

“对啦，它们全是这样的。这叫模仿。”

“科里亚，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我上自然系。爸爸答应给我买一本《蛾类图谱》。霍洛德科夫斯基^①编的。听说过吗？”

^① 霍洛德科夫斯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58—1921）——俄罗斯动物学家、昆虫学家、诗歌翻译家。

“没有。”

“那里面的画片漂亮极了！那里面什么都有。我一定拿给你看，那里还有鬼脸花蛾呢。”

停了一会儿。

“万尼亚姨父从来也不打你，是吗？”

“从来也不打我。”

“你也不哭吗？”

“不哭。不过，我上个星期天哭来着，我们没有去成‘喇叭口’。”

“你说说，耶稣受难的时候，你可怜他吗？”

“可怜他。”

“你就没有掉眼泪？”

“我掉眼泪了。”

“可是你说你不哭！”

“可是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在受折磨呀！别人痛苦的时候就让人可怜。”

谈话又停了下来。玛尼亚在思索着。她的想法困扰着她，必须通过另一些兴趣表现出来。在这团乱麻里她理不出个头绪，于是，她晃动又细又长的手指头，仿佛是在钢琴上弹奏一首并不复杂的乐曲（玛尼亚酷爱音乐），她一声不响地思索着。

“玛尼亚，走，上我家去。”

“好的。不过我得先问问妈妈。”

“好吧。快一点儿。你来吗？”

“要是让我来我就来。嗯，妈妈，她会让我来的。”

科里亚回家去，带着自己的收获：毛毛虫、树叶（毛毛虫的饲料）、虫蛹。他把这些东西分别放在一个个小盒子里。玛尼亚兴高采烈地跑来了，她没有料到这么妥当就让她来了！科里亚（这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了）带她去看自己的家当。天渐渐黑了，太阳下山了，一群群寒鸦聒噪着在空中盘旋。两个孩子盯着窗玻璃，凝视着白日的余晖。外面来了一些“吧唧佬”（这是孩子们对拉粪车的游民的称呼）。他们在外

面吧唧吧唧地把粪水抽进大桶，一面骂骂咧咧地嚷着。天黑下来了。科里亚和玛尼亚坐到小桌子边，用奶奶送给科里亚的小茶碟喝茶。玛尼亚权充女主人。

不过，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伊万·安东内奇回来了，他摸摸玛尼亚的头。

“玛尼亚，妈妈派人来接你了。”

两个孩子跑进厨房。亚勃洛奇金家的厨娘正待在那里。

“太太让回家呢。该睡觉了。”

玛尼亚一脸沮丧地走了。

伊万·安东内奇开始调教小儿子了，但他的方法很糟糕。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虽然极力反对，可是并不见效：父亲教给科里亚的尽是一些他闹不明白，而且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十分可笑的蠢话。请看科里亚一本正经地朗朗背诵的文字：

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
好比一台没有蒸汽的机器，
一管没有按键的长笛，
一把没有准星的手枪。

“嗨，小科里亚，真棒！怎么念来着？”

“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

“万尼亚！别再教了！都是些什么不三不四的！科里亚，够了！”

“可是爸爸让我念。”

“我知道是爸爸。不过你最好还是看看这本新书。《小猫咪咪》。”

“在哪儿？哪儿来的？是新的吗？”

“是新的。”

“你买的？”

“对了。今天刚买的。书里的图画可好看呢。”

于是科里亚扑到母亲身边，母亲则用责备的目光，生气地看着丈

夫。伊万·安东内奇自顾自地偷偷一笑：他绝对不会同妻子吵起来。而科里亚已经拿着新书，专心致志地看起来了……一般说来，他能得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他几乎是自己学会了识字读书的，起先是在父亲的帮助下，用了拼音方块；然后就是当时对教育学着了迷的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再后来也是他编的、黄色封面的《阅读课本》；再往后就是其他书籍了。他喜欢的作者是凯戈罗多夫（《漫话飞禽》）。布雷姆的著作是又厚又沉的好几大本，仿佛是一座智慧的丰碑。不过，科里亚有他自己特殊的喜爱。他读了又读，虽然记住了每一行字，却一再阅读的心爱的书不是《鲁宾逊漂流记》，也不是《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而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里的主人公哈克是科里亚心目中的英雄，所以他心醉神迷地一再阅读这个淘气孩子的奇异经历……

可是不要以为彼得罗夫一家充满了细微而质朴的欢乐的生活是碧空如洗，毫无摩擦的。绝对不是这样的。不过，冲突不是发生在家庭内部，而是在有特殊的利害关系、任务和问题的学校生活里。学校生活是一张完整的职务上和生活上的相互关系网，这些关系尽管涉及的都是些小事，却往往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激情和利害、自尊和威严、自持和轻率、清高和狂妄自大、妒忌和自豪、善行和恶习都在这里汹涌激昂地表现出来。奇怪的是，两个彼此有亲密关系的家庭的主脑：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和伊万·安东内奇却成了两个对立的引力中心，吸引着各不相同的人物和群体。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彼此发生了冲突？也许，由于妻子柳鲍奇卡的缘故，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早已不自觉地积淀了隐蔽而从来不曾公开爆发的冲突。柳鲍奇卡曾经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追求的对象，可是她却嫁给了伊万·安东内奇。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因素，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有很多缘由。他们一个是宗教寄宿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不过不是那种“耍嘴皮子”的人；另一个则恰恰相反，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制度和教会忠实不贰的子民；另一个则虽然同种种追求自由的幻想擦肩而过，却多少沾上了一些流韵余风。一个阴沉而冰冷；另一个则快活，好交往而轻率。一个是主任；另一个是下属，却又

绝对不肯承认主任的权威。这样他们之间就很容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争吵：有时是公务上的，有时是毫无意义的；一会儿在这里爆发，一会儿又在别处出现，而且往往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而那些同事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一样，纷纷聚到了两个主角身边，他们叽叽喳喳，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怂恿教唆，火上浇油，卖乖讨好，造谣中伤，无事生非。总之，干着在小市民、下层官吏和粗通文字的阶层中，以让人厌倦的单调亿万次重复的那些勾当。一场两栖大战，就是蛙类同鼠类之战，就这样在学校的深层中展开，有时它转变成一场全校的大混战，刀光剑影，火势冲天；有时它又在地下的暗处，悄无声息地运行着，就像产泥炭的沼泽地上的野火那样，往往只能凭一丝焦炭的烟味和从地下冒出来的一缕似有若无的轻烟才知道有火在燃烧。

有一次，伊万·安东内奇在课间休息时拐进了“别人的”教室。

“伊万·安东内奇！伊万·安东内奇！”教室里响起了一片问候声。孩子们安静下来了，可是并不害怕，他们都知道伊万·安东内奇既不是一个孤僻的人，也不是一个脾气火暴的人。

伊万·安东内奇无意中瞟了一眼黑板。只见黑板上用粉笔大字写着：“конава”、“кон”、“Бабки стоят на кону”^①。

“这是谁写的？”

“是伊万·帕雷奇写的！”几十个声音一齐回答说。

“那你们也这样写 конава，写‘о’吗？”

“是呀，伊万·安东内奇！伊万·帕雷奇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别胡扯了，孩子们！他不可能跟你们这样胡说八道。这是胡说。‘кон’同‘канава’一点都不沾边。”

“可是伊万·帕雷奇就是这么讲的。”

“哼，你们的伊万·帕雷奇是在跟你们胡扯！你们就这样跟他说去。”

^① конава 应为 канава，意为水沟、水渠。кон 是一些游戏中划出的一块区域，中间放一件东西，玩者用木棍等将该物击出区外为胜，通常译为“城”。Бабки（老大娘）стоят на кону 是转义用法，意为“老大娘遭到危险”。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轻轻地笑了起来。他们互相瞟了一眼，然后扑哧一笑，笑完又赶快扭过头去。有的孩子听了莫明其妙，拿手指抠着鼻孔。有的孩子机灵一些，赶快把练习本摊在书桌上，从文具盒里拿出一块硬橡皮和钢笔，歪着脑袋，认真地，以至伸出舌尖来帮忙，把 o 改成 a，而且从各处擦掉那个倒霉的 кон 字。还有的孩子根本不关心 конава 究竟应该写 o 还是 a，管它呢，就是写 y 也无所谓！他们嘴里塞满了甜面包，一面仔仔细细地咀嚼着，一面想，为什么他的面包上撒的砂糖粒这么少，而沃洛佳·瓦西里耶夫的面包上却撒得满满的！另一个孩子在邻座的屁股上用力掐了一把，他的同桌则在课桌下面狠狠地踹了他一脚……总之，各行其是，但是这番谈话总算产生了不小的效果。

彼得罗夫并不满足于这顺口说出的几句坏话，他对语文学的热忱要求他做出更多的事情。伊万·安东内奇不仅是一个有强烈追求的人，而且是一个好挑剔，喜欢说俏皮话的人。

教员休息室里的气氛已经很热烈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迈开他的鹭鹭腿，心神不安地来回走着，脸色铁青，用一个清心寡欲的人的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捂着凹陷的胸脯。又矮又胖的沃斯克列先斯基神父蓄着两撇灰白的小胡子，后脑勺上晃动着几条耗子尾巴一样细小的辫子，眯起一对猪一样的小眼睛，他那臃肿的身躯把宽大的圈手椅塞得满满的，在等着看热闹。伊万·帕雷奇一动不动地坐着，满脸通红，像一只煮熟了的大虾，茫然不知所措。其余的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互相使着眼色，指指点点，轻声低语着。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已经在教员休息室里声明说，他不能容忍破坏教师的声誉，将因举止不当而警告伊万·安东内奇。而伊万·安东内奇却完全没有料到这种结局，兴高采烈地撞进教员休息室，而且立即将一只手搁在六神无主的伊万·帕雷奇肩上，开始了攻击：

“我的爷，您是怎么回事，难道疯了不成？您真的把 канава 里的 a 写成 o 了吗……”

没有回答。

“诸位，请听我说！我们这位伊万·帕雷奇可真够意思！居然教给孩子们把 канава 写成 конава！说是从 кон 这个词派生出来的。哈哈！你们怎么看这件事？这是在俄语语法的历史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俄罗斯的老大娘们闯进了西欧的语言学里！”

“伊万·安东内奇，您的行为……您的行为……在学生面前……您说了‘胡说八道’……这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老师应该教给学生文化知识，而不是文理不通。”

“可是您太放肆了……这太没有礼貌了……”

“我怎么放肆了？难道您不知道 канава 的词根是……”

“您不该这样说！不该这样说！”

“您用不着嚷嚷！канава 和 канал 是同一个词根。是一个外来语的词根……您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可以给您查出来……”

“嗯，对，您嘛，当然是对的，您上过大学……可是我必须责备您……您损害了别人的名声……您太过分了，……您必须……”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照我看，您才必须……”

“我知道我应当做什么，用不着您来提醒……请您别对我指指点点……”

“您应当关注教给孩子们正确的知识。伊万·帕雷奇，恕我直言，您的确是对孩子们胡说八道了，对吗？您直截了当地说吧，是不是胡说八道？”

“伊万·安东内奇，请问，如果和 канал 是同一个词根，那个 в 是从哪儿来的呢？”

“如果说它是从 кон 派生出来的，那不是也没有 в 吗？这简直是 *lucus a non luce*^①！”

“可是您不该在学生面前嘲笑教师！您这是在败坏校风！”

“您也不该对教师大嚷大叫！”

① 拉丁语：无中生有。

于是伊万·安东内奇冲出教员休息室，狠狠地一摔玻璃门，震得玻璃当啷啷响。

晚上，亚勃洛奇金家里是一片让人害怕的沉寂，孩子们胆战心惊：爸爸和妈妈锁上门待在书房里，已经两个小时没有出来了。科里亚故意一声不响。玛尼亚本来想悄悄地走到那扇神秘的门边去，可是突然受了惊吓，又退了回来。再送到了门边，又能知道什么呢？又能听见什么呢？妈妈真可怜，要是爸爸忽然欺侮她呢？也许，爸爸已经死了，妈妈也死了吧……

玛尼亚眼里积满了悲痛的泪水：她太怜惜妈妈了，她甚至觉得妈妈已经躺倒在里面，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身体也冰凉了……“妈妈呀！好妈妈呀！”小姑娘真想大声喊出来。唉，真想扑到门上去，拿拳头死劲捶门，看妈妈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睁着眼，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的温柔、亲切、生气勃勃，是不是还可以像从前一样把头埋在妈妈怀里，忘掉世上的一切，忘掉一切痛苦和烦恼……然而玛尼亚却咽下了眼泪；坚强地支撑着，等待着……

而在那扇神秘的门后面正在进行一场压低了声音的谈话。一个嗓音是激动的、尖锐的，充满了火气，不时被咳嗽和心脏的衰弱所打断。另一个嗓音是柔和的、宽慰的，是经验丰富的看护用来安慰重病人的那种嗓音。

“对，可是这太让人生气了！这个讨厌的伊万会把整个学校都带坏的……”

“别生气，米沙。千万别生气。伊万·安东内奇自己也会明白太过分了。而你也应当告诉伊万·帕雷奇，让他在拿不准的时候，不妨查一查格罗特^①的书。”

“你听我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说到底，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承不承认我是主任？为学校负责的不是他，而是我！……”

^① 格罗特，雅可夫·卡尔罗维奇（1812—1893）——俄罗斯语文学家、科学院院士。

“嗯，当然是这样，米沙。要说呢，这件事真是不怎么样。可是也不能让人落下话把儿。伊万·安东内奇是有些轻浮，但是你也知道，他是个很好的教员。”

“哼，他算个什么教员！净会调皮捣蛋。简直是无耻。我明天就给督学写报告……我跟他合不来。这些大学里出来的牛皮匠……”

“搁一搁，米沙。至少别匆匆忙忙。”

“我已经跟教师们说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跟这个只会吹牛皮的人，跟这个……这个……这个畜牲……我……”

“唉，好了，好了，米沙。就按你说的办。千万别生气。来，你把药吃了，躺下睡觉吧……把药吃了吧……安静一点。愿你顺心，……晚安！”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让丈夫吃了药，然后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走了出来。孩子们一阵欢喜，妈妈终于从爸爸阴暗的墓室里出来了。

同一天晚上，伊万·安东内奇忽然对妻子柳鲍奇卡甩出一句：

“柳芭，我要离开学校。”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你倒是说呀，万尼亚！”

“对这个笨蛋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哪个笨蛋？你说清楚点，别让人摸不着头脑。”

“嘿，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说的是亚勃洛奇金。你怎么啦，未必就猜不出来？”

于是伊万·安东内奇不厌其烦，把 конава 的事和教员休息室里的那一幕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他伊万·安东内奇是在捍卫文化知识。不能容许向孩子们传授鬼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而这个亚勃洛奇金居然敢冲他大喊大叫！

“唉，万尼亚，别着急，你来得及……”

“门铃响了……是谁鬼使神差地在休息时间跑来了？”

穿过厨房走来的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也是一名教师。他身材矮小，一脸大麻子是童年患过天花的结果，眼睛因为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而布满血丝，干瘪的脸上挂着谄媚的微笑。他矮矮的个子，浑身圆

滚滚的，不停地指手画脚，身上灰蒙蒙的，就像他已经有一年不曾洗过脸，刷过牙，也不曾擦过鞋子或是刷过上衣。

“我是顺路到您这儿看看，伊万·安东内奇。”

“您请坐。柳芭，给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倒杯茶！”

“不必了。谢谢您，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伊万·安东内奇，占您一分钟。我只不过是想跟您说……想告诉您……作为一个同事通气……”

“究竟是什么事，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是这么回事，您离开之后……”

“离开哪儿？”

“离开教员休息室呀……”

“嗯？又怎么啦？”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对我们大家说，他要给督学写信，要求解聘您……他说……”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些了。请您原谅，伊万·安东内奇……我作为同事，认为应当给您先打个招呼……让您心里有个数……这里的优秀人才都很生气……老师们都特别尊重您……您在这儿是……”

“嗯，谢谢您……对，我没有想到……”

客人告辞了。他好长时间都不能把脚伸进套鞋里去，不知道是真的不能伸进去，还是故意拖延时间，想探听一下伊万·安东内奇在同妻子谈及他“友好的”关照时有什么反应。套鞋总算穿上了，大门也打开了，一团团凉气在门边翻动，铜门铃叮叮当当响着，门又啪的一声关上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走了。

“柳芭，你听见了吗？这个混蛋！”

“好了，好了，万尼亚！你就像不了解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似的。他身体不好，不能拿他当健康人一样看。他今天发一通脾气，明天就没事了……”

“既然是这样，凭什么要委派他？学校又不是养老院，也不是

医院!”

“他是个很不错的教师。”

“柳芭，你就是愿意袒护随便什么人。你要我怎么办？让我像基督徒那样，把另一边脸颊也伸过去让人打？我可不是任他摆布的小杂役。现在他既然向大家宣布了要把我赶走，我就必须明天当着大家的面给他个下马威。我要给他点颜色看！我要教训教训这个笨蛋！”

“万尼亚，好了，别火冒三丈的了！这太轻率了。你要仔细想想，别不知深浅就往河里跳。要是打算离开，那就得先找好地方。我们带着孩子往哪儿去呢？这些事都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在这儿已经安顿好了，习惯了，一走，从住房开始的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对这些事情你就不肯想一想。”

“职位总是能找到的嘛。”

“你这是打哪儿说起呀？”

“我是跟你说！”

“不，万尼亚，这样做不行。你说过的话还少吗。我求你别冒火。你就像吃了炸药似的……”

于是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亲了亲丈夫的头。他也吻着妻子小巧玲珑的手，不过这手已经不是当年他们俩一道去沃罗比约夫山游玩时那样稚嫩纤柔的小手了……

十点钟左右，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来了。她显然非常气恼，好不容易才克制着自己的冲动。

“柳芭，我想跟你谈谈。”

“我也想跟你谈谈。我正打算去找你呢。”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决定明天给督学写报告。你听说了这件事吗？”

“我知道了。万尼亚自己也打算离开学校呢。”

“唉，那可怎么办哪？”

“刹住车。你有什么主意？”

“我也是这么想。我已经劝过米沙了，可是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

明天我再试试，他现在已经躺下了。真难办哪，柳鲍奇卡。”

这时门里响起了伊万·安东内奇快活的歌声。他故意拿腔拿调地唱着奥芬巴赫的轻歌剧《美丽的海伦》里的华彩句：

有一次黄昏时分，三位女神争执起来。

她们说：“嗨，我们之中究竟谁最美丽？”

姐妹俩默默地互相看了一眼，她们微微一笑。歌声并没有停止。

“啊，要是我们的声望一落千丈，

众位神灵，这难道会让你们高兴？……”

这是伊万·安东内奇又换了咏叹调了。他在“一落千丈”上抑扬顿挫地拖了半天花腔，对自己的成绩感到满意了，才停止了歌唱。他快活而兴奋地走出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哎呀，是您来了，漂亮的玛丽亚。生活这么美好。打心眼儿里就止不住想唱两句。”

“您真的认为生活非常美好吗？”

“那当然啦。”

“您真是最幸福的人，伊万·安东内奇！我真羡慕你，柳芭。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是的，我的小天使，我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人。贵体可好？”

“还行，马马虎虎吧。不过我该回家了。我那位米沙，伊万·安东内奇，又躺倒了。哎，再见，柳芭！再见，伊万·安东内奇。”

“晚安！愿您做个好梦：在林荫道上散步，闻闻丁香的芬芳，亲亲您的心上人。”

“行了，您真贫！再见！”

聪明的两姐妹这一次总算化解了纠纷。可是争吵仍旧按它的规律在运行：有时是因为挑选供教员阅读的图书，有时是因为发薪水的时间，

有时是因为怎样讲解无人称句或是某个词根，有时是因为对职员们的态度——总之，要找借口，要找原因总有的是。学校里形成了两派和一个不算大的泥沼：有投诚倒戈的，有通风报信的，有搬弄口舌的，有挑拨是非的——总之是在真正的争执过程中必然会像渣滓和泡沫一样出现，而在真正的争执被勾心斗角所取代时，更像掺进了酵母一样迅速膨胀的各种人物和势力。何况真正的争执和勾心斗角又往往搅在一起……

柳鲍奇卡终于说服了伊万·安东内奇，在确实待不下去之前，先为自己找好一个职位。伊万·安东内奇原来以为凭他那样可爱的性格，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人欢迎。然而令他吃惊的是，谋职竟然花了他那么多时间。伊万·安东内奇的自尊心一再受到刺伤，有时甚至让他感到屈辱。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比萨拉比亚省一个税务稽查员的职位。

一个天朗气清的黄昏，孩子们和一些教师在校园里嬉戏，伊万·安东内奇忽然出现在门廊上。他穿了一身绣了金线图案的新制服，就像助祭在布道台上那样一本正经地宣称：

“我要去为国家效力了。”

再见吧，学校；再见吧，校园；再见吧，玛尼亚。科里亚是既高兴，又差点哭出声来。

三

彼得罗夫一家经过长途跋涉，总算到了比萨拉比亚。然而他们看到的并不是有“贵族妇人”、“贵族小姐”的那座比较大的文明城市基什尼奥夫，那座城市是连从来不曾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拐脖子、圣狗牙、圣偶像，以及诸如此类的小胡同的非莫斯科本地人也从普希金的基什尼奥夫漫游记中读到过了。他们看到的是一座肮脏的小县城——别利齐。这个名字本身听起来就有极大的嘲弄意味，因为它的特色正是无法通行的一片黑泥潭^①，连主要的一条街道——教堂街也被这又浓又稠的、黏糊糊的泥浆像一片汪洋似的覆盖着。这倒是让一群群的猪感到心满意足了，它们用各种姿态享受着生活的舒适：有的全身卧倒在臭烘烘的稀泥里，美滋滋地眯起一对又细又窄的小眼睛，不时懒洋洋地抖动一下大耳朵；有的装模作样地呼噜着走来走去，摆动着尾巴，想甩掉那上面残留着的、半干了的小泥块；有的在歪歪倒倒的栅栏上蹭痒痒，舒服地哼哼着——总之，这是名符其实的猪的天下。

别利齐及其附近的土地属于最有钱的克鲁宾斯基地主家族和坎塔库津公爵一家，他们几乎占有好几个县。摩尔达维亚族的农民皮肤黝黑好像茨冈人，干瘦而毛发浓密，生活得很艰难：玉米、瓜类、向日葵和果园给他们提供微薄的收入，却要受各方面征收的税款、赋捐和把租金抬高了三倍之后又倒手以天价将土地转租给农民的犹太承租人的盘剥。农民日常的饭食里不单见不到肉类，连粮食也是没有的，为了唯一的，也

^① 别利齐的词根的意思是白色，和它的实际正好相反。

是全民族统一的饭菜——玉米粥，他还要感谢上帝和当权者的恩赐。这玉米粥也要在手里搓、揉、捏上好一阵子，才能送进嘴里。饭后的甜食只有西瓜，而可以称为美食的就要数“面包”了，其实仍旧是烤玉米粒，不过裹了一层面粉罢了。在酷热而光秃秃的原野上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村庄，简陋的小土房都刷成白色，有时也可以看到犹太贫民聚居的一些地点。这些一贫如洗的人，眼睛因患沙眼而溃烂，被虱子吸干了血，靠了一点点残羹果皮维持着生命。他们以小手工艺、拉脚和沿街叫卖为营生，而叫卖的全部商品只不过是几小把火柴、一小瓶煤油、一团线和百十根针。可是他们居然能活下去，同时还能起劲地生儿育女。所有的孩子都挨着饿，一丝不挂地在街上跑来跑去，身上满是疮痍，爬满了苍蝇，沾满了污泥，用自己的外貌展示着耶和华对自己选中的民族的关怀。不过，他们富足而有声望的同族人可谓踌躇满志，这是那些承租人、贪婪而毫无怜悯心的高利贷者，还有狡猾的大商人。他们在别利齐开着商店、脚行、货栈和字号。他们住着干净漂亮的大房子，他们的孩子都上基什尼奥夫和敖德萨的正规中学。他们是旧约的捍卫者，犹太教堂里的荣誉座位都归他们使用。所有的犹太人都用敬畏神灵的眼光看着他们，认为他们是因为虔诚的正统信仰而受到阿顿尼斯^①褒奖的、出人头地的英才。

在这座小城里，俄罗斯人主要是担任各类官职：县警察局长、军事长官、军官、消费税税吏、税务机关人员、政府机构官员、警察、宪兵、神父、法官、典狱长、官方医生——这些都是俄罗斯人，而且通常是颇具特色的俄罗斯人：愚钝、高傲的本民族至上主义者，“犹太猪”是他们的口头禅，欺压摩尔达维亚人是家常便饭，他们是一群狡猾透顶的酒鬼和赌徒，夜以继日地在赌桌上消磨时光，拿着伏特加、白兰地、一副副纸牌和记赌账的粉笔，以及官场生活的其他点缀品。无论是哥萨克军官、狱吏，还是军事长官，甚至一般的俄罗斯官吏都把“揍犹太猪”作为本民族至上主义者的口令。他们的子弟也受到相应精神的熏

^① 阿顿尼斯——腓尼基人信奉的最高神祇。

陶，像“讨厌的犹太猪被钉死在……”这类歌曲是他们百唱不厌的，侮辱犹太人被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度，本民族至上主义者的义务和骁勇。有钱的犹太人则以牙还牙——反正办法有的是。所以，对他们还是尊重的，有时甚至也同他们应酬，不过在背后依然嗤之以鼻。但是犹太人聚居区里的小村庄、微不足道的平民在俄罗斯的文明人眼里是处于生物等级阶梯的最底层，甚至是猪狗不如的地位。这个大俄罗斯人的官吏阶层矜骄得像贵族，不过他们却没有丝毫贵族的美德，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卑贱，在文化方面则十分贫乏。这种环境就像一个黑色的泥坑，像一个冰冷而可怕的泥塘，它要么把新来的人吸进坑里，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他，把他也变成贪官污吏、酒鬼和赌徒，具有警察和官吏的本民族至上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走狗的派头；要么（或迟或早）把他作为一个怪物和不受欢迎的人撵出去，而且给他制造种种流言蜚语，借以证明赶走他是有理有据的。

伊万·安东内奇·彼得罗夫带着一家大小落人的正是这样的环境。彼得罗夫一家在小城的边沿、教堂街的最末端、斯塔涅维奇家的一所小房子里安顿下来。房东是摩尔达维亚人伊万·叶戈雷奇。他是一个纯朴的、识字不多的人，靠出租房屋和一座相当大的果园维持生计。他自己总是不停地在地里忙碌着，他那把老在使用而磨得雪光锃亮的平头铁锹经常在果园里闪动，或是给苹果树和杏树松土，或是垫平园子里的小路，或是挖小水沟，栽种新树苗。他不雇工，所以从大清早直到天黑都在园子里干活，修整篱笆，给果树安几根支撑，粉刷墙壁，修理房顶的灰板条，用果园的大剪刀修剪树枝等等。他结实健壮，身材匀称，一副大胡子还有一半是黑的，像煤块里撒了盐一样。他妻子叫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从外貌看是一个典型的摩尔达维亚老太婆：黑色的大眼睛曾经是火辣辣的，如今火焰已经熄灭了，四周布满了黄褐色的皱纹；一个罗马式的长鼻子一直伸到尖下颏；年老干瘪的脖子上出现了两圈折皱，仿佛绕着脖子贴了两层薄膜。她干巴枯瘦，一脸皱纹，像一只年老的火鸡。她不停地抽烟，像一个老烟民那样老练地一口一口深深地吸着。这个老太婆生来机灵，又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在斯塔涅维奇家里，主事的

不是伊万·叶戈雷奇，而是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

他们有三个已经成年的子女，这就是斯塔涅维奇家年轻的一辈。两个儿子都念完了中学。大儿子叫巴维尔·伊万诺维奇，生得很漂亮，一对黑色的眼睛，清秀的面庞，蓄一副浓密的胡子，留着平头。他在基什尼奥夫本地中学里任教。小儿子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别利齐当地的政府机关里任职。他年纪轻轻，才智平平，却打扮得很光鲜。他身上一切都是蝴蝶式的：黑色的鬃发从中间分梳成两片，而且搽得油亮；他精心修剪过的胡须也平整地朝左右分成两撇；领带打的是蝴蝶结；连他的步伐也轻飘飘地像翩翩起舞的蝴蝶。他们的妹妹叫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已经到了待嫁的年龄。她本来是非常美丽的，可惜一条太长的鹰钩鼻子过于突出，给她生着一对热情似火的眼睛的娇柔细腻的面孔破了相。她身材高挑、匀称、灵巧，像一株年轻的棕榈。不过，她除了太长的鼻子之外，还有一个让她经常操心劳神的缺陷，就是十分强烈的狐臭。这个可怜的姑娘尽了一切努力想用香水压倒狐臭，她使用香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在她的房间里，梳妆镜前摆了一大排香水瓶，她简直是不停地洒各种香水来盖住令她十分苦恼的自身的气味。斯塔涅维奇家年轻的一辈都很安静而谦和。不错，有人说巴维尔·伊万诺维奇有些贪杯，可是他远在基什尼奥夫，而且一般说来，喜欢说长道短的人还少吗？

总之，彼得罗夫一家对房东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所以两家人很快就相处得十分融洽了。

对于科里亚和沃洛佳两个孩子来说，重要的是果园。小城四周是无边的草原、玉米地、丘陵和盐碱地，既不见灌木丛，更没有森林。可是果园相当大，而且其中几乎全是以前在莫斯科和马卡罗沃不曾见过的新树木。有杏树、桃树、樱桃树和李树；还有巨大的洋槐，它粗大的躯干皱皱巴巴，生着许多疙瘩；有漂亮的长绿树侧柏，它扶疏的枝叶富含树脂，散发出一股清香；还有白蜡和山毛榉。一丛丛的玫瑰花，用它的花朵可以做果酱和比萨拉比亚人喜欢拿来待客的雪白特（一种莫斯科人从来不曾享用过的清凉饮料）。栅栏外面是邻居家的葡萄园，出的葡萄又

香又甜。这都是新东西。令他们大开眼界的还有动物世界——鸟类、昆虫和小动物。科里亚很快就走遍了果园里的每一棵树木、每一丛灌木、每一条小径、每一段栅栏。他熟悉其中的每一个洞穴、每一截树枝，找到了在莫斯科只能神思冥想的奇珍异宝。地里的这些小圆洞四周蒙着一层薄薄的蛛网，这是毒蜘蛛的巢穴。蜘蛛可以用水把它灌出来，也可以用另一种办法，用一根线拴一个蜡球把它钓出来。把蜡球放进洞里，它就撞到蜘蛛背上，蜘蛛把它的螯肢刺进蜡球，于是就被钓出来了，就像从水里钓鱼那样……科里亚悄悄地走到妈妈的柜子跟前，拉开抽屉，从母亲结婚时用过的蜡烛上咬下一小块蜡来。这蜡烛是同蜡制的 fleurs d' orange^①一起留作纪念的，谁会想到这些纪念品却被用来捉比萨拉比亚可怕的毒蜘蛛呢！另外一些小洞穴是倾斜的，这是莫斯科地区没有的一种生活在田野里的黑蚰蚴。要捉住它必须耐心地守候在洞边，等它从洞里爬出来。科里亚屏住气息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他于是赶紧一伸手挡住洞口。在枝繁叶茂的丁香花丛上扒着气味难闻的绿色小甲虫，这是西班牙小蝇。而在长满五颜六色苔藓的旧栅栏上藏身的则是全欧洲最大的一种飞蛾——天蚕蛾，它毛茸茸的，有展开翅膀的蝙蝠那么大，让人不敢相信。核桃树果实的外皮有一股碘酒的气味，手碰上它会被染成黑色；在它高高的顶上结巢的是伯劳。男孩子以猿猴般的灵巧爬到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处去：那里有一小块地方，要用鞋底在树干上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疙瘩上迅速地（只用一秒钟）借一下劲，立即攀上另一根树枝，稍一闪失就有摔死的危险！可是科里亚爬上去了，因为他很懂得这些耍杂技一般的技巧，有时候自然也会头皮发麻，但总算过来了！金黄色的蜂虎鸟在高空中飞旋，红头大黄蜂在丁香花上爬来爬去，它比胡蜂大一倍。夜晚嗡嗡地飞着，不时撞在凉台玻璃窗上的有独角仙、金龟子、鹿角虫！简直有说不完、数不清的东西。科里亚急切地吞咽着这个新世界，这里的一切比起遥远的莫斯科来是丰富得多，明亮得多，艳丽得多了。

① 法语：酸橙的白色花朵，用作新娘的头饰，以示贞洁。

彼得罗夫家的两个孩子也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莫斯科他们像是有人精心照料的温室花草，从来不曾越出过校园的范围。他们是规矩的、听话的、有教养的“模范儿童”。尽管果园里结满了各种果实，科里亚和沃洛佳却从来不曾摘过一粒樱桃、一颗李子，或是一个硕大香甜的桃子，这让斯塔涅维奇一家老小大为诧异！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都不能打破他们的善良纯正和循规蹈矩。然而，可惜呀！这一切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两个孩子很快就跑到大街上去了，有了新结交的朋友，有它的道德、气概、淘气和独特的教育。不过这并非一日之功……

起初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打算要认真地抓一抓对科里亚的教育和培养。她甚至打算培养他的宗教观念，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她自己并不很笃信上帝，但是也反对丈夫的一些乖戾行为）。有一次买了些新书，其中有《创世纪》。书里有许多能打动科里亚的有趣插图：天使手执宝剑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天堂，诺亚方舟在洪水泛滥的汹涌波涛中漂泊，众兄弟将好人约瑟出卖为奴，先知约拿被一条巨鲸吞吃，小摩西躺在蒲草箱里被抛弃在尼罗河的芦苇丛中，还有许多其他插图和有趣的故事。母亲开始讲课之前，先要让科里亚做祷告：“慈善的上帝……”不过，这次极为良好的开端几乎到此就结束了。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怀孕了。伊万·安东内奇在切面包时老是说：“来，给你一片，保佑你生一个儿子安德留什卡。”让科里亚大吃一惊的是安德留什卡真的呱呱哭着来到了世上，他着实相信了父母亲的预见才能。母亲有了新的操心事，于是两个孩子就有了不受任何拘束的绝对自由，他们逍遥自在，新的伙伴、街头、果园和田野、嬉戏和漫游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改成了完全不同的格调。

斯塔涅维奇一家同摩尔达维亚的神父基奥列斯库的遗孀比邻而居。这个寡妇是一个结实健壮、黑眼睛黑眉毛的人，走起路来仿佛她那过于肥胖的肚子老是碍她的事似的。她极其厚道，极其爱好劳动，也极其没有文化。她把自己的果园侍弄得很好，又领养老金，出售醋栗、苹果和李子。她尽自己的力量去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就是说，对他们完全没有进行教育。大的是男孩，叫沃洛佳，彼得罗夫兄弟则称他为“隔壁

的沃洛奇卡”。小的是女孩，叫塔尼亚。她眼睛细窄，眯成了一条缝，老是拖着两条鼻涕，因此她就不停地用两只脏兮兮的小手去擦鼻涕。隔壁的沃洛奇卡比科里亚·彼得罗夫大两岁，可是刚开始学着拼读音节，所以有一次搞读书比赛时，科里亚感到心里真是美滋滋的了。他熟练地，而且是带表情地读了一篇小故事。而隔壁的沃洛奇卡拿到的却是托尔斯泰的《鲨鱼》。他磕磕巴巴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着：“我们……们的……船……沿着……沿着岸……岸边……边朝……朝前……走……”科里亚在全体小伙伴中的声望立即提高了许多……

另一个伙伴是犹太男孩廖夫卡。他棕红色头发，脸上长满雀斑，精瘦活泼，机敏灵巧。他很快就迷住了彼得罗夫兄弟，用一些令人惊喜的小把戏丰富了他们的知识。他会把眼皮翻出来。被翻过来的眼皮是血红的，他就以这副模样跑着来吓唬孩子们。他能用喉咙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而且很快就教会了科里亚和沃洛佳。两弟兄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手艺”，虽然母亲极力反对，说这是些“傻瓜的声音”，然而她的权威，母亲的权威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廖夫卡还会把一根线从鼻孔里插进去，把线头从嘴里吐出来，用线来“拉锯”。他还会把自己从军营边捡来的弹丸吞下去。于是彼得罗夫家的孩子也在鼻孔里“拉锯”，也吞下弹丸，然后细心地观察它怎样被排泄出来。等弹丸终于走完了它应当完成的循环，再度出现时，他们觉得很快活。总之，廖夫卡是一个门门都精通的人。在这群孩子里领头的是一个俄罗斯细木工的儿子万卡·涅斯捷罗夫。他懂得被这群孩子总称为“生孩子”的那些玄妙的机密。亲密的邻居里还包括“丫头片子”，是东正教监督司祭的两个女儿。一个小姑娘叫萨尼亚，她有一对蓝色的大眼睛，总是用惊奇的目光看世界；另一个是她的姐姐列娜，论年龄已经同这群孩子凑不拢了。萨尼亚漂亮而忧虑的眼睛爱长针眼，可是科里亚觉得这些麦粒肿反倒使这个娴静温柔的小姑娘若有所思的面孔更加漂亮了。

科里亚和沃洛佳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果园里和大街上。科里亚活泼灵巧，动作敏捷，牙齿稀疏，是领头的，发号施令，吆喝催促的总是他。沃洛佳生着一对老实驯服的大眼睛，心甘情愿地为哥哥做各种

事情。

“沃洛奇卡，快去拿点水来。我们来把黄鼠灌出来！快点！”

“来了，来了！”

于是沃洛佳跌跌撞撞，忙不迭地去拿水。

“你怎么了，就只拎来半桶水？”

“科列奇卡，对不起，我再去拎。”

沃洛佳又乖乖地跑去取水，一直跑到把不走运的黄鼠从洞穴里浇出来。黄鼠被浇懵了，浑身湿淋淋地颤抖着，像一只大耗子似的。于是孩子们立刻就会猜想它会不会传染鼠疫，而且提出避免传染的种种办法。

“沃洛奇卡，拿个盒子来！”

“就来！”

科里亚留下来继续观察。不过，他并不是嫌弃干粗活，而且比谁都清楚，怎样才能抓住最有意思的事情，可是要做一些复杂的事情时，指挥调配的工作就归他来做，而纯洁天真的沃洛佳就老老实实在地听哥哥调遣。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了。当洋槐树开出一嘟噜一嘟噜清香袭人的白花时，孩子们就像一群猴子似的爬到树上，抢着把花填进嘴里，把端庄品德不知忘到哪儿去了！在杏树和樱桃树上，他们直接从树皮上啃下树胶，含在嘴里不停地嚼着：有暗红色的硬树胶；有琥珀色的和黄色的；有流淌下来凝成了胶滴的，就像蜡烛上凝成的烛泪；还有被雨水淋湿之后，渗进了水分而失去了味道的——这种种树胶科里亚全都亲自品尝过。当然，他更不会不去尝尝樱桃，或者摘一颗诱人地隐匿在卷曲的绿叶后面、浅蓝中透出瓦灰色的大李子，或者摇一摇杏树，让那些熟透了的、又甜又香的果实落下来，何况用杏核还可以做成呱呱叫的哨子呢……至于醋栗嘛，那就更不消说了！孩子们从来就不会让它成熟。花刚谢落，枝上才冒出一些酸溜溜的小疙瘩，孩子们就扑上去了，对大人的吆喝和恐吓统统置之不理。他们像一群贪吃的蝗虫，把灌木丛啃得精光。而且耍了多少小花招啊：要是不小心折断了一根杏树枝，他们马上就把它绑好，在折断的地方抹上泥，把过失的种种痕迹都

消灭干净——随你去查看吧，保你找不到！

孩子也和成年人一样，往往有他们自己的迷信、偏见、深藏于心底的幻想、理想、难忘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后来又突然分外鲜明地浮现出来，而且包含着生活中最可怕的悲剧时刻的种种细节，直到某人面孔上的一丝皱纹、被黄昏的落日映出的一片蛛网。儿童的世界是宏大而多样的，而且它每日每时都在成长，儿童天真的眼睛也在扩展；而幼小的心灵也贪婪地吞噬着各种色彩和声音、颜色和光线、新的形式和物体，钻进生活神秘幽深的洞穴，漫步在它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和森林中。

科里亚也有自己小小的理想、生活的星辰。这就是神奇的火蝴蝶。它没有被任何一本图谱所收录，既没有拉丁文的名称，也没有俄文名称，也没有昆虫学家知道它，可是它却集中体现了科里亚的全部天真的幻想。它是童话中的火鸟，是梅特林克笔下那只天堂中的、令人憧憬的、不可企及的、几乎是神话般的青鸟。最奇怪的是科里亚曾经好几次见到它。有一次它就贴着科里亚身边飞过，扇动着它火红色的翅膀，猛然向上一蹿，就像一个神秘的幻觉那样在邻居房顶的黑色板条后面消失了。科里亚兴奋得大口喘着气，飞奔回家，像发了疯似的喊道：

“爸爸！爸爸！我看见火蝴蝶了！”

他于是滔滔不绝地讲着……

可是他一直不曾捉到过火蝴蝶……

不过，还有其他奇迹。

有一次，科里亚用眼睛搜索着房前的小花园，看看是不是有罕见的飞蛾在浓荫里作白昼的栖息。他忽然听到一种陌生的鸟叫声：咕噜，咕噜。他立即屏住气息。心跳得厉害，眼前直冒金星。这是什么呢？银白色的翅膀闪了一下，在洋槐浓密的树叶中拍打着，就像是玄妙莫测的六翼天使的翅膀。科里亚多少次在梦里看见玫瑰色的火烈鸟在蓝天上飞舞，从无底的苍穹传来圆号奇妙的喇叭声……突然有一件长着翅膀的神奇的东西落下来了，而且就在附近，就在身边。又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叫声……科里亚像一个梦游者似的，入了迷，着了魔，神志不清地顺着墙

根，迎着叫声悄悄地走去……忽然……啊，天哪！……有一个东西在眼前一晃，落到了栅栏上，而且就在身边。科里亚战栗着伸出两手，一把捉住它就昏昏沉沉地朝家里跑，也不知道抓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科里亚脑子里乱哄哄的，说不清究竟有多少想法。这是什么鸟？是怎么回事？谁又能相信呢！这难道是在做梦？科里亚想掐自己一把来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梦，可是不行：两只手都占着，手心出汗了，同柔软的羽毛黏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力量能使这两只捏紧的小手放开这只神鸟！

秘密很快就揭开了。原来是城市的另一端有一个养鸟人，从他家里飞出了一只驯熟了的埃及鸽，落到了这个小顽童手里。而对这次体验的印象，对甜蜜的心跳，对这次偶然事件的记忆却留在了心中……

有一次，在各式各样的猎物——蜈蚣、黑色的蟋蟀、独角仙等等——之中，科里亚还带回了一条大青虫，背上有红色的条纹，尾端长着一个金黄色的肉刺。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懂的一种大喜事，因为这大青虫是鬼脸天蛾的幼虫，而鬼脸天蛾是一种漂亮的大飞蛾，背上长着一团像骷髅的金黄色花纹。它是唯一能发出声音的蛾类，是各种欧洲飞蛾之王！多少次谈论过它，有过多少希望，多少期待啊！期待必须是执着而长久的，因为鬼脸天蛾的蛹要整整两年才能孵化成一只漂亮强壮的成蛾。它又是蜂巢的劫掠者，像一个传奇的埃及盗贼那样钻进蜜蜂的金字塔里，盗窃蜜蜂王国的甜蜜之宝！科里亚按规矩用土豆叶子喂养大青虫，在盒子里垫了土，给它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几星期之后，盒子里就有了一个深褐色的大蛹，像一团樱桃树胶似的，要是有人不小心碰了它一下，它就会转动起来。所以，科里亚要是看见哪个“笨蛋”过于好奇而动了他的宝贝，就会气得像一头小野兽似的，恨不得咬他一口。放蛹的盒子几乎如同某个大寺院里存放圣徒尸骨的银质圣骨匣。科里亚占据了玻璃凉台上的一块地方，那里就成了动物学的圣殿、旧约中神圣的会幕。它的钥匙始终放在科里亚的右边裤袋里。这里只差在门上

写几个字：闲人免进，Eingang verboten!^① 不过，大家本来就知道科里亚对上帝的气愤，所以不敢靠近它，免得惹出争吵、哭闹、气恼。这里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挂着的笼子里养的是他自己捕来的各种鸟儿。罐子里面是毒蜘蛛，它们互相残杀，而且从吃剩下的残尸上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从厨房拿来的，盛果酱的大罐子里垫上土，喂养着好玩的蜈蚣，它们用强有力的前肢在土里挖出七弯八拐的通道，一到夜晚就像夜鹰春天发情时那样，发出低沉的叫声。体形很大的绿色螽斯慢腾腾地在窗框上和花朵上爬着，机警地晃动着又细又长的触须，仿佛是在探查这个世界，摸索自己的道路，斟酌自己的打算……这座小小的动物园不断地得到补充。院子里开辟了它的分园，放着几个大箱子。里面是一只翅膀受了伤的红隼，它身边是埃及鸽、小象和其他小动物。与它们为敌的是猫。彼得罗夫家的孩子恨它们，打起来绝不手下留情，因为猫是他们个人的仇敌。有时候红隼跳出了箱子，拖着受了伤的翅膀在院子里跑，不知怎么一来撞上了最文静的美人孔雀，于是孔雀背上驮着这个奇怪的骑手，吓得到处乱窜……

一天早晨，科里亚被一阵喊声吵醒了：科里亚！科里亚！哎呀，不得了啦！哎呀，大喜事呀！哎呀，真见鬼了！哎呀，我的天呀！门廊里站着的是老奶奶，她手上拿着一只用针穿着，但却是活的……鬼脸天蛾！科里亚跑去看蛹：门是开着的，蛹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好在蛾身上的那薄薄的一层粉还没有被蹭掉。天蛾被仔细地放好了，到了夜晚只好用醚把它毒死，而它不愿意死，呻吟着挣扎了许久。科里亚差一点哭出声来。可是没有办法，否则它身上的那一片美丽的颜色就会被蹭掉了……第二天早晨，科里亚给远在莫斯科的奶奶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奶奶！你快来吧。我现在有一只鬼脸天蛾了。科里亚。”

时间就这样迅速地流逝着。男孩子们整天在果园的各个角落钻进钻出，玩官兵捉强盗，打羊拐子骨，玩老鹰抓小鸡。他们玩累了就同伊万·叶戈雷奇、父亲或是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在台阶上坐下来。傍晚

① 德语：闲人免进！

明亮的天空清晰地衬出高大的核桃树的影子，树尖的枯枝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小泉，响亮地叫着：呱！呱！脑子里不禁闪过一个念头：“小泉是在同埃及眼镜蛇对答吧！”月亮升上来了，天上露出了星星。屋子里点了灯。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在叮叮当地洗喂婴儿用的奶瓶。窗玻璃上不时有大甲虫撞上来。玩累了孩子们睡了，他们梦见火蝴蝶、从未见过的鸟类和非常有趣的图书，还有千千万万纯真的眼睛，用它们自身的魅力爱抚着他们的心灵……

唉，可惜孩子们命中注定很快就要尝到善恶树上的禁果了，就是圣经里成功地教唆了我们天真无邪的始祖夏娃的毒蛇曾经盘踞过的那株树。这条蛇就是万卡·涅斯捷罗夫，他有一次向孩子们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人类的秘密。沃洛佳听了倒不在意。可是科里亚简直气得发了疯。他始终认为，别人也许会这样做，而他的爸爸、他的妈妈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别人信不信随他们去，可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令人不安的疑虑却折磨着，咬啮着他的心。他曾经打算直截了当地向父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拿不定主意。后来他想起了母亲在给他讲《创世纪》时，多么吞吞吐吐地对他解释诫条：“不可奸淫”，而且在圣经里讲到丈夫时，说得多么荒唐：丈夫“要与妻子连合，两人合成一体”。这些话他记得很清楚，可是从来不曾弄明白过它们的隐秘含义。万卡·涅斯捷罗夫的解释是不是揭开了这层可怕而又肮脏的含义呢？既然万卡说，他在自己家里亲眼见到了这种令人恶心的事情，而且说的是他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那难道会是假的吗？再说，连狗也交配的呀，就拿我们家的那条贝尔卡来说……困惑和怀疑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科里亚多了个心眼儿。不料又发生了这样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通父母卧室的房门没有关上。科里亚和沃洛佳在小屋里并排躺在床上。他们俩都睡不着。脑子里不断闪过各种念头和形象。它们像静悄悄的夏夜里一群蚊子似的在头脑里翻腾着，碰撞着。谁也没有说话。忽然在一片静寂中响起了沃洛佳的声音：

“嗯，爸爸，万卡·涅斯捷罗夫跟我们说，斯捷潘跟姑娘们泡在一块儿……”

“不是泡，是搞在一块儿。”科里亚纠正了弟弟的说法，心情激动地等待着回答，因为问题提得很尖锐了。

父母亲的卧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作声。后来听得见有压低了的话声……

“哦！”科里亚想，“亲爱的，你们终于露馅了。这么说来，那些话全是真的了！你们原来也干这种事！可是你们一直在骗我们。好吧，看我以后还相不相信你们，你们等着瞧吧！”

于是科里亚对所有的成年人都产生了怀疑。他紧紧地盯着他们，甚至在没有任何疑点的时候也怀疑他们。

有一次，他母亲 en passant^①对丈夫说：

“你知道吗，万尼亚，过几天索尼亚阿姨要做寿了……”

“是吗？”

“是的，就在星期二。”

“妈妈，什么叫做寿呀？”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不知为什么没有回答科里亚的问题。

科里亚暗自断定：“哼，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次，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受到更严重得多的怀疑。她在刷牙。科里亚无意中看见她牙床出血了，牙刷上沾了点血迹。

“妈妈，你牙刷上怎么会有血呢？”

妈妈没有作声。

科里亚想：“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如果你们……那当然会出血的。”

那时候科里亚自然还没有听说过弗洛伊德^②。可是他起劲地创造着种种荒唐的理论，就像风行一时的这位精神分析专家向全世界详细地介绍过的那种幼稚的性学理论……总而言之，对包括父母亲在内的所有成年人的信任从根本上被破坏了，而且是永远地被损毁了。不仅如

① 法语：顺口。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此，科里亚对父母感到特别生气，因为他曾经是那样地热爱他们，信任他们，他们却可恶地欺骗了他，而且并不感到羞愧。为父母而感到委屈，对父母的失望令他分外痛心，他把自己的伤心深深地藏在心底。科里亚不明白，他的那些伙伴——万卡、隔壁的沃洛奇卡、廖夫卡和其他孩子——怎么能对这种事无动于衷，甚至是嘻嘻哈哈地满不在乎。他自己只是到了后来才对这些事有了兴趣，开始兴致勃勃地听这类题目的故事，而且不是贞洁无瑕、索然无味的故事。这些故事逐渐把他拉进了一个特别的世界。当小伙伴们用调皮孩子口头创作的下面这类淫秽的顺口溜打趣他时，他也不再去同他们打架了：

科里亚，科里亚，尼古拉，
拽着个姑娘往窝棚拉。
戳来戳去找不到道儿，
瞎子点灯白费蜡。

他极力避免同“丫头片子们”交往，认为那是一件丢脸的可耻事情。他不再用纯真的眼光看待她们。他的心灵受到这种街头的性启蒙的伤害。但是这一切：所有的问题、疑虑、兴趣、猜测和道理，他都瞒着所有的人而深藏在心底，他在这方面把自己的心灵封闭得严严实实，以一种野兽的机灵避开成年人的各种暗示。有时候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噩梦。他想起了莫斯科，想起了玛尼亚，想起了他同玛尼亚在一起的嬉戏，那时他们的关系是多么纯洁，多么朴质，多么美好。如果玛尼亚知道了他科里亚如今藏在心底的思想，她会有什么看法呢？亲爱的玛尼亚啊！你在哪里？当年是何等的美好……科里亚眼前浮现出他童年时的女友那双忧郁、亲切的眼睛……

四

伊万·安东内奇的职务是很单调、刻板而沉闷的。它之于伊万·安东内奇，犹如让一头奶牛去驾辕拉车。而且他看不惯边陲小城的特殊环境、外省官场的腐朽且毫无生气，那里的各种嘴脸、玩弄手腕、贪污受贿、奴颜婢膝、胁肩谄笑、愚蠢和奸猾常常让他感到恶心。他怎么也不能领悟积淀在一句俗语中的那种小市民的智慧：与狼为伍就得学会狼嚎。按职务说，他应当监督税赋的征敛，各种贸易文件和证明是否完备，向财政局提出报告，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可是他完全没有一个行政官员的天分，性格又温和，容易通融，所以要欺骗他就再简单不过了。这也正是他最害怕的，所以常常摆出一副不依不饶的严厉面孔。不过，这副姿态转眼之间就像一阵轻烟似的消失了。人们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诚实和坦率。没有人向他行贿，因为谁也不敢这样做。官员们私下里都取笑他，认为他是犯傻，要不就是一个笨蛋。但人们不太敢有后一种看法，因为他们对莫斯科、对大学教育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在这些人眼里，莫斯科是一股让人恐惧的力量，而大学文凭仿佛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某种官阶或者勋章。在公开的场合，在俱乐部里或是做客时，谁也不敢冒犯伊万·安东内奇，因为他言辞尖刻，谁都知道同他较量要冒风险，保不定他说出几句话来，让你拿香水洗也洗不干净。所以，对他都谨慎小心，同他交往都要瞻前顾后。

因为公务常来找伊万·安东内奇的是商务代表、掮客、替被查封的货摊和商店说情的人、商界利益的代表人物。他们通常是几个人一齐来：犹太老头儿拉夫尔，蓄着传统的长鬓发，一副不曾梳理过的、稀稀

拉拉的灰色大胡子。他因患沙眼而外翻的眼睑老是发炎而呈红色，不断地流泪，干瘪的手上青筋凸起。穿一件油腻的长襟大衫，身材枯瘦而不住地战栗着，仿佛因为年老而弱不禁风，嘶哑的嗓子似乎只有一种悲伤而乞求的腔调。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几十年的功夫磨炼出来的一种温顺姿态，用来应付官吏的贪婪。在犹太人聚居的街上，拉夫尔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向之讨教的人，是一个权威人士，连很有钱的犹太人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儿的生活阅历、忍耐力和曲意逢迎的本事也表示钦佩，也要听听他的见解。随同拉夫尔一起来的通常是什涅尔逊。他体格健壮，鼻子因为梅毒的侵蚀几乎全部塌陷了，只留下几个带窟窿的粉红色结节，仿佛结成了一个死扣，脸上布满了红色的细血管。他不住地擤鼻涕，从有病的鼻咽部散出一股恶臭，连大蒜也压不住它。什涅尔逊说话的口气要干脆得多，坚定得多，不像拉夫尔那样吞吞吐吐，也没有他那副可怜虫的模样。然而，这个棱角分明、充满自信的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却并不享有不事张扬的拉夫尔那样的威望。常来的人还有平亨宗，他按犹太人的习惯，穿正规的外衣，戴衣领，系领带，不过他只是偶尔插一两句话。

俄罗斯商人里亚比宁要算一个特殊人物。他很像大司祭阿瓦库姆或者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①：一副鹰钩鼻子，黄色的眼睛冷峻而深沉，一眨不眨地盯着对方，脸庞清瘦，简直像一个禁欲主义者，手指枯瘪细长，骨节分明，像一副耙子，走起路来像斯维亚托斯拉夫一样悄无声息，“像一头豹子似的轻巧”。他穿一件俄罗斯旧式长外衣，就是分裂教派特别钟爱的那种样式——里亚比宁本人的确是那种善于办妥各种买卖交易的分裂派教徒，而其笃信宗教的美德也像西欧虔诚的新教徒和分裂派的商业资本主义中心——莫斯科罗戈日墓地的主人公们一样，表现为商务上惜财如命，聚敛无度。里亚比宁在商界代表中代表俄罗斯派。他常常和犹太同行一起来，但却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姿态：他喜欢独自

^① 阿瓦库姆·彼得罗维奇（1620—1682）——俄罗斯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任大司祭，有著作。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原名尼基塔·康斯坦丁诺维奇·多勃雷宁）（？—1682）——分裂教派的思想家、作家。受到主教会议谴责后，表示忏悔而未被判刑。

来，而且从后门进出，借以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仿佛是说：请你们别把我混同那些“犹太猪”。

伊万·安东内奇大约是别利齐唯一把犹太代表当人看，而不对俄罗斯人表示特别推崇的俄罗斯官员。在伊万·安东内奇家里听不到那种谩骂“犹太猪”、“犹太母狗”、“犹太崽子”的讨厌的大民族主义的语言。单单因为这一点，就在伊万·安东内奇身边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家伙纵容犹太猪”，“犹太猪的应声虫”——人们在背后这样议论他。可是当着他的面却又装出一副宽厚温和的笑脸，仿佛是说：我们知道你的弱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从以欺凌一切“非俄罗斯民族”为俄罗斯帝国之荣誉的那种大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看，他被认为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次等货色。不过，官吏的头脑还没有达到过这等的抽象水平。这里的一切都要简单得多，粗糙得多，原始得多。这些官吏对上奴颜婢膝，而只有在对待“非俄罗斯民族”时，才感到自己是十足的主宰，而且为这种地位而沾沾自喜。对犹太人，他们有一种 *Carte blanche*^①，犹太人是供他们任意抢劫、掠夺的财货，就像罗马法给私有财产下的定义一样：*fus entendi et abuten*。

可以拽着犹太人的胡子把他拉来拉去，可以揍他，可以欺侮他，可以作弄他，可以向他索要贿赂——干这些事都可以不受惩罚。一旦需要，总能找到许多证人，他们会赌咒发誓地声称，过失全在犹太人，怪不得是他们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

这里的情趣是平庸、低级、臭不可闻的。世界上可以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一些王国可以垮台，王冠可以落地，可以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可以完成英雄的业绩，这一切都可以绕过铺着绿呢毯子的赌台，这个会聚了外省官吏世界的种种理想、追求、向往和欲望的焦点。“玩两把牌”、“斗斗牌”、“喝几盅”、“吃点儿”、“恭喜发财”几乎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别利齐官员的上层正是由这样的人物组成。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事长官佩图什科夫。他身材矮小，大腹便便，一

① 法语：一张白纸。这里的意思是可以任意处置。

身军装紧紧地裹在身上，尽管裁缝挖空了心思，施展了全部才能，也不能遮盖他可笑的体态。佩图什科夫极像克雷洛夫寓言里看见了一头阉牛的青蛙，让人忍俊不禁。无论是走路，还是坐在牌桌上，还是指挥士兵，还是同妻子挽着胳膊在林荫道上散步，也无论他是清醒，还是酩酊大醉，或者略有醉意——他总是架子十足，气呼呼地绷着脸，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令他易患中风的脖子更加鲜红，脖子上油光的折皱红里透紫，就像上好的乌克兰红菜头。他嗓音尖细而嘶哑，发出的声音像一个顽童拿叉子划玻璃一样刺耳。他整个身体就像是一个装在一双矮脚上的、紧裹着一层制服的大肚皮，边上佩着一把马刀，上面顶着一个红色的小脑袋，长着一双凶狠的灰色小眼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似乎以为宇宙的实质就在于“玛高牌戏”和“美滋滋的白兰地，再加一小片柠檬”。他的妻子比这位神气十足的好汉要高出半截身材。她的身躯，她浑身上下滚圆的形状在任何一点上都使可怜的衣衫仿佛受到了无拘无束地发育的肉体的重压而不住地呻吟颤抖。当佩图什科夫同自己的伴侣挽着胳膊在两旁种了金合欢和洋槐的、可怜巴巴的小林荫道上散步时，他显得像他身高马大的夫人着装上的一个点缀。他夫人就像是佛律癸亚善于生养的众神之母库柏勒^①，只消看看她的腰腿和臀部的尺寸就知道她确属良种。不过，这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偏偏没有孩子，只是不清楚究竟是谁的过错。佩图什科夫同科尔舒诺夫^②上校特别亲近，他是个酒徒，好惹是生非，动辄拳脚相加。科尔舒诺夫不仅揍“犹太猪”，而且打士兵的耳光，以毫无顾忌的粗野谩骂而闻名。他在城外野地里训练士兵时，响如惊雷的骂娘粗话甚至在斯塔涅维奇家里都能听见。在有妇女的场合，人们都为他提心吊胆。而他却视寻衅好斗为自己有别于平庸之辈的一种特色，故意摆出一副粗野的行伍气，走到哪里都是这副模样。他身材魁梧，脸像刀劈的一样陡峭，让人想起古代的木刻神像。脸庞正中突起一个红里透紫的肥厚鼻子，眉毛支棱着像浓密而蓬乱的羽毛，火红

① 库柏勒是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受人供奉的佛律癸亚女神。公元前204年古罗马规定她是受全国奉祀的神。

② 佩图什科夫的词根是小公鸡，科尔舒诺夫的词根是老鹰。

色的胡须已经略显灰白，遮挡着肮脏的口，从中不断散出阵阵酒气和烟味。科尔舒诺夫对自己矮小的胖墩儿朋友半是蔑视，半是宽容，不过在他夫人面前却惊得发愣。他彬彬有礼地一并腿，马刺碰得啪地一响，麻利地弯下身子，吻一下夫人的手，而他经过修剪的、灯刷子般浓密的平头上也总能得到一个吻作为回报。科尔舒诺夫是妓院的常客，也是出了名的拈花惹草的能手。他对妇女的看法是最普通不过的了，他上校的尊严在这里同他的勤务兵伊万的想法令人感动地不谋而合了。科尔舒诺夫只要一见到佩图什科夫夫人就想：

“嗯……这就是同小公鸡配对的小母鸡呀……一只正当年的花蝴蝶……值得搂一搂抱一抱……”

他的想象力超不过“正当年”、“搂一搂抱一抱”的范围。但是绝不能据此而认为上校老爷不会比吻一下手走得更远一点。他绝对不属于柏拉图式的性格，也不是心地纯洁而萎靡不振的浪漫派。他是一名军人，习惯于用冲锋的方式夺取堡垒，而且颇有成就，何况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外省小地方，可供选择的公鸡本来就不多。总之，按标准说，科尔舒诺夫之于佩图什科夫夫人，比她那位合法的微型丈夫远为合适得多。

“巴齐尔！哎，巴齐尔！”夫人对夫君说。

“什么事，小心肝儿？”

“为什么好久不见上校了？”

“我今天还在俱乐部里见过他呀。”

“巴齐尔！”

“怎么啦，宝贝儿？”

“你最好请请客吧。你老是去俱乐部，可是我……”

“那请谁呢？”

“大家都请呀……”

“大家都是谁呀？”

“哎，科尔舒诺夫啦。”

“嗯、嗯，好吧。还有谁？”

“欣库洛夫……反正你认识谁就请谁好了。……”

“明天就请吗?”

“好的，明天就明天。真寂寞死了！哎，我的天哪！”

“好吧。你来张罗一下。纸牌啦，咸鱼干啦，白兰地啦，这些东西。你干这些事是老手了。”

晚上，在俱乐部里佩图什科夫朝科尔舒诺夫走去。科尔舒诺夫穿着便服，身上沾满了粉笔灰，拿着台球杆，把他沉重的身躯几乎全卧倒在台球桌上。他抬起一条腿，打算朝中袋打一个翻袋球。他还能说话，但远不像西塞罗^①那样流畅自如。由于经常打不中而使火冒三丈，骂不绝口。出杆的这种稳定程度表明上校喝得太多了。

“您好，上校……”

“嗯……十分荣幸……请您稍候……我这就完……中袋翻袋球！哎呀，他娘的，又没打中！都是您在手边说话……瓦西尔·谢苗内奇……有他妈的什么见鬼的事？”

“嘿，哪能怨我呢，上校！我来找您，说实话，是因为内人……”

“我听您吩咐。”

“她，说实在的，没有您简直活不下去……”

“得了，您哪，瓦西尔·谢苗内奇……”

科尔舒诺夫显然有点忸怩不安了。他甚至有些担心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接下去会不会是一次恼火的谈话，而且还会有后患……“不过，什么阵仗我没见过……无非是小菜一碟……让倒霉蛋去痛哭流涕吧。这话在哪儿见过呢？”科尔舒诺夫思忖着，“哦，对了！这是一部歌剧里的话……三张牌……三张牌……”

可是接下去的并不是什么恼火的谈话。

“内人请您明天上我们家去玩。”

“我非常高兴。”

“您听我说，咱们打打牌，喝点儿，吃点儿。这样就会好过些。要不然，说真格儿的，我简直就把内人给甩了……”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作家。

“对呀，这就是您的大过错了，”科尔舒诺夫说。他忽然不知怎么一来变得清醒了，穿上了军服。“您可是太差劲了，瓦西里·谢苗内奇。上帝赐给您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您……”

“嗯，嗯！您这是抬举贱内呢！哈，哈，哈！可不是奉承我，上校！您说，我回去怎么说呢？您来不来？”

“请代我致谢！我一准儿来。”

“有幸告辞了！”

“告辞了……”

科尔舒诺夫走出俱乐部，嘴里哼着：

乌黑的眼睛，明亮的眼睛，
美丽而多情的眼睛，
我是多么爱你，
我是多么爱你，
在这不幸的时刻，
我爱上了你……^①

他对生活、对自己、对打牌、对佩图什科夫的妻子、对佩图什科夫本人、对俱乐部、对别利齐、对世上的一切都很满意。他已经提前体验到了同身高马大的夫人再续前缘的乐趣了，这位夫人显然是想他想到了醉心的地步。“当然是这样，”他想，“他这么个小娃娃怎么行……他得搭上一架救火梯子才够得着她呢。”

他忽然一转身，为了体验明天的幸福，他今天得先到女斗牛士索菲西·阿布拉莫夫娜的风流场里走一遭。

这就是敬爱基督的军人，不知忧伤为何物的科尔舒诺夫。别利齐还有一名剽悍、英俊的哥萨克军官库图洛夫。他是一个浓眉大眼、喜欢作乐的年轻人，舞跳得极好。库图洛夫爱喝酒，好惹是生非，不过在内心

^① 这是根据叶夫格尼·格列比奥恩卡（1812—1848）的诗谱写的一首著名抒情歌曲。此处引文不确切。

深处既不像佩图什科夫那样冷酷无情，工于心计，妄自尊大，也不像科尔舒诺夫那样粗野无耻。他甚至还有不错的天赋。但是这些禀赋早就在昏沉、醉酒、无所事事的生活渊藪里被埋没了。有一次，库图洛夫输了个精光。他忽然发现自己面临着灭顶之灾，因为他拿不出钱来还赌债。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荣誉、他那身军服的荣誉和团队的荣誉等等几乎都处在被人嘲笑和咒骂的境地。他已经打算以死来了却尘缘了。他不止一次摸着冷冰冰的枪口，张开嘴巴，把枪口放到唇边。他毫无疑问早已告别尘世了，幸亏他忽然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他结婚了。他娶的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贵族妇女，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妇人。实际上他娶的是钱。他不曾受到一点良心的责备，因为不按时向自己的酒肉朋友还清赌债是最大的罪过，而为了金钱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肉体，但只要这种出卖经由教堂的神圣仪式确认，又有婚姻证书为凭，就不再被认为是不道德而受人指责了。“唉，这个傻瓜！”一些人这样说。“嘿，这小子真机灵！”另一些人这样说。

不过这件事比人们想的和说的要复杂一些。库图洛夫的妻子叶卡捷琳娜·阿加福夫娜比起所有的城里贵妇、自己丈夫的妻子和自己情夫的情妇来，是一个高尚得多的人。她年轻时是很漂亮的，如今还留下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它们失去了早年的光泽，显出一些疲惫；留下的还有一对漆黑的浓眉、玲珑小巧的鼻子和优美的体型。不过这一切都凋零了，萎缩了，憔悴了，因为，唉，叶卡捷琳娜·阿加福夫娜已经年过四十。她很有教养，读过许多书，钢琴弹得很出色。她很有审美感，同别利齐社交界的夫人们那种小市民的庸俗截然相反。她衣着朴素而讲究。她家里全部不随俗的 *interieur*^① 都显得谦和、高贵而亲切，没有豪门巨富的那种铺张渲染，没有一丝拙劣的显摆，到处都有一种精巧的雅致。库图洛夫自己也明白他妻子比他要高出两头。他看得出来她爱他到了发狂的地步。这是一个一只脚已经跨进老年的妇女的全身心的爱，是她提心吊胆，但却热烈奔放的最后一次爱情。可是她毕竟老了！她老了！无论库

① 法语：内部装饰。

图洛夫怎样努力，他终究不能成为叶卡捷琳娜·阿加福夫娜真正的丈夫。她则夜夜以泪洗面，白天把厚厚的窗帘放下来，蜗居在家里，一面生丈夫的气，自己也受着折磨；不停地折磨着自己，一面生丈夫的气。库图洛夫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可能是一个苦行僧，他常常从家里跑出去，纵情声色，狂赌滥饮，回家时像是得了重病似的，没有了人形，衣服撕破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在俱乐部里，他赌得忘乎所以，差一点要同别人决斗拼命。恰巧彼得罗夫在场，才把几乎已经不省人事的库图洛夫救了下来，带回自己家里。库图洛夫在彼得罗夫家里昏昏沉沉地躺了三天三夜，总算醒了过来。为了送库图洛夫回家时显得缓和一些，彼得罗夫及时通知了叶卡捷琳娜·阿加福夫娜她放丈夫的所在地方，又带上了科里亚。因为这样可以避开那些伊万·安东内奇非常不喜欢见到的、令人痛心的谈话、详细的询问等等场面。科里亚对库图洛夫家的整个氛围，以及叶卡捷琳娜·阿加福夫娜本人和她忧郁的眼神都感到吃惊。客厅里飘荡着一种细腻、温和而清新的香气。但是科里亚不知为什么却觉得有一种葬礼的气氛。见到叶卡捷琳娜·阿加福夫娜时，他想起了克拉姆斯科伊^①的那幅《无法安慰的悲哀》，这幅画的复制件是他非常熟悉的……几年之后，库图洛夫自杀了……

欣库洛夫大夫是别利齐官场众星中的一颗明珠。有夫人们在场的时候，大家叫他“夫人们的大夫”，而在男性伴当中他被称为“公用种马”。他的长处，用谢德林式的语言来说，是有一股近卫军人的劲头。他也在那些芳心寂寞的女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没有军人的肩章，可是他有更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膘肥体壮、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的人，说不清他是哪儿的人：也许是亚美尼亚人，也许是坦博夫人，也许是希腊人。他自称是俄罗斯人，所以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尤其是皇室的重大节日，他都招摇过市地到教堂去。他脸庞棱角分明，富于表现力，特别是他的鼻子，又肥又大，是供人们研究的理想对象。一对油橄榄似的黑眼睛机巧伶俐，但却缺少东方人的那一丝怅惘和温存，倒像两

^① 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俄罗斯画家，美术家协会与巡回展览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只东奔西窜、忙忙碌碌的黑蟑螂。他的声音像天使长吹出的喇叭声。伏特加他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而且了无醉意。对“犹太猪”他怀着一种近似迷信的轻蔑，但却热心地为富有的犹太人治病，因为可以得到大笔酬金。他也不讨厌同漂亮的犹太女郎鬼混，然后在被称为“公狗”的伙伴中不知羞耻地大事渲染；至于同俄罗斯妇女的风流韵事，他倒是宁愿守口如瓶。

围绕着这几颗星座旋转的是他们的附庸，后者往往模仿他们的楷模，不过每个人当然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只有那些官场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才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不过常言道，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特点也罢，所谓的天赋也罢，总是无往而不在，只不过规模大小、范围宽窄有所不同而已。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的主人公吧。我们在这里看到消费税务局受人尊敬的官员多利沃·多勃罗沃尔斯基。他蓄着一副扇形的灰色大胡子，稀疏的头发平均地向两边分梳着，一双眼睛凸突着，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病。他简直就像一只绿色的大青蛙，这一点特别使彼得罗夫家的孩子们感到惊奇。他们惊奇到了这般地步，以致有一次小沃洛佳按捺不住，想探听一下这位奇怪的伯伯究竟是不是青蛙。他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脱口问道：

“科里亚说您是一只大青蛙……一只真正的……”

听了这话，多利沃·多勃罗沃尔斯基一声不响，只是困惑地眨巴着眼睛。科里亚猛地一回身扑进儿童室里，然后跑到母亲那儿，报告了弟弟的冒失。不过客人并不介意这件事。他的特点是体现在他的大胡子里的那份庄重。当他拿起一小杯伏特加，举向嘴边时，这简直就是一本正经的一桩宗教仪式。当他把一小片熏鱼干送进嘴里时，他沉稳的郑重其事使这个最普通不过的举动有了内在的含义。他无论是坐，是行，还是拿着一副牌，或是用粉笔记下输赢，或是在前厅的角落里寻找自己的手杖、戴帽子或是披斗篷，都不像普通人那样，而是做得有板有眼，一丝不苟。他的同事米哈伊洛夫则同这种夸张的、表演式的庄重恰恰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是一个直来直去的年轻人，很能喝酒，也能在牌桌上一口

气连赌三天三夜。他不知道什么叫分寸，在他看来，大海也没不过他的膝盖。不过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正是他从来不受受贿赂，也从来不欺侮人。他荒唐的“自由主义”到了这种程度，甚至公然同自己“非法的”妻子同居，而且同她生下了一个标致的女儿。对此，别利齐社交界的妇女们以鄙夷的神色私下里叽叽喳喳。一个狡猾的司库和能够一连几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讲述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①的德行、貌似诚笃的教士也属于 anno Domini^②189.....年别利齐市文职官员、军界和宗教界的人杰花束。这束花里还有喂养筋斗鸽的典狱长、口齿不清的学校校长和官阶较低的众多小官吏：秘书、课长、书记员，以及官僚世界的其他小蚊蚋，他们一直钻进受他们保护的、受申斥的和被劫掠的居民的眼睛里、耳朵里、鼻孔里。

伊万·安东内奇必须好歹维持着同所有这些人的关系。不单单是因为他按职务说无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在客观上形成了的这张关系网中周旋，而且还因为从本性上说，他绝不是一个如花岗石一般坚定不移的人，也不是如拜伦笔下的恰尔德·哈洛尔德似的人，更不是一个佛教的遁世隐居者。相反，即使在心境凄楚的时刻——谁又会没有这种时刻呢？——伊万·安东内奇也想方设法待在人们之中，为的是在人世的熙熙攘攘中忘掉不快，而获得一些额外的生活动力。他宁愿逃避痛苦，而不是去钻牛角尖，去“体验”痛苦。总的说来，人在这方面非常像狗。狗有两类：一类狗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走到群体里去；另一类则赶紧跑进树林里，舔吃一些只有它们自己才认得的野草，等到变瘦了，痊愈了之后，才回到家里去。伊万·安东内奇很像第一类狗。他简直就不能离开人群而生活。而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就是说，在他不得不与之周旋的那个圈子里没有别的人），所以他就逐渐被卷进了这种无聊的生活，卷进了这种吃喝赌的庸俗无味的寻欢作乐，而让自己的妻子陷入难以名状的惊惶不安之中。

^① 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原名约翰·伊里奇·谢尔盖耶夫）（1829—1908）——教会中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喀琅施塔得安德列耶夫大教堂的大司祭。

^② 拉丁语：公元。

“柳鲍奇卡，明天要来一些客人……所以你……”

“万尼亚，你怎么啦！前天不是刚来过吗……”

“哎，你瞧，不好意思拒绝呀……”

这个“不好意思”在伊万·安东内奇的生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人的“大概”、“也许”、“好歹”在伊万·安东内奇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上变成了“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责备犯了过失的下属，“不好意思”杀杀那些厚颜无耻之徒的威风，“不好意思”拒绝喝两盅的邀请，“不好意思”不喝第若干杯伏特加或者不参加赌博，“不好意思”拒绝接待客人，如果客人们坚决要求的话。总之，“不好意思”对他来说变成了在相当宽阔的生活领域里从事活动的绝对命令，而且这个领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唉，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

“柳鲍奇卡，这就靠你来张罗了。总不好意思……”

“再说，我也没有钱……”

“这是小事一桩，我去借。”

“万尼亚！”

“好了，好了。准备得好一点。白兰地、咸鱼干、鱼子酱、盐渍蘑菇、葡萄酒……”

“又要你掏腰包吗？我们怎么受得了？为什么要这样？你被卷进了本地的生活。可是你说过的话呢？”

“别说了，柳芭。让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也不是不明白，我不好意思呀……”

于是伊万·安东内奇拟出菜单，包括各种食物和饮料、小吃和甜食、热菜和凉菜、伏特加、葡萄酒和果酒，总之是这种生活的一切点缀品。说来奇怪，向客人炫耀种种吃食和饮品使他感到一种奇特的自鸣得意。他爱上这个好客的主人的角色了，宁愿用自己一个星期的粗茶淡饭来换取招待客人。这些客人是他打心眼里并不尊重，也不可能尊重的，可是等他们来过之后，等他们吃过，喝过，打了牌，称赞了他的热诚好客之后，他却真心诚意地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是够交情的朋友。这时他

完全忘记了，这些朋友一出门，立刻就会议论他的是非，搬弄唇舌，造谣生事，一再说他是犹太猪的应声虫，是笨蛋；忘记了他们的愚蠢、鲁钝、狡诈和卑鄙。他被一片五光十色的、半醉半醒的幻觉的云彩罩住了，不无欢欣地陶醉在这片幻影中。连孩子们也察觉了这种变化和母亲日渐增长的焦虑。他的妻子很有分寸地扮演着一个殷勤主妇的角色，在宴饮之后却陷入忧郁的思索，有时甚至会落泪。她看到她心爱的万涅奇卡不胜酒力，把火腿呕吐在铜盆里，头疼得厉害，只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呻吟着赌咒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孩子们甚至凑出了一句讽刺话：“妈妈是高傲的贵族，爸爸是慷慨好客的俄罗斯人。”伊万·安东内奇自己在感到惭愧的时候，也会对这种嘲讽发出会心的微笑。尽管他赌咒发誓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是对于下一次来说，这“最后一次”却始终都是“倒数第二次”。

城里在等着从基什尼奥夫来的一位监察大员。这位大员很快就来了，而且恰巧借住在彼得罗夫一家居住的斯塔涅维奇家里。房间是由在省城生活的巴维尔·伊万诺维奇·斯塔涅维奇提供的。来人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克尼亚日宁，讲起话来神气活现，架子十足。他的气派表现了白发苍苍的参政员和效力多年的穿制服仆役特有的那种熟练架势。他步履沉着，手势平稳，含威而不露。脸色灰暗苍白，薄薄地扑了一层粉，仿佛是戴了一副苍白无光的石面具或是临死前的 *facies Hippocratica*^①。面具的两边飘荡着精心梳理过的白灰色颊鬓，活像亚历山大二世，而中间是同样精心地刮得干干净净的下颌，浅色的眼睛表现出冷漠的轻蔑和轻蔑的冷漠。除此之外，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还会吹长笛，每天早晨都要尽情地玩弄一番，而他更热衷的是打牌。

赌博一口气持续了三天三夜。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甚至顾不上吹他的长笛。屋子里烟雾腾腾，到处都扔着酒瓶、残杯、烟蒂、雪茄烟头、吃剩的沙丁鱼罐头、一片片柠檬、碎纸片、粉笔头、纸牌。早晨空气重浊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于是不得不逼着仿佛在牌桌上生了根的客人们

① 拉丁语：希波克拉底面色（指人濒临死亡时疲惫虚弱的死灰脸色）。

走到外面去，好给屋里通通风。这些受人尊敬的绅士像发呆似的摇晃着走到院子里，被清晨的凉风吹得微微打战，一面看着泛白的天空和寥落的晨星，解开腰带处理一下自然的需要，然后又回去用白兰地、烟草和赌徒的狂热来毒害自己，毒害别人和空气。过不了多久，又是烟霭朦胧，在烟雾的海洋里只能分辨出模糊的身影，听到简短的喊声：

“大满贯。”

“两无将。”

“喂，有同花顺吗？”

“派司。”

“再来点儿白兰地！嗨，一小杯……”

“我不能喝了。您……明……明白吗，我不……不能……喝了。”

泼了葡萄酒的桌布、烟灰、垃圾、呕吐的痕迹，种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些都要收拾，洗涤，清刷——都落到妇女头上。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巡视就这样完成了。他带着一张浮肿的脸、发青的眼眶、死鱼眼睛一样呆滞的眼神，怀着履行了职责的感觉，揣着赢来的钱，回基什尼奥夫向上司复命去了。他报告说，他奉命视察的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条，只有一个彼得罗夫似乎对犹太人太宽纵了些，这是老百姓说的，而老百姓的话，大家知道，就是上帝的旨意。法国的一句俗话说：“Chaque sottrouve toujours in plus sot qui l' admir.”（每一个傻瓜都能找到对他顶礼膜拜的更大的傻瓜。）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是一个纯度达到96%的、有钢印为凭的标准傻瓜，所以别利齐那些更大的傻瓜才会对他献媚讨好，看他那对呆滞而毫无表情的眼睛行事。于是双方，被奉承的人和奉承的人，彼此都十分满意。而“慷慨好客”的俄罗斯人伊万·安东内奇却原来是另一类傻瓜。他是天真的傻瓜，被“可亲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省城基什尼奥夫说成是别利齐光辉灿烂的太阳上唯一的黑点。

伊万·安东内奇本人完全不曾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因为这种文明的消遣而卧床三天，用湿毛巾敷着前额，喝沙丁鱼罐头的浸油，哼唧着，诅咒着世上的一切，直到熬过了难受而缓过劲来。

省里的巡视就这样结束了。

伊万·安东内奇职务上的事情进展得平平常常。他对职务没有丝毫热忱。到一定时间就必须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他总是一拖再拖，直到最后几天才动笔。不过，在这几天里可是全体总动员了。一半的工作是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做的，而伊万·安东内奇却惴惴不安地走来走去，困惑地摊开双手，自言自语地抱怨说，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只剩下这么一点点时间了。“书记员”久勃也来帮忙抄抄写写。他是一个枯瘦的小伙子，干瘪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很大的喉结，脸上长满了粉红色的、红色的和黄色的小疖子，就是被称为 boutons d'amour^① 的那种丘疹。钢笔尖不住地沙沙作响，报告总算按时写成了，令伊万·安东内奇不胜欣喜。

也许是这种集体书写的过程启发了科里亚，使他也想写点东西，不过不是写报告，而是写有趣的书籍。他这时读的书真是五花八门，有布雷特-哈尔特^②和柯罗连科^③、狄更斯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有《小猫咪咪》和媒介出版社^④出版的介绍爱比克泰德^⑤、马可·奥勒留^⑥、释迦牟尼^⑦的书，福音书，以及米拉·洛赫维茨卡娅^⑧、海涅和迦尔洵^⑨的抒情诗。这个男孩子囫囵吞枣地咽下这一切，仿佛是在吃一块夹着不同馅的分层点心。现在的科里亚接受了性启蒙教育，成年人的说谎在他看来已经是铁的事实，是生活的一条原则，所以他几乎是什么也不问，希望凭自己动脑筋来认识一切，因为他不再相信父母亲的任何解释。正像

① 法语：青春痘，指年轻人脸上长的丘疹。

② 弗朗西斯·布雷特-哈尔特（1836—1902）——美国作家，有描写西部淘金人的生活经历的作品。

③ 弗·加·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900—1902），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1918）。

④ 媒介出版社——俄国启蒙出版社，1884年由列夫·托尔斯泰倡议成立于彼得堡，1892年迁至莫斯科，存在至1935年。该社书籍由瑟京印刷厂印刷。

⑤ 爱比克泰德（约50—约140）——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曾为奴隶，后被赎为自由民。

⑥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哲学名著《自省录》的作者，晚期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

⑦ 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出家人，传说他是王子。佛陀的真名。

⑧ 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1869—1905）——俄国女诗人，写过不少情诗。

⑨ 弗·米·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以短篇小说见长。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笔下令人难忘的诗人和金银化验局长说的那样：“你只要撒一次谎，就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你了。”

彼得罗夫家的印刷品中有一本《俄罗斯诗歌撷英》。这本诗集中科里亚最喜欢的要数莱蒙托夫翻译的歌德的诗《山岭在夜色中安睡》和迈科夫^①的诗《对约翰·胡斯^②的审判》。科里亚反复诵读过几十遍，而且能背出来：

在康斯坦茨公会议上，
神学家们正在聚议。
他们给约翰·胡斯定了罪，
判处他死刑。
身披黑衣的博士作了长篇讲话，
分析了种种酷刑。
他建议公会议将胡斯处以车裂：
把他的心脏，这生恶的渊源，
抛给野狗吃掉，
把他的舌头，这传恶的工具，
扔给乌鸦去啄食。

于是“小鲁宾逊”对神学家充满了莫名的仇恨，虽然并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对约翰·胡斯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不过，对神学家的蔑视态度使他清楚地看到神学家都是些坏蛋。难道不是神学家判定耶稣有罪，而且伙同罗马士兵摧残了他吗？人们说是“犹太猪”干的，可耶稣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难道圣母玛丽亚不是犹太人吗？福音书上不是说，耶稣将出自大卫家族，而大卫^③却是犹太王，而且创世纪讲的也

① 阿·尼·迈科夫（1821—1897）——俄国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53）。有以欧洲和俄国历史为题材的抒情诗。

② 约翰·胡斯（1371—1415）——捷克的民族英雄，宗教改革思想家。鼓舞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强权和天主教会的压迫，受康斯坦茨公会议审判，被处火刑。

③ 大卫（公元前10世纪）——犹太王，以色列国的创建者。

全是犹太族。不对，成年人在这里也在说谎话。不错，爸爸一贯嘲笑《创世纪》。可是，这个男孩子想道，既然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愚昧无知，他为什么又要带我去教堂呢？……

科里亚想起了复活节之夜，父亲在教堂钟声的伴奏下带他去参加盛典的全部情景。看得见远处烧起的一堆堆大火，那是点燃了涂过树脂的木桶，来歌颂复活了的上帝。可是科里亚真倒霉，他没能听到唱赞美诗，因为他在路上几乎淹死在污泥和猪粪坑里。他掉进了齐腰深的臭烘烘的烂泥塘，丢了套鞋，一只皮鞋也陷了进去，好不容易才把脚拔了出来。这一夜剩下的时间全用在了洗呀，刷呀，擦呀，刷呀。洗掉身上的污迹，擦去新皮鞋上的臭泥，还有袜子、长裤……他于是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复活节之夜。

科里亚接着想下去：……既然耶稣是好人，那为什么如今信教的人做的却同他相反呢？他吩咐要爱所有的人，可是他们是怎样做的呢？他站在穷人一边，可是他们呢？这里也是一种骗局。而释迦牟尼却走出了宫廷，抛弃了一切，他才是好样的！还有爱比克泰德，他原先是奴隶，可是他有多大的智慧呀！还有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里的苦刑犯，他比所有的富人要好上一千倍。

科里亚到处都碰上了难解的谜。他认为成年人在各处都布下了骗局，设置了圈套、陷阱、捕兽笼子和夹子，所以要小心翼翼地扒开一个个灌木丛来揭穿这些骗局……

科里亚特别喜欢海涅。他常常拿一本书，蜷缩在沙发角落里。他读最后一个浪漫派作家、“夜莺和诗人之王”的作品时，往往哽咽着吞下痛苦的泪水。这是爱狄丝·许望嫩哈尔丝在海斯丁斯战场上行走在遍地血污和千万具尸骨之间^①。科里亚想象得出她迎风飘荡的乱发，他看见了血迹和伤口，看见了许望嫩哈尔丝搜寻的目光。他听见了群鸦贪婪的聒噪，他看见了国王肩部的三个小伤痕，不幸的女人对着它们不住地亲吻……这是已经死去了的唐·拉密罗，他用死尸般的腔调回答克拉拉

^① 这是亨利希·海涅《罗曼采罗》中的一首诗《海斯丁斯战场》。1066年，诺曼底人的军队由征服者威廉率领，在海斯丁斯附近的战斗中打败了英国人，国王哈罗德二世战死。

说：“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① 科里亚觉得背上发凉……他听见了死去的拉密罗低沉的声音……哼，唐妮亚·克拉拉怎么会不感到羞耻！唐·费尔南多真是坏透了！……科里亚很为拉密罗感到惋惜，泪珠轻轻地滴落在这本宝贵的书上。还有，奥拉夫骑士^②多么了不起呀！国王在门边安置了刽子手，而他却在临死前高唱歌颂生活、星星和鲜花的赞歌……而那个国王呢，多么卑鄙，多么齷齪！……这里还有《奴隶船》^③。

押运员万科克

摊开账簿仔细算：

这批货物值多少，

利润丰厚不可小看。

科里亚看见了戴镣铐的不幸的黑奴，还有船长和万科克可憎的嘴脸，不禁义愤填膺，捏紧了小拳头。然而，当来自萨拉戈萨的加布里埃尔这个博学多识的拉比的儿子揪住西班牙阿尔卡德^④年轻漂亮的女儿的鼻子时，那是多么让人高兴呀！啊，这是海涅的《犹太调》^⑤中写得多么精彩的一段呀！科里亚很想把这一段读给所有的傻瓜们听，谁让他们也像这个年轻的美人马马虎虎地认错了自己的恋人一样，胡说什么“犹太猪”呢……还有《威廉·赖特克力夫》呢？……科里亚一想到疯狂的玛格莱特的那首苏格兰歌曲，就紧张得出不来气了：

为什么你的宝剑沾满了鲜血，

爱德华，爱德华呀！

① 参见海涅《唐·拉密罗》一诗，收入海涅的《诗歌集》（1822）。

② 《奥拉夫骑士》是海涅的第二本诗集《新诗集》（1844）中的一首抒情诗。

③ 《奴隶船》见海涅《1853—1854年诗稿》。

④ 阿尔卡德是西班牙的市长，在农村则是选举产生的村长。

⑤ 《犹太调》收入海涅的第三本诗集《罗曼采罗》（1851）。

还有《阿尔曼梭尔》呢？还有《威茨利普茨利》^①呢？这些贪得无厌的西班牙暴徒们，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科里亚来说，《威茨利普茨利》里把基督教徒叫作吃神的人可以说是一大发现。的确，既然在圣餐里用的是真正的身体和血，那是多么可恶呀！这比吃人还要坏……可是为什么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呢？……孩子的思维紧张地工作着，就像在推动一块巨大的岩石……海涅还说过，三位一体的说法同乘法表是矛盾的。难道这话不对吗？怎么会有这种怪事？怪不得妈妈怎么讲也讲不清楚，为什么圣子永远是圣父所生，而圣灵永远是自他而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出生，也不是什么自他而出！这些都只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胡说八道。无非是些谎话，全是胡编乱造，如此而已！还有《创世纪》里说的：上帝起初创造了天地，然后创造了日月星辰。可是天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还有，约书亚^②恳求上帝让太阳停止转动，而地理书上说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这就是说，《圣经》在撒谎。还有大鲸鱼吞下约拿^③。可是鲸根本就不是鱼，而是一种哺乳动物，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吞下一个人，因为它的喉部太细了。地球从前是一个大火球。而《创世纪》里说，一个星期之后就有了亚当和夏娃，那他们岂不是要在这座火的天堂里被烤焦了吗！讲科学的书里说，地球已经存在了亿万年，而《创世纪》说从创造世界到基督降生只有5508年，……而考古发掘的遗址已经有一万多年了……全是胡说八道……

科里亚就这样靠自己一步步走到了完全不信神的境地。这些想法有时是幼稚的，不过仍然有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可靠的基础，只是披上了一层玩笑和戏谑的外衣。当然，这里也有孩子气的论据和淘气的亵渎神灵。

“嗨，你这个什么上帝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推不动的大石头吗？”

孩子们吃惊地张大了嘴，一声不响……

① 《威茨利普茨利》收入海涅的诗集《罗曼采罗》。威茨利普茨利是阿斯泰克族的战神威姆茨洛波茨利的讹读。

② 约书亚是圣经故事中先知摩西的随从者。

③ 圣经说，鲸鱼按雅赫维（耶和華）的旨意吞下了约拿。约拿在鲸鱼腹中待了三昼夜，又被鲸鱼安然无恙地吐到岸上。

“嗨，要是我说你那个上帝是傻瓜，是坏蛋，是臭狗屎，他能惩罚我吗？”

科里亚的小朋友们吓得目瞪口呆……

亵渎神灵的事越来越多，因为种种专门教育现在都同这个倒霉的、挨骂的上帝作对，而他既然容忍这些可怕的事情而不加以惩罚，显然是软弱无力的……

彼得罗夫家的藏书中有一本是马明-西伯利亚克或是涅米罗维奇-丹钦柯^①讲北部地方的书。这本书里的插图和它漂亮的装帧深深地吸引了科里亚。它有烫金的书脊，有黑银的压花纹和图案。科里亚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异想天开，以为他要是把这本书重抄一遍，那这似乎就是他科里亚写的一本新书了。真让人闹不明白，这个孩子已经懂得世间没有上帝了，可是却相信抄袭的书会是一本新作，而且他相信得入了迷！他悄悄从父亲那里拿来一叠叠画好格子的表报用纸，偷偷摸摸地一连几个小时地抄书。抄坏了的纸他都塞在沙发背后，那里很快就攒下了一大堆废纸，让他老是有一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因为纸是他偷来的呀，要是换了爱比克泰特或是马可·奥勒留，他们也会偷吗？科里亚因为偷了纸，心怀愧疚而冒出一头汗来。

一天，他正在忙于这种“写作”时，不料被老保姆撞见。她本来是照料出生不久的安德留沙的，不过也顺便照应一下科里亚和沃洛佳。

“科里亚，你在干什么？”

“我在写书呢。”

“天哪！你拿的纸可不少！你从哪儿拿的？”

“写书嘛，总是要用纸的。”

“你写的是啥玩意儿？”

“我不是说了吗，我在写书。”

“我的老天爷！你怎么个写法？”

“再简单不过了。凭脑袋瓜儿想。”

^① 马明-西伯利亚克（1852—1912）——俄国作家。涅米罗维奇-丹钦柯（1848/1849—1936）——俄国作家。

“可你拿的是爸爸的纸。你问过爸爸吗？”

“婆婆，你别吭声！我就拿了这么点儿。以后不拿就是了……”

保姆答应不声张。可她要是知道塞在沙发背后的废纸要比这多十倍时，她会怎么样呢？拿这堆废纸怎么办呢？把它扔到哪儿去呢？这个大难题让科里亚的小脑袋瓜儿很是费了些劲。他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担心很快就会被发现。而科里亚·彼得罗夫幼稚的文学兴趣就用这种奇怪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五

她像一道闪电、一颗流星，非常突然地出现在别利齐的交际场合里。这是一个浅色头发的漂亮姑娘，眼睛呈紫罗兰的浅蓝色，面目姣好，像斯塔涅维奇家花园里最娇艳的玫瑰花瓣，两条蓬松的金色大辫子盘在头上，像是明亮而迷人的阳光。她的微笑像春天一样温暖，体态像最美的自然女神一样轻盈而婀娜多姿。她刚从彼得堡的一所贵族女子中学毕业了，因为有个远亲在别利齐，所以来到这里。她像刚从蛹里羽化而出的一只蝴蝶，带着生活还来不及用粗鲁的手指擦去它原有的美丽而色彩鲜艳的翅膀。她叫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列凡斯卡娅，正在度过自己的第十九个春天。她身上的一切都分外自然，她简直就是对一句法国成语 *Pour être belle, il faut souffrir*^① 的活生生的驳斥。

她在别利齐的出现（她出现在斯塔涅维奇家里，同这家人家的女儿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很快就成了亲密朋友）引起了一场真正的轰动。除了容貌姣好之外，她还有许多优点：她不是格列特亨那样幼稚的德国女郎，认为浮士德的名句同牧师的劝善训谕是一回事；她活泼好动有如一粒水银，受过良好教育，机智灵巧；她善于应酬，却并不装腔作势，因此使她在所谓社交场合能应对自如而不胆怯。总之，她不几天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而成了一颗耀眼的星座，这座小县城所有的知识界人士和官场人物，不分老少，也不论是文职还是军职，都围绕着她而旋转，人们仿佛是受了引力定律的支配，纷纷脱离了自己惯常的轨道，而沿着新

① 法语：要想漂亮，就得受罪。

的轨道运转。斯塔涅维奇一家的住房充满了热闹的喧嚣、笑声和欢乐。大家对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献殷勤造成了斯塔涅维奇家门前车水马龙的景象：蜂拥而来的不仅是人，而且有糖果盒、精装巧克力、版画和小雕像、古玩匕首和其他小玩意儿——总之是无数拜倒裙下的崇拜者奉献给天使般的姑娘的各种纪念品。

这时柳鲍芙·伊万诺夫娜的同父异母妹妹正在彼得罗夫家里做客，大家都叫她“列利亚姨妈”。她还年轻，招人喜欢，也很聪明，完全没有那些世俗的偏见。她年纪轻轻，却已经经受了一场沉重的心灵创伤。当她还在中学里懵懵懂懂地过日子的时候，她有了一段柏拉图式的情史：两个年轻人深深地相爱了，可是他老是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因由和含义在双方热恋几年之后才被揭开了，而一旦揭开，就形成了一幕真正的悲剧。有一天，这个被热恋着的年轻人忽然（似乎是毫无原因地）疯了。于是人们才发现，他发疯是因为 lues^①，这些年来他一直背着人在治疗。这究竟是受之于父母的遗传，抑或是早先的某次罪过，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自己知道有病，内心非常痛苦。这就是他对自己的恋人始终维持着一种纯柏拉图式关系的原因。他是不是指望治好病，还是没有勇气同姑娘彻底决裂，或是非常想向她坦陈自己的隐情——人们并不知道，因为他很快就死去了，不曾留下遗言。列利亚姨妈是从他的妹妹、自己的中学同学那里得知这一切的，她顿时像一只受了伤的鸟儿一样，乱了方寸。她的心在流血。她自己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喜欢打猎的人都知道，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只在草地上被射伤的野鸭会突然弓起身子，抖抖羽毛，簌地向上蹿去，它眼看着就要掉下来了，却不知怎么一来摆正了身子，忽然平着向远方飞去了。也许它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掉下来，被老鹰所猎食；也许它会活下来，养好伤，只是不时地隐隐作痛，让它想起往日的伤心事。

有着一头蓬松鬈发的、不幸的利亚尔卡就这样挣扎着来到了遥远的比萨拉比亚，为的是抹去心头的隐痛。在这里，亲人们对她都分外委婉

① 拉丁语：梅毒。

而关切。斯塔涅维奇家的姑娘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简直是爱上了她，男孩子们也都疼她，特别是科里亚。而且不单单是因为她给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一只漂亮的铁箭袋，还有弓和箭，使他可以歪戴着宽边帽子，威风凛凛地骑在竹马上跑来跑去，主要是因为列利亚姨妈把他看作一个大成人，同他谈话时不故意装出一副孩子的腔调。她非常清楚，科里亚懂得的事情比人们料想的要多得多。她的心境逐渐平静了，有时甚至相当愉快，而且像受过重大创伤的人们常有的那样，故意表现出一些轻浮，甚至是娇媚。巴维尔·伊万诺维奇用温柔而热情的眼光爱抚地看着她，老在她身边殷殷勤，像一只绕着母鸽咕咕地叫个不停的公鸽。斯塔涅维奇老两口不知是高兴，还是惶惶不安地悄悄观察着，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大概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然而，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登场了。所有的轴心都转移了。利亚尔卡收拾好行装，不顾大家的挽留，回莫斯科去了：或许是她不愿意扮演二流的女角，或许是她看到别人真正的轻浮和撒娇同她自己有意的做作而感到难过，心里却藏着一滴伤心的泪水。她不顾大家的规劝，挽留和恳求，就像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消失了。

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的王国成了稳固而不可战胜的单一君主制……

克列凡斯卡娅同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的友谊是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她俩年龄相仿，兴趣相投，向往相似。两个姑娘常常把科里亚叫到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的小房间里去。房里的一切都让科里亚感到惊喜：整洁的被褥、带镜子的梳妆台、精致的香水瓶、床旁挂着的壁毯、绘有天堂里的神鸟和孔雀的屏风，还有那种不同凡响的、封闭的、高不可攀的独特气氛。两个姑娘把一腔爱抚都倾注在科里亚身上，有时甚至会亲吻他，给他洒上一身香水，同他开玩笑，逼他念诗。这种被克制的情欲和母爱的萌芽的奇异混合物亲切地哄骗得科里亚昏昏然，使他嗅到了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的各种香水味而陷入了某种迷惘。在这片迷雾中可以听到少女快活的声音：一个是黑发女子连珠炮般的话语，一个是浅发姑娘深沉的低音，闪烁着雪白的牙齿，一双黑眼睛和一双浅蓝色眼

睛在欢快地笑着。科里亚有些腼腆，但是待在这间少女的屋子里让他感到舒适而愉快，所以他无须姑娘们央告，就痛快地把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诗篇一首接一首地朝她们甩去。

“科里亚，念一首《山岭在夜色里》。”

于是念《山岭在夜色里》。念完最后一行感叹诗句“请你也稍候一候，小憩片刻”之后，是一阵默默的惆怅。

“唉，小科里亚，亲爱的，现在再念一首费特^①的诗吧，好吗？”

“念哪一首呢？你们想听《我来向你致意》吗？”

“好的。先念《我来向你致意》，然后再念《喁喁私语，屏住气息》，行吗？”

“行，随你们便。”

科里亚挪挪身子，在花哨得有点土气的沙发角落里，在靠垫中间坐得更舒服一些。这是带磨砂灯罩的煤油灯和点在镜台上的两支蜡烛都几乎照不到的角落，他就在这里念了费特的诗。可是费特虽然受到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的赏识（她看来没有受过皮萨列夫^②的训练，因为贵族女子中学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定向），却不为科里亚本人所喜爱。

“我来念海涅的诗，怎么样？想听吗？”

于是他用激动得发颤的嗓音背诵《海斯丁斯战场》。他念道：

因为她的脖子像天鹅的长颈，
雪白而美丽，
我们的国王哈罗尔德
曾经爱得不能自己……
他爱过她，吻过，拥抱过她，
后来遗弃了她，忘得干干净净，

① 阿·阿·费特（1820—1892）——原姓完欣。俄国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作品有《黄昏的火》诗集四册。费特的诗对俄国诗歌20世纪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② 德·伊·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政论家和文艺评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宣传自然科学，认为自然科学是教育手段和生产力。

岁月流逝，年复一年，
已经过了十六年光阴。

两个少女静悄悄地不出一声声音，只见她们胸脯起伏着，眼里噙着泪水。

念到最后一段，爱迪丝把心上人的尸身运回来，而“修士们低声地念着经文”时，她们俩几乎哭出声来。而科里亚自己也在昏暗的角落里拿袖子悄悄擦去眼泪，免得让人看见。足有好几分钟他说不出话来……

有时候科里亚也给她们朗读一些东西，像契诃夫的《没意思的故事》啦，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啦。他给她们念《可怕的报复》，读到恶毒的巫师越长越大时，他自己也感到毛骨悚然……而姑娘们惊吓得透不过气来……

然后她们就缠住了科里亚，送给他各种各样的糖果。第二天就四处宣扬，说科里亚念得多么好，他真是一个罕见的孩子……伊万·安东内奇满面生光，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也止不住微笑……科里亚羞得满脸通红，跑出去躲开这些夸奖，不过这些夸奖也使他心花怒放，飘飘欲仙：他独自一个人，站在枝繁叶茂的槟黎丛中，仰望着天空，不知在想些什么……

有一天，在这样的一次聚会之后，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激情汹涌，把她最好的东西（她就是这样说的）送给了科里亚。这是一本贵族女子中学的纪念册，是用华丽的纸张配上压花的皮封面的漂亮纪念册，带一股极少见的香水味。它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同窗学友、老师、彼得堡的熟人的赠诗和题词、幼稚的图画、各种祝福、名人语录、自己翻译的英国和法国的诗作，有时是纯属上流社会的交际内容，例如：“快活的爵士们，夫人们，请大家站起身来！”在这些诗里，“快活的爵士们和夫人们”被邀请参加文雅的猎鹿之戏。科里亚内心深处很为一个漂亮姑娘的这份礼物而感到骄傲。纪念册成了他的宝贝，他常常像怪吝骑士一样，找个角落坐下来，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纪念册，虽然他早已把每一页的内容都熟记在心了。但是在纪念册的种种韵文和散文中，有一

行藏在不易察觉的角落里的文字却使科里亚大吃一惊。这是简单明了的几个字：别忘了小摩西。只有这几个字，连落款都没有。科里亚已经非常开化了，足以懂得这样的一行字可能指什么，而且寥寥的几个字可以有多么深刻的含义。他心里感到一点不舒服。

这是不是早熟的孩子的忌妒？未必是，因为科里亚当时还不曾有过我们在许多人的传记里读到过的那种童年的恋情。不过，也许有这种忌妒心的某些成分，某种萌芽，因为他为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有同某个不认识的小摩西的隐情而感到伤心和沮丧……

同时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她献殷勤：像从前一样，总是人来人往，像从前一样，斯塔涅维奇家里总是挤满了人。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容光焕发，满面生辉，说着俏皮话，连伊万·安东内奇这个从头到脚都对柳鲍奇卡忠诚，而且连最温柔的感情 Mit Haut und Haar^①也属于她的人，在有这个姑娘在场时，也显然变得活跃多了，而且故意做出激情难耐的样子，朗诵洛赫维茨卡娅的诗句：

在熄灭了烛光的黑暗中，
我渴望炽烈的享受……

或者是这样冒风险的诗句：

给我一名妇女，一名野性的妇女，
我会如菟丝草一般，把她紧紧地缠住，——

作为回答，大家一齐放声大笑，有时甚至会鼓起掌来。当父亲同别利齐的官吏们混在一起时，科里亚总是感到懊恼，因为他知道他们对父亲的真实态度。他那时是很爱父亲的。他爱他对各种圣物的嘲弄态度，爱他出色的朗读，爱他渊博的知识和他讲的各种故事，还爱他是一个善

① 德语：毫无保留地、全部地。

良的好父亲。每当狂欢之后父亲呕吐时，他都感到痛心。他见不得那些客人，除了那个放荡的米哈伊洛夫之外。米哈伊洛夫能够出色地画出莱茵河上的古城堡，而且教科里亚画各种诙谐的图画：《山坡后的三套马车》，在画面上只看见山坡后面扬起的一根鞭子，而根本没有三套马车；《岗亭后面的哨兵》，在画面上只竖着一柄刺刀而不是哨兵；《卧倒的马》从侧面看去，只见马正在飞奔急驰。还有许许多多的戏法米哈伊洛夫都能在纸上表现出来。科里亚这时几乎停止了同小丫头们的一切交往。可是同米哈伊洛夫的小女儿他却“有交情”，同她一起嬉戏，荡秋千，玩耍。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姑娘，可是人们却对她另眼相看，认为她是“私生女”。科里亚知道这一点，观察着人们对她的态度（从来就没有人邀请过她）。科里亚看到她身上有些与众不同之处，所以为她破了例：有一次他把她带回家里，而且同她待了一整天，以致让米哈伊洛夫夫妇都坐立不安了。他们以为她走丢了，要不就是被茨冈人拐走了。而她却同科里亚做伴，玩得很快活。而如今——真是怪事！——科里亚却突然感到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的那些客人都配不上她，他们愚蠢、庸俗、卑劣。看到她在这些并不机敏的贫嘴薄舌的人和衣饰华丽、气派十足的蠢猪中间，如鱼得水似的打情骂俏、卖弄风情，科里亚感到很不舒服。当然，斯塔涅维奇一家人是另一回事。可是其他的人呢？老一套的俏皮话，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笑话，老一套的插科打诨，老一套的笑容，老一套的手势，老一套的笑声，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怎么会整天听这些老一套而不觉得无聊！科里亚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而不是坐在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的小房间里，听他念诗的那一个。那里的一切是多么温馨、细腻、美妙而善良。但这里却是酒杯，扭扭捏捏，而主要是愚蠢。于是，科里亚心里升起一种模糊的愿望，要给这个“坏”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一点难堪，为的是只留下一个“好”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这并不是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有合理而明确的目标，有清楚的想法。这些他都不曾想过。可是有一种不明确的、多少是无意识的倾向，不确定的愿望，发自童心深处的一种模糊的冲动。科里亚觉得他是在捍卫他心爱

的那个小房间，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捍卫真正的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以骑士的风度保护她不受从各处钻出来的“公狗”的侵犯。科里亚虽说受到了启蒙教育，却不能理解这个事实：这百般的殷勤使这位彼得堡的小姐感到十分愉快。按他童稚的看法，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在大庭广众间的举止似乎是不正常的；而且，如果他当时就读过黑格尔的著作的话，也是同概念不相符的，也就是说，不真实的和非理性的。不过，不难料到，他当时还不曾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尽管他虽然不曾认识到，却感觉到这一个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是不真实的、虚假的，而不是构成她的真实存在的那一个。

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不成熟的想法、形象、感觉和愿望都在某一天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了。斯塔涅维奇家里又是一次“五洲大聚会”，而且像往常一样，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到处都十分慷慨地送出自己的笑脸。科里亚也在场，拿着那本珍贵的纪念册。忽然，他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嘟哝着“哼，我可明白了”的孩子那样，打开纪念册，找到使他惊讶的那句话，读道：“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纪念册上的一句题词：别忘了小摩西。”的确，远非所有在场的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人——都明白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然而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本人却非常清楚。她脸色一沉，从桌子边跳了起来，扑向科里亚去抢纪念册。他像泥鳅一样钻出了房间，姑娘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她跑得比一头鹿还要快，可是她不会跳过篱笆和栅栏。于是，科里亚跳过了两道篱笆，逃到了姑娘够不着的地方。追赶停了下来……

这次事件的后果完全出乎科里亚的意料。显然，“小摩西”起的作用远比科里亚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他却把这根尖利的刺扎进了真正的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身上，而且正是在聆听海涅的抒情诗时喟然长叹、愁容满面的那个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身上。正是这个掩藏得最深的秘密被可恶的男孩子当众抖落出来了……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的那间小房间里的聚会从此永远结束了。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再也没有提过纪念册，同科里亚也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可是却再也不请他念诗了。过了不久，她收到彼得堡来的一封电报，就动身去了北方的都城，

把那些追求她的人甩在身后，简直就像把一些小鱼小虾抛在沙滩上一样……叶列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留下的只有一本纪念册。

不过命运很快就对科里亚做了补偿。莫斯科人斯拉维扬斯基一家突然来到了别利齐。斯拉维扬斯基的妻子娘家姓戈罗杰茨卡娅，或者按伊万·安东内奇的叫法，是“娜塔什卡·戈罗杰茨卡娅”。她是伊万·安东内奇的旧日相识，是他在结婚前曾经与之上演过一出浪漫悲剧的那位漂亮的女革命家的亲妹妹。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杰出的女性，而且当然不是在别利齐的那种水平上，而是无论外貌，还是意志力或是智力、罕见的受教育程度，还是深厚的文化素养，都很杰出。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只是他病得很厉害，体质虚弱，加上近视，所以步履艰难。他身躯瘦弱，一个大脑袋，小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无论怎样梳理也蓬乱的头发里伸出一绺不听话的浅发。他的形象同他妻子的整洁利索、匀称和谐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小儿子托夏。这真是一个少见的孩子。他和科里亚·彼得罗夫同年，瘦得像一根柴火棍，近视得厉害，小小年纪，戴的已经是又沉又厚的镜片了。从体质上说，他活脱脱是他父亲的翻版。然而他的博学、知识、智慧和机敏超过了人们对这种年龄的孩子的一切预期。

斯拉维扬斯基一家在别利齐的出现立即给彼得罗夫一家的生活带来一股清新的人的气息，因为他们才是名符其实的人呀！它唤起了伊万·安东内奇对往昔的回忆，于是进步的、思考着的莫斯科像一股吹散臭气的清风，带着它的思想和情趣闯进了彼得罗夫一家的生活。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也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才可以像一个人那样谈谈聊聊，也可以摆脱一下外省官场的浑浑噩噩而松了一口气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不得不整天忙于洗尿布，喂奶，家务，待客，为自己杂乱无章的丈夫提心吊胆，早就盼着能有人说几句简单而真切的贴心话了。而最高兴的恐怕要数科里亚了，因为他第一次有了一个不仅不亚于他，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胜过他的伙伴。起初科里亚还多少有些诧异，可是他很快就心悦诚服地承认托夏比自己高明了。

早在他俩第一次谈话时（当时两个孩子在园子里安安静静地溜达

着，偶尔互相试探着谈一两句话)，就发现科里亚不知道乌利埃尔·阿考斯塔^①是什么人。托夏于是用平稳、微弱的轻声给他详详细细地介绍了这位执拗的思想家。后来又发现托夏读过斯威夫特^②的书，而科里亚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人。当科里亚想对他讲讲生孩子的秘密时，托夏用同样平稳细弱的声音简单扼要地向他介绍了细胞分裂生殖和出芽生殖，而这是科里亚凭自己的智力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而从“野孩子们”那里也不曾听说过的。科里亚得意地谈起飞禽和蛾类。而托夏却说，他已经使用过显微镜了，在显微镜下鞭毛虫显得十分美丽。越往林子深处走，柴火就越多：原来托夏还懂得德语和法语，而且两种语言都说得相当流利，科里亚对它们却一窍不通。当安静的托夏用意大利语唱起 *La donna e mobile*^③ 时（科里亚对这支曲子早已听熟了），我们的主人公就彻底地被镇住了。不错，托夏不像科里亚那样出色地了解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不会画画，不会奔跑，也不会爬树，不会捉毒蜘蛛，也不会拿水灌黄鼠……可是科里亚对他的博学多识心服了。他觉得，托夏苍白单薄的大脑门里面藏着取之不尽的种种智慧。这个男孩子确实像一只贵重的瓶子，里面填满了最精细的脑浆，眼看就要被撑破了。这个娇弱的孩子必须有专门的保护：托夏老是感冒，常闹头疼，他凹陷的胸脯让人担心。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谈到智力方面的话题时有绝对的自信，却对最普通的儿童游戏感到力不从心，带着痛苦的微笑向科里亚详细地打听他的各种漫游奇遇。

几天之内两个孩子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无时不在一起。托夏喜欢科里亚身上他所缺少的东西，而科里亚简直对托夏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来说，同托夏的友谊是再神圣不过的了。为了瘦弱的朋友，科里亚甚至同龙去搏斗也在所不惜。托夏有惊人的口才。他讲起话来就像念书一样，每个句子都干净利落，完全不像孩子说话那样啰唆，也不像

① 乌利埃尔·阿考斯塔（1585—1640）——犹太改革家，住在荷兰，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转而信奉犹太教，因试图改革犹太教而被拉比革出教门。卡·古茨科夫就此写过一出悲剧《乌利埃尔·阿考斯塔》。

② 乔·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③ 意大利语：女人善变。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中一首咏叹调的第一行歌词。

成年人日常谈话那样琐碎。而且托夏的机敏透彻而鲜明，善于像皮萨列夫那样，以严密的逻辑击中对手的要害，嘲笑对方，而无须提高嗓门，始终是那么平稳、安详、轻声细语。内容的尖刻和形式的平和安详这种强烈的反衬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所有的成年人都赞许地微笑着，心里却感到奇怪，这个瘦弱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才气。而且按他的思想来说，无论如何不能把他看作一个孩子，这简直就是一个身材矮小，却非常聪明的成年人，是一个戴了副大眼镜，一对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的小精灵。大脑的过分发达使托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年之后，他还未及成年就夭折了。不过这是后话。当时他还活着，而且同科里亚相处得很好。科里亚真诚地爱着他，始终为自己的朋友感到某种难以名状的担心，就像人们通常为某种罕见的、无与伦比的珍宝感到担心一样。

在安了玻璃窗的凉台上，斯拉维扬斯基夫妇同彼得罗夫一家围桌而坐。托夏也在场。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像往常一样，在照应着茶炊，洗茶杯，摆茶具，往桌子上放面包、黄油、果酱和雪白特。玻璃窗外已经是一片漆黑了。飞蛾在扑向灯光时不时撞在玻璃上。它们从黑暗中窜出来，撞在玻璃上，于是迅速地挪动着几只脚，扑打着翅膀向上爬去，然后又掉了下来，于是重新开始这无效的劳动。果酱里落进了几只胡蜂，有一只已经僵硬了，另外几只挣扎着往外爬，浑身沾满了黏稠的果酱，艰难地移动着，像一些不可能治愈的残疾人……煤油灯欢快地燃着。一些小虫子，有草蛉，也有小蚊蚋，围绕着煤油灯和天花板上的光圈飞着，它们会突然撞上天花板或是灯罩，掉落在桌布上……夏天的夜晚是多么宁静，多么美好呀……

“你们在这里究竟过得怎么样，伊万·安东内奇？”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问道。“您一直没有好好地跟我们说说。不过，您是永远也不会说点正经儿的。”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应声说：“您数落数落万尼亚吧，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对他很有好处。”

“嗨，娜塔利亚！我们过得怎样吗？总算有口饭吃，太太平平，轻轻松松。”

“哎，您瞧，这可太简单了，让人难以捉摸。这里的人都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人就是那么回事儿：一个鼻子两个鼻孔，还跟所有的人一样，长着两条腿。”

“别说笑话了，伊万·安东内奇！”

“他就是这样没个正形儿，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未必早先也这样吗？您知道，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是另一码事儿了：那时也有许多轻浮的地方，不过总算有个主心骨，可是在这儿连个主心骨也没有。今天打牌，明天也打牌，后天还打。这就是生活。我还有要喂奶的孩子……唉，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个环境……”

“打牌显然有助于发挥伊万·安东内奇的数学才能。”托夏忽然用他那细嗓子开了口，扎进一根尖利的刺……

“托夏，没人问你的时候别插嘴！”

“妈妈，我不过想指出，打牌也可以有它好的一面。伊万·安东内奇正是看到了它的长处，才并不完全否定它。”（科里亚陆陆续续对他讲了别利齐生活的不少事情。）

伊万·安东内奇听完了这番高论，不禁羞得满脸通红……嘿，这孩子真不简单！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虽然很有克制力，也显然由于惊奇和意外而激动起来了。科里亚是又难过，又高兴。托夏坐在那里，像一具精致的玩偶，面色木讷，眼神漠然，从脸色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自顾自坐着，像一尊小小的佛陀。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茫然不知如何是好。斯拉维扬斯基无声无息，他被茶炊挡住了，看不见他的神色。

“托夏，别说蠢话！”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终于犹犹豫豫地开了口。

“妈妈，说蠢话就是说心情激动了。而激动对我是有害的。你们都知道，我继承了父亲大力士般的体格。”

“听我说，安东，”突然响起了斯拉维扬斯基的细嗓子，“你去散散步吧……”

“既然父一辈和子一辈的问题这么尖锐，使你或者别人对我的在场感到别扭，那我，爸爸，出于最起码的仁爱之情，一定照你的要求办。”

托夏站起身来，边走边拉住科里亚的手，两人在门外消失了。

一片沉寂。

尴尬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

终于由伊万·安东内奇打破了沉默。

“该把孩子们叫回来了。你们的孩子真是少见，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你们的托夏，天哪，真不简单哪！你们是怎么培养他的？科里亚！科里亚！把托夏带到这儿来！快来！”

孩子们来了，坐下了。托夏还是坐在原先的位子上。

他就像被撵走之前一样，若无其事地坐着。也的确是这样，难道出过什么事情吗？伊万·安东内奇至今也闹不明白，他是在梦里被一个孩子训斥了一顿吗？而且一般说来，有这样的孩子吗？也许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是成年人对这些话做了自己的解释？不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伊万·安东内奇想，我何苦跟一个孩子纠缠……

“这么说，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真的想知道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吗？”伊万·安东内奇把话题转成了泛指。“嗯，您想必记得赫尔岑在《一个年轻人的札记》里描写的外省城市？这里的情形也一样。办公室、每月20号、奖金、勋章。然后就是宴饮、小吃和赌博。大多数人都收受贿赂。唉，您倒说说，能指望什么开诚布公？赫尔岑写过，谢德林写过，果戈理也写过，还能有什么呢？”

“可是这里的 *couleur local*^① 呢？”

“有，当然有。这就是对犹太人，还有对摩尔达维亚人的不像话的态度。我想，您不用我说也是清清楚楚的。农夫们汗流浹背，忍饥挨饿，喝的是玉米糊糊，逢年过节也像东正教的信徒一样，灌伏特加。本地的犹太人都患沙眼，天知道靠什么维持生计，就像笑话里说的那样，人们不知从哪里搞到一点点饭食，彼此间今天你借我一点，明天我借你一点。我常常想，这些穷人怎么能活得下去……可是他们却活着……而且不断地生孩子，越生越多，满世界都是。他们受人掠夺，还要被人揪

① 法语：本地特色。

着胡子拉过去拽过来。您从普希金的作品里多少可以了解一些比萨拉比亚的情况。可是那好歹还是说的基什尼奥夫，而这里是别利齐，……
“嗯，您干吗不喝茶呀？柳鲍奇卡，你来照应一下，看在上帝分上！”

“谢谢。可是您别跟他们搞到一块儿去，伊万·安东内奇。”

“唉，除了别利齐，还有斯库利亚内、法列什蒂，以及种种小地方。我因为职务的关系，有时要到那些地方走一走。那里真是看不下去啊……”

“嗯，那您呢？您有什么打算，伊万·安东内奇？”

“我能做什么呢？申诉吗？向谁去申诉？拟出改革方案来？我既不能写，也不想写！我这个人能搞改革吗？再说，您也知道，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除了惹麻烦，什么也搞不成。这份差事，说实在的，让我恶心。在这里，谢天谢地，做一个正派人就行了。即使这样，好像也有人在暗地里使坏。而且仅仅是因为我不收贿赂，也不把犹太人当癞皮狗看。真不像话，是吗？”

“是的，真够呛。”

“是够呛。这里也不是莫斯科。当初是什么年头？您说说，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还记得吗？就是这么回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这成事的不知为什么净干些蠢事……听我说，您和安东·伊万诺维奇还是谈谈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情形吧。天哪，这会有意思得多。要是我曾经发过汉尼拔那样的誓言，就像赫尔岑同奥加辽夫^①那样，那就好了……可是我没有发过誓。”

轮到讲莫斯科的情况了。这的确有意思多了。斯拉维扬斯基夫妇讲了霍登广场惨剧^②和尼古拉加冕仪式之后，改革的希望很快就像一阵轻烟似的破灭了；高压政策比亚历山大时还要厉害^③；伊万·安东内奇大学时的同学、差一点把他拉进革命行列的拉斯波平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死去了；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增加；文学中出现了

① 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革命家、诗人、政论家，赫尔岑的朋友和战友，1830年莫斯科大学革命小组的组织者之一。

② 霍登广场惨剧——1896年5月18日，因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在莫斯科霍登广场发放沙皇礼物而发生的惨剧。由于当局疏忽大意，秩序很乱，十分拥挤，有1000多人被挤死。

③ 这里指的是亚历山大三世奉行的政策。

象征派，他们在培育着法国的颓废派诗人，同时又和索洛维约夫的拥护者^①们眉来眼去；哲学里定调子的也是神秘论者和唯心主义者，洛帕京^②把《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抓在手里；民粹派及其旧传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攻击他们的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这些“崭新的”、欧化了的资产阶级分子；莫斯科诞生了一种新的戏剧，它得到一些开明商人的资助；知识分子群中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而不是像过去，像早年间那样；一种可怕的偏执正在发展，进行着激烈的文字上的争论……总之，客人们给彼得罗夫一家带来了五花八门的思想，它们和别利齐的赌博世界真有霄壤之别……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连伊万·安东内奇虽然记得早年的情况，却也远远不能理解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所讲述的一切。同过去的距离太大了，显然是由于生活变化得太快、太剧烈。科里亚听得直眨巴眼。他不禁想起了列利亚姨妈教给他的那首校园打油诗：

要读完巴克尔^③、穆勒^④、孔德^⑤
和康德^⑥，
而且抓住他们的“实体”，
也比理解你，我的朋友，
来得容易。

这里指名道姓地提到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实体”又是什么，科里亚当时自然是不知道的。这种无知和思想上的茫然使得这首打油诗

① 指俄国哲学家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的追随者。

② 列·米·洛帕京（1855—1920）——俄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编辑。

③ 亨·托·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④ 约·斯·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奥·孔德的追随者。

⑤ 奥·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奠基人。

⑥ 伊·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鼻祖。

成了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的一种象征。直到今天，当他听到在他看来是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时，他仍然会想起这首打油诗。

伊万·安东内奇也忽然变得严肃了。这次谈话的性质使他不便再用他惯常的开玩笑和轻浮的 *fa con de parler*^①。而且有新结识的斯拉维扬斯基在场也让他有些拘谨。娜塔莎嘛，自然对他是很了解的，可是这位戴了副大眼镜、不苟言笑的先生会对他怎么看呢？这位先生大概有生以来就不懂得什么叫说笑话，也从来不曾做过什么调皮的事吧。他连一小杯伏特加也不会喝，老是被呛着。他一定会这样想：娜塔莎的朋友都是些什么货色！伊万·安东内奇这样思忖着。于是他安静下来了，管住了自己的饶舌，而采用了严肃的、相应的腔调。不过，说实在的，同斯拉维扬斯基夫妇谈话也使他很愉快，因为别利齐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真正的追求和兴趣，所以他说了真心话，宣称这份差事和它的种种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事情令他十分恶心。谈话就这样持续着。托夏困得直打盹儿，他那苍白的小脸支持不住，伏到了桌子上。

他母亲忧郁地看了他一眼。

“我们该走了，伊万·安东内奇。”

“再坐一会儿！难得见面哪！”

“不，该走了，”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坚定地说。“安东·伊万内奇，我们走了。”

她站起身来。

“拿上灯笼，不然会跌断腿的。科里亚！去把灯笼拿来！我来送送你们。”

“不用了，老天爷在上，别费心了。……”

“不，不。你们会掉进烂泥坑里去的。小科里亚有一次就差点儿淹死了……”

斯拉维扬斯基一家人走了，科里亚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和孤独，虽然还有爸爸、妈妈和沃洛杰奇卡……

① 法语：谈话的派头。

六

别利齐的四周都是草原、玉米地、小山丘，有些地方是盐碱地。其间弯弯曲曲地流淌着一条小河列乌采。草原上风追赶着去年的风滚草，一团团枯草像一个个褐色的编织小球，跳动着、颤抖着，在一望无涯的原野上飞滚。小黄鼠笔直地站立着，当有人走来时，或是掠过鹞鹰不祥的影子时，它就发出一声尖叫，迅速地躲进洞里。紧靠城边是一片墙角已经泛白的兵营，旁边是用高高的石墙围着的牢房。牢房或是正方形，或是长方形。这种几何学上单调而枯燥的形状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牢房的上空，仿佛是对它的嘲弄似的，一群群颜色各异的鸽子老是欢快地飞翔着，在蔚蓝色的天空里翻腾嬉戏：典狱长是鸽子的一大玩家，特别看重翘鼻子的蛋白色筋斗鸽。小河很浅，到了夏天，当土地干燥得出现裂缝，而草原变成了红褐色，像一片骆驼毛织成的毛呢时，它就干涸了，于是一条弯曲的水带就变成了一些肮脏的小水坑。小河里没有多少鱼，可是河底却有许多河蚌的壳。河岸上不长一棵树，也不长一丛灌木，倒是有许多纵向的小沟，一到春天，顺着这些小沟流出冒着黄褐色泡沫的脏水。河岸边的宽阔地段上长满了野蒿杂草，有飞廉，有龙芽草，有滨藜，有曼陀罗，还有艾蒿。要想穿过这些蒿草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里却是金翅雀和柳莺尽情逍遥的自由天地。

科里亚不时怀念着马卡罗沃的森林。斯塔涅维奇家的花园里几乎每一根树枝他都很熟悉了。忽然有一天，父亲宣布说：

“我们明天到树林里去。”

天哪，这该多好呀！树林在很远的地方，在 20 俄里开外。去的人

很多：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斯拉维扬斯基一家、斯塔涅维奇老两口、米哈伊洛夫和他的小女儿，还有两个同事——他们和米哈伊洛夫都带着猎枪和狗，打算去打野鸭子、小鸨和大鸨。雇了几个车夫和几辆套两匹驽马的四轮轻便马车。车上的铃铛不停地响着。它宣告这支队伍上路了，要到早已看腻了的这座可怜的小城以外的地方去。

天气出奇的好。夏天的清晨新鲜而凉爽。一团团轻盈的白云在无垠的蓝天上飘动。红脚隼在田野上空掠过，它突然在空中停住不动了，扇动着翅膀，用犀利的目光搜寻着猎物。黄鼠笨拙地摆动着尾部，横穿过道路。长脚秧鸡用它刺耳的颤音争先恐后地叫着，就像一群顽皮的孩子在起劲地撕布条。不时会有几只鹌鹑闯出来，又赶紧钻进轻柔如绸缎的草丛里躲了起来。可以嗅到艾蒿和野花的香味：今年草原并不干旱，夏季多雨，据老住户们说，这样雨水充沛的夏天他们从来不曾见过。草原上一派生机勃勃、百物繁盛的景象……太阳升高了，天也热了。马匹已经累得出了汗，常常迈出懒洋洋的步伐，于是车夫甩动鞭子，大声吆喝着，让它们又打起精神来。一群群马蝇和牛虻把几匹可怜的牲口团团围住，不管它们怎样晃动脑袋和不停地甩动尾巴也赶不开，牲口的皮肤上可以看见点点被叮过的血迹和凸包。铃铛响着。马车后面扬起一团团泛黄的尘埃。……人人都因为看见了新东西，而不是看腻了的那些房间、树木和栅栏而兴高采烈。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轻轻地哼起了摩尔达维亚的歌曲。

几个猎人乘在一辆车上。他们预感到了自己的欢愉，谈论着彼此的设想。

“你说，小鸨会老老实实地待着吗？”

“不会，现在还不那么热。”

“会有大鸨吗？”

“鬼才知道呢。大鸨有时候一来就是一大群，有二百来只，有时候又一只也不来。要是突然来一阵冷天，农夫们拿根棍子就能打着大鸨，甚至把它们像一群鹅似的往院子里赶。那是它们的翅膀冻得飞不起来的时候。”

“那野鸭子呢？”

“我看在小河边的芦苇丛里能找到，有绿头鸭，还有小水鸭，还能碰上山鹑。我的雷克斯是打山鹑的行家，它能把你带到跟前，再好不过的地方去……”

“哈哈！既然它能‘欺骗’^①你，还有什么好的？”

“别逗了，您自己也不是不明白。您好像也是猎人吧？还是说，跟猎人一块儿吃喝时才是猎人？”

“那也不错嘛。那也是在空气好的地方。您带白兰地了吗？”

“没有白兰地行吗？当然带了。我，哈哈，好歹也是打猎的。”

“那你带网兜或是猎物包了吗？”

“我带了抓手。”

“那就对了。我们不会空手而回的，不用担心……”

几条猎狗老想跳下去。它们急得眼睛里要冒出火来，坐得很不安稳。猎人把它们踹在车底里趴着，一边踹，一边恶狠狠地骂着。斯拉维扬斯基夫妇同彼得罗夫夫妇乘一辆车。科里亚和托夏同斯塔涅维奇夫妇同乘一辆车。托夏透过自己的大眼镜，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就像是一个刚来到地球上的火星人。

“这是什么？”

“玉米。你以为是棕榈树吗？”

“这又是什么？就是那个在天上飞的，银白色的东西？！”

“白尾鹞。”

“它吃什么？”

“它吃小耗子、螽斯，还有甲虫。”

“科里亚！科里亚！快看，那只鸟多么漂亮！一身都是蓝的！”

“这玩意儿这儿有的是。它叫蓝胸佛法僧。哎，快点到树林就好了。”

“科里亚，”斯塔涅维奇老大爷对孩子说，“我忘了告诉你。我今天

^① 俄语中 *подвести* 一词有好几个意思。其中之一是“把……带到跟前去”，另一个意思是“欺骗”。

早上一铁锹砍着一只棕红色的耗子。”

“棕红色的？什么样？”

“棕红色，带些黑点。有两只黄鼠那么大。”

“这大概是原仓鼠。您怎么不给我看看？砍死了吗？”

“那会儿还是活的。”

“伊万·叶戈雷奇，好大伯，一定给我看看。您干吗把它打死呀？您要是逮个活的该多好……”

“我要它有什么用？坏透了的东西。它把花园里什么都给毁了，我未必还要怜惜它？”

在彼得罗夫夫妇同斯拉维扬斯基夫妇乘的那辆车里，又是另一番谈话。

“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不认为托夏看这么多书是有害的事吗？过早的智力发展……这不正常……您不担心吗？”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当然担心！我知道，从教育学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再说，柳鲍芙·伊万诺夫娜，糟糕的是他身体太弱了，太弱了……我真是为他提心吊胆……孩子的游戏他不爱玩，也不会玩：不会跑跑跳跳，也不会游泳……他弱到什么程度您都很难想象。另外，他老是同大人待在一起。所以他就拿看书作为补偿。当然，这样片面发展是危险的……我已经多少次让安东·伊万内奇带他去看罗索利莫^①，可是他……”

“是的，是的，”斯拉维扬斯基的尖嗓门响了。“这样不好……一方面没有各种功能的全面发展，这样不好，嗯，嗯，也许还是危险的。可是另一方面呢，您瞧，巴克尔几乎是四岁时就……嗯……用希腊文……嗯……写作了，而且也没事，长大了……”

“瞧，我们安东·伊万内奇就老是这样：一方面，另一方面，第三方面。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像哈姆雷特那样摇来摆去，不住地左思右想，以后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说来你们都不相信，我前不久才从托夏

① 格·伊·罗索利莫（1860—1928）——俄国医生，儿童神经病学的创始人之一。

那里拿走了德雷伯^①的书。一个八岁的孩子读德雷伯的书！可是后来又只好还给他了——他流了那么多的眼泪，那么难受……”

“我也直为我们的科里亚担心。”

“哎，这是另一码事儿。你们家科里亚真是再活泼不过了！干什么都是一把手。”

“您不知道，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关照不过来。两个孩子现在简直就变成野孩子了。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跟万尼亚正在商量，怎样接触这个……这个个性问题，却发现他们早就什么都知道了……在街上……”

“没关系，柳芭，这并不可怕。不能再把孩子关在笼子里了！就让他们自己去闯吧……”

“这都怨你太轻浮。你自己就教给科里亚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你从来就不明白，哪些场合里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这是你天生的毛病。”

这时最前面的那辆车，就是猎人们乘坐的那一辆，忽然停了下来。出了什么事呢？他们拿着枪，带着狗纷纷走下车来……原来有一窝山鹑正在穿过道路。它们在尘埃里洗澡，直到马蹄快踩上它们了，才飞起来……

“伊万·安东内奇，我们先走了。这儿离树林也就是五六里地，不远了。你们就在那边停下吧，树林不大，我们能找到你们的。”

“好吧。”

“祝我们一片鸟毛也见不着吧。”

“这叫什么话？怎么回事？”

“哎，老兄，一眼就看得出来，少见多怪嘛。”米哈伊洛夫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句猎人的行话。不过，要你们明白，请原谅，就像要公羊产奶一样。Adieu^②！请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小女儿。主啊！成年女儿

① 约·威·德雷伯（1811—1882）——美国科普作家，著有《欧洲智力发展史》、《人体生理学，静态的和动态的》、《美洲的大自然及生命》、《美洲人文史》。

② 法语：再见。

的父亲，肩上担子真不轻！^①”米哈伊洛夫忽然放开嗓门，用低音唱了一句。彼得罗夫夫妇和斯拉维扬斯基夫妇禁不住笑了起来。打猎的人走了。托夏和科里亚从斯塔涅维奇老两口的车上转到塔尼亚的车上。几辆车动身朝树林走去，不久就远远地看见雾蒙蒙的一片树林了。

终于脸上感到有一阵阵凉风了，马车也走进了由绿色的粗壮树枝组成的，闪烁着翠绿色光点的拱门里面。马匹停下了脚步。车夫迅速地卸下马，牵到阴凉的地方。走累了的牲口立即从树枝上扯树叶，一面无奈地甩动着尾巴，全身不时地颤动着，咀嚼着多汁的青草。林子里一派肃穆的静寂和凝重。高大的树木——橡树、山毛榉、鹅耳枥、野樱桃的树干——像一根根粗大的柱子支撑着树叶浓密的穹隆。生机盎然的欢快阳光嬉戏着，穿透密密的树叶，喷洒出许许多多明亮的斑点。脚下全是松软的苔藓，像铺了一层地毯，还有娇嫩如丝绸的青草，点缀着一簇簇各色鲜花。树林厚实的穹顶上不时可以看见一丝清澈的蓝天，明亮的光线就从那里洒向一块块林间空地。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粗大的树干都长满苔藓，而巨大的树根则像一条条蜷曲的蟒蛇，一动不动地插进地面。蕨类植物构成一片片宛如雕刻的花纹图案，它们把一条小溪遮盖得几乎看不见了，只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

“上这儿来，上这儿来！”好几个人同时在呼喊。

“上这儿来休息！真是块好地方！对吗？”

伊万·安东内奇活跃起来了。

“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都上这儿来……柳鲍奇卡，你来张罗张罗吧……”

大家，连马车夫也在内，一齐朝选中的地方搬野餐用的各种东西：桌布、茶炊、食物箱和酒瓶……

“不过，请大家尽量别乱扔废纸。”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带着恳请的微笑，插了这么一句。

大家在一块长满苔藓而没有树木的地方铺上桌布。从马车上拿来皮

^①“主啊！成年女儿……”——这是格里鲍耶多夫的著名喜剧《聪明误》第一幕结束时，法穆索夫的一句独白。

坐垫。把夹肉面包、沙丁鱼、干酪、煮鸡蛋、灌肠、火腿放在盘子里。还放上了不可或缺的酒瓶。

“孩子们到哪里去了？”

“科——里——亚！托——夏！塔——尼——亚！唉！喂！”伊万·安东内奇扯开嗓子喊着。

远处响起了孩子们的回应：“喂！唉！”孩子们已经跑到别处，仔细查看了附近的灌木丛和树木，而且绕着走了一圈：科里亚领头，而且像 чичероне^① 似的做了讲解；塔尼亚跟在他后面；托夏则一本正经地听着，脸上露出亚里士多德似的哲学家的惊喜。他好不容易才跟上伙伴们的步伐，而且显然因为有小姑娘在场而感到难为情。

他们气喘吁吁地跑来了。科里亚手里已经拿着他的收获了。

“万尼亚爸爸！你看！你看呀，我跟你说话呢。一条毛毛虫！你看这是什么？看见了吗？”

“是阿波罗绢蝶。”

“它身上的粉还没有蹭掉呢。给我一块纸，我来做一个筒子。我们还看见了蜡嘴雀呢！真棒！”

“在哪儿？”

“就在一棵野樱桃树上。它们在吃树上的老果子。有好大一群呢。你想看吗？我们一道去看看。几步路就到了……”

伊万·安东内奇拿不定主意了。不过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不好意思嘛。

“把螺旋起子给我。”

啪！啪！

“伊万·叶戈雷奇！这是连僧侣也能喝的！给您也来一杯，安东·伊万内奇？”

“谢谢。我不会喝酒。”

“对了，科里亚！你去把车夫们叫来，快点！”

^① 借自意大利语：导游，向导。

科里亚朝马车跑去。

“爸爸叫你们呢。”

三个身材高大，穿着长襟袍子，束着宽腰带，戴着小圆便帽，帽子下面露出浓密的赤褐色长鬓发的犹太车夫茫然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不过总算走过来了。

“老爷有什么吩咐？”

“请你们来喝杯酒。你们想必也喝酒的吧？”

“那哪儿成呢？”

“有什么不行的，你们喝酒吗？”

“喝的。”

他们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咂咂嘴，不过坚定地回绝了凉菜，甚至摆出对火腿鄙夷的神色，好像一闻到火腿味他们就要呕吐似的。他们谢了“赏赐”，就走到一边去了，从大口袋里拿出放着食物的同样的红布包，把吃食掰成小块，仔细地捡起碎渣，吃了起来……

吃完东西，大家就朝林子深处走去，树林的清新气息实在太诱人了。山毛榉的树干有几人合抱那么粗，光滑得像是女像柱^①，只是偶然有几处暗褐色的苔藓斑点，把自己的树冠举向蓝天，溶化在一片苍翠之中。枝叶扶疏的橡树，树皮皱皱巴巴的，像百岁老人的皮肤，向四面八方伸出树枝，宛如一只只骨节突出的、粗糙的大手，而棱角分明的树叶仿佛是给粗壮的枝干镶了一道绿色的框子。浓阴深处是黄精的一串串娇弱的小白铃铛，它们一排排吊在深绿色的树叶下面。鹿蹄草笔直地从地里蹿上来，散发出一股似有若无的幽香。蕨类植物中间生长着蓬松的淡绿色木贼，它是早已消失了的巨大品种的远亲。柳兰伸出自己高高的躯干，上面开着粉红色的小花……青草、腐烂了的树叶的淡淡的气味在充满着原生之美的空气中飘荡。啄木鸟在树端笃笃地敲着。小山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在一棵倒下而且已经开始腐烂的树干上，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只小不点儿的巧妇鸟，它翘起尾巴，唧地叫了一声，又像一只小

① 女像柱是建筑物中雕刻的妇女立像，一般用作梁的支柱。

耗子似的钻进了一堆枯树枝里。

“爸爸，这里有野梨！好大好大哟！”

“你的蜡嘴雀呢？在哪儿？”

“在右边。我们快去看看。”

伊万·安东内奇离开了同伴，跟着孩子们走了。蜡嘴雀已经不在樱桃树上了，不过地面上留下了它们饱餐的痕迹：被啄下来的果实和鸟粪。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它们刚才还在这里。鸟粪是新鲜的！”科里亚兴奋得直喊。他举着令人信服的物证，直送到爸爸的鼻子跟前。

“你把那玩意儿扔了吧！没有它我也看得见。”

托夏调皮地笑了。塔尼亚脸红了，她既不习惯于这种坦率的言辞，也不习惯这种坦率的动作。这里的一切都让她惊喜，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树林。

“喂！”传来妇女的喊声。

“孩子们，我们往回走吧！”

其他人走得很慢。他们按最弱的人的速度，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一路上简单地交谈着，欣赏着葱茏的树木、鲜花、空气和阳光。同时，每个人又仿佛在这宽大、温馨而安静的环境里被融化了，在陶醉中想着各自的心事。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在采花，她那匀称苗条的身体不时弯下腰去采摘花朵。她感到甜蜜，又有些惆怅；感到舒服，却又有些不足。她又想唱，又想哭，不是因为痛苦，而只是没头没脑地想哭……伊万·叶戈雷奇拿根棍子敲打着粗壮的树干：要是能搞到这么十来根木材运回家去就好了！唉，这里有多少柴火、掉下来的树枝、倒下的树木白白地烂掉了——这该值多少钱呀！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儿子：他们该不会累坏了吧……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有她放心不下的事：保姆能喂好安德留沙吗？牛奶会馊吗？一整天不在家总是让人有些不踏实吧……可是，天哪，这里是多么舒服啊……安东·伊万内奇一瘸一拐地走在最后。他虽说也愉快，可是并不十分满意：走路太艰难了，再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从另一方面说，总算是不

错了，大自然嘛……于是他透过眼镜，用他那近视的目光仔细地观察着大自然。

时间过得飞快。孩子们还没有跑够玩够，大人们却已经说出那些让人听了直想哭的话来了：

“该回去了吧？”

“是的，天黑以前赶回去才好。”

“有多少路？”

“二十来里地吧。”

“太阳还老高的呢。”

“可是我们还得捎上打猎的人呀……”

科里亚的嘴唇在颤抖：他实在不愿意回去，可是他也知道，无论怎样恳求也是不管用的。待在树林里多美啊！他整个身心都感受到这个自然界的王国，它生命的颤动和它的各种形象的变化。他既生动地驳斥了那种把树林只看成是一堆柴火的干巴巴的理性认识，又推翻了那种把自然界说成是种种天仙地精和奇妙幻想的毫无节制的浪漫想法。从伟大而机智的幻想家霍夫曼^①时代起就根深蒂固的偏见用滔滔不绝的、五光十色的神话故事告诉人们，只有在特别奇妙的超自然的形式中，也就是在自然界的背后再发现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才能够体验到自然界节奏的颤动。科里亚以他自己生活的每个部分驳斥着这种偏见。他喜欢采集植物，收集各种标本，并不亚于《小查克斯》^②里那个可笑的教授。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听到自然界的各种声音，那个有布满繁星的天空、鲜红的霞光、树叶的细语、风暴的呼啸和温柔的月光的真正的、现实的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他沉浸在青草的香气里，陶醉在暖洋洋的空气的一阵阵爱抚里，融化在各种颜色和各种声音里……现在这个男孩子也用祈求的目光在探询：能不能在这万木丛中，在这苔藓铺就的地毯上，在透过林莽的翠绿鳞片而射进来的金色阳光中哪怕是再待上一小会儿呢……

“是的，是的！快收拾吧！该走了……”

① 恩·蒂·亚·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作曲家、画家。

② 《小查克斯》是恩·蒂·亚·霍夫曼的一部童话。

孩子们勉强地帮着把杯子、盘子归置起来。他们把废纸捡到一起，埋在地下，免得这些野餐的废弃物损害了大自然母亲的原生纯洁……人们又坐上了马车。马匹甩了甩尾巴，铃铛又响起来了，鞭梢噼啪作响，于是马车随着吆喝声走出了树林。太阳已经在湛蓝的天幕上开始向下滑落了。远处升起一层浅蓝色的雾霭。玉米地的上方看得见热空气的颤动，它像一条条玲珑剔透的小溪，一股股几乎看不见的水流，交叉着袅袅上升。前方是大片向日葵，它黄色的头部像一枚枚金币似的闪闪发亮。不远处一条小河被两岸深绿色的芦苇簇拥着，像一条融化了的银链曲曲弯弯地流过。远处不时传来沉闷的枪声，像铁锤一下下地敲打。螽斯和蚰蚰嚶嚶地叫个不停。马车从山丘上驶向谷地，只听得孩子们大声喊了起来：

“瞧，他们在那儿！看见了吗？就在那儿！”

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打猎人细小的身影拉开了距离，一步步地移动着。在他们身边是小得像玩具一样的猎犬。猎人们时不时地举起枪来，只见冒出一阵轻烟，后来——这“后来”真叫人奇怪——就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仿佛是压在枕头下面放枪似的。人和狗都忙开了，从一个地点奔向另一个地点，弯下腰去，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把它捡起来，然后又朝各自的方向走去……马车已经走到了行猎的地方了，几个直到那时都不曾注意到马车的猎人才从远处挥动着手臂，把枪筒当哨子吹了起来。这金属的号角声在猎人听起来分外亲切，它颤动着直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问问他们究竟打着什么了。”

“大概什么也没有打着。”

“对，什么也没打着，不过枪可是没少放。”

“打枪归打枪，打不打得中就是另一码事儿了。”这是托夏尖细的嗓音。

斯塔涅维奇老大爷手搭凉棚看了看，很有把握地说：

“他们背着东西呢。那就是说，打着不少猎物。米哈伊洛夫身边，还有别人身边都有东西在晃动呢。”

“对，我也看见了。”科里亚喊道，高兴得拍起手来。

“爸爸，你莫非就看不见？你倒是仔细看呀！在米哈伊洛夫的左边，别人的右边。我没说错吧，伊万·叶戈雷奇。”

“没错。米哈伊洛夫背上好像也有东西。看见了吗？他背上凸起一大块。”

“看见了！这真叫棒！”

“好爸爸，你跟车夫说，让他们赶得快一点……”

车夫听了吩咐，于是马车颠簸着疾驶而去，在车后留下一团团尘埃，走在前面的倒无所谓，走在后面的可就吃苦头了！好在这个夏天多雨，所以落到鼻孔里、眼睛里、耳朵里的尘土不算太多。

终于走到了。科里亚不等马车停稳就从车上跳了下来，朝前面跑去，他实在太高兴了。马匹站住了，大家都下了车，走到草地上。只经过一天就晒得红里透黑的猎手们脸上淌着汗水，把他们的猎物堆在一起。猎狗都张开了口蹲坐着，伸出又红又尖的舌头，不停地喘气，舌尖上不断挂下白沫。它们的腰都汗渍渍的，凹陷下去了，毛皮和尾巴上沾满了各种野草和棘刺。有一条狗用一种颤抖的动作飞快地舔着腿上一处伤口。人们也都很累了，但是却神采飞扬，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他们甚至有点矜持，不流露出自己的兴奋，仿佛是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打猎是家常便饭，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透过这种装出来的冷淡，透过一张张被太阳烤得红里透黑的脸膛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和禁不住想夸夸自己成绩的愿望……

“伊万·安东内奇！我们都快累死了！”米哈伊洛夫用他低沉的声音开了口，故意不提他们的收获。“真想喝上两杯。只好烦你们稍等片刻了。……”

“当然，当然。你们坐下来歇口气。妇女们！请你们照料照料几位骑士吧。他们应当受到奖赏。柳鲍奇卡！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

“别费心啦，我们自己来。你们看，我的同伴已经不等邀请就自己动手了！”

另外两名猎人的确是一眨眼的工夫就打开了筐子，把食物和酒瓶都

拿了出来，快活地旋开了瓶塞，张开大嘴吃了起来，露出洁白坚硬的牙齿，在晒得又红又黑的脸上闪闪发亮，简直就像费尼摩尔·库珀^①笔下的印第安人。

其余的人都赶着去看猎物了，尤其是孩子们。塔尼亚为自己的父亲而扬扬自得。科里亚兴奋极了，因为他在网袋里发现一只翅膀受了伤，但还活着的红脚隼。他忙不迭地跑去找米哈伊洛夫。

“这只受了伤的鸟儿，科里亚，我是给你留着的。”米哈伊洛夫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他嘴里塞满了面包夹火腿，面颊上鼓起两个大硬包，吃力地咀嚼着，显然他还要设法活动他的舌头，才能使满嘴的食物运转起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咂巴着嘴，可是眼睛却快活地闪烁着……

的确，怎么能不高兴呢！猎物里面有两窝小山鹑，每窝都有十多只，它们那灰里带一点棕红色的绒毛和方方正正的小尾巴堆在青草上像一座小丘似的。山鹑边上是两只大鸨。这是有一普特重的漂亮的大鸟，翅膀是蛋白色的，上面有些斑点，脖子很长，头部是淡淡的灰蓝色，两边都生着触须。它们软弱无力地把自己高傲的头放在地上，乌黑的眼睛永远地蒙上了一层浅蓝色的翳膜。其中一只的肩胛骨被打碎了，全身都溅满了血点，破坏了它羽衣的美丽。三只漂亮的绿头鸭展示着自己的“镜面”——这是人们对它翅膀上闪闪发亮的羽毛的称呼。还有好些鹌鹑，这些倒霉的家伙被其他猎物压在下面，几乎辨认不出来了，只看见一些肮脏的、血迹斑斑的毛团……

在大家观看猎物时，猎人们悠然自得地脱去长筒靴，（征得妇女们的允许之后）解开包脚布，饮酒，吃饭，偶尔也朝 не - комбитант^② 满意地看一两眼。

“这是什么？”托夏尖声问道，一面从猎物堆的下面拉出一只奇怪的鸟来。只见它大小像鸡，但脖子很长，嘴也相当长，而且又松又软，

^① 费尼摩尔·库珀（1789—1851）——美国作家。遵循启蒙运动传统，兼有浪漫主义风采。其儿童文学作品流传很广。

^② 俄语：非战士（法语 combattant：战士）。

轻飘飘地像一片棕色的抹布。

“爸爸，这不是大麻鸽吗！天哪！大麻鸽！大麻鸽！”

“哈哈！”米哈伊洛夫放声大笑。“你们去问问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是怎么回事。让他给你们讲讲吧。”

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是打猎人之一，他满身都是泥浆。泥浆已经干了，可是糊满了他的衣裳，而且要是你仔细一些看，就见他的脸上也是斑斑点点，仿佛他患了一次天花。他不好意思地忸怩着，可是他的两个伙伴却捅捅他的腰，怂恿他讲那个对他来说并不愉快的故事。

“唉，行了，看在上帝分上，别闹了。”

“不，不行，您就说说吧。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害臊，都是自己人。”

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一声不响，专心致志地嚼他那根相当坚硬的熏肠。拉丁谚语说：Tarde venientibus ossa.（晚来的只能啃骨头。）好肉都被别人吃光了，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原本在吃饭方面就不像他的伙伴们那样狼吞虎咽，所以即使不啃骨头，也只有啃硬香肠的份了。不过这在猎人看来是无所谓的事。

“您不打算讲吗？那我就替您说说。”

“您，米哈伊洛夫，最好还是讲讲您打兔子的事吧。”

“我？打兔子？您疯了还是怎么的？”

“对，亲爱的，我亲眼看见的。”

“没有的事。我压根儿就没打过兔子。”

“只怕是打了没打中吧！就在小丘后面，左边的地方，从我这个方向的玉米地里朝你奔来的是什么东西？是狮子，还是老虎？”

“我打山鹑来着，连发两枪打了两只。”

“您那山鹑可真够意思，有四条腿，还有一对长耳朵……”

“您别添乱了！鬼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您说说，两只山鹑是谁打的？”

“是您打的。我说的不是这个。山鹑是您打的。打兔子打飞了的也是您。而且是怎么脱的靶？不到二十步远，而且兔子不是在跑，而是在

一下一下地蹦……”

“那是您看错了。您可是有事实为证。先生们！请看这位多么光彩！你们都看见了，他一身都是泥斑？那是他掉进泥沼里了！可是却偏偏对我们大喊大叫，说是打着了一只小鹌。你们明白吗？一只小鹌！可他却在泥沼里！真没见过这号猎人！”

原来是这样。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从芦苇丛里惊起了一只大麻鹌，他却相信自己打中了一只小鹌，不过他弄不明白这小鹌怎么会到了泥沼地里来。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猎物，就冒冒失失地大喊大叫，说他打中了一只小鹌。他正在兴头上，不防脚下一滑，他就跌倒了，而且沾了满身铁锈一样的烂泥。由于他的这些“功绩”，大家一路上就拿他开玩笑，可怜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给搞得没法脱身。不过，米哈伊洛夫没打中兔子也确有其事，只是大家都相信了米哈伊洛夫自己的话，唯有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一个人不信，因为他把整个场面，连细小的枝节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米哈伊洛夫打的大鹌（就是他背回来的，也就是伊万·叶戈雷奇的锐利目光所看见的他背上的那个凸包）却比别人的猎物加在一起还要重……

“猎人们！该知足了！你们快吃完了吗？”伊万·安东内奇对米哈伊洛夫说。

“马上就完。我们给晒蔫了，亲爱的伊万·安东内奇，您别生气，带我们出来就是您犯了傻，现在只好认倒霉了。”

“啊，没关系，没关系。”伊万·安东内奇有些难为情地嘟哝着。（他闪过一个念头：我是不是说得不合适，让人家多心了？）

“我们马上就完事，马上完。您别见怪！”

终于大家都坐上了车，踏上了最后的一段路。米哈伊洛夫又回到自己的小女儿身边。他不顾衬衫早已被汗水湿透，仍然把孩子搂在自己壮实的毛茸茸的胸前……太阳快落到地平线上了，整个西方都是一片火红，丘陵的漫坡上则是一派金色，天空仿佛燃起了一场大火。它像是一块明亮宽阔，光彩夺目的缎子，上面绣着浅蓝色的花纹图案，四周镶着闪亮的红边。太阳迅速地越落越低，它发出的光辉像一支支利箭，刺穿

了仿佛是在这颗硕大无比的星球面前有些自惭形秽而彼此紧紧地挤靠在一起的云彩。一个大火球正在自然界紫色的汪洋大海里沉没下去。田野送来阵阵花蜜的清香和艾蒿苦涩的刺鼻气味。一大群寒鸦不知从哪里飞来，于是从高处传来几千只鸟的聒噪，仿佛是很多金属膜片在撕裂似的，却同宁静的黄昏显得分外协调。

千种色彩、千种气息和声音
在无垠的空间，在神秘的远方，
亲密地掺和着，用绵长的回声
汇成一曲协调的合唱。

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上。它变扁了，像是朝两边抻开来了，仿佛是在尽力支撑着，不使自己沉没下去，不被海水呛着……但是它还是在下沉，沉入血色的大海里，而它却不能抓住逐渐变得黑暗的大地的边沿。忽然袭来一阵凉风，让所有的人都为之精神一振。地平线上一个小小的红色弓形已经沉没了。太阳这座大聚光灯从地底下散射出来的弧形光线也暗淡了，仿佛患了某种致命的疾病。血红色的沸腾消失了，金色的光辉褪去了颜色，橘黄的色调暗淡了，柔和的黄绿色在蓝中带紫的大自然的步步进逼面前悄悄地退缩了。星星发出一点点微光，然后就开始闪烁，于是一望无际的夜空就布满了美妙的点点繁星。在已经降临的夜色中，远方亮起了城市的灯火。

七

别利齐突然发生了天花。倒不是那种大流行，可是医生和警察已经在相应的表格上记录了几起真实的天花和死亡病例，而且都有签字为证。这样一来，还能不相信吗？于是科里亚的父母决定给彼得罗夫一家所有的人，不分大小，都再种一次牛痘。科里亚被这种手术吓坏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有一次差一点被一条大狗咬死。狗咬住了他的左肩，他甚至连叫也没有叫一声，只是后来，在给他包扎的时候，脸色苍白的他才含着眼泪说了一句：“它……它……把我……咬了。”伤疤就永远地留在他身上了。他能够在房顶上和高大的树上窜来窜去，虽然危险却毫不害怕。他可以在树枝上倒挂金钟，而且有一次几乎拧伤了颈椎，只好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连转一转头都做不到。还有一次，他顺着光秃秃的树干爬上了一棵树，两手抓住了第一根树枝，松开了两只脚。他没法下来了，就这样吊在树上，直到大人们抬来了消防梯，才把他取了下来；他的手抓得太紧，好不容易才松开。总之，他的冒险举动有许许多多，而且都很危险，面对这些危险，他从来不曾退缩过。可是他却害怕种牛痘：也许是他一想到手持冰冷刀具的医生就不舒服，也许是他对“种牛痘”这个名称本身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厌恶——一切生疏的、不明白的东西都会加深人的恐惧——也许他害怕那些血红色的脓肿，而且不愿意一连几个星期又像是健康人，又像是病人。也许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总之，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躲开这次接种。

来了一个像古罗马时代的占卜官^①似的医生。他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威严气概。不过，这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归功于他：无论是天花的病原体，还是有关免疫的理论，或是疫苗，都不是他发现的。他的作用无非是做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完成的几个技术动作，就像任何一个对电的本质毫无知识的人都能够敲响电铃一样。可是看他的样子，仿佛正是他在自己茧绸上衣的口袋里保管着医学伟大宝藏的钥匙，仿佛凡夫俗子以一种迷信的虔诚看待的正是他，仿佛他才是智慧的神圣宝库……他以一种引人发笑的认真态度把那些寒光闪闪的用具和药物一一放在雪白的桌布上，要求给他一盏酒精灯，一丝不苟地洗了手，然后煮了用具，用酒精一件件擦过——做这一切的时候，他让人莫测高深地一声不响，郑重其事，就像一名最高祭司。本来是要从科里亚开始的，可是科里亚不见了。派了人去找他。医生一脸不高兴地等着：你们瞧，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了！伊万·安东内奇气坏了——在医生面前叫他太为难了！他在园子里跑来跑去，高声叫喊着，终于看见儿子的红衬衫闪了一下。他追过去，科里亚就逃。眼看着父亲快追上了，科里亚却翻过栅栏，跳进了邻居家的葡萄园。就在这个葡萄园里发生了他绝对不曾料到的事情。原来是邻居家那头爱顶人的奶牛不知怎么也在这个园子里。它也赶过来帮科里亚的爸爸一把。它一低头，就朝小男孩追过来了。科里亚心里害怕，赶紧奔向把葡萄园同田地隔开的那一道高高的栅栏，而且正是在牛角顶过来的时候跨过了栅栏，等他跳到地上时，他背上已经感觉到奶牛呼出的热气了。他就像一只被捉住的小鸟一样，心跳得厉害。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出了一身冷汗，浑身软绵绵的，很长时间里都闹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这时家里的神圣仪式已经开始了。伊万·安东内奇为耽搁了时间而一再道歉，把儿子狠狠地骂了一顿，不过只好不管他了。医生给所有的人种了牛痘，被款待吃了茶点，饮了白兰地，于是他心满意足，收下该得的酬金，回家去了。

① 古罗马时代的占卜官是根据鸟的飞翔和叫声来解释神的意旨的术士。

傍晚时分科里亚才露了面，他满身尘土，一脸愧色，像一个浪荡子弟回家似的。父母亲决定要对他加以惩罚，于是把他关在放澡盆的屋子里。科里亚四面看了看，这间屋子空荡荡的，一点也不好玩。处罚使他非常伤心。说真的，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得了的错事呢？凭什么他科里亚就可以这样任人摆布呢？如果他不愿意种牛痘，那也用得着强迫他种吗？因为委屈，他觉得喉头堵得慌，一阵阵气恼使他透不过气来，他的嘴唇抖动着，眼眶里含着泪水。而且他饿了，想吃东西，可是出于自尊心，他决定不开口要任何吃食。

既然他们忘了给他吃饭，那么他哪怕是一整天都不曾吃过一点东西，也绝对不能同他们讲话……

后来他突然有了一个打算。他推推窗框，拔起插销，像一只猴子一样灵巧地跨过窗户，跳进了小花园里……他稍稍想了一会儿，然后钻进了就在窗子下边的浓密的矮树丛里。他在那里给自己构筑了一个窝，把草踩平，把头上的树枝编了编，免得它们向四面八方支棱着，一不留神就会被它们扎着，于是钻进了自己的避难所，在那里伤心地想自己的心事。现在就让他们来找他吧！就让他们知道，没有他会是什么情形！他们自己得罪了他，那就让他们自己也受点儿罪吧……

“科里亚！科里亚！”传来几声低沉的呼唤。

他一声不响。

“科里亚！你就出来吧！”

他依旧不搭理。

科里亚在等待着。他从树丛里看见，他逃走的那间屋子的门打开了，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拿着一根蜡烛走进来，她吃惊地站住了：科里亚不在屋子里。

“这才好呢！”这个男孩子想道。妈妈拿着一根蜡烛站在那里。看得见烛光的摇曳和墙上阴影的晃动。后来母亲弯下身去看澡盆，显然她是在查看他是否淹死了，因为澡盆里盛满了水。现在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打开了窗户。烛火因为空气的流动而不停地摇摆，于是科里亚从自己的避难所里看见蜡油很快就流了下来。他就在非常近的地方屏住

气息坐着。

“随他们去。随他们去。”他想。可是他开始觉得他仿佛真的走丢了，消失了，甚至死去了。爸爸和妈妈看着他的尸体，一面哭，一面痛心懊悔使他的科里亚受了委屈。他想：他们这是活该！——虽然他可怜自己，而且看见父母亲的懊悔心里觉得美滋滋的，不过他也开始可怜起他们来了。他感到他的眼泪同他们的泪水混在一起了。他受不住了，号啕大哭起来，一面喊着：

“妈妈，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母亲终究是母亲。她早已忘记了儿子的种种淘气。她的心里只有快乐，她快乐是因为科里亚找到了，而且平平安安的，没受一点损伤。其余的一切仿佛都不曾发生过，根本就不曾发生过。

“你真把我吓坏了，科里亚。起先我以为你在澡盆里淹死了呢。你到哪儿去了？”

“我……我……好妈妈……我在树丛里……”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我……有点……有点……”

“你哭什么呀，真是个小傻瓜！万尼亚！你来一下！”

于是母亲把事情经过讲给父亲听。

“你是怎么回事，科里亚？你能把妈妈吓晕过去。你不觉得惭愧吗？你知道妈妈前不久才生了小弟弟，着急对她是有好处的。”

“我没想到……”

“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地要躲开医生？”

“疼……”

“你真是没出息的娘儿们！”

“你乱说，爸爸，你知道我不是那种没出息的人。”

“怎么不是没出息？连划个小口子都吓坏了！这叫好汉子吗？我来跟托夏讲讲，你闹了多大的笑话！可真是一个乌利埃尔·阿考斯塔！你裤子后面是怎么啦？”

原来科里亚在慌慌张张地躲避奶牛而翻越栅栏时，裤子在最不体面

的地方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而他在匆忙中却没有察觉。裤子总算给这次事件注入了一些诙谐的因素，而伊万·安东内奇发现的这个缺陷倒成了全面和解的推动力，不久前科里亚还认为是伤心的事，如今在他看来却十分可笑了。的确，难道阿考斯塔会逃避医生吗？蹲在树丛里，为自己想象中的尸体而哭泣不是很愚蠢吗？这些不全都是胡思乱想，根本没有的事情嘛！

科里亚这才津津有味地吃起早已凉了的、撒了许多盐的肉饼和樱桃馅的甜饺子来。这些饺子放在地窖里已经压瓷实了，挤出了水分，所以分外香甜。科里亚狼吞虎咽地吃着，两个腮帮子塞得鼓鼓的，生活现在似乎也不像一小时以前那样糟糕了……

有一天，安德留沙的老保姆带着科里亚和沃洛佳到城里去。他们走了几家商店，买了各种东西：蜡烛、肥皂、胡萝卜、牙粉、肉、葡萄……保姆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把这些东西统统都塞进了一只篮子里，而且用纸细心地把各种东西一一隔开——否则就全都搅乱了。最后他们到了波波夫开的一家出售殖民地货物的商店。这里总有一股股加薄荷的蜜糖饼干、香子兰果子、鸭梨水果糖的香味（现在用于优质轿车的喷漆就有这种香味——梨精的香味）。靠墙是一排排放满商品的货柜；这里既有盛放各种已经发黏了的糖果的玻璃罐，也有用厚厚的蓝纸包着的圆锥形大块白糖，还有装在带花纹的白铁皮罐子里的、佩尔洛夫公司的茶叶，熏鲑鱼，表皮上已经发了霉的灌肠，火腿肉，以及葡萄酒，伏特加和各种果露酒瓶子，很像它们的爱好者：有的粗壮矮胖，有的纤细瘦长……店主是一个俄罗斯人，他是一个衣着讲究的小老头儿，穿一件整洁的灰色上衣，监督着那些穿着白色罩衣，站在柜台后面，不时从耳朵上取下铅笔，记下顾客的货款的店员。店主义表文雅、精瘦利索，灰白色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在店里走来走去，不时搓搓手，当然不是因为寒冷，而不过是表示一下他的满意。他的买卖就是做一个彬彬有礼的国外代理商，他甚至戴着柔软的活衣领，系着领带——总之，打扮得整整齐齐。在保姆挑选各种物品时，他走到两个男孩子跟前：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

“彼得罗夫家的。”

“是税务稽查官吗？”

“是的。”

“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你喜欢吃糖果吗？”他问科里亚。

“喜欢。”

波波夫走到糖果罐前，拿出些糖果递给科里亚和沃洛佳。可是科里亚忽然背过身去，毫不客气地说：

“我们不是要饭的。”

店铺主人不知怎样回答是好，他完全不曾料到一个孩子会说这样的话来。沃洛佳也生气地鼓着腮帮子。保姆买完了需要的东西，店主人还在想怎样应付局面才好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已经说了“再见”，转身走掉了。两个孩子听够了人们谈论行贿的事情，所以科里亚认为糖果也是波波夫看在他是稽查官儿子的分上，想塞给他的一种贿赂，因此也像在大大小小的紧急时刻常见的那样，他又发火了。第二天，全城几乎都在谈论这两个孩子的事情：嘿嘿，真是好样的！波波夫本人也做出一副赞赏的姿态，说是父母亲对他们管束得太严了，他们终究还是孩子，不必过分严厉。他不希望发生他认为可能出现的冲突。

彼得罗夫一家日常的生活由于伊万·安东内奇突然奉召去基什尼奥夫而被破坏了。基什尼奥夫是省城，那里有上司，有省税务局。他迅速地打点好行装，带上各种文件、报表、统计资料 and 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材料动身了。在基什尼奥夫，他受到有礼貌，但却冷冰冰的接待，甚至还就他“无可挑剔的正直”说了几句恭维话。可是在这次冷若冰霜的谈话中，上司流露出对他纵容“犹太佬”的针砭（说这些话时当然是带着一种歉意的、仿佛是理解的微笑）。等到上司明白无误地暗示说，伊万·安东内奇的待人接物与众不同，而这种独特之处“我们并不欣赏”（因为，您也知道，我们大家应该步调一致）时，伊万·安东内奇就明白了，在他身下已经埋好了地雷，而他只能自己将它引爆。不过，说实

话，在谈话当时，他并不曾仔细地权衡过种种 pro 和 contra^①，他只是气昏了。他真想朝穿着一身崭新的文官制服、保养得很精心的上司脸上啐上一口。唾沫他倒是没有吐，可是说了许多尖刻不中听的话，所以已经无路可退了。退路既然已经断了，他当即声称他要呈请辞职。于是他告辞而回别利齐去了。

他一回到别利齐，就看出事情早已安排好了。原来在他去基什尼奥夫期间，别利齐来了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年轻人，姓普里麦罗夫。他显然同警察局的高层人士有来往，所以原先在基什尼奥夫当过“受特别委派”的官吏。他来别利齐是为了顶替伊万·安东内奇的职务，而且为此做了相当明确的暗示。在外省小城市里，这种事情传播起来比无线电报还要快。官场全体人士都知道伊万·安东内奇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因此各种关系就像听从一支魔杖的指挥似的，转眼间就改变了方向，相当多的人即使不是背朝伊万·安东内奇，那也至少是侧过身子去了。不过，这种情形并不让他感到伤心，因为他正在气头上，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对许多人说了些过去克制着不肯说的、一针见血的刻薄评论。

普里麦罗夫却活动得相当起劲，极力制造所谓的“舆论”。这是一个年轻人，身着考究的英国式上衣，翻领上戴一枚菱形的大学校徽（他毕业于一所南方大学的法律系）。精心梳理的偏分发式在前面吹成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头。皮鞋擦得亮光光的。背心上露出一条沉重的金表链。右手上戴一只宝石戒指。浆得笔挺的内衣像阳光下刚落下的白雪一样闪闪发光。他说起话来像一个深受上司赏识的人那样，拖长了腔调，带一点鼻音，从牙缝里不紧不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他走路也像说话一样，神气十足，连手的摆动也似乎有一定的分寸：这个年轻人的一双小手也是很懂事的！他的长相的确是恰如其分。脸庞不大，略有血色，长着几个小丘疹，鼻子像一个小疙瘩。几根浅棕色胡须由他精心地又刮又剪，只是少得可怜，所以在清理时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得着。一对狡黠的小眼睛像猪眼一样，却总想摆出一些威风来，死劲地瞪着，

① 拉丁语：(pro 和 contra) 正反两面。

仿佛要从眼眶里蹦出来，虽说是用了不少劲，却没有什麼效果。这种种缺点都由于“摆架子”而得以掩饰起来，而装腔作势普里麦罗夫可真是驾轻就熟，可以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行家高手。玩纸牌他没有够的时候，喝白兰地他的酒量大得惊人。可是，他绝对不容许别人对他表现出不拘礼节的狎昵；相反，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有距离的热情”，就是保持等级制的各级台阶之间的社会差距，即专门的官场差距。最主要的是普里麦罗夫善于使别人对自己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他还不曾正式就职，可是人人都在他面前胆战心惊：有犹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相当准确的情报），也有俄罗斯商人——这两种人都忙不迭地盘算着怎样“送礼”。胆战心惊的还有官吏们：他要是心血来潮，像洗牌一样随意安置人员，东派一个，西调一个，又该如何是好呢，这个人可是来头不小，能在省长家里的舞会上跳舞，听说还追求过省长大人的小姐呢。总之，普里麦罗夫在官场中的信用已经相当高了，所以莫尔恰林^①之辈都动用了自身的恐惧、希望、奉承、谄媚、奴颜婢膝，以及其他种种美德，恭身肃立，俯首听命。

在最近的一个沙皇命名日，普里麦罗夫衣履整齐地来到教堂，在谦恭地给他让路的一排官员中占据了首位。他用一个保护人的目光爱抚地环顾所有在场的人，向他们表明他在即将就任的职位上就是君主专制政体和东正教会的领袖人物。然后，摆出一副以他的身份应该有的庄重姿态，偶尔用一个小十字架画十字，他懒洋洋而又慢腾腾地画着，仿佛他是奉了上司的旨意而在给上帝本人以赏赐似的。伊万·安东内奇不在场，因为他只在职务上确实推托不掉时才到教堂去，而且去了也感到十分尴尬。因此可以这么说，普里麦罗夫在教堂里就处理好了同别利齐官场的上层人物的友好关系，而且就在这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整个官场人士捧上了宝座。

在宗教仪式结束，人们散去时，一个个头面人物从四面八方朝普里麦罗夫涌来，有鞠躬为礼的，有所谓真诚地握手问候的。他则认为这些

^① 莫尔恰林原为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后来泛指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人。

关切的表示都在情理之中。然后一边走一边随便地交谈几句，而这种谈话在相互关系方面往往具有决定意义。

“嗯，你们那里情况如何？”

“马马虎虎吧，阿列克塞·瓦西里耶维奇。还凑合吧。”

“先生们，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可容不得松松垮垮……”

“我们也愿意尽心尽力，这是我们共同的义务。”

“听说，犹太佬在这里被惯坏了：到处都是一股大蒜的臭味。”

“是有这个毛病。”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是正教徒，都在为沙皇，为祖国效力……”

“是的，是太放纵了，这不消说。犹太佬在这里太没规矩了。”

“那是谁的过错？总不是上帝造成的吧？哈哈……”

“我们这儿，阿列克塞·瓦西里耶维奇，就是伊万·安东内奇太软弱了。”

“对了，我在基什尼奥夫就听说过，他对犹太佬百般纵容。”

“放纵得厉害。您知道吗，他，说实在的，只是名义上的正教徒。好像是俄罗斯人，可是对那些癞皮狗……”

“那他是怎么回事？什么好处也不图吗？”

“人人都说他没拿什么好处。”

“嗯……嗯。我本人，先生们，就不信他不得好处。这种事情没有好处是没有人肯干的。不过你们当然也有权相信。何况……”

“谁知道呢，阿列克塞·瓦西里耶维奇，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只不过人人都这么说，我们也就……”

“好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先生们，我要制住这些犹太佬。我可不是伊万·安东内奇。你们要放明白点。”

“我们听您吩咐。”

“我们应当把这座城市变成俄罗斯的城市，明白吗？”

“明白。”

“这里有俄罗斯商人吗？”

“有。”

“他们又怎么样呢？也同犹太佬处境一样吗？”

“伊万·安东内奇根本不加以区别。而犹太佬，阿列克塞·瓦西里耶维奇，您自己也知道，都是些诡计多端的人，他们见空子就钻，而且对什么人都敢蒙骗。”

“哦，可是伊万·安东内奇就……就不会帮帮我们自己人？”

“他老说什么平等平等的。他说，法律没有这种规定。”

“这人真讨厌。你们就由着他？”

“他好歹也是上司呀，伊万·安东内奇，是上级呀！”

“你们就不会往基什尼奥夫告状？”

没有人说话。人们犹豫了：既想说，又拿不定主意，有些担心。有几个人曾经偷偷地写过信，状告伊万·安东内奇，可是还不敢公开说出来：要是他忽然又留下来了呢？眼下还是不说为妙，将来再看情况吧，反正来得及。

“听说有人告过状，不过我们并不知情。”

“嗯……真不错，没得说的。”

“不过现在您来了，您的话，阿列克塞·瓦西里耶维奇，一定会照办的。这座城市里终于将有一只俄罗斯的铁腕了。”

“哼……我，先生们，要让大家都尝点真格的……跟我可不能闹着玩……你们知道，我是严厉的，也是公正的……对，先生们，就是这样：严厉而公正。”

“就像我们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一看它飞就知道是只雄鹰。”

“拉丁语里，先生们，也有这样的说法：ex ungue Leonem. 用俄语来说，就是……就是……一伸爪子就知道是头狮子。”

“这话太对了，一伸爪子……嘿嘿嘿……一伸爪子……说得真神。一针见血哪。”

“先生们，谢谢诸位。希望我们大家一齐努力，哎……这个……来履行……我们的……哎……这个……职责。”

给普里麦罗夫赶过来一辆漂亮的带弹簧的四轮马车——他在几天之内居然把车辆安排好了，把这笔开支记到“代表处”一栏里——于是，

在一群官员、这座小城市命运的主宰者们谄媚讨好的目光伴送下，他登车而去。

伊万·安东内奇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这是任何一个实际上已经被撤职，却还不曾办完手续的人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形。他过的仿佛是双重生活。一方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甚至有俄罗斯帝国臣民的种种标志物，也就是说，他有灵魂，有肉体，还有护照；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又只不过是中國皮影戏里的那个影子，只剩下一个借了制服才得以物质化的形式，而实际的职能已经丧失了。还是他早先也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如今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他依旧可以说，可是没有人再听他的了，因为他的社会存在变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切都变了。好在伊万·安东内奇切断了职务上的各种联系，停止受理各项业务，而且立即着手准备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匆忙反倒成了一件好事，否则他每走一步都得咽下一口苦酒。

家里人对他辞职远走的决定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大家都不满意，都很生气；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很高兴，因为穷乡僻壤的无足轻重的生活总算结束了。不错，对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来说，搬家有许多难处和操心劳神的事：三个孩子都还小，其中的一个还在吃奶，而旅途上单是火车就要坐三天三夜，还不算中间要换乘的驿车。还有，今后该怎样生活？要知道这一去就前途渺茫了。伊万·安东内奇没有任何职位，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不过，对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来说，离开比萨拉比亚虽然不无痛苦，也仍然不失为一条出路：她对别利齐的生活实在是烦透了。伊万·安东内奇按性格来说就不是一个好悲观的人。火气一消，他就又沉醉在美妙的希望和前景的彩云之中：在他看来，似乎一切都会是顺顺当当的，虽然后来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高高兴兴地朗读诗篇，把科里亚抱在膝上，同他一起想入非非……科里亚特别想去莫斯科是因为他对德夫里安出版社的几本书入了迷，这些书的简介和插图他已经看见了：《海洋中的生命》和《欧洲和中亚地区蛾类图谱》是他做梦也想得到的书籍。眼下，最后的时刻、告别的时刻还没有到，莫斯科还仿佛只是一座巨大的灯塔，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妙

而引人入胜的……斯塔涅维奇一家老小对即将来临的离别感到非常难过。他们同彼得罗夫一家人已经很熟悉，很亲密了，而且对他们非常满意，不仅因为是邻居，还由于他们的人品。伊万·叶戈雷奇和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老两口是摩尔达维亚本地人。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不耻笑他们用摩尔达维亚语说“请”的俄罗斯人，正像不耻笑德语的“bitte”^①和意大利语的“prego”^②一样；而且这几个俄罗斯人看摩尔达维亚人跳“召克”舞时，比他们看通常的华尔兹和波尔卡时更加兴致勃勃。这两位老人同彼得罗夫一家人的关系里没有丝毫的勉强、敷衍或是冷淡的意味；相反，一切都很纯朴、清澈、美好而合乎人情。不错，交往的基础是日常生活，它本身是很狭隘而局限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崇高的思想。不过，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内也不能设想会有更美好的关系。而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对文学和音乐都很喜欢，当她得知彼得罗夫一家即将离去时，她难过极了，差点哭出声来。她不曾加入到别利齐的“社交界”中去，而把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消磨在彼得罗夫家里。这里既是她获取文化的源泉，也是她的娱乐场所。可是现在眼看着全都要结束了！……

伊万·安东内奇给自己当医生的兄弟和妻子的姐妹们发了电报，告诉他们自己的行期。这次出行忽然对所有的人都变得十分真实了，它仿佛是一艘从雾里显现出来的航船，它就停靠在码头上，等着你上船，你只消沿着绳梯走上去就行了。收拾行装进展得很迅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几口大木箱、铁钉、包裹纸。把物品包好，裹好，捆好，绑好，钉锤敲敲打打，手指头上扎了好多刺。大家都忙碌着，整个住宅变成了开天辟地以来就不曾有过的一片混乱。科里亚有他自己要操心的事：怎样才能运走他收集的那些珍贵的蛾类标本呢，它们可是比瓷器还要脆弱得多呀！他也忙得不可开交，要了许多棉花，以便把那些小盒子稳稳妥妥地装进小篮子里去。他像一个小淘气鬼似的在大人们身边转来转去，缠得人心烦。沃洛佳倒是很热心地给他当助手。出生不久的安德留沙被这

① 请。

② 请，求您。

一片嘈杂混乱搞得烦躁不安，不时号啕大哭，不管怎样安抚也没有用。尿湿了的床单、牛奶瓶、奶嘴、药水——这一切都在骤然刮起的一阵各种物品的旋风里被搅成了一团乱麻。几天之后才有了新的秩序：几口用大铁钉钉死的大箱子像棺材一样默无声地站着，散发出一阵阵树脂和刨花的气味。科里亚忧郁地在园子里漫步，向他熟悉的、亲切的处所一一告别。他的心在哭泣，被撕裂成了碎片。这里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在这株侧柏上他曾经捉到一只红胸鸽，叶莲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就在这条林荫小道上追着他跑过，这里他找到过一个天蚕蛾的蛹，他曾经爬到这些树上去掏伯劳的窝……在这里消磨过充满阳光的夏日，也在夕阳的光辉里，在成千只粒粒尘埃似的小蚊蚋的飞舞中度过了静悄悄的黄昏；当整个园子覆盖着一片白色和粉红色的娇嫩花朵时，当杏树、桃树、梨树和樱桃树都开了花，蜜蜂嗡嗡地飞舞着，钻进花心里去采蜜时，他们在这里漫游过，呼吸过，欣赏过这里春天的芳香、色彩和声音；初雪之后，他们在这里的野草之间安下丝扣来捉金翅雀——这些自由自在的野生鸟儿被套住之后挣扎得多么厉害啊！……这里是伊万·叶戈雷奇用铁锹劈死了一只原仓鼠的地方……种种事情都在科里亚眼前复活了：各种游戏、小伙伴们、鸟雀、飞蛾、树木、欢乐、痛苦、欣喜、成功、泪水、叶莲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托夏……从他身上活生生地撕下了一片片肉，它们战栗着，颤抖着，逐渐归于死寂，却又并不曾归于死寂。

不过，世间的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中间状态的痛苦也有结束的时候——心灵的最后一滴泪水被悄悄地咽下，危机已经过去，转化成某个新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刚一出现就注定要在时代永无休止的更替中消失……

时间到了，钟声响了，彼得罗夫一家动身回他们出生的故乡去了。

八

伊万·安东内奇有三个弟弟，其中两个是医生：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和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家里人分别叫他们“乔治”和“米哈鲁什卡”，米哈鲁什卡又绰号“猴子”。虽然他们俩是同胞兄弟，受过同样的教育，又从事相同的职业，却很难设想会有比他们俩更截然相反的性格了。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机灵活跃，一头茂密的头发剪成平头，一对大眼睛流露出作弄人的讪笑。他聪明，言谈俏皮，好向女人献殷勤，也受到妇女的青睐，而他对她们也绝不仅仅怀着柏拉图式的情爱。他充满自信，举止敏捷，应对自如，颇具自由主义观点，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观念。他多年来一直在斯摩棱斯克省一座县城里行医，而且在当地知识阶层中被认为是“交际场中的灵魂”。他是一名杰出的医生，很受病家，而不单是女病人的钟爱，不过后者占有明显的优势罢了。对医学，他造诣很深，被认为是医林高手，始终关注着专业的发展。但是说实话，他对医学持绝对怀疑的态度。在坦率地谈论医学时，他提出在他看来是顺利行医的基础的两条原则：第一，不要给病人添病；第二，使病人相信他一定能痊愈。他根本否定药物的效用，所以只开一些不痛不痒的处方。然而公道地说，不论他用的是什么疗法，他的效果总比其他大夫要胜出一筹——他可绝对不是勒萨日笔下的桑格列多那样的医生^①。对病人他始终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对妇女他总是具有一种魅力。病人离开他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特别沉重的疾病——都会感

^① 勒萨日笔下的桑格列多医生是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长篇小说《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流浪记》中的人物；现代译本中作桑格拉多。

到某种精神振奋，他们的亢奋程度都提高了。格奥尔吉·安东内奇特别爱清洁，一向衣着整齐，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内衣也无可指摘……

米哈鲁什卡则在乡村里谋生，在地方自治局所属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身材矮矮，眼睛近视，戴一副夹鼻眼镜，蓄着蓬乱的络腮胡子。他不苟言笑，性格腼腆，不十分机灵，处处都慢吞吞的，无论是思索、举止，还是言谈。

他非常诚挚，但正因为过于诚挚，这反倒成了他的一大缺陷。当年他中学结业时，本来应当参加毕业考试，可是他突然感到自己还不“够格”，虽然他已经周到地准备了考试。不管家里人怎样千方百计地赶他出门去应考，他却倒在躺椅上一动不动，自顾自地读斯宾塞^①的书，就这样留了一级：既然他自认为不够格，别人不管怎样使劲都推他不动了。他能像长尾猴那样，把一条腿盘到脖子上（所以家里人才叫他“猴子”），胡思乱想……乔治喜欢按自己的看法，嘲弄地学米哈鲁什卡怎样表白爱情：

“听我说，我也许今天应当吻你一下……不，不，也许是明天……不过或许就在今天？……对，也许是今天……不，不，还是明天吧。……”

他对自己的职业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但这种钻研却无济于事。因为他白璧无瑕的天真使他把自己诊断上的种种疑虑都对病人和盘托出：您可能是这种病，不过又有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征候；对这种情形某某名医主张这样处置，另一位名医则建议千万避免这样处置。您看，医学上远不是什么问题都一清二楚了，以及如此等等的话。总之，病人暗自思忖：真见鬼，碰上这么个二百五大夫，看来他自己也一窍不通！于是下一次就去求教另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了。在偏僻的农村，这种高谈阔论确实被大大简化了，因为病人来自四面八方，大夫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做这些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同农夫也谈不起来。但是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却不能彻底摆脱对医学的哈姆雷特式的疑虑。不过，他也并不打算这样做，而是在原则上肯定必须进行周全的探讨和研究。然而，他虽

^①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综合哲学纲要》。

然思维并不敏捷，而行动又迟缓，却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棋手。在他遇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精通象棋的理论和着法，他在这方面是无人能敌的。他过着独身生活，衣着马马虎虎，只要不赤身裸体就行，工作之余，他累了就躺着读书。同妇女没有什么瓜葛，不抽烟，也不喝酒，喜欢孤身独处，几乎到了隐居遁世的地步。他养鸡，养鸭，还养火鸡。他的言词并不很丰富，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大好人”和“好姑娘”，而且这两个辞只表示温柔敦厚的不同色调而已。他待人宽厚。对当权者他怀有某种敬意，他连上帝也不完全否定，而认为信神也是不无道理的。他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有些东西“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所不曾梦想到的呢”^①，他认为，这里也有许多东西是人们所不明白的呢……他迟钝的思维和性格，他对某种稳定的、坚固的根基的不停探求出自一种本性的保守；他从来不会耍滑头卖关子。

他的医院在捷索沃村。这个村子同俄罗斯中部地带的千万个其余村庄没有什么差别：同样破旧、昏暗的小木屋一座座紧紧地挤靠着，都是已经发黑了的麦秸顶；房前都稀稀落落地长着歪七倒八、被马匹啃破了树皮的花楸树；都有一座带金属圆顶的教堂，还有一座小酒铺；农夫们都因为缺少土地，昂贵的地租和赋税而不堪重负；他们同样挨饿，酗酒，打群架；同样受到富农、县警察局长、所长、警察、教士和地方自治局官吏的盘剥；他们的地块也同样被地主庄园所包围。医院反映了这种社会生活的生理内情：酒后斗殴的伤口、饥饿造成的虚弱、流行的梅毒、产妇血中毒、肺癆引起的咳嗽、儿童的佝偻病、痢疾、疱疹、纠发病、瘰疬。医院的门诊处总是挤满了生活艰辛、备受折磨的平民：抱着吃奶婴儿的村妇、衣衫褴褛的农夫——一切都是那么灰暗、肮脏、贫困、不幸。诊室里有一股浓重的石碳酸味和碘仿味，架子上摆着大大小小的瓶子和罐子，听得到一片呻吟声，不时还有嚶嚶的哭泣声。农夫常常要走几十里路才到得了医院，因此病人送来时，往往已经处于任何治疗都无能为力的状态了：有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浑身青紫了；有的人

^①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原文是：“霍拉旭，天地间有许多事情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所不曾梦想到的呢。”

由于路途颠簸，几乎全部内脏都从伤口里流了出来；而患子痫的产妇则在路上就已经咽了气……

病房里住的是重病患者：他们都瘦得皮包骨头，像是用白罩单盖着的一具具尸体，他们昏暗无光的眼睛缓慢地打量着这间陌生而明亮的大房间，他们很想回家去，死在那座肮脏而窒闷的房子里，因为他饱受折磨的心灵在那里感到温暖一些、亲切一些……传染病房里主要是伤寒、白喉和猩红热，已经僵硬的尸体盖上粗麻布，用担架抬着送进停尸房——在这里种种磨难、悲痛、欢乐和希望统统结束了，只剩下一个 *mors immortalis*^①，永恒的死亡。

彼得罗夫一家突然从比萨拉比亚来到两个兄弟处：总得先找一个栖身之地呀！父母亲带着最小的孩子安顿在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处，科里亚和沃洛佳则被送到捷索沃村米沙叔叔那里。当时奶奶，就是科里亚曾经向她通报过“鬼脸天蛾”的奶奶，也暂住在那里。而且米沙叔叔还领养了一个农民的弃儿费佳，作为自己的干儿子——所以孩子们也有个玩伴。于是，科里亚和沃洛佳在与比萨拉比亚的果园、玫瑰花丛、杏树、野花做伴之后，又来与石碳酸、碘仿、让人害怕的停尸房、沉重的疾病、残废、暗无天日的贫困、哭泣、呻吟、惊心动魄的死亡为邻了。这对于他们是一件全新的、非同寻常的事情，令他们吃惊，令他们震动，甚至被赤裸裸地在眼前展现的日常生活的悲剧吓坏了。科里亚明白了还有可怕的疾病、死亡和贫困。这一切对他来说曾经只是一些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不定形的抽象观念，一些看法和阴影，而在这里它们都具体表现出来了，直接作用于各种感觉器官，用它们恐怖的声音向人们呼号着……科里亚虽然为见到奶奶和米沙叔叔而非常高兴，但医院的环境在他看来是太阴暗了，让他感到一种黑沉沉的、冷冰冰的巨大压力。起初几天他心情郁闷，既好奇又胆战心惊地朝医院的窗户里张望着，端详着穿大褂的医院员工，看着他们以一种职业的冷漠运送着患者和尸体，仿佛他们运送的是一堆柴火或是一片牛肉。他怯生生地走到门廊边，那

① 拉丁语：永恒的死亡。

里排着指望能治好病的患者，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在他们脸上，他看到的是深沉的哀伤和漠然的绝望，以致他因为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于心不安。一件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脏兮兮的大个子农夫的一句话使他更感到震撼。这个粗笨汉子气呼呼地看了他一眼，没头没脑地朝他甩出一句话：

“瞧你这个小少爷！怕是每天都有肉吃吧……”

科里亚立刻想起了这块肉——一块煮熟的肉，撒了咸盐和芥末。他确实每天都有肉吃，却不曾料到别人会把它看成是可望而不可得的美味。他一点也不生这个农夫的气；相反，为自己能吃到这块撒了盐和芥末的肉而感到有罪似的。这一声指责来自科里亚很不熟悉的那个巨大的世界，它把自己的子弟，受了伤的、肢体残缺的、半死不活的子弟送到医院里来。科里亚看见了带着惊恐的神态，紧紧贴在父母身边的农村孩子。他们向四周投去狐疑的目光，抓住拖着病病歪歪的身子来医院的母亲的裙子。这些孩子的脸色大都是苍白、蜡黄的，肚皮鼓胀着，尖削的膝盖骨，褴褛的裤子下伸出一双满是搔伤和血痂的脚，仿佛生活从小就践踏了这些孩子，凌辱了他们娇嫩、脆弱的身体。科里亚有时很想走近这些浅色头发的怯生生的孩子们，可是他自己也害臊，不敢开口交谈……

起初几天就这样过去了。人总是会适应世上的一切的，科里亚也逐渐适应了新环境，对医院的情况也习惯了，不过在他眼前展示的这个世界，悲伤、贫困、苦难和死亡的世界，却永远留在了他的心中。

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和奶奶居住的那座小房子就在医院的院子里。有雄赳赳的公鸡和母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有肥硕的鸭子摇摇摆摆地迈着碎步，一面呷呷地嚷着；火鸡鼓起嗦囊，展开尾巴，使出浑身气力使血色的肉髯更加鲜红，而且绕着干瘦的母火鸡不停地跺脚，母火鸡则装模作样，仿佛雄性的种种卖弄跟它们没有丝毫关系。如果一只老鹰或是鸢子在高空掠过，它的影子平稳地滑过地面，公鸡就偏过头去侧视着天空，一面咯咯叫着发出警报，母鸡便飞快地藏进窝棚里去。在漆成赭色的栅栏外面，不远的地方立着一些带横杆的柱子，来院的农夫就把自

己垂头丧气的马匹拴在横杆上。横杆上还安了饲料槽。马匹似乎也分担着主人的不幸：它们通常是吃不到燕麦的，它们的一根根肋骨都突出在外面，腰部凹陷下去，身上满是擦伤、划伤、结节和磨掉了毛的斑痕；它们无精打采地站着，低着头，不时抖动一下身子，懒洋洋地嚼着干草，仿佛完全赞同农夫的牢骚：上帝呀！你快些把我收了去吧，这日子实在是熬够了！而医院里的猪（正像人世间一样）却过得优哉游哉，它们在粪堆里拱个不停，把嘴伸到鸭槽里，碰上什么吃什么，就像伏尔泰在《老实人或乐观主义》里写的潘格洛斯一样心满意足。

沃洛佳很快就像米沙叔叔那样喜欢养鸡了。他甚至学会了摸摸母鸡屁股就知道它是不是要下蛋，于是哥哥立即给他起了一个鄙视的绰号“摸鸡崽”。科里亚自己喜欢驯养野禽，而对已经驯化了的禽类却没有丝毫兴趣。由于对这种平和的养殖行当的反感，他有一次差点吃了大苦头。他需要一个好的浮子。为了做钓丝他已经悄悄地扯了许多马尾——马都是很温顺的，甚至没有表示些许反抗。而科里亚打算用火鸡粗壮的尾羽来做浮子。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正在同母火鸡调情的雄火鸡身后，打算拔下一根漂亮的尾羽，不料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从窗口看了个正着。他一伸手从墙上取下赶牲口的短柄长皮鞭就朝科里亚赶去，想抽他一顿。科里亚自然赶紧逃走了，可是好几个小时都提心吊胆，害怕挨揍。由于他从小就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人想过要打他，所以担心挨打使他不敢离叔叔太近。他不敢回家，在外面待了很久。只是在同奶奶经过一番长谈之后，他才出现在叔叔面前。奶奶特别疼他，替他求得了叔叔的宽恕。火鸡没有受到伤害，而科里亚的屁股也躲过了一顿皮鞭。浮子后来是用一根褪下的羽毛做的，不过它也蛮不错……

捷索沃村边有一条小河流过，河上有许多深潭。距一个深水潭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水磨坊，它紧靠着一条水坝。站在水坝上往下看，就能看见在长满青苔的木桩边上有一动不动、半睡不醒的圆鳍雅罗鱼，背脊很宽，个头也不小；在深水里游动的是一群群身上有条纹的大河鲈。暗黑的水里银光闪闪，那是一些欧鲈在嬉戏，它们紧贴着水面，急速地游来游去，快快活活的，又显得有些轻浮。你只消抛下鱼钩，哪怕是用大头

针弯成的，穿上一只苍蝇，马上就能看到一条白中带蓝的小鱼被钓出水面，在空中挣扎。偶尔会有一只龙虱蹿上水面，撑开它像桨一样的长脚，待上一会儿，吐出几个气泡，然后迅速地划动着，消失在深水里。孩子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而且是科里亚、沃洛佳和费佳三个人一起来。他们常常拿着钓竿，在深水潭边上一玩就是一天。其余的时间就用来准备钓饵：给鲤鱼的是掺有棉花和葵瓜子油（葵瓜子油是要它的香味，棉花则是为了防止面包从鱼钩上脱落）的面包，粪堆旁泥土里的红蚯蚓是用来钓河鲈的，钓雅罗鱼用蟋蟀，钓欧鲈则用苍蝇和蚂蚁卵。孩子们的衣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盛鱼饵的盒子磨破了，于是裤兜里就留下了成分极其复杂的粉末：有面包屑，有黏糊糊的蟋蟀腿，有苍蝇的眼睛和翅膀，有蚁蛹的外壳，有鱼鳞，还有泥土面儿和蚯蚓的碎段——老妖婆要是拿了去做鼻烟，嗅一嗅准能提神醒脑！钓到的鱼都用一根绳子从鱼腮边穿进去，从嘴里拉出来，串成一个串儿，再放在水里，免得鱼死掉。每人都有自己的“串儿”。本事最大、钓得最多的“渔夫”就因为“串儿”最大而扬扬得意。夜里孩子们梦见平滑如镜的潭面，咬钩的鱼很多，沉入深水的鱼鳍，还有大得出奇的鱼……

在水潭边玩腻了时，他们就提上篮子，如果可能就脱掉裤子，跑到浅水里用篮子兜鱼。这里的趣事可多了：追来赶去、欢笑声、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小小的奇遇、冲突、拌嘴、偶然的得手和失算。沙滩浅底上可以捞到鲟鱼，石块下面可以摸到泥鳅。长满水草的岸边，河底是一层烂淤泥，脚下会突然冒出一股冰凉的泉水，用篮子一捞，扛起的烂泥里懒懒地扭动着的是江鳕，偶尔也能碰上一条小狗鱼，那就得赶紧把篮子扔到岸上去，否则机灵的狗鱼就会一甩尾巴钻进水里。

一天夜里，大家都被警钟吵醒了。教堂的钟声令人不安地响着，在一阵阵风声里，它时而像在哭泣，时而像在发出严厉的警告。

“失火了！起火了！”

大家都顾不上穿衣服就扑到窗前，连奶奶也披着一头凌乱的头发，穿一件长睡袍，赤着脚就从火炉上跳下来，奔到窗边。河对岸映着一片火光，木头小房就像漆黑夜色中的一堆篝火似的燃烧着，把一团团火星

抛向天上，消散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夜空里。火焰时而收缩一下，沉寂下去，于是火光立即暗淡下去，时而猛烈地重新迸发出来，吐出一条条巨大的火舌，天空于是成了赤铜色，气势汹汹地让人害怕。

科里亚站在窗边，微微颤抖着，牙齿直打战，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他突然从窗边跑开，飞快地穿上衣服，奔出门外。

“科里亚！科里亚！你去哪儿？”

“真是个小疯子！”

“去看失火！”他已经到门外，从窗子里可以看到他在朝河边飞跑。

小河上一团团火星在夜空里起劲地飞舞着，盘旋着，仿佛是魔鬼在放焰火。科里亚顺着小桥越过小河，终于来到了火场。这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在吵吵嚷嚷地指手画脚，叫喊着，咒骂着，空气干燥而灼热，有一股火的味道。一所房子几乎全烧光了，它焦黑的残骸余烬未灭，还在缓缓地燃烧着，火焰偶尔会触到一点它原来不曾发现的新东西，于是恼怒地向它扑去，张开血红的大口把它吞下。另一处房子刚着火不久，噼噼啪啪地喷吐着火焰，顺风扬起一条条赤中泛金的尾巴。农夫们互相推搡着，咒骂着，用带钩的长竿去拆着了火的房架。房架轰然一声倒下了，向四周迸出一片火星。有几个胆大的汉子，其中包括村里的铁匠，拎着水桶，冲进火场去浇泼熊熊燃烧的火焰。他们从火场里跳出来时，毛发都烤焦了，眼睛也烤红了，散发着一身烟火味，也透出一股豪迈的勇气，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快看，斯捷潘又上房了。”

“哎呀，会掉下来的。斯焦帕！当心点！那根木头就要掉了！”

“风可真大！得想法保住别的房子。多大的火哟！”

“拽倒它！你个兔崽子，别乱捅！”

“你嚷嚷什么！还用你说！我知道！”

“乡亲们！拿水来！该死的，站着干吗，像傻子似的？！拿水来！万卡！佩吉卡！”

小伙子们都跑去提水。科里亚也抓起一个水桶，跟着别人朝河边跑去。这时他想的不是火灾给灾民们带来的苦难、悲哀和不幸。他突然被

这场火焰的旋风、一团团火星、嘈杂的人声、天空中和水面上跳动的火苗、人们眼睛里映照出的火光、普遍的运动、勇者的精力、许许多多从火炉上跳下地来的人、非同寻常的集体行动、暴烈的火焰、呼喊声、手势和沉沉夜色中的明亮光辉吸引住了。

“嘿，快点，小伙子们！别慢悠悠的！”

小伙子们呼哧呼哧地送来了水，然后晃荡着空桶，又朝人声鼎沸、波光闪烁的河边跑去……

“你在干什么呀，小淘气鬼？你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跑了。”

科里亚看见米沙叔叔就站在自己面前。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头发凌乱，睡衣外面披了件上衣，帽子也不戴，眯起一双近视眼，透过夹鼻眼镜看着他，就像一只小老鹰在看着太阳。

“米沙叔叔，我在拎水……”

“我这就来拎你的头发……奶奶愁死了，又哭又嚷，以为你丢了呢。”

米沙叔叔的火气很快就消了。他的生活实在太枯燥，太单调乏味了，因此火灾就成了打破这种枯燥的一道景观。于是，他也挤进人群，也指手画脚地出些主意，不过也像这种场合下一样，大都是些没用的主意。

房顶轰然一声塌下来了，火柱振荡着在空中摇曳，条条火蛇蹿上漆黑夜空，一股烟气和焦糊味，还有灼人的热浪迎面扑来，点点火星迸射出去，在自然界的疯狂里舞动着。热浪仿佛从烧得通红的炉膛里喷涌而出，在它的挤压下，人群朝后退了退。

“快！把它拽开！快拉！来，干活吧！使点劲——拉！一、二——拉！真棒！好样的！”农夫们晃动着，齐声喊着号子，有节奏地挥动手里带钩的长竿。风刮得相当大，好在附近的房子都有巨大的椴树隔着，椴树叶子噼噼啪啪地响着，卷了起来。它们被烧死了，但却挡住了火焰的传播……

“大夫，你来干吗？你歇着就是了……”

“我是来寻侄儿的。”

“谁是你侄儿？”

“那一个，和你们的孩子一块儿拎水的那个。”

“就是那个小子呀？嘿，跟丑八怪似的。他怎么会出来的？”

“一听见敲钟就跑出来了。”

“真是的……”

“怎么起的火？啊？”

“谁知道呢！没准有人把烟头扔到干草里了，要不就是扔火柴了，还是炉子着火了——谁知道呢！好在只烧了两户人家。前两天在季莫希诺有十几家被烧得精光。遭了灾的人家，上帝保佑，都要饭去了。这才是作孽呢。”

“他们是怎么着的火？”

“唉，他们是另一码事儿了。他们过教堂的建堂节。大伙儿都喝多了，一醉酒就失火了，那还有不倒霉的吗？如今就是哭哑了嗓子也晚了……”

火焰看来是在做最后的挣扎，它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房架已经拆掉了一半。

“再来一下，伙计们。钩紧点，钩住了吗？”

“钩住了。喊号子吧！”

“使出劲来——拉呀！”

烧焦了的木头落到地上了，上面只有一些发黄的小火苗还在燃烧。不曾熄灭的炭块发出暗红色，像是一粒粒石榴子儿，偶尔还迸发出点点鲜亮的火光。火光缩小了，暗淡下去了，大火正在熄灭。

人们逐渐散去。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也带着科里亚朝家里走。火焰已经熄灭了，只剩一堆堆黑乎乎的余烬还闪烁着火光，有些地方已经是一片灰白了。夜色更黑了，连星星似乎也若隐若现，好像是天空无边的胸脯上没有发透的斑疹。科里亚还处在刚才的种种见闻唤起的亢奋之中，眼前跳动着火焰，耳朵里还响着嘈杂的人声、木料的爆裂声、猎猎的风火声。

“你们跑到哪儿去了，上帝保佑！”奶奶拍打着双手嘟哝着。“我都

想让费佳去找你们了。你们两个不敬上帝的人！你，米沙，也真行，本来是去找孩子，可是连自己也一点音讯都没有了……”

“妈妈，我们什么事也没有……”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吞吞吐吐地说，没料到自己忽然成了科里亚的同谋犯。“哎，怎么说呢……哎，失火了呀……嗯，就是看了一会儿……嗯，都好好儿的……妈妈，给我们喝杯茶吧。反正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

“茶炊我早就点上了。没准已经烧开了呢。你去把它端来，我这就煮茶。”

大家坐下，在深夜里喝起茶来。这茶非同一般，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喝着分外舒服。科里亚烫了嘴，一边吹着茶碟，一边小口小口地吸着，顾不得种种规矩礼貌。眼下谁也不注意这些礼仪了，哪怕拿餐刀去戳鱼吃也不会有人责备你。窗外一片漆黑。不久前还燃着熊熊大火的地方，现在是黑沉沉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餐桌、灯盏、台布、小面包圈、醋栗果酱、茶炊——这一切同腾空的烈焰和拥挤的人群比起来显得那么渺小，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世界，一个矮小到转不过身来的世界……

第二天科里亚到火场去了。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黄昏。田野里飘散着熟透了的黑麦的香气，河岸边浸水草地中听得见长脚秧鸡的叫声。温暖而轻柔的风徐徐吹来，微微吹拂着面颊，像是一阵清纯的吻。天边挂着一抹蛋白色的云彩。教堂的圆顶闪耀着灼热的金色光辉，晶亮的十字架屹立在银白色的天空。科里亚顺着斜坡走向火场。粗大的梁柱被烧得坑坑凹凹，残缺不全，一堆堆白色的灰烬里只露出一一点黑色的柱头。陶壶瓦罐的碎片、钉子、破盘子碎碗、灰堆里的骨头——一幢住房剩下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天哪，枝叶繁茂的百年椴树被毁得惨不忍睹，它的一边被烧焦了，损毁了：树冠变成了黑褐色，树枝扭曲了，树叶卷成一团，它那枯燥而毫无生气的沙沙声听起来凄凉而又可怜……火灾场上一些赤脚的孩子忙碌着在寻找旁人不知道的宝贝。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死去了，连一点点余烬都没有了……而生活却依然按它自己的节奏进行着。街上已经有了溜达的青年人，把便帽推到后脑勺上，帽檐下露出一络鬃

悍的鬃发。他们互相搂抱着，走在中间的是一個拉手风琴的，用皮带挎着一架大手风琴。他飞快地掀动琴键，卖弄地把一些流行曲调拉得整条街都能听见。而在村子外边，村口上和堆放大段原木的谷仓边，已经有尖细的、近乎刺耳的少女嗓音在回应了：

河上流过迷人的月光，
夜色静悄悄。

音调陡然急速地上升：

世上的一切，我什么都不要，
只想见到你，我的亲亲……

“迷人的月光”变成了一个不幸姑娘的哀怨歌曲：

小鸟还有个窠，
母狼也有崽。
我这个孤儿呀，
却没有一个亲人……

小伙子们却用恶作剧的腔调，起劲地唱一首词句顽皮，内容却并不顽皮，讲妓女的歌曲：

倒霉的她成了窑姐儿，
只好陪着军官睡！

这些俄罗斯歌曲都是忧伤的。它们唱的是“恶运”、压迫、分离、痛苦、无依无靠、不幸的爱情、贫困，就像秋夜里如泣如诉的风声。民歌最生动地反映了生活的特点，是生活最浓郁的积淀，就连那些广为流

传的模仿之作，如杰利维格、涅列金斯基—梅列茨基和鲁平^①等人的歌曲也不由自主地反映了凄惨生活的这些主要线条，其中的欢乐都变幻莫测而短暂，接踵而至的必然是忧伤和不幸，就像阴影一样，挥之不去。阴郁和哀伤的基调在全国飘荡着，扩散着：《悲伤的星期六》、《我丢了戒指》、《小引火柴呀，你烧吧，我愿意和你一起烧成灰烬》……被金钱与权力吞噬着的乡村也和城市遥遥呼应：《离别呀，离别，又是异域他乡》、《玛露霞服毒自尽了》唱遍了俄罗斯帝国的城乡。而从生活隐秘的底层，从它巨大的发酵桶的底层响起了抗议的声音，对生活的不满、在幼稚的浪漫主义里寻找寄托、对伟大的民众暴动的回忆、囚徒的歌，还有那不时展示自己宽阔胸膛的工厂工人的诙谐歌曲，像一股股涓涓细流在流淌。……穷途潦倒的流浪者，还有被监禁流放的人把这些歌曲带向四面八方，《萨沙，纯洁的小天使》的歌词就含有一种潜在的激情：

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在没有朝霞光辉的地方，
我注定要按沙皇的命——令，
了——结我的一生。

科里亚听到了一些他并不能完全理解的歌词，感到十分惊奇：

老爷，这里可是班——房，
是亚历——山大的中央监狱！

傍晚时刻，在村口和谷仓前姑娘们围成圈，跳起了环舞，老头子和

^① 安·安·杰利维格（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作品有俄国民歌风格的诗，最著名的一首是《夜莺》（由亚·亚·阿里亚比耶夫谱曲）。尤·涅列金斯基—梅列茨基（1752—1829）——著名歌曲《我到小河边去》的作者。伊·鲁平——作曲家，歌曲《三驾马车在飞驰》的曲作者。

老太婆坐在木头堆上，一边嗑瓜子，一边闲聊，小伙子使劲掀动琴键，跳着俄罗斯舞，然后就成双成对地走进黑黢黢的角落里，走到谷仓后面，走进黑麦地里那些可以藏身的地方。

高高的黑麦呀，你闪开一条道，
把我的秘密，
紧紧包牢……

远处一个青年人蛮有把握地高声唱道：

已经到了深更半夜，
我的美人儿呀，
我抓住她雪白的小手，
雪白的小手！

终于捷索沃也轮到庆祝建堂节日了，就是建立当地教堂来纪念的那位圣徒的节日。教堂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而且有唱诗班参加。集市在当天就开张了。小酒馆几乎从大清早起就顾客盈门。村子外面的草地上支起了帐篷，出售各种货物，其中大半是粗糙的糖果甜食：榛子、核桃、褐色的角豆、小圆薄荷饼干、加香料的蜜糖饼干、廉价的着色黏糖块、自制的方块牛奶糖、像鞋底一样的巧克力、不包纸的杂拌水果糖、油酥糖。农村的孩子们穿着鲜艳的印花布衬衫和连衣裙在帐篷间窜来窜去，花掉自己老也舍不得花的几个戈比。他们嘴上沾了许多巧克力和糖果的颜色，馋涎欲滴地不时看看卖冰糕的小贩和各种格瓦斯、汽水和果汁。这里还有最具诱惑力的旋转木马，上面是帐幕的圆顶，下面是雕刻的木马，手鼓在不停地敲着，走江湖的乐师演奏着手摇风琴，还有许多其他新鲜玩意儿。人头攒动——其他村子的人也到捷索沃来赶集看热闹了。音乐在不断地演奏，木马在不停地旋转，喧闹声一浪高过一浪。姑娘们尖声高叫，更多地是想炫耀自己，而不是真受了惊吓，男孩子们打

着呼哨。木偶戏班也来凑热闹，台上一个丑角正在装腔作势地表演，最后在棍棒的击打下发出一阵阵异样的喊声而死去了。五颜六色的气球挂在天空，像一嘟噜一嘟噜葡萄。“海底住户”、“小水罐里的玻璃小淘气”、糖果甜食、气球和各种玩具都把孩子们紧紧地吸引在自己身边。

“哎，教徒们，快来买吧！这儿有海底住户，他对大婶子小媳妇可是一本正经。他对大姑娘动手动脚，掉进瓶子里了！”

“嗨，气球可好啦。孩子们，快买吧！”

“新出炉的热面饼！热面饼！刚烤熟的，五个戈比买俩。”

“上好的冰糕！鲜奶油冰糕！”

“油酥糖，哎，油酥糖！无人不知，无人不吃的油酥糖！农夫们，快买吧！只要五个戈比！”

“基督徒们！”“海底住户”的主人喊道，“我拿套马索逮住了这个小鬼，把他关进瓶子里了，省得他去糟蹋姑娘。”

“看你说的，揪住他娘的一条腿，把她许配给了他爹，真能瞎掰。”

“木偶，木偶，大木偶，跟真人一样，跟活的一样！大爷，快给孩子买了吧！”机灵的玩具贩子招呼本村的富农，他穿一件天青色紧腰长外衣，一双高筒靴子，戴一顶崭新的便帽，神气活现地朝帐篷走去……

贫苦人家的孩子赤着脚（他们过节也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替换，身上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只能用渴望的眼光远远地看着这些稀罕玩意儿——饼干、旋转木马、有笔直的浅色尾巴的玩具马，还有奇形怪状的木偶。他们不敢冒昧地钻进集市里去，只是胆怯地从远处张望着，知道自己是被这种生活抛在一边的人……

靠近木偶戏班的一座帐篷边，盘腿坐着一个盲人乞丐。他带点青色的眼白朝上翻着，用带鼻音的嗓子卖劲地唱着，想盖过其他各种声音：

听我说，什么叫五？

基督身上的伤口有五处，

福音书是四部，

上帝的面孔有三副，

上帝的躯体是两个，
玛丽亚的儿子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他位在一切神甫之上，
也高于皇帝……

“教徒们，看在基督面上，给我这个瞎子一个戈比吧，行行好吧，我为您祷告上帝了。我为您祈祷，今天祈祷，往后也祈祷，永世都为您祈祷了。”

一个孕妇，胳膊细得像两根麻秆，肚子却大得出奇，喝得醉醺醺的，脸色苍白，给他帽子里扔下一个戈比。

“愿上帝保佑你。”

“喂，萨什卡，你这个鬼东西，给我破点零钱。”从旋转木马那边传来一声粗野的喊叫。从小酒铺里走来醉意朦胧的顾客。旋转木马边人头攒动，推推搡搡。吵嚷声、歌声、不时还穿插着咒骂声。姑娘们被别人搂搂摸摸，照例发出尖叫，显示自己的贞洁。

“不要脸的，你把手伸到哪儿来了？”

“就那么回事吧。你怎么了，马露哈，要走了吗？”“不要脸的”回答说，放肆地捏捏胖姑娘的胸脯……“嘿嘿，你这儿是什么？”

“你这儿，你这儿，谁跟你说话了？”胖姑娘咯咯地笑起来。“小心点，看我扇你嘴巴……”

这时路上驶来一辆漂亮的四座带篷马车：两匹高头大马，一名衣着整齐的车夫，一团粉红色和白色的花边，小伞，还有几个娇生惯养的人。这是本地的地主索托娃驾到了，她来看看百姓。陪她来的是一身制服的警察局长、两个女儿和两名家庭女教师：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

集市的喧闹立刻停止了。许多人脱下帽子，朝大人们鞠躬。太太坐在车里，用一柄单目眼镜打量着百姓。小姑娘和她们的女教师走下车来。她们打算再往前走一点，可是却听见一声喊：

“Nicht weiter, bitte, Mariechen. Bleiben sie hier.”^①

“Ah! Le peuple russe! Il est bon! Cette seine est tris pittoresque, madame!”^②

夫人宽厚地微笑着，同意了她们的请求。警察局长给她们做了些解释。

“Schon genug!”^③

“再看一会儿。”两个小姑娘尖叫着。

“不行了，孩子们，好东西尝一尝就行了。这里有醉汉！走吧，该回去了！”

马车消失了。女地主早就看够了“peuple russe”，她对这些全都没有什么兴趣。

“嘿，太太的屁股真够大的。”一个有点醉意的小伙子逗趣地说。

“她要是在这马上转一转就有看头了，哈哈！再挂上些小铃铛……”

“你可留点神，凭这些话就能把你……知道吗？”

“我才不在乎呢……我……”

“走着瞧吧。”

小酒铺里一派嘈杂，歌声、喊叫声、摔杯盘声乱成一片。窗户里冒出一股浓浓的烟雾。

“早先的日子多痛——快。”一个人扯开嗓门唱道。这是铁匠斯捷潘，就是那个在火场上表现得很勇敢的人。他结实有力，是一条豪放不羁的汉子，正在喝掉他最后的一点钱。

“斯焦帕，伙计，行了吧。”他的邻居和朋友伊万·科列斯尼科夫在劝他，他喝得也不少了。

“去你一边儿的。”

“斯焦帕……”

① 德语：“别朝前走了。停止吧。”

② 法语：“啊，夫人，俄国的百姓！这大有意思了。”

③ 德语：“行了，够了！”

“去你的吧，我是说你呢。惹火了我，打断你的骨头……”

斯捷潘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喝光了所有的钱，连外衣也低价当给了店主。他只穿一件衬衫，一副邋遢相，卷曲的头发披散着，络腮胡子凌乱得像一片毡子。

“斯捷潘，我们回家吧。”他的妻子，一个又瘦又小，胸部扁平，头发笔直的女人，忽然钻了出来，“哎，你的上衣呢？”

“走开！”

“我问你的上衣呢？斯焦帕！你听见吗？”

“我揍死你！你走开！滚开！”

“连上衣也喝进去了？啊，你这个吸血鬼！”她朝站在柜台后面，抚摸着肚皮的酒铺老板喊道。“你这个恶棍，吃人的畜牲！你太歹毒了，你不得好报！你这个强盗！吃人都不吐骨头！”

她连嗓音都变了。她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那样喊着，又哭又闹，乞求似的一会儿拉住这个人，一会儿拽着另一个人。斯捷潘茫然地转动着眼珠。他忽然感到一股无名的怒火，而且越来越大，真想扑到痛哭的妻子身上，借她来发泄这股火气，可是却突然一转身跑开了……

第二天黄昏时分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回家时，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他这一天实在太累：铁匠斯捷潘腰间的刀伤要缝合；科列斯尼科夫差一点被尖木棍打破了头盖骨，但脑震荡是逃不掉的，所以也躺在医院里；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折断了一根肋骨；另一个人右臂脱了臼；还有五个人伤势略轻一点。而对瓦西里神父还必须出诊，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别人都以为他要死了。有一个妇女肚子上遭到重击而流产，情况危急——总之就是基督教建堂节日里常见的那些事情。

原来是头天晚上打了一场群架。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也喝醉了，对捷索沃的一个姑娘纠缠不休。她的相好把小伙子狠揍了一顿。他的伙伴们又来为他出气。捷索沃的人高喊一声：“我们村的人挨打了！”——于是来了一场混战！……人们操起了祖祖辈辈惯用的武器——尖木棍，一场大仗就开锣了，它的结果如今全都记在医院日志里。

科里亚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听米哈伊尔·安东内奇的讲述。桌

子上茶炊汩汩地响着，烘托出一派宁静安详的气氛，而科里亚眼前闪过的却是伤口、折断的肋骨、打破的天灵盖……

“这都是因为大家忘了上帝。所以上帝才出手惩罚。简直是一群野兽，野兽……不信上帝的人猪狗不如。”奶奶如此这般地议论着。

“妈妈，可不能这么说。这儿没有学校，而伏特加却有的是。”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嘟哝道。

“不信上帝，你就是办了学校也没有用。人们把救世主基督忘了。天哪，多大的罪过呀！”

“奶奶！”

“你想说什么，科里亚？”

“那神父又是怎么回事呢？米沙叔叔说他醉得要死了。他是信上帝，还是不信呢？”

“小科里亚！别插嘴！这话又是谁教你的？”

“奶奶，您别生气呀！”

“是伊万努什卡把你给教坏了。你就跟着他跑吧，毛孩子！”奶奶发火了。“这就是上帝给的惩罚……”

“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科里亚沉默了许久，然后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仿佛是在思索着给这次谈话做一个结论。

“我诅咒你，不信神的人！天地不容的坏蛋！”老太婆再也无法容忍了。“上帝会连你的父亲一块儿惩罚的。啊，上帝呀！活到这个份儿上了！这些毛孩子竟然敢亵渎上帝了！”

“妈妈，您安静点儿！别生那么大的气！求您啦，好妈妈！”

可是奶奶已经平静不下来了。她大发脾气，在屋子里气呼呼地走来走去，像一头被夺走了幼崽的母老虎。她像是打算为了自己温和而慈祥的上帝而揪住孙子的头发，咬掉他的脑袋。

“妈妈，好啦，好啦！”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一面安慰她，一面朝科里亚使眼色，让他住口。可是科里亚偏偏也来了倔劲，发起孩子脾气来，他感到心在怦怦地跳动，感到血往上涌。

“奶奶，您还是指责神父吧，还有他那个上帝。”

奶奶叫喊着跑进自己卧室去了，在那里哭泣。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也生科里亚的气了。他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他也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因为他这一天除了日常的门诊、检查和包扎之外，还做了好几个手术。他一声不响，只是对科里亚指了指墙上挂着的皮鞭，就走进母亲的房间去给她服用缬草酊了。科里亚觉得十分委屈，又为挨打的暗示感到气恼，也一头埋进沙发靠垫里，放声大哭起来。沃洛佳一直瞪大了善良而天真的眼睛，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现在也扑到哥哥身边，搂着他，一面忍住眼泪劝他：

“科列奇克！好哥哥，别哭！”

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了。

“科里亚！好孩子！我是跟你说着玩儿的……”

科里亚还在抽抽搭搭地哭，浑身不住地抖动着……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站着。后来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走回自己屋里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他锁上门，脱下长裤：今天他干的事已经够多的了！彼得罗夫医生的建堂节日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奶奶就声称要去莫斯科，不管大家怎样劝她，老太太就是不听。科里亚攀着她的脖子——他真舍不得奶奶，奶奶多喜欢他呀，老是袒护着他，他们的感情可深了。不过现在这一切都不管用了，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只好告诉医院的车夫套车。奶奶就这样走了，她半是宽恕，半是生气地走了……代替她料理家务的是女仆斯捷帕尼达，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脸上有几颗麻子，身材肥胖，她似乎有生以来就不曾对谁发过火，从来不会生气，也从来不曾流过泪。她健壮有力，心态平和，为人厚道忠诚。她对米哈伊尔·安东内奇既像是对孩子，又像是对圣徒，即使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只穿一件衬衫，不穿长衬裤，她也会大大方方地走进他的房间，因为她不认为他是一个男人。对米哈伊尔·安东内奇来说，她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阿格尼娅·伊万诺夫娜的离去并没有给他在料理家务方面造成些许麻烦。

九

科里亚常去看躺在病房里的铁匠。斯捷潘热爱大自然，是打猎和捕鱼的行家，所以科里亚跟他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听他讲各种故事，也给他讲自己在比萨拉比亚的种种奇遇。斯捷潘的妻子也来病房看望丈夫，还带着儿子瓦夏。他只比科里亚小一岁，因此科里亚很快就同他也厮混得很熟了，而且也去村里找他。

斯捷潘的小屋就在铁匠铺边上，紧靠着村口。它同所有的小木屋几乎都是一样的：房架已经陈旧了，麦秸苫的房顶，墙根培了土，用树枝挡着，窗户都很小，玻璃是用油灰一小块一小块地拼起来的。小屋里只有一间房子，而且一个俄罗斯大火炉几乎占去了半间房。右边屋角里挂着年久而发黑的圣像。顺着右角的两面墙放着几张残缺的长凳。圣像两边挂着几张撕破了的、陈旧的民间木版画，上面沾满了苍蝇屎，所以它们的内容只能凭想象去猜测了。墙上挂着一只简易挂钟，钟锤边上添挂了一根钉子、一把长了锈的锁，还有一个空酒瓶——没有这些东西钟锤就摆不起来。小屋里重浊而闷热的空气有一股霉味和酸味，混合着毡靴沤出来的脚汗臭味。窗户不知为什么老是关着，连夏天也不肯打开。房间中央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像木盆一样的摇篮，里面躺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只要没有人摇晃他或是给他灌罌粟汁，他就扯开嗓子又哭又叫。大火炉上面还有三个孩子蜷缩在一大堆破衣烂衫和被盖中，它们已经看不出原先的红色，而成了沾满油腥味的黑色，而且有一股尿臊味。三个孩子中瓦夏最大，另外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甚至不愿意走下地来。瓦夏在家里已经是一个帮手了：他放牛，照看最小的孩子，给父亲往铁匠

铺送午饭，还要收拾屋子，清理牲口圈，到小河边洗衣裳。炉子上、墙壁上许多红棕色的大蟑螂晃动着触须，跑来跑去。母蟑螂带着卵鞘，像是带着一只棕红色的漆皮箱。蟑螂实在太多了，晚上把那盏发臭的小铁皮灯熄掉之后，就听见几百只蟑螂爬行的沙沙声，它们抢着去吃剩下的一点面包屑或是残粥。臭虫、跳蚤和虱子一到夜里就咬得孩子们睡不好觉。他们就在梦里不停地哼哼，拼命地搔痒，弄得血痕斑斑，仿佛用红墨水文了身或是画了一张地图……院子被一座草棚几乎占去了一半，在光线阴暗的角落里拴着一匹皮包骨头的老马和一头奶牛。黏糊糊的粪水倒并不妨害猪享受生活的乐趣。墙边放着一张木犁和一架齿耙。干草几乎一直堆到棚顶。

斯捷潘一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同许多农民一样，斯捷潘向地主索托娃（农民叫她索季哈），就是到集市上来过的那个女人，租了一点地。这个标致的妇人主要靠苛刻地出租土地为生。她的管家又奸又猾，懂得怎样榨取自己基督徒弟兄们的血汗。斯捷潘在铁匠铺里挣不了多少钱。可是要种地又没有那么多精力，腾不出手来，因为孩子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是他的妻子却很能干，和丈夫一起既种又收，还往地里送粪。于是他只好向小酒馆老板赊账，老板倒不嫌麻烦，连斯捷潘的那件上衣也照收不误。他们家里当然见不到肉食，面包、土豆、粥、圆白菜——成年累月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好在有一头奶牛玛什卡，孩子们总算还有牛奶喝。

科里亚对这种生活已经看熟了，多少也了解农民的一些操心事，因为他的新伙伴瓦夏发起议论来往像是一个成年的农夫。空闲时瓦夏教他打羊拐子骨和击木游戏。他特别喜欢打羊拐子骨，善于用灌了铅的拐子骨投出关键的一击。他玩得很出色，不久以后，即使在这种游戏最狂热的形式——赌输赢中，他也能战胜成年的小伙子们。有一次，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在沙发下面发现了一大堆羊拐子骨，感到非常惊奇，他没有想到科里亚会把他的新宝贝藏在这个地方。

瓦夏来医院看父亲的时候，科里亚就把他领回家来。起初瓦夏有些腼腆，忸怩着不肯走进大夫家里来。他这种固执的羞怯被斯捷帕尼达制

服了，这个善良的妇女对瓦夏格外亲切，使他对她产生了特殊的信任，因而跨过了这一道中了魔法的门槛。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俭朴的家使他大为惊奇，他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一座王宫。他从来不知道一座房子里会有好几个房间，从来没见过沙发、写字台、地毯、放着书刊的书架。他觉得这是最富丽堂皇的了，他甚至对这些从未见过的物件看得花了眼。他不敢在靠背椅上坐下，因为从来就只知道坐长凳。他从来没有拿过报纸。吉他在他看来是一件宝物。他瞪大眼睛看着蓬莱蕉像巴掌一样的叶子和它的气根。科里亚向新伙伴耐心地解释各种物件的用途，耳边不禁响起那一声责怪：

“瞧你这个小少爷！怕是每天都有肉吃吧！”

在科里亚的思想里，社会明显地分化了。起初人们在他眼里只分成两大类：大人和孩子，而且大人往往是欺骗孩子的。后来成年人又分成了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如今又突然出现了新的两分法，世界被分成了富人和穷人。科里亚想起了《奴隶船》，或者威廉·赖特克力夫在苏格兰夜间小店里的独白，他现在对这一切都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为自己“每天都有得吃”的肉、干净的内衣、半老爷式的整个生活感到羞愧，而对地主使用的花边、小阳伞、宽边帽和单腿眼镜，他产生了一种非常接近仇恨和蔑视的感情。他越是贴近贫民的生活，越是接近瓦夏、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那些表示，虽说只是间接的表示，一个人属于富人及其一伙的种种外部社会标记，从衣着到所谓的礼仪，就越是使他感到难受。好在他有从幼年就发展起来的不信神的思想 and 因为经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活动而引起的旺盛食欲，他才没有陷入某种幼稚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但是他产生了对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爱和对社会上层的各种习俗风尚的独特的虚无主义态度。当他遇见一位“贵妇”时，他已经不再“碰一下脚跟为礼”，（科里亚，碰一下脚跟！）而是阴沉着脸，皱起眉头一声不响，而且嘲弄他们的整个生活制度，就像他嘲弄奶奶的上帝一样。有时候某个细节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并且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一次，他看见了瓦夏母亲干瘪的乳房，母亲再也挤不出一滴奶来喂她哭喊着的婴儿。于是这个半饥饿妇女满是折皱、下垂的可怜

乳房就分外鲜明地铭刻在他头脑里了。有时他真想吻一下瓦夏的小弟弟那搔得血迹斑斑的、瘦弱的膝盖，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中世纪忏悔的贵妇们出于对基督的热爱，流着眼泪用自己美艳的双唇亲吻过乞丐和残疾人的脓疮。可是科里亚对于为我们而受苦受难的上帝并不怀有丝毫热情。他对下层弟兄不是持宽厚怜悯的态度，而是把他们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同他们在一起，比起同那些分不清白杨和山杨，甚至以为粮食长在树上、面粉可以播种的，受过循规蹈矩训练的少爷小姐们来，他感到更加自由自在，更加有意思。他只是开始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来观察世界，而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操劳、忧伤和悲哀、希望和欢乐对他而言，越来越亲近，越来越珍贵，因为他对他们越来越熟悉了。

可是不久以后发生了一件事，差一点夺去了科里亚的生命。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带上自家的三个孩子和瓦夏（他正在院子里同孩子们玩，因为父亲已经出院，他就稍稍空闲一些了），到河里去洗澡。这一天是休息日，大自然仿佛也在庆祝休息日似的，阳光灿烂，慷慨地把光明的祝福洒满大地。明亮的天空把倒影清晰地投入河中，四周是一派悠闲的静寂，只有不时从村里传来歌声、犬吠和斧劈声。河岸上长着茂密的浅草，往前是一条和青草截然不同的粗沙滩，沙滩再往前就是浅水滩了。大家在岸上脱去衣服，岸边河水并不深，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嬉戏玩水。他们晒了一会儿太阳，就高高兴兴地下水了。他们在水里扑腾，彼此泼水。两手合成筒，用力一挤，压出小股小股的水柱像喷泉一样。后来又想出了跳背游戏，彼此从背上跳越过去，发出一声声尖叫。落入水中时，一面呛着水，一面哈哈大笑。他们还钻进水里，抓住一个孩子的脚，把他掀翻，然后嘻嘻哈哈地看他扑哧扑哧地喷着鼻子往外吐水。大家打闹得十分起劲，连生性并不活泼的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科里亚在这一片闹腾里忽然看见一朵漂亮的睡莲，他一声不响地走过去，想把它摘下来，忽然感到脚够不着底了，自己沉了下去。他只来得及想到，他何苦一再惹妈妈生气，使妈妈落泪——就失去了知觉……其余的人没有立即察觉他的消失……“科里亚在哪儿？”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忽然惊慌地喊道。大家

都惊呆了：科里亚没有了，科里亚淹死了。水面已经恢复了平静，四周静悄悄的，安静得让人害怕。

米哈伊尔·安东内奇是一名游泳能手。他潜入水底，立即摸到了溺水的人，毫不费力地把他拖到岸上。科里亚被平放在地上，米哈伊尔·安东内奇给他做人工呼吸。孩子们用怕得要死的眼神看着米哈伊尔·安东内奇的一举一动。终于从科里亚的嘴里和耳朵里流出水来了……他开始呼吸了……他睁开眼了……

“怎么搞的，你这个小傻瓜？”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又亲热，又提心吊胆地在他身边嘟哝着。

“我……没什么……水……”科里亚含混不清地说着，忽然喷出一大口水……于是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没事儿，不要紧……马上就会好的……”米哈伊尔·安东内奇把自己的呢裤子当刷子给他搓揉着。

过了一会儿，科里亚就又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了。他自己都不相信溺过水。他觉得不曾有过这种事，即使有过，也不是真正的溺水，而不过是闹着玩而已。也许这件事并不是出在他身上？有一阵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想法纠结在一起，连他自己也难以分辨。而其他的人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些奇奇怪怪的体验、他的话语和想象，于是认为科里亚是被吓疯了，其实他却来不及惊吓，因为这件小小的不幸来得太快，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后来他就歪着脑袋，轮换着用一只脚跳动，让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从他耳朵里流出那么多水来。

“你喝的水够用整整一星期了。”

“小心点，夜里别尿了床！”

“那也得勤起来找夜壶。”

“我干脆就把游泳学会得了，让你们干瞪眼。”科里亚对伙伴们的打趣回答说。他后来真的成了游泳高手。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秋天快到了。树上的叶子已经发黄，晚上也有凉意了。科里亚和沃洛佳依旧住在米哈伊尔·安东内奇家里。父亲求职的事毫无结果。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带着安德留沙仍然寄住在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家里。伊

万努什卡本人不止一次地到莫斯科去，四处奔走，寄出种种信件、请求和声明，向许多人呼吁，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可是事情却不见一丝动静。有些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另一些人拐弯抹角地推托了，还有些人满口应承，实际上却什么事也不做。钱已经快花光了，眼下是靠两位兄弟在维持着生活。他们决定冬天以前一定到莫斯科去，去找伊万·安东内奇的第三个弟弟，因为科里亚该上学了，伊万·安东内奇也应当待在莫斯科，继续谋事，而且按顺序说，也 *volens nolens*^① 该向第三个弟弟求援了。

伊万·安东内奇到捷索沃来接孩子，带他们先到乔治叔叔那儿，然后全家一起去莫斯科。

“爸爸，爸爸来了！”科里亚看见父亲坐着马车来了，高声喊叫着，朝父亲跑去。伊万·安东内奇下了车，把孩子搂在怀里。

“啊，过得怎么样，小科里亚？米沙在家吗？”

“在家。我们过得挺好的。你的事顺当吗？”

“很糟糕。我来带你们去乔治叔叔那里住几天，然后去莫斯科。你好，猴儿。”米哈伊尔·安东内奇从门廊上走下来。兄弟俩拥抱着，互相吻了吻。

“科里亚和沃洛佳在你这儿怎么样？烦死你了吧？奶奶路过时，朝柳芭狠狠地告了科里亚一状。你别见怪，米沙。”

“嗨，亲爱的……伊万努什卡……这没什么。一切都很好……两个孩子都蛮不错的。同妈妈是因为上帝的缘故……小事一桩。不过，前一阵子科里亚溺过水。”

“溺过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伊万·安东内奇仍然感到后怕，脸色苍白。

“你怕是什么也没吃吧？我们马上就吃晚饭。斯捷帕尼达！亲爱的，摆好餐桌，赶快开晚饭。万尼亚跟一头饿狼差不多了……对，你的这个小淘气包溺过水。”

① 拉丁语：不得不、只好。

“爸爸！那我的羊拐子骨怎么办？我有最好的拐子骨。还有特棒的主骨！一扔就准能击中……”于是科里亚搬来了自己的百宝箱。

“你别跟我打岔！羊拐子骨只好扔掉了，随你送人吧。我们带不走……这些事，我的小宝贝，将来总能赶趟的，哈哈！你还是说说你怎么吃的苦头吧。”

“米沙叔叔把我捞上来的！我吐了那么多水！真好玩……”科里亚几乎是眉飞色舞地讲起来。

“嗯，你算是走运了……谢谢你，猴儿……好在柳鲍奇卡什么都不知道……”

“走吧，万尼亚，吃饭去吧。我没有伏特加。”

“我一个人也从不喝酒……对了，妈妈好像是气得不行。她对柳芭说是我把儿子惯坏了，说上帝会惩罚我的，甚至还说因为上帝发了火，我将谋不到一份差事。妈妈在我们家大发了一顿脾气！沃洛佳，你怎么样？没有溺水吧？”

“爸爸，我没有溺水。可是科里亚哭过。”

“什么时候？”

“就是奶奶骂他的时候。”

“你哭过吗？”

“我也哭过。”

“你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可怜科里亚……”

“啊！你真是我的好孩子。”父亲把沃洛佳拉到身边，亲热地吻了吻他，沃洛佳好像一贯就是怜惜别人的。

大家吃了火腿煎鸡蛋，又喝了几杯茶。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今天住一夜，明天就上路。”

“多住几天吧！”

“不了，米沙，谢谢你。我跟柳鲍奇卡说好的，明天回去。哎，吃饱了，喝足了，还干点什么呢？你愿意杀一盘象棋吗？我很久没有下过

棋了。你下棋可是名声在外的呀……”

他们坐下来下棋。孩子们看着这些一动不动的棋子，觉得无聊极了。他们每走一步都要盘算好半天。他们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去了，首先是忘记了时间。孩子们困得睁不开眼，就在桌子边入睡了。明天要动身了，而兄弟俩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两尊石像，眼睛盯着棋盘，只是偶尔听见喃喃的计算：

“我走这儿——他走那儿；我再走这儿——他再走那儿；然后……然后我这么走——他那么走。”

“你们在这儿耗个什么劲儿呀？”伊万·安东内奇忽然醒悟过来，“快，睡觉去！”

他又埋头去计算了。

“该谁走了？”

“你走，伊万努什卡。”

“啊哈，我走这儿，你走那儿……我就走这儿了。”

“你白送一个车，而且王后还受到威胁。”

“哎，抱歉，我没看出来。”

伊万·安东内奇棋下得相当好。可是猴子具有某些特殊的组合能力，而且记忆力特别强，又非常熟悉各种著名的棋局和难题，所以他总是能够走出高超的杀着。当哥哥的虽说很有数学天赋，却老是输棋。

“好了，该睡觉了。我们下得忘乎所以了……”

“万尼亚，听我说！”米哈伊尔·安东内奇有些尴尬地说。“你是不是从我这里拿点钱去？我是单身，只有一个费佳……”

现在轮到伊万·安东内奇尴尬了。他脸红了，因为他确实是一分钱也没有了，到莫斯科后，只好变卖家私。简直是丢人！可是又不便……

“猴子，亲兄弟，可是我没法还你。我是一无所有呀！”

“我既不要利息，也不要求还本。拿去吧。我已经预备下了……”

他把一个纸卷塞进哥哥的口袋里。伊万·安东内奇被打动了。他面色凝重，一声不响，只是紧紧地握了握兄弟的手表示感谢……

科里亚大清早就起了床，悄无声息地走到屋外去了。这是一个秋天

清新的早晨。空气里有一股秋天柔和的清爽，一切都像是用各种颜色的凉水晶做的。草上沾满露水，鞋子很快就被露珠打湿了。略有一丝绿意的蔚蓝色天空里可以清晰地看见树影、干树枝的黑色纹路和房顶。科里亚也像每次离别前一样，有两种不同的心情：很想到新地方去，同时又为熟悉的旧事物感到惋惜。他怀念在捷索沃经历过的一切，感到同它们是永远地告别了……后来他突然醒悟过来，于是飞快地朝村里奔去：他还不曾同斯捷潘、同瓦夏告别呀……后来他忽然又跑回来，掂起脚尖走进屋子，把自己所有的羊拐子骨（整整二十副）装进一个袋子里。每一块“主骨”在他看来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又朝村口跑去。

斯捷潘正在房子边用长柄斧子劈柴。他像所有的劈柴人一样，每劈一下就喊一声“嘿”。他把斧子深深地楔进粗大的原木里，然后举起木头，朝另一个结实的大砧子上狠狠地砸下去，原木就被劈成了两半，露出白中泛黄的树心。

“斯捷潘大叔，我向你们告别来了。瓦夏在家吗？”

“在家。你这就走吗？怎么这么匆忙？”

“爸爸来接了。我们这就走。”

“瓦西卡要哭鼻子了。你拿个口袋干吗？”

“我把羊拐子骨给他拿来了。”

“进屋去吧。他保不准还没有下地呢。”

科里亚拉开门，迎面扑来一股他非常熟悉的、热烘烘的霉味。斯捷潘的妻子瓦西丽萨在给婴儿喂奶。瓦夏坐在长凳上，还没有洗脸，一双睡态蒙眬的眼睛略显浮肿，有些发炎。

“科里卡吗？你怎么来了？”

“我马上就走了，瓦西诺克。我来同你告别。给你带了羊拐子骨。”

“真要走了？”瓦西丽萨问道，一面拿脏兮兮的印花布短衫挡着胸部。

“马上就走。这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

一阵痛楚涌上科里亚心头，使他说不出话来。瓦夏的嘴唇抖动着。

“再见了，瓦夏！”

科里亚吻了小伙伴，甚至忘了同瓦西丽萨握一下手就含着泪跑出去

了，他忍受不了长时间的话别。他跑到斯捷潘身边，不敢看他的脸，只是握了握他那只粗壮有力的大手就跑开了。只听见斯捷潘在身后喊道：

“小伙计，一路顺风……”

他头也不回地跑着：别了，别了！

家里人都起来了。大家坐着喝茶。窗户上凝着水汽，顺着玻璃往下淌水。茶炊轻轻地嗤嗤响着。斯捷帕尼达为他们上路烤了些小圆面包、奶渣饼，煮了些鸡蛋。她一声不响地站着，不时看一眼即将离去的孩子们，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母亲的忧愁。

终于到了最后告别的时刻。他们登上了走远路的四轮马车。车夫一甩鞭子：

“驾，好样的！”

沿着乡间小道走二十来俄里才能到最近的火车站。这里没有树林。道路在平坦而单调的田野和草地间蜿蜒前行。天气很好，是一个晴朗的秋日。田地已经收割完了，粮食也收拾干净了，只留下一行行略微变暗了的金色麦茬。白嘴鸦还没有飞走，但是已经一群群聚在一起，它们大摇大摆地在空旷的田地上踱来踱去，青黑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冬小麦出了苗，像一片翠绿的绒毯覆盖在地上。一行野鸭在河上掠过。高空中传来声声鹤鸣……一个个小村落像是缩着脖子弯着腰。院落里的花楸树上，一串串果实正在灌浆，苦涩的果子染上了红色。秋耕过的土地发出一股潮湿的清新气息……远处看得见小块小块的零散土地、一湾河水、蜿蜒曲折的道路和散落在田野上的村庄、教堂的圆顶和闪亮的十字架。偶尔能够见到行路的人，他们衣衫褴褛，背着背包，这是些乞丐和朝圣的信徒，看得出来他们的粗麻布背包里装的是一片片黑面包。他们心事重重，一步一步慢慢地朝前蹭。这种单调的动作，这种不紧不慢的步伐里有一种本能的東西，仿佛他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像那些飞鸟一样，服从于自古相传的强劲本能，听从大自然的神秘召唤，沿着自己遥远的航路，飞过大陆和海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马车边不时出现一条条白桦或椴树夹峙着的道路，这是通往豪华的地主庄园的路。远处可以看见高大的房屋，有阳台，有漂亮的圆柱——这是名符其

实的宫殿，环绕着苍翠葱茏的花园和明亮如镜的人工湖泊。百年生的大椴树、高大粗壮的白杨、从国外移来的银白色云杉掩映着门楼和柱廊、别出心裁的亭台、凝然不动的大理石雕像。偶尔也能看见温室玻璃的闪光，那里在热带的温度下生长着桃子、李子和菠萝。旗杆威风凛凛地耸峙在田野之上，展示着有封号的地主庄园的权势。这些巍峨古老的贵族之家还享受着叶卡捷琳娜和亚历山大时代的恩泽，不断得到农夫的血汗和冷酷掠夺的支持，仍然过着他们的日子。墙上挂着容光焕发、身披绶带、缀满勋章的先人遗像，拼镶的木地板闪闪发亮，金银饰品和水晶用具叮当作响。说的是高雅的法国话，送出的是娇媚的眼神。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一眼看去，觉察不到这一切都浸透了眼泪和鲜血……

四轮马车终于到站了。伊万·安东内奇和孩子们下了车，抖落着身上沾的麦秸。他们的腿坐麻了，走走路，活动活动很是舒服——两条腿上仿佛有蚂蚁在爬一样麻酥酥的。彼得罗夫向车夫付清了车钱。月台上笔挺地站着一个人。一脸粉刺的女售票员说，火车要半个小时以后才到。真是顺当极了！要是稍稍多耽搁一会儿就赶不上了。月台上除了宪兵之外，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只好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吧。科里亚闲得无聊，就仔细地看那些用钉子和铅笔刀在椅背上和椅座上刻出的字。这些字既没有文采，也缺乏想象力：“曼卡是傻瓜”，“瓦利卡同谢苗泡在一块儿”，“我喜欢漂亮妞儿”，还有些不堪入目的字。

“爸爸，看看钟，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五分钟……”

很快就听到了列车行驶的撞击声。它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然后一列客货混合列车咣当咣当地响着，扑哧扑哧地喷着蒸汽，汽笛呜呜地吼着，像一条巨蟒似的顺着铁轨朝车站驶来。彼得罗夫一家上了三等车厢，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下。车厢里很脏，充斥着一股马合烟味，不过还不算太拥挤。邻座上是一个老人，他穿褐色土布衣裳，脚上是一双树皮鞋，戴一顶旧呢帽。他蓄着一副灰中泛黄的络腮胡子，两眼不停地流泪，一只眼睛上有白翳。和他同行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年纪大约二十五岁，蔫头耷脑地一声不响，穿一件深灰色的大棉袄，破破烂烂的，有些

地方露出了脏兮兮的棉花。附近的几个隔间里坐的是商人，还有带着大口袋的农夫，袋子里装着胡萝卜、土豆、苹果；卖牛奶的妇女拿着用布包好的一块块黄油；一群木匠把锯子、斧子，还有其他工具塞在用粗麻布织成的灰色大口袋里。他们抽的烟是自己用报纸卷的“羊腿”，深吸一口，然后就熟练地不断从牙齿缝里往外滋口水。

第三遍铃响了。车头发出一声嘶叫，像是呻吟，又像是呼啸。它猛地一使劲，整个列车一晃荡，仿佛每节车厢都彼此撞上了一样，稍过一会儿就挣扎着，抖动着前进了。值班员的小房子晃了一下，向后退去了，还有车站的站房、两棵有鸦巢的大树……几个乘客脱下帽子，虔诚地画着十字……车头呜呜叫着，放出一团团蒸汽，积累着力量，战胜了惯性，加快了速度，电线杆、灌木丛和树木飞快地向后面闪去，融合成一条条各种颜色的带子。在它们后面，远方的景色以较慢的速度退去，于是整个地面仿佛围绕着一个巨大的轴心在旋转。一只乌鸦扇动疲惫的翅膀，妄想同火车齐头并进，但它终于落后了，消失了。电杆上的电线忽而下降，忽而上升，就像在浪头上浮沉。收割后的田野、草场、灌木丛，还有稀落的树木一闪而过，仿佛全都被这在大地上隆隆疾驰的列车吞噬了似的。

“彼得鲁哈，开始吧，好吗？”

“再等一会儿！”

“来吧！让大伙儿快活快活……”

一个木匠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架手风琴。他们就在火车有节奏的隆隆声和手风琴的伴奏下唱起了他们的小调，一面继续抽着烟，吐着口水，嗑着葵花子。

啷——当——那个——啷当，

啷当——啷当。

我们从弗拉基米尔省，

那个波克罗夫县来……

啷——当——那个——啷当，

啷当——啷当。

我的刨子刨不动，

锯子也锯不了……

嗓子逐渐分出了高低，而且在手上传递的那杯伏特加也起了作用……

“票拿出来。先生们，你们的票！”列车长带着两名助手在查票。

大家都伸手去拿票，有人从腰兜里，有人从油腻的钱包里，有人则从包着票的一块红方格头巾（就像襁褓中的婴儿那样）里拿出票来。

“刚才是你们在唱吗？”列车长走到木匠跟前。

“是我们在唱。”

“车厢里不准唱歌。”

“嘿！凭什么不准？”

“不准就是不准。就该这样。有规定！”

解释并没有使木匠们感到满意。他们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是屈服于命中注定的必然性。然而查票的人还没有走进下一节车厢，手风琴又叽叽嘎嘎地拉起了曲子。

我伤心地走进干净的田野，

坐在一株白桦树下……

列车终于到了县城的小站了。

“我们到了！”

彼得罗夫父子下了车。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行李。斯捷帕尼达准备的吃食全吃光了。伊万·安东内奇一只手牵着科里亚，另一只手牵着沃洛佳，三个人一起朝乔治叔叔家走去。这里的平房大部分是木质的，偶尔也有石料的，都有花园围着。果树很多。歪歪斜斜的栅栏有的折断了，有的残缺了。街灯柱上的灯都收在一边，有的柱子上已经没有那一盏小小的街灯了。木板铺成的人行道腐朽了，有些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的木

渣，露出一个个大洞。政府机关的石房子都被刷成蛋黄色，边上站着一个睡眼惺忪的警察。阴沉沉的广场上有每座城市里都有的大教堂。曾经打算给广场铺上石块，可是没有完工就搁置下来了。广场上有肥壮的瓦灰色红脚鸽子在马粪团上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脖子在阳光下反射出彩虹似的颜色。几个旅人在走。到格奥尔吉·安东内奇的住所之前见到的就是这些事物。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住着一整幢不算太大，但修建得很漂亮的木房子，有四间房间，还有一个果园。他的书房装备得不错，有好几个书柜，放着大部头的医学专著和期刊，医疗器具一应俱全，墙上挂着医学巨擘的画像，有巴斯德、夏科、奥本海默、扎哈林和包特金，其中还有一张俄罗斯化学奠基人之一的济宁^①，他是格奥尔吉·安东内奇的远房亲戚，因此特别受到推崇。在兼作诊室的起居室里，一张宽大的皮沙发前有几个小茶几，上面散放着一些杂志：《俄国思想》^②、《俄国财富》、《田地》、《外国文学通报》、《欧洲通报》。茶几上还放着最新的几期《俄罗斯新闻》^③，这是莫斯科自由派教授们的机关刊物，以枯燥乏味的拘谨立论和灵通的国外信息见称。宽大的窗户使得满室生辉。养在带铁箍的大木桶里的橡皮树、龙血树和蓬莱蕉长得几乎触到了天花板。伊万·安东内奇和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后房。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跑出来迎接孩子。他们也朝她跑去。

“好妈妈！”

他们扑进母亲怀里……

快活而整洁的“乔治叔叔”从书房里走出来，嘴里噙着一支烟。

① 路易·巴斯德（1822—1895）——法国生物学家，现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奠基人。让·马丹·夏科（1825—1893）——法国医生。神经病学及心理疗法的奠基人之一。格尔曼·奥本海默（1858—1919）——德国神经学家。扎哈林，格里戈里·安东诺维奇（1829/1830—1897）——俄国内科学家，莫斯科临床学派奠基人。包特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1832—1869）——俄国内科学家，俄国临床学派奠基人。济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12—1860）——俄国有机化学家。

② 《俄国思想》是1880—1918年间在莫斯科出版的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有自由派倾向。

③ 《俄罗斯新闻》是1863—1918年间在莫斯科出版的报纸，有自由改革派的倾向。

“啊，来了，我们的伏尔泰小信徒！嘿，快过来。”（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听奶奶抱怨过科里亚不信上帝，不过他当时显然是忘记了伏尔泰的自然神论同无神论之间的差别，虽然他从来不曾忘记过库尼贡杰讲授的实验生理学。）

大家谈起了各种经历和故事，又是惊叹，又是惋惜。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听到她的大孩子差一点淹死时，吓得心惊胆战，懊悔当初不该同意放孩子离开自己身边，仿佛这也能多少有些帮助似的。

“事情都过去了，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俗话说，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嘛。”格奥尔吉·安东内奇笑着说。“科里亚，愿意跟我一道出去遛遛吗？还是你想吃饭？”

“不想吃，谢谢，乔治叔叔，我们一路上都没有停过嘴。斯捷帕尼达给我们……”

“斯捷帕尼达是谁？”

“米沙叔叔家的。她给我们准备了好多吃食。”

“那我们就走？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您放他走吗？我保证，他不会在水里淹死，也不会在人海里出事。”

“去很久吗，叶戈尔·安东内奇？”

“不会很久，也就一两个小时吧。”

“好吧，不过别让他离开你。”

“我不让他离开，柳鲍芙·伊万诺夫娜。Ma parole^①。”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出于医学的目的，每天要散两次步：早晨开始工作前一次和晚餐前一次。他牵着科里亚的手，走到街上，顺大路朝河边走去。迎面走来的人认出了他，都恭敬地朝他鞠躬。他也非常迅速地回礼。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您这是上哪儿？”忽然响起了一声悦耳的女低音。迎面走来一位女士，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更加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① 法语：我保证。

“哎呀，是漂亮的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呀！显然是造化的神力才让我遇见了您……”

“当然，当然。您家里来客人了吗？”

“这是我侄儿科里亚。我给您介绍一下：年轻的伏尔泰信徒，不久前幸免于死。”

“侄儿？我听说过。他不是还在吃奶吗？”她揶揄地问道，一面朝科里亚伸出手去。

科里亚惊奇地注视着他们的谈话，一声不响。女士衣饰入时，体态匀称，穿一身漂亮的黑绸连衣裙（它在大衣下面显露出来），胸前戴一朵丝质的黑玫瑰。她的头发虽然都被细心地卷成了一绺绺大花，却已经是灰白色，甚至是白如冰雪了。它们奇特地同她那一对闪烁着嘲弄神色的、左右流盼的黑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她的面孔堪称美丽，但却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奇怪感觉，就像气势汹汹而暴戾的保罗一世^①的画像一样：也许是微微翘起的鼻子给她的面孔抹上了一点粗俗的韵味，也许是嘴唇的线条有些倨傲而任性的色彩，也许是突出的颧骨显得不太匀称，但是让人不能摆脱这种感觉。

在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同她说话的时候，她一会儿看着他，一会儿看着科里亚，像是在盘算着什么事情。

“听我说，现在就上我家去吃晚饭，好吗？”

“谢谢您，不过我不能去。”

“什么叫不能去呀！得了吧，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您这是怎么啦！一位女士邀请您，而您却想拒绝？这还是您吗？”

“我投降了，听您吩咐。”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文雅地吻了吻女士的小手，转身对科里亚说：

“我带你见见世面。你反对吗？”

科里亚一声不响。

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维亚济金娜是当地的一名地主，具有强烈

^① 保罗一世（1754—1801）——1796年以后的俄国皇帝，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子。在全国推行军事警察制度，在军队中建立普鲁士秩序。

的自由派观点。她有管理得很好的田庄、机械、温室，还有一个学农的管家。她支持地方自治局下属的学校，反抗上司，公开使用尖刻的言辞，不无夸张地显示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切并不妨碍她从自己的干酪作坊取得可观的收入，因为牲畜祸害庄稼而向农民收取罚款（总得有点规矩呀！），在雇农和做季节工的农民身上发财。她不把这些利润和收益算在劳动的账上，而归功于她合理而开明地使用资金所产生的进步力量。如果有人向她揭示她收入的真正技巧和来源，她就认为这是十足的诽谤。如果她的工人、雇农和附近的农民胆敢侵犯她的田庄和干酪作坊，她会认为这是最严重的不公平，会毫不犹豫地为了文明而通过省长召来军队，平息“贱民”的胡作非为。可是因为当时“贱民”还不曾有所举动，因此她敢于反抗上司，发表自由派的言论，而且关心教育事业。总之，她是一个标准的、有进步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她有主见，喜欢发号施令，读过不少书，订阅进步书刊，爱读狄奥涅奥从伦敦给《俄罗斯新闻》发来的通讯，推崇英国的母马和英国宪法。她鄙视那些把自己的庄园挥霍糟蹋在通衢大邑和国外的淫窟里，把土地按伤天害理的价格出租给农民，用祖辈的办法经营家业，向政府乞求施舍，而自己则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的地主，视他们为政治上的敌人和无可救药的笨蛋，注定要随她认为是反文化势力的专制制度一齐垮台。对社会主义她持《俄罗斯新闻》的观点，就是说，她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她并不太反对的那种打着社会主义口号，却搞虚假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乌托邦和一派胡言。由于在高尚的俄罗斯贵族中举足轻重的是极端爱国主义者，所以她在这个圈子里就被看成是一只白乌鸦，对她的指责中甚至包括她对自己的马车夫也以“您”相称，而且从来不对自己的仆役，也不对别人的仆役颐指气使。极端爱国主义者用盲目的仇恨敌视一切新事物，因为它们破坏“神圣不可侵犯的根基”：他们害怕播种机，害怕学校，害怕医院，害怕一切可以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害怕报纸；他们到处都看见“堕落”，连农民偶尔吃一块糖在他们看来也是道德沦丧、民风败坏的表现。俄罗斯贵族中的这些浑浑

疆疆的老卡托^①一派人物虽然遭到各方面冲击，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嘲笑维亚济金娜，把她看成 *femme emancipee*^②，不过对她也有点害怕，何况还有人以她为榜样呢。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带着科里亚迈步走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的家。

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维亚济金娜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一幢石砌的单层别墅，窗户又宽大又亮堂，可是说不上什么建筑风格。来开门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侍女，要不是戴了一顶作为这种职业的标记的小帽，她会更像一个高年级的中学生。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把叔侄二人领进客厅，吩咐准备晚饭。科里亚还来不及看清客厅的陈设，侍者就来请他们去餐厅用餐了。天花板上吊下来的一盏大灯把餐厅照得雪亮。正对窗户的墙边放着一个精致的核桃木大餐具柜，雕刻精美，显然出自行家之手。餐桌边是沉甸甸的靠背椅，也是核桃木的，也是同样的风格。用胶合板包了墙裙。熨得平平整整的、雪白的台布上有一个盛着冷山鹑肉的大盘子，几种色拉，每份餐具边上是一个银质小盐瓶，还有折成圆锥形的餐巾，一个水晶盘里盛着香甜多汁的梨、泛黄的胭脂色大桃、珊瑚色的橘子。（科里亚还注意到盐：连他们用的盐也非同一般，不是通常的那种带一点灰色的颗粒，而是雪白雪白的，研成了最细的粉末）。几个分别盛着红白葡萄酒的瓶子等着人们去享用。

“请你们自便吧，先生们！别让我一请再请。”

客人动手进餐了。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您终究不是 *comme il faut*^③。”

“我怎么得罪您了，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

“忘掉自己的老朋友总不太好吧……”

“这话怎么讲？”

“您多少时间没上我这儿来了？这确有其事吧？要不是听别人说您

① 老卡托（前234—前149）——罗马作家，执政官，古罗马风俗的维护者。

② 法语：解放了的妇女。

③ 法语：有礼貌的人。

像以前一样春风得意，我还以为您已经告别尘世了呢……”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挥了挥手，仿佛是在抵抗进攻：

“幸亏您是温柔性别中的一员，否则我要说您不是在败坏名声，而简直是诽谤无辜了。”

“嗨，您居然还敢为自己辩解?! 哎呀，我的朋友，这就太粗俗了!”

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揪了一下电铃：冷山鹑肉结束了，该上下一道菜了。

侍女端进一盘冒着热气的鲑鱼，上面虚掩着一个银盘盖。格奥尔吉·安东内奇透过夹鼻眼镜向她抛去一个审视的眼神，当即碰上了女主人锐利的眼睛中蜚人的妒意。这无声的交叉询问只持续了一瞬间就消失了。

“嗯，您还能狡辩吗，慈悲的大人阁下?”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举出各种各样的口实：某一次他有事，某一天他病倒了，再说，他上星期天还拜访过她，难道她忘了吗?

“耐心的大象和深思熟虑的驴子已经逃走了。啊，你今夜就别催促理智的猫头鹰吧^①。”

“这话的出处是哪儿?”

“随便说说而已。这是索洛维约夫的讽刺作品。我们换个话题吧，也许能好一点……”

“难道我的解释不能让您满意吗?”

“绝对的不满意。好吧，您说您的小侄子是伏尔泰的信徒? ……唉，我们何必在这儿坐着? ……换到客厅里去吧。玛莎!” 她对待女说，“劳驾把咖啡和本尼狄克丁酒拿到客厅里来。”

他们转到了客厅。一个 liquoris monashorum benedictinorum^② 的黑色

① “耐心的大象和深思熟虑的驴子……”是弗·谢·索洛维约夫讽刺俄罗斯象征派作家的话。引文不准确，索洛维约夫的原文是“耐心的驴子和深思熟虑的大象……”见弗·索洛维约夫，《诗歌和谐剧》，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74年，第166页。

② 本尼狄克丁酒。

大肚小酒瓶送来了，同时送来的还有盛烈性甜酒的精致小酒杯和几杯清咖啡。

“我给您弹一曲，您想听吗？”女主人对格奥尔吉·安东内奇说，转眼之间把“伏尔泰的信徒”忘了个干干净净；而这个孩子却一直感到很不自在，虽然很满意地吃了冷山鸡肉，还有鱼，还有桃子……客厅里放着一架供音乐会演奏用的、别克施泰因牌漂亮的三角钢琴。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对音乐一窍不通。可是他回答说很愿意听。女主人坐到琴边，熟练地弹了肖邦的一支夜曲。她显然是在借题发挥：她清楚地知道医生对音乐的无知，但是她本人渴望把心中积压的情感“反应”出来，消除它，发泄它，倾吐出来，把它具体化——从而哪怕是暂时地摆脱内心的激动和烦躁。

“好极了！”

“真的吗？我很高兴。”

话题转到了当地的各种事情：本城的、地方自治局的、医药界的，把各种善良的熟人 *en passant*^① 数落了一遍。

格奥尔吉·安东内奇终于醒悟过来了。

“真抱歉，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我们该回家了。我对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说的是……”

“这是谁？”女主人敏锐地问道。

“是他妈妈，”格奥尔吉·安东内奇指了指科里亚，“我答应她顶多过一两个小时就回去，我们在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半小时了……”

“这是一种牺牲吗？”

“别挖苦我了，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您又不是不知道……”

“知道……知道……我明白着呢……好吧，星期天见。我等着您。再见。再见吧，伏尔泰的小信徒……”

彼得罗夫叔侄从维亚济金娜家出来时，天已经全黑了。天空闪耀着星星，一弯新月在暗蓝色的海洋里漂浮着，像一只银色的小船。他们沿

① 法语：顺口。

着路边的栅栏，在潮湿的土地上磕磕绊绊地走着，努力分辨着身前的物体……

“科里亚，你为什么老是一声不响，像个哑巴似的？”

“不为什么。”

“你不喜欢这位太太吗？”

“不，没什么。”

“大家都说你认生，也爱说话，今天是怎么了？”

“没怎么。”

除了“没什么”之外，叔叔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父母亲在家里可是等苦了。

“你们上哪儿去了？”

“去一位漂亮太太家里。得让科里亚学一点交际呀！”

科里亚一声不响。

该睡觉了。安德留沙在靠垫中间睡着了，睡梦里咂巴着嘴，像是在吮吸奶嘴儿。沃洛佳躺在卧榻式沙发上，平稳地呼吸着。科里亚应当睡在他身边用椅子搭成，铺了一个褥垫的床上。他脱去衣裳躺下了，头脑里萦回着羊拐子骨、斯捷潘、米沙叔叔、瓦夏、小木头房子、桃子、安东尼娜·尼基季奇娜和她花白的头发……睡意朦胧中他听见有人在谈话：

“怎么办呢，表和手镯我已经卖掉了。”

“米沙不是还给了一百卢布吗？”

“那总是要还的呀，瓦尼亚。再说还要搬家，要是把这些都算上，花销是很大的。只好卖东西了。还是快些走的好。”

“你这么看吗？”

“还有什么办法呢？谁也不会为你去张罗的，信不信吧。你已经看到自己是多么天真了。要不是有这几个孩子……你根本没想过这一面。”

“我们好歹总能过下去的，柳芭。”

“但愿如此。可是会过得紧巴巴的——这我也绝不怀疑。用不了多久就会变卖一空了。纠纷争吵是免不了的。人总是人嘛！靠别人生活很

难堪呀，瓦涅奇卡。”

“哎，好了，再说吧。俗话说，早晨比晚间要聪明一些……”

“这种宽心的话没有多大用处……再说……”

“还有什么事？”

“我，瓦尼亚，又怀孕了……”

科里亚睡着了。

十

经过长途跋涉，彼得罗夫一家总算来到了伊万·安东内奇的小弟弟叶夫根尼家中。它位于村妇坊最低处距勇士约翰教堂不远的一幢旧房子的二层楼上。这座房子潮湿，又有一股霉味，到处是裂缝，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似的。大片大片的墙皮脱落了，露出十字交叉钉着的板条和一团团肮脏的毛毡。泡酥了的墙皮和斑驳的霉点使这幢房子显得分外龌龊难看。它多年不曾油漆过的房顶被锈蚀而掉了皮，布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斑痕。屋里的楼梯腐朽了，有些梯级已经全垮了。房门上的铜把手也残缺了，像被啃过似的，开门关门都嘎吱作响。房顶漏雨，天花板上满是带点绿色的片片水迹，各个屋角里集聚了太多发霉的潮气，连外号叫“瘸子万卡”的那种蜘蛛（如果揪下它一条又细又长的腿，这种蜘蛛爬行起来就像一个瘸子似的）也从那里逃走了。但是这些角落里却滋生着灰紫色的潮虫，又肥又大，冰凉而滑腻，让人恶心。这些虫子掉到桌子上、床上、头上。连窗户上的玻璃也似乎吸足了这座房子的潮气和凄凉而膨胀了。

一楼是一家洗衣房和一家纸盒作坊。洗衣店里老是水汪汪的。昏暗的空气里缭绕着一团团水蒸气，隐隐约约地现出弯着腰的人影和赤裸的双手，还有一堆堆各色内衣——衬衣、男式长衬裤、餐巾、袜子、床单，要么是拧成一条条湿带子，要么凌乱地堆在屋角里。从满是肥皂泡的洗衣盆里升起水汽。地板上是一个个脏水凹，带蓝靛粉的水流遍地都是。朝院里的门不分冬夏老是敞开着。从洗衣店里不停地有人摇摇晃晃地跑出来，提着一桶桶脏水，把它倒在院里，给土地或者积雪染上一些

灰蓝色调。小院里横七竖八拉着些绳子晾洗好的衣物。夏天，这些衣物被风吹得鼓起来，像是船上的帆篷，有时候风会把一件没有夹牢的衬衫或是床单刮下来；冬天则全都冻成了沙沙作响的硬壳。

洗衣店的人就在那一套潮湿发霉的房子里，也就是说，在挤满了人，塞满了内衣、洗衣盆、肥皂、疾病、咳嗽声和咒骂声的三间小屋子里生活和工作。未老先衰的洗衣女工头发蓬乱，衣着邋遢，全都一样地骨瘦如柴，乳房下垂，满脸皱纹，胳膊细得像有许多枝丫的木棍，手指都被肥皂和碱水腐蚀了。由于生活毫无希望，而沉重的劳动又毫无乐趣可言，她们无一例外地酗酒，吵嘴，打架，所以身上总是有青紫的肿块，或是抓伤的痕迹。她们的丈夫或是姘头揍起她们来绝不手下留情。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小小的几平方米空间里，人和物在这里，就像在秃山上老妖婆的大锅里一样，都搅和在一起。

纸盒作坊里从清早直到深夜都在用硬纸板糊盒子。作坊里有一股胶水、糨糊、人汗和马合烟的混和气味。工人从早到晚都坐着，几乎从不站起身来。作坊主人也同工人一起干活。午饭前他就让工人喝茶，这样撑胀了的肚子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菜汤和稀粥，伙食钱就可以节省一些了。工匠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浅色毛发，脸上生着痤疮，酗酒、吃不饱和劳累使他们脸色苍白而疲惫。他们坐在桌子边，唱着忧伤的歌曲，星期天就狂喝滥饮，然后胡闹一气，或是筋疲力尽地躺下睡觉，第二天起身时面孔浮肿，脸色蜡黄，头疼得支持不住，总想再喝一点解酒药。

院子旁边有一处小花园，里面稀稀落落地长着几丛金合欢。花丛上老是挂着些烂线头、碎布条和破衣衫，遍地都是碎玻璃、破瓶子、瓶塞、破鞋，还有狗屎。偶然会长出一棵小草，不过在这样的土壤里它很快就枯萎了。小花园成了野猫野狗经常光顾的地方。但是连这些人生的伴侣也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跛着脚，生着疮，眼睛不停地淌泪。它们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只能躲在树丛里恋恋不舍地啃一些早已从里到外都被啃得精光的骨头。到了交配的季节，它们就互相折磨着，咬掉彼此身上最后的几撮毛。这座房子的住户就把挑唆它们互相撕咬，或是打着呼哨，扔石块去砸正在交配的狗作为一种娱乐。

四周曲曲弯弯的小胡同里也是这样的房子，要不就是木头的平房，墙壁歪歪倒倒，大门边上有一个门铃的拉手。铺了石块的路边是一条窄窄的人行道，在最偏僻的地方石头缝里能长出一点青草。房子里挤满了像乞丐一样的贫民和一堆堆仿佛是多少年来在垃圾堆里集聚起来的破旧衣物。难怪旧货商人、收破烂的小贩和狗贩子常在这一带出没。狗贩子捉住或者用几个戈比买下那些没主的野狗，然后把它们卖到屠宰场里。收旧货的鞑鞑人在各个小胡同里转悠，用他们窄小的眼睛细细地看货物，用尖细的嗓子吆喝着：“用不着的旧货——变钱。换也行，卖也行……”稳重的俄罗斯人则朝窗户里张望着，用低沉的声音，拖长了腔调，一本正经地叫：“旧衣裳旧鞋也卖钱。”收瓶子的小贩背着粗麻布大口袋，钻进一处处院子，也拖长了腔调，简单地重复着：“空瓶子卖钱！骨头卖钱！”鞑鞑人背着大包大包的各色衣物，从狐皮大衣到手帕和花边，有崭新的，也有穿破了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买卖，也可以交换，只要价钱合适就行。一件东西往往要经历它自身生命的好几个周期，每个周期又都有它相应的社会消费群体：用新东西的是所谓有头有脸的人们；用旧了之后，它就被卖给了家道中落，但仍然保留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们；等到用破了，它才转到乞丐、流浪汉和游民手里。生活中的这几度变形差异非常之大，而且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于是靠了旧货商人这种贩卖贫穷的人做中介和代理，这些破烂货物就遵循着商品流通自身的法则而流转。

叶夫根尼·安东内奇是为哥哥着想，不久前才搬到村妇坊来的。他的种种计算归结起来，就是他的钱只够租赁一套四间房的住宅，而且只有住房租金不超支（住房质量就不能计较了），才有可能维持伊万努什卡一家的生活。住在他家里的还有奶奶，奶奶又写信召来了费佳。他本人倒是独身，但是靠他供养的还有奶奶的一个远房姑妈、连走路都很困难的老太太“乌福奇卡”。这些人好不容易才安置在四间屋子里。一间做公用的餐室，伊万一家人挤住在另一间里，奶奶、“乌福奇卡”和费佳三个人住一间，叶夫根尼·安东内奇本人则住在剩下的一间小屋子里。应当承认，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牺牲。但他秉性温厚，极其善

良。他是几弟兄中唯一的一个念完中学就不得不立刻谋事，而不曾上过大学的人。他曾在《俄国思想》编辑部里工作多年，如今在呢绒商人安德列耶夫的贸易行里做会计，成天在距蛮子街不远的中部贸易市场的“货栈”里埋头工作。他比几个哥哥身材高大一些，稍稍有些谢顶，圆圆的脸庞上生着一对温厚善良的眼睛和一个滚圆如土豆的温和的鼻子，戴一副度数很深的夹鼻眼镜。他经常自言自语，唱歌或是朗诵，总是慷慨激昂地拖长了腔调，而且在句尾夸张地低声吟诵着。

早晨八点，大家都聚在餐室里喝茶。叶夫根尼·安东内奇匆匆忙忙，要赶着去上班。他刚洗完脸，给脱发的头上搽了润发剂。他在餐桌边坐下，嘴里念念有词：

“野蛮的艺术家用朦胧的画笔……”^①

乌福奇卡老太已经是上百次地瘪着嘴唇，含混不清地重复着自己的老故事，说她没有听从格奥尔吉·安东内奇的忠告，错过了给自己镶牙的机会：

“叶戈尔·安东内奇跟我说：乌福奇卡！镶上牙吧！”

说到这里，她满布皱纹、上百岁的面孔会绽出一个亲切的微笑。桌子上放着圆面包、方白面包、黄油；糖罐里是碎糖块。不过这些如今都不单单是消费品了——想吃就拿去吃吧！每个人事先都要盘算一下，他可以拿多少，会不会吃掉了别人的一份；有的人客气一些，有的人不太客气，但人人都有自己的规矩——贫困随时随地都让人感到它的存在，每一块糖都要放到看不见的秤上去称一称。由此形成了某种内心的尴尬，它有时表现为一个眼色，有时表现为一个轻微的手势或者简短的话语。

叶夫根尼·安东内奇的善良和亲切往往能缓解喝茶时的紧张局面。他有说有笑，不时把圆面包，或是糖块，或是黄油塞给孩子们，而且做得很机智，又很有分寸。午饭他不在家吃，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问题：汤里那根大骨头的骨髓应该给谁吃呢？它该

^① 这是普希金1819年写的一首诗《复活》的开头。

怎样分呢？小块小块的煮肉又该怎样分呢？可以往荞麦粥里放多少黄油呢？领导者的这种种职责按照宗法制的习俗都归奶奶管。可是这里就出现了对抗。奶奶也像许多做婆婆的一样，在心灵深处并不喜欢媳妇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因为她“夺走了”她的伊万努什卡。奶奶认为，自由思想、“堕落”、对孩子们的错误教育、科里亚的不信上帝——这一切的根子全在媳妇身上。她甚至认为伊万努什卡也受到了腐蚀。当他们分开过的时候，这些都不容易被察觉到，现在却逐渐显露出来。奶奶明显地偏袒费佳，故意刺激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费佳因为品行好而常常多得到一小块肉、黄油或是糖作为奖励。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觉得犯不上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争吵，可是她又爱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明显地受了委屈，她总是克制着，忍耐着，然后找来旧货商人，卖给他一件衣衫、头巾或是披肩什么的，悄悄买一点圆面包，找机会塞给孩子们。

可是伊万·安东内奇仍旧没有谋到差事。可以变卖的东西很快就几乎卖光了：伊万·安东内奇的制服，他的外套，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在别利齐出门穿的衣衫、皮大衣……这些东西仿佛全都蒸发了似的，一转眼就统统消失了。伊万·安东内奇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明白，可是毫无办法。他在谋事时受到的委屈和气恼起初使他愤怒，后来也就逆来顺受了。家里的这些小冲突使他很难过。当生活变得庸俗时，那是最可悲的了。

科里亚偶尔也被派去小铺论斤卖旧书和旧报纸。他自己则在各个院子里钻进钻出，偷偷地捡骨头和空瓶子，然后将它们卖掉。他甚至发现，如果在小花园里，在地里多翻一翻，就能找到一堆堆的旧骨头和种种破烂东西。他到处去翻找，两只手磨粗糙了，长出了一层厚皮。赚到了几个戈比，他就拿去买最便宜的牛奶糖（他爱吃甜食，而家里的糖却很少），而且给弟弟沃洛季卡吃。他有存放破烂东西的秘密仓库，只要一听到“空瓶子卖钱！骨头卖钱！”的吆喝，他就卖掉自己收集的货物，跑去买糖果或是撒了砂糖粒的小面包。

直到很晚了，快到年中的时候，科里亚才被送进了学校，就是他度过了早期童年的那所学校。这件事是亚勃洛奇金经手办的，他一直在学

校里当主任。科里亚上了二年级。他于是又回到了老地方。亚勃洛奇金一家人都对他非常好。学校课间休息时，科里亚到他们家吃早饭，玛尼亚总是关切地给他添一点浇了调味汁的、暄乎乎的肉饼。这肉饼是多么可口的美味呀！玛尼亚看得出来，彼得罗夫一家人穷了，她明白孩子们吃不饱。这一点当然不难发现：他们的短上衣褪色了，袜子也破了，打了补丁，衬衣没有熨过，他们瞟着糖块、一杯柠檬茶、鸡蛋的眼神明显地流露出饥饿的欲望。她怜惜这几个孩子，她为科里亚感到心疼，他们俩早先是多么要好的朋友呀！可是这种友情，像早先那样的友情，却不曾恢复，因为生活环境相去太远了，而且科里亚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他连比萨拉比亚的那些神奇的阅历也没有给玛尼亚讲过。只有一次他们似乎恢复了昔日的交往：科里亚拿来他引以自豪的、已经发干的“鬼脸天蛾”，神色严肃的玛尼亚仔仔细细地把它看了一遍，她仿佛从这只来自远方的、陌生的蛾子身上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两个孩子仔细地将这件宝贝放在茶炊上，就是茶炊顶部冒出蒸汽的小孔上煨软。干燥的韧带变软了，天蛾的脚和触须可以被展平了，于是科里亚用一根大头针把蛾子固定在软木的展翅台上，制成了标本。

每天清早，科里亚匆匆忙忙喝上几口热茶，抓起书包就朝学校跑去。他要从低处，从村妇坊跑上亚基曼卡街，然后再爬上波利扬卡街，来到他熟悉的老街道金帐大街上，来到他的故居。学生们，有男孩也有女孩，都坐在台阶上等待门房打开校门。校门一开，孩子们就一哄而上，你推我搡地挤着，一会儿捅到了别人背上的书包，一会儿压到了旁边孩子的屁股，跑进楼里朝存衣处奔去，那里每人都有自己编了号的位置。他们像一群乌鸦，坐在正门的楼梯上。楼梯下面是一间小小的卫生室，孩子们排着长队，接受简单的卫生检查。医士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她是沃斯克列先斯基神甫的女儿）用一个扁木片压下每个人的舌头，检查他的喉咙，看是不是有咽峡炎、白喉或者其他什么病。查完一个人后，木片就被扔进筐里，然后用蒸汽消毒，供第二天再用。

卫生检查完后，铃声一响，孩子们就在大礼堂里排队做祷告。音乐教师兼书法教师伊万·阿列克谢伊奇·佐洛托夫是一个虚弱干瘦的人，

生着一个大喉结，在又长又细的脖子上显得分外刺眼。他拿起音叉，用手指指挥着，给了个开始的信号……

“天上的主啊，我们真正的灵魂……”赞美诗唱起来了。

“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和谐而流畅的合唱队接着唱道。

“你赐给我们幸福，赐给我们生命。”清纯而尖细的男童声回荡着。

“愿你常驻在我们心中。”是低沉而坚定的女中音。

“帮助我们洗去各种恶行，拯救我们的灵魂。”合唱队结束了祈祷，歌声越来越轻，逐渐停止了。

孩子们跑进各自的教室，开始上课。科里亚很快就在各门功课上都冒了尖，尤其是他的书法工整美观，甚至超过了书法教师本人。老师公开承认这一点，高高兴兴地给他打了带加号的五分。有两个同学和他争夺第一名的桂冠：认真细致的纳尔齐索夫，他是一名小职员的孩子，一头黑发梳成偏分头，一副清亮的高音嗓子在学校的合唱队里非常突出；还有一个是洗衣女工的儿子雅可夫列夫，衣着勉强可以蔽体，他极其聪明，却患有可怕的遗传疾病，两个鼻孔朝外翻着，不停地散出一阵阵恶臭，所以他单独坐一张书桌，因为坐在他身边谁也受不了。他有极好的数学天赋，无论出多么难的心算题，他都是全班第一个算出来。科里亚有两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好朋友：赫鲁斯洛夫斯基和他都爱好绘画，另一个是学校清洁工的儿子莫兹加列夫。赫鲁斯洛夫斯基是细高挑儿，像一根芦苇，面孔瘦长而扁平，两手纤细。莫兹加列夫则相反，看上去有些笨拙而肥胖，甚至是臃肿。同学们叫他“毒蜘蛛”。他腋下常常生出一个个大脓疮，就是俗话叫作“狗奶头”的那种。他家住在校的地下室里。当“毒蜘蛛”生病而不能上课，科里亚去探望他时，才第一次见识了这些地下的石头走廊。暗淡的光线从上面射下来，铺了沥青的地面上传来沉闷的脚步声，走廊里凝结着一股重浊而带霉味的潮气，使地下室的住户脸色苍白，浑身骨节酸痛。

在莫斯科，科里亚一头扎进了书本里。他还像从前一样杂乱无章地

阅读。他读了西班牙的小说，莫里哀的作品，科尔什^①的古代文学史，启示录——这一切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而启示录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宗教课上科里亚说他知道这本书。神甫感到惊奇，作为检查，向他提了一些问题。科里亚回答了问题，不过抱怨说他读不懂。肥胖的神甫本来就并不长于思考，这时声称教会有一项特别的决定，禁止凡夫俗子阅读启示录，要求科里亚履行这项规定。但是禁果总是甜的，因此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实际上反而促使科里亚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启示录。这本书里莫名其妙的激情、宇宙中的突发巨变、大天使的号角、死者的复活、野兽的出现、末日降临、巴比伦的荡妇、神奇的大碗——这本神秘主义著作郑重其事地推出的末世论^②，以及它形象的象征手法对科里亚产生了影响，虽然他很小的时候就有无神论的主张。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反基督的人。当然，他非常偶然地读到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当他读到描写反基督者打算跳进无底深渊，却“仿佛有一根电杆”把他支撑在空中的那一段时，科里亚浑身不自在。他跑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问她，她是不是一个荡妇，因为反基督者应当是荡妇所生。他并不懂得“荡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母亲被他搅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科里亚有他自己的心思，所以他也没有想到要说明他怎么会产生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场独特的心灵危机，确切些说，是这场危机的最后阶段，而其推动力则是奶奶的诅咒。科里亚很快就战胜了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旧观念发起的这次最后的进攻。特别折磨他的是一场场噩梦。他梦见他到学校的地下室去看莫兹加列夫。他在铺了沥青的地面走着，光线很暗淡，他的脚步在走廊里发出沉闷的回声，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莫兹加列夫的房门。他走呀走，可是找不着房门，忽然觉得自己是迷路了，就像在克里特岛上的迷宫里一样。他急于回到地面上来，可是偏偏走不出来！走廊延伸得很长很长，像无穷无尽似的。他跑起来，跑得气喘吁吁。地面也越来越热了，最后烫得科里亚难以忍受，他落入了地狱。地上放着一

① 科尔什，瓦连京·费奥多洛维奇（1829—1883）——俄罗斯语文学家、文学史家。

② 末世论是关于人死后的生活、关于宇宙及历史的目的，以及它们的终结的学说。

排排大锅，就像那种熬沥青的锅一样，一些浑身长毛的彪形大鬼，手里拿着三股叉又在油锅里炸有罪的人。热得使人受不了，科里亚喘着粗气醒来了……

另一场梦境是他在漆黑的夜里躺在田野上。夜晚很暖和，天空布满了点点繁星，星星闪烁着，放出绿色的、浅蓝色的、淡红色的和金黄色的光辉。忽然间，星星都动起来了，开始了一场星辰的舞蹈。它们像一阵银色风暴似的旋转着，逐渐变大，发出略带红色的火光，它们组成的图案美得无法形容。一群群舞动着星球越来越近了，突然在它们中间喷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深红色的太阳，亮得让人睁不开眼……“彗星！是彗星向地球冲来了！”科里亚想着想着就苏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还梦见自己坐在窗边。天气非常好，阳光明亮而欢快，到处都是一派翠绿，树上开满鲜花。科里亚发现，一道道阳光仿佛全都经过了三棱镜折射似的，处处都闪烁着彩虹，通常的颜色没有了，通常的日光斑点也没有了，到处都只有七色光。啪！从天上落下来一个大冰块，紧跟着是第二块，第三块！“彩虹原来是从这儿来的：蒸汽在空气中凝成了冰块。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冰块一块接一块地落个不停，它们扫光了树木，摧毁了房屋，一座座闪动着七色光的冰山覆盖了大地，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破裂声把一切都埋葬了……

把启示录里的灾难同自然科学的观念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和交替出现的这些恐怖的梦很快就过去了，科里亚于是获得了心灵完全的平静，永远摆脱了宗教的胡思乱想。不过相互矛盾的各种思想却在他的头脑里碰撞着。令人难忘的科济马·普鲁特科夫说过：“许多人很像灌肠，给他们填进什么馅，他们也就是什么样。”孩子特别相信书本，相信一切印刷品。他们还没有生活经验，以为一切写出来的和印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理，也不知道塔列朗^①关于语言的箴言。所以，书籍对科里亚起过决定性作用是不足为怪的。当他读书时，他完全沉浸在书籍把他带进去的那

^① 塔列朗，夏尔·莫里斯（1754—1838）——法国外交官，外交大臣，长于外交手腕。他声称，外交官之所以需要语言，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思想。

个世界里，忘记了其他的一切。他读了许多西班牙的长篇小说，对高尚的骑士满怀敬意，而西班牙贵族赢得了他极大的好感，以致在美西战争^①期间，他完全站在西班牙人一边，而当大西洋彼岸的强盗国家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古老而腐朽的天主教君主专制政府的舰队时，他感到非常沮丧。读完科尔什的几本长篇巨著^②之后，科里亚就陶醉在希腊—拉丁的神话和英勇精神的世界里，生活在金色鬃发、从波涛里诞生的神话人物中，在阿戈拉，在阿特利乌姆^③中，在柱廊下，在石刻雕像、家神、土地神和瓶状墓饰之间，在普卢塔克笔下的英雄人物^④中。他是为了避开“空瓶子卖钱！骨头卖钱！”“用不着的旧货卖钱！”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碎小事和纠纷，而高高兴兴地走进这个世界的。此外，他还读了莫里哀的许多作品，因此在成年人面前也可以夸耀自己对戴绿帽子的丈夫、情夫、情妇、诡计多端的仆役、马斯加里辈、斯加纳里辈、达尔杜弗辈^⑤、可笑的装腔作势的女人和善良的、好发议论的小市民等等人物的渊博知识。奶奶说：“老头子。你们看看！他简直是个老头子，他什么都知道，连不该他知道的他也知道。”奶奶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攻讦只能使科里亚感到由衷的愉快。

星期天，科里亚喜欢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他在那里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从一个展室到另一个展室，长久地欣赏他喜欢的那些图画。他不能把目光移开列宾画上伊凡雷帝绝望而疯狂的眼睛，还有他垂死的儿子温顺的眼睛和地上令人害怕的一摊鲜血。苏里科夫^⑥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使他战栗。《女贵族莫洛佐娃》，她冷峻而严肃的目光、镣铐、乞丐、狐狸般的尖脸上露出阴笑的神甫、奔跑的男孩、贵族小姐——在

① 美西战争——1898年，美国借口帮助奋起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古巴和菲律宾，强占了西班牙的许多领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及关岛）。

② 指由瓦·费·科尔什主编的15卷《文学通史》。

③ 阿戈拉是古代希腊人的公民会议，以及召开公民会议的广场。阿特利乌姆是古罗马住宅中带浴池的内庭。

④ 古希腊作家和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约45—约127）所著《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中的人物。

⑤ 马斯加里是《糊涂人》里的角色，斯加纳里是《逼婚》中的人物，达尔杜弗是同名戏剧中的人物。

⑥ 苏里科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848—1916）——俄国画家、巡回展览派。

他眼里都是活生生的。他走出画廊时，感到这些图画他似乎都曾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过。维克托·瓦斯涅佐夫^①的拜占庭——俄罗斯式艺术、天使们严厉而热诚的眸子、黑眉毛的圣母温柔的大眼睛、美人鸟和人面鸟、三勇士和兀鹫在暗淡的月光下争食阵亡将士尸体的战场深深地打动了他。格^②的那一幅《何谓真理》使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不愿离去。画面上的走廊洒满阳光，脑满肠肥的怀疑论者、罗马人本丢·彼拉多^③正在审问被捕后受尽折磨的、充满人性的基督。他欣赏谢罗夫^④杰出的肖像画，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谢罗夫风格的雅致、高尚和他深刻的洞察力。科里亚喜爱大自然，因此也喜爱列维坦^⑤的抒情风格，这位眼神深沉的犹太人的俄罗斯风景画无人能够与之匹敌。他的《金色的秋天》、《深渊旁》、《墓地上空》，他的春天景色、带一丝浅蓝色阴影的白雪，以那种足以融化一个人的自我的淡淡的忧愁牢牢地抓住了科里亚。较早期的画家中他喜欢库因吉^⑥，而不太喜欢单调乏味的希什金^⑦。《桦树林》的明媚阳光使他神思飞驰……他就这样从一个展室转到另一个展室，再回到特别喜爱的作品面前，久久地看着它们，像是看着自己的老朋友……在学校里，科里亚狂热地学习着图画——铅笔画和炭精画。他画圆锥体和立方体，照着石膏像画头像和人体，手、躯干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在家里，他有时就在空闲的餐室里画（彼得罗夫一家的房间塞得满满的，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他铺开象皮纸，把精心削好的铅笔、炭精、橡皮、软橡皮和擦笔一一放好，专心致志地画人像，临摹某本杂志里他喜欢的复制画，或者凭记忆画些东西。有一次，他在母亲那儿找到了一张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虽说陈旧了，但仍然很清晰，于是

① 瓦斯涅佐夫，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1848—1926）——俄国画家，巡回展览派。

② 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31—1894）——俄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创始人之一。

③ 本丢·彼拉多，公元26—36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据优素福·弗拉维的记载及新约的传统说法，他判处耶稣死刑，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④ 谢罗夫，瓦连京·亚历山德罗维奇（1865—1911）——俄国画家，巡回展览派。

⑤ 列维坦，伊萨克·伊里奇（1860—190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情绪风景画的创始人。

⑥ 库因吉，阿尔希普·伊万诺维奇（1841—191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

⑦ 希什金，伊万·伊万诺维奇（1832—1898）——俄国画家，巡回展览派。

一连几个晚上科里亚都仔细地临摹这幅画。特别打动他的是手的动作，那些门徒的手指简直就是他们之间生动的谈话，他们的手代替了沉默不语的嘴。而科里亚居然“画出来了”——至少他身边的人都这么说。这时，家里还是照旧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伊万·安东内奇照旧为谋事而不停地奔波，但照旧一无所获；家里人照旧把一块块肉、一块块糖进行分配；照旧为一些小事发生龃龉，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受处境的折磨而背着人落泪；照旧向旧货商人不断出卖一些东西，差别只在于如今卖的全是最不可或缺的东西了；初生的安德留沙照旧因为尿湿了床单而啼哭，于是父亲就抱着他，哄他睡觉，按即兴创作的曲调，其实是不成调地唱费特的诗；院子里照旧传来吵嘴骂街的声音；洗衣房和纸盒作坊照旧一天天愁闷地工作着；各式各样的旧货商人照旧用同样的嗓音吆喝着。冬天终于过去了，阳光变得明亮一些，也快活一些了。脏水从院子里流出，流到街上，带着肥皂泡沫，沿着人行道飞快地跑着。几丛倒霉的金合欢也绽出了新芽。纸盒作坊的窗户打开了，科里亚晚上就坐到窗台上，听工匠们边干活边唱歌。他们的歌往往是很无聊的。

蓝色的球儿在旋转，
 就在我们头顶上转，
 转着转着要往下掉，
 骑士想把小姐拐跑。^①

从窗户里传出这样的歌声。后来突然换成了豪放的曲调：

如果您想听，
 我就来唱一唱玛拉尼娅，
 我的玛拉尼娅，大眼睛的玛拉尼娅，
 她英勇又大胆，

^① 这是一首在城市中传唱的民间歌曲。1935年由格·科津采夫和列·特拉乌贝尔格执导的电影《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问世后，这首歌曾风靡一时。

光着脚板往家里走。

这种曲调唱腻了时，就换成歌唱布尔人的流行歌曲：“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我的祖国，你在烈火中燃烧。”^① 它的最后几句歌词里有一种对公正和希望的模模糊糊的向往。

祖国的严峻时刻
来到了，来到了！
妇女们，为我们，
为我们的子弟祈祷吧！

总的说来，布尔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克留格尔总统、博塔、德拉雷^②及其他布尔将军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对国内各个少数民族不惜剥皮抽筋的沙俄政治家们、职业化的杀人恶魔们、黑帮的思想家们，以及同英国宿怨未清的东正教高级僧侣们，为了刁难“狡猾的阿尔比恩^③”，不仅不去阻止对布尔人确实令人吃惊的功勋的赞颂，而且他们自己也忽然温情脉脉地偏爱起自由来了。可不是嘛！连蓄着两撇举世闻名的小胡子的、自相矛盾的德国皇帝，在布尔人成功地击败了由英国在非洲领地的无冕之王、大富豪、征服者、海盗塞西尔·罗得斯^④强有力的手操纵的英国军队的强盗式进犯时，也向保罗·克留格尔总统发去了贺电。但是，平民百姓在赞颂布尔人的英勇斗争时，却赋予它自己特殊的内涵，而同经过严格训练的、诡计多端的沙俄外交上的盘算，以及德国皇帝的动机相去甚远。后来，德国皇帝在准备战争的时候，告诉自己的总理：“先把社会主义者枪毙掉，砍下他们的头，使他们不能兴风作浪——如

① 这是一首献给英布战争的歌曲，作者不详。

② 克留格尔，保罗（1825—1904）——布尔人入侵后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博塔，路易斯（1862—1919）——南非联邦第一任总理（1910—1919），英布战争期间任德兰士瓦军队总司令。德拉雷，雅科布-赫尔克拉斯（1847—？）——布尔人军队的将军。

③ 阿尔比恩是英格兰的古名。

④ 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19世纪80—9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南非和中非进行侵略活动的组织者，1899—1902年英布战争的主要策动者之一。

果需要，那就搞一场大屠杀，然后再进行对外战争。但不是在此之前。”平民百姓则把布尔人看成是自己人，是同自己一样的农民、小小百姓，他们胜利地击退了强有力的富豪们装备精良的军队。作坊工匠、工厂工人、农民在观看英布战争^①的图片时，他们见到的布尔人将军身着普通的外衣，戴着宽边的帽子，穿着通常的高筒靴，肩背枪支。德兰士瓦保卫者的这身平民装束本身就向人们提示了这样的思想：平民大众的这种希望和追求的种子还沉睡在下意识里，但却萌生了对布尔军队光辉功勋的热爱。

儿子我一共有九个——
两个已经阵亡，
其余年轻的有六个
正在为自由而战。

在谈论老布尔人的子弟为之奋斗的自由的言辞里，已经隐约地暗示了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是时间还没有到，还不是那样的时代……节日里，如果工匠们还起得了身，科里亚有时也同他们玩打羊拐子骨。他们也玩带钱的，把铜质的戈比插进土里，在摆成一排的羊拐子骨里，设三个一戈比的“洞”。赢来的戈比有的变了形，有的缺损了，铜币的边儿都因击打、摩擦而变得锃亮，这样的戈比被认为分外珍贵，仿佛是一名老兵胸前的奖章。

有一天，科里亚坐在纸盒作坊的窗台上，一个工匠一面抠着鼻孔，一面问他：

“喂，科里卡，我们来糊一个大大的风筝，好吗？”

“拿什么糊呢？”

“你就不能从你妈那儿偷一条破单子来？我们给它缝缝补补，再一粘，不就完事了吗。做一个好大的风筝，让别人看得傻了眼。”

^① 英布战争（1899—1902），又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是帝国主义时代早期战争之一。英国对南部非洲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使它们沦为英国殖民地（1902）。

“那拿什么线去放呢？它会挣断的。”

“我来搞一点英国的细绳子。你就管搞一条破床单，剩下的事我来做。行吗？”

“行。”

科里亚在破衣箱里找到了一条小小的破床单。“反正它只能做抹布了，”他在偷偷拿走时，这样宽慰自己。“再说，还可以回来嘛。可是我们能做多大的一个风筝呀！”科里亚想着，他仿佛已经见到了这个庞大无比的玩具在村妇坊上空飞舞。

星期天的上午全用在做风筝上了。给床单加了补丁，又缝了缝，给它粘上了六根结结实实的、削得平平整整的板条。用两根十字交叉做成对角线，用四根做边，连接的地方用结实的线牢牢缝住，风筝的主体部分就做完了。

现在只差给它装上一条尾巴了。尾巴的重量要在风筝飞起的时候能够使它保持平衡。找来了一些椴树的韧皮做尾巴，在长长的尾巴末端拴上了一节髌骨头。再把彼得鲁哈不知从哪儿搞来的细绳子拴上，于是，大家一本正经地举着风筝上了街。要把这么大的家伙“放飞”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举着它朝上走，差不多要走到亚基曼卡街那儿才行。到了那儿，米季卡把风筝举着，就像神甫举着有灵气的圣像一样，而彼得鲁哈站在下面，拿着细绳的另一端。

“放吧。”

米季卡松开手，彼得鲁哈跑起来。风筝平稳地向上升起……

“彼得鲁哈，放线，放线！”

线团飞快地转动着，风筝升上了天空……

“哎呀，妈的，线勒得真紧，手都勒疼了！科里卡！想试试吗？”

“给我吧！”

科里亚好不容易才抓住了绳子，风筝越飞越高，拽的力量越来越大，确实把手指头勒得生疼。不过在村妇坊的男孩子们中收到了难得的效果：所有的院子里都有人在张望着风筝。养鸽子的人从阁楼的窗户里看着，一面摇晃着脑袋，赞不绝口。有些特别起劲的孩子恳求让他们也

拿一拿绳子，哪怕一秒钟也行，好体验一下风筝的“拽劲儿”。风筝趾高气扬地在天空中翱翔着，普通的风筝和“屁帘儿”显得那么渺小可怜，仿佛是些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

成功了！科里亚和工匠们都欣喜若狂。忽然风筝尾巴上的骨节出人意料地掉下来了。风筝猛地一蹿，摇晃了一下，就头朝下在空中急速地画了一个圈，然后再画一个圈，又是一个圈，直朝地面冲去，被房顶挡着看不见了。绳子也软绵绵地垂下来……

“哎，真他娘的气人！丢了，奶奶的！走，我们找去，顺着绳子走……”

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不知是谁，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剪断了绳子，孩子们只收回了一小段。其他的东西没有找到。“他们的这次宴饮就倒霉地结束了。”

十一

科里亚春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奖状并升入学校的最高年级。可是那一年的夏天却过得罕见的乏味。去乡间避暑连想都不用想，日子原本就过得紧巴巴的了。天气又热又闷。马路上的石块热得灼人，铺了沥青的人行道也变软了，靴子，甚至是赤脚孩子和乞丐的脚指头和脚跟都能留下痕迹。院子里的泥泞变成了灰尘，而当洗衣店里流出带点蓝色泡沫的肥皂水时，就又变成了泥泞。土地干裂了。彼得罗夫一家人挤住的小房间里有一股浓重的湿尿布、馊牛奶、尿、吐出来的食物、围嘴儿和脏内衣的气味。孩子们躲到教堂的院子里去，那里有长着青草的小块土地，有的地方还长着蒲公英。乌鸦在三棵高大的白桦树上做了窠，它们扇动着翅膀，起劲地聒噪着。在晚祷或彻夜祈祷开始之前，孩子们有时就顺着陡峭的螺旋形石梯登上钟楼，恳求打钟人让他们打钟。钟是按严格的次序排列的，既有小钟，它们发出银铃似的欢快、响亮、清澈的声音；也有大一点的，它们的声音听起来沉稳而庄重；还有一口大钟是低音的铜钟，声音深沉有力，巨大的钟锤打在钟壁上像冲锤一样沉重，站在它下面都让人感到害怕。打钟人被认为是这一行的高手。他的手上和脚上集中了全部钟绳，他就像舞蹈似的跳动着，跺着脚，同时飞快地挥动双手，奏出一套套交响乐来。钟声悠扬地回荡着，时而高低分明，时而融为一体，于是金属清脆的鸣声忽然被大钟隆隆的轰响盖住，向空中送去厚重而有力的声浪……从钟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全莫斯科，它是那么辽阔，五光十色，像一幅亚洲的壁毯那样鲜艳。救世主教堂巨大的金顶一经阳光照射就像熊熊燃烧一样，反射出火焰般的

光辉。莫斯科河蜿蜒流过。克里姆林宫里古代大教堂一个紧挨着一个，它们的穹顶和十字架都闪耀着光亮。巨大的皇宫，带雉堞的克里姆林宫墙上棱角分明的塔楼，饰有双头鹰的大圆顶巍然屹立着。在高楼大厦、普通的小平房和简陋的板棚之间缭绕着宽阔的大街和狭窄弯曲的小胡同，从中升起不计其数的教堂和它们的钟楼。远处耸立着苏哈列夫塔楼。而在另一边则是带点蓝色的沃罗比约夫山^①，环绕着它的是莫斯科河和暗绿色的城郊菜地……钟楼上栖息着鸽子和雨燕，楼板上全是鸟粪。雨燕尖叫着，用它尖尖的黑翅膀划破晴朗的天空，飞快地钻进窝里，又一群群地再飞上蓝天。寥廓而空旷的高处……不过这里只够消磨半个小时……

除了钟楼和教堂的院子、打羊拐子骨和放风筝，孩子们没有任何其他娱乐。只有一次，伊万·安东内奇带孩子们去了沃罗比约夫山。他们穿过卡卢加广场，广场上有又矮又宽的白色喀山圣母大教堂，从市民学校旁边走过，到快活花园。这条路很长，路上没有有轨马车，要冒着炎热走好几俄里。伊万·安东内奇看着路边的房子，不时发出一声声感叹：

“这是西多罗夫的房子。伊万·彼得罗维奇就住在这儿。”

“伊万·彼得罗维奇是谁？”

“就是克鲁季科夫。”

“克鲁季科夫又是什么人？”

“怎么啦，你不知道克鲁季科夫？我给他讲过课……等一等……对了，是1887年给他讲的课。”

“爸爸，我那时还没有出生呢……”

“哎，真见鬼，我全忘了……这里是伊万诺夫住过的……这里，右边那一幢……看见了吗？……那是我同妈妈住过的。”

伊万·安东内奇是莫斯科的老住户了，他不仅知道各条街道和胡同，还知道能让他想起某些往事的许许多多房子，可是时间、年代、日

^① 1924年改名为列宁山。

期全都被他搅得一塌糊涂……

孩子们一到树林中，草地上，见到了绿色，就把疲劳全忘了。陡峭的沃罗比约夫山上布满了深沟大壑，里面长着桦树、赤杨，还有榛树。沟边的红赭色土壤一直伸到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的莫斯科河边。水流平缓，树林倒映在河里，就像在死水湾里一样。长满树木的山谷末端，就在小丘陵的脚边长着古老的黑杨，它们粗大的树干上满是结节，叶片很小，也很窄，一阵风吹来，小叶片就因为它的摩挲不当而翻转过来，仿佛是小鸟蓬松着羽毛一样，抖动着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辉。黑色的林间小溪在粗大的树干之间汨汨地流着，它们时而消失在浓密而鲜亮的青草里，时而冒出来，顺着瓦灰色的岩石咕嘟咕嘟地淌着。小溪里的水是冰凉的泉水。从这里直到莫斯科河边是一片平坦的绿色林间空地。河上有小船，摆渡的人收几个戈比做船钱。

站在小丘顶上，一片辽阔的风景尽收眼底。远处白石头砌的都城懒洋洋地沉浸在一片淡蓝色的雾霭里。整个都城都有一种温和的水彩颜料的韵味，仿佛是用空气织成的海市蜃楼。近处，就在莫斯科河和种着圆白菜的菜地后面，耸立着新圣母修道院和它的塔楼及钟楼，像是一个哨兵。稍远一些的地方则是一片由空气织成的珍珠白的薄纱。

太阳要落山了，树林里变得清爽起来。阴影遮住了河面，而且缓慢地伸向远方。莫斯科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和蛋白色，而不计其数的教堂穹顶则在其中闪射出耀眼的光辉。

彼得罗夫一家人回到村妇坊自己家中时，已经是夜色沉沉了。脚走得酸痛了，只想躺下休息。孩子们吸足了新鲜空气，也玩累了，困得睁不开眼睛，脑袋耷拉到胸前。梦来了，梦里融化了各种印象……

秋天一到，学校就又开学了。上学对科里亚来说算不上什么烦恼；相反，他在学校里可以得到好吃的扁白面包，这是在家里吃不到的。早饭他到亚勃洛奇金家去吃，走在路上，他就一面咽着唾沫，一面想着把餐叉插进暄乎乎的肉饼的那一层带点玫瑰色的壳里去的情形。学习在他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了。在学校里还可以照着实物作画。对于诸如宗教课之类的种种“胡说八道”，科里亚只把它们看成是一些必不可少的过

场，能回答上来就行了。教会斯拉夫语他学起来也不费劲，玩儿似的就学会了。祈祷时他参加学校的合唱队，有时也读圣经课文，可是已经没有丝毫的宗教虔诚了。在这种时刻，他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个面对听众的朗读演员。

有一天，校方宣布带学生去动物园看刚运到的达荷美黑人。学生们两人一排站好队，就顺着人行道走了。动物园里有一些关猴子的大铁笼，里面长尾猴和狒狒撅着屁股，蹿上跳下。离它们不远处，用栅栏圈了一块场地，里面就是不幸的达荷美黑人，有男有女，还有婴儿。天气还很暖和，所以无论坐着还是站着，黑人都是半裸体的。他们的黑皮肤闪闪发亮，有的地方甚至泛出蓝青色。厚厚的嘴唇中间露出雪白雪白的结实牙齿。大眼睛凸突着，眼白分外鲜明，眼神里既有惊愕，又有忧伤。一群人看着他们，好像是在观赏野兽：用手指指点点，说些粗鄙的笑话，有时则放声大笑。

“噢，这些异教徒，”一个穿厚呢长外衣的人嘲弄道，“就像是抹了炭黑似的。该死的异教徒！”

“听说脸黑的人灵魂也是黑的。”

“可是他们有灵魂吗？”

“谁知道呢！”

“他们吃人吗？听说有吃人的生番，拿人肉当饭吃。”

“是吗？”

“天哪，这是真的。”

“大概是吃人生番吧。你看，怪不得要把他们圈起来。”

“他们不是吃人生番，你们才是一群傻瓜蛋！”科里亚插了一句话就跑开了，那些“傻瓜蛋”一时想不出该怎样回答这句插话。科里亚这句话是突然冒出来的。他自己也是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黑人，他们的样子令他吃惊。不过他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他喜爱的哈克·费恩^①有一个黑人朋友吉姆。他想起了海涅的《奴隶船》。所以当他听到

^① 哈克·费恩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角。

商人和杂货铺老板们拿黑人开玩笑时，他就觉得血往上涌，直冲脑门。

“彼得罗夫，你上哪儿去？”带领孩子们的老师尼古拉·帕雷奇感到奇怪：他看见科里亚从人们拥挤着看达荷美黑人的栏杆边跑开。

“我不想多看达荷美人了。他们不是野兽。尼古拉·帕雷奇，请您允许我去看看别的。”

老师抬了抬头。看来他明白了孩子的心思。

“好吧。你小心点，别走远了。待会儿我们一块儿在园里逛逛。”

科里亚自己去逛动物园了。他急着去看大象。一只印度大象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它抬起一条石头墩子般的粗腿时，腿上沉重的铁链隆隆作响，像一个服苦役的老犯人。大象身上的皮肤有折皱，一层层地垂下来，像古老的树皮。它偶尔把那长鼻子懒洋洋地甩几下，然后又站住不动了。如果有人给它扔去一个面包，它会灵巧地接着，长鼻子一弯就把食物送进嘴里。看守人于是对它说：

“鞠个躬，泽姆巴，道个谢。”

这个庞然大物，热带丛林之子，就前腿跪下，扯得铁链直响……

边上一个很脏的小水坑里，笨拙的河马好不容易才把庞大的身躯挤进水里，不停地吐气喷水。在隔壁房子里，粗大的铁栅栏后面喂养着猛兽。漂亮的老虎在笼子里气呼呼地来回走动，不时用尾巴掸掸身体。狮子趴着，把脑袋搁在一对前爪上，闭着眼睛打盹。筋肉结实、体态优美而矫健的豹子和美洲狮大张着嘴，像是在凶狠地狂笑或是在给下颚骨复位。笨拙的熊则在铁栏边来回转悠，呜呜地吼着，不时舔舔自己的爪子。猛兽碧绿的眼睛让人感到神秘莫测……

科里亚走到禽舍。这里是一派嘈杂的鸣声，叽叽喳喳的鸟儿各有自己的声音和腔调。在这一片五花八门的噪音里，听得见鸚鵡那刺耳的吱哇声。这里有长尾的红蓝色金刚鸚鵡；有粉红色和白色的白鸚，头上长着活泼的冠毛；有聪明伶俐的灰色鸚鵡；还有各种颜色的小青鸚鵡——绿色的、黄色的、浅蓝色的，一只只都像是瓷玩具——它们用脚爪和短喙抓住铁丝网，在上面移动着，一面沙哑而刺耳地吱吱嘎嘎叫着，像是走过几百辆没有上油的马车。在用铁丝网围着的大养禽场里有纤细的澳

大利亚燕雀、好看的棕鸟、各种鸫鸟。巨嘴鸟从树洞里探出头来，于是人们就看见了它巨大的鸟喙。鸥鸟叫起来像是发出凶狠的笑声。杓鹬则迈动长腿，风度翩翩地在笼子里漫步——这里的禽类真是多极了。科里亚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可以看的東西太多了。

然后他去看猛禽，这都是最大、最强壮的鸟类。一个大铁丝笼里是秃鹫，它是寒冷地区的空中之王。这里有脖子上没有毛的白兀鹫，体形硕大，它能从高高的天空里直落下来，扑到鸟兽的尸体上。它们蹲在树枝上，无精打采地低垂着头，翅膀也松弛地垂下来，眼睛暗淡无光。从它们原本强劲有力的翅膀上掉下一些撕碎了的、脱落了的羽毛，身上粘满了粪便，因为它们一摆尾巴，就把粪便拉到彼此身上。美洲兀鹰蜷缩着，像一个畏畏葸葸的乞丐。白尾雕、金雕、山鹰这些高寒地带的强壮住户在这里变得萎靡不振，病病歪歪。只有雕鹗还像从前一样精神抖擞，用它那亮晶晶的橙黄色眼睛注视着一切……

我坐在潮湿的牢狱的铁栅边，
一头在束缚中饲养大了的年轻的鹰鹗^①……

科里亚想起了普希金的诗句……他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铁笼和房舍，最后又回到猴子那儿。各种猴类——长尾猴、狮尾狒、阿拉伯狒狒——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攀到高处，在枯枝间和从屋顶吊下的秋千上蹿来蹿去。一只小长尾猴就像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儿似的，用两只前爪灵巧地剥花生吃，一面向看客投去忧愁的目光。它就跟人一样，先把花生仔细看了一遍后，才将它放进嘴里，嘴巴一动咬开花生壳，一面抓抓后脑勺。另一只猴子悄悄爬到他身后，弓起尾巴，顺着笼子扑下来，侧身一跳到了它身边，就同它抢夺食物。两只猴子嘶叫着，滚作一团，后来忽然一齐跳开，爬到树枝上，竖起尾巴，不慌不忙地散起步来。科里亚目不转睛地盯着猴子看。他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所以紧紧

^①“我坐在……”是普希金的诗《囚徒》(1822)的开头。

地盯着这些四只手的近亲，想看穿它们生活的奥秘。它们在想什么呢？它们有什么感觉呢？真是些奇怪的生物！……

“彼得罗夫，你原来在这儿！我们满处找你呢！”尼古拉·帕雷奇走到科里亚身边，后面跟着一群说说笑笑的孩子。

“孩子们，站好队，两个人一排。好了，该回去了！”

于是一队孩子迈开脚步，朝学校走了……

这一年里学校在准备一项重大的纪念活动。普希金纪念日就要到了。惨死的诗人名望太大，连沙皇政府（它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尼古拉一世^①，即大棒尼古拉，当年正在执政，曾经两度流放诗人，而且下令将粗席裹着的诗人遗体由宪兵监押着悄悄运走）也只得大吹大擂地开展纪念活动。全国各地，包括学校在内，都大事宣传一种卑鄙的虚伪说法，似乎普希金在弥留之际已经同沙皇和教会令人感动地和解了。这种说法是由善于阿谀逢迎的宫廷侍臣、感伤的抒情叙事诗人、君主专制手段的鼓吹者茹可夫斯基^②提出的。为孩子们也出版了一些小书，把一个执拗的天才人物、一个喜欢调皮的浪子、一个爱说俏皮话的聪明人、一个语言尖刻的批评者和喜爱嘲讽的人、十二月党人的朋友、漫不经心地写出了下面诗句的人小心翼翼地描写成一个品行端庄的乖孩子、当权者的忠实仆从、尼古拉体制下的杰尔查文^③：

我们要让俄国人民开开心，
要在耻辱柱边，
用最后一名神甫的肠子
绞死最后一个沙皇。^④

① 尼古拉一世（1796—1855），1825年起为俄国皇帝。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建立了镇压革命运动的政治警察机构，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自由思想家，镇压了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和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

② 瓦·安·茹可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41）。

③ 加·罗·杰尔查文（1748—1816），俄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代表人物。

④ “我们要让俄国人民开开心……”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首诗，被认为是普希金对狄德罗一篇作品的意译。引文不准确，应为：“我们要让善良的公民开开心……”

官方的这份圣油在全国大量发送。生前遭受迫害，死后又不再被提及的诗人（难怪连自由派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也仅仅因为写了悼念伟大诗人的一篇祭文而蹲了监狱）^①，如今成了虚情假意关注的对象，说他是 *notre celebre poete russe*^②。诗人在各个阶层的社会意识里已经成长为一个巨人了（这要特别感谢别林斯基），所以专制政府如今才希望哪怕是同诗人的影子手挽手地招摇过市。制造了诗人的半身雕像，树立了纪念碑，写了抒情的赞颂诗，准备了演讲和颂词。不过，这已经不是当年为普希金举行的居心叵测的封神仪式上，由天才的反动人士陀思妥耶夫斯基歇斯底里地向全俄罗斯堪称高明地宣扬“顺从吧，骄傲的人！”时的那种盛况了。屠格涅夫也不在人世了。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圈子里一切都变得庸俗了。但是在规模上得到了补偿，连普通学校也奉命隆重纪念伟大的诗人。

亚历山大-玛丽亚学校也着手准备纪念仪式了。赫鲁斯洛夫斯基和科里亚·彼得罗夫也被委派了工作：画两张举行庆祝活动时挂在大礼堂里的普希金肖像画。

科里亚兢兢业业地开始做这件事了。他原先就为自己而认真地画过《普希金的决斗》。在那张画上，雪地里有几个黑色的人影，树上覆盖着冷霜，普希金受了重伤，侧躺在雪地上，向丹特士举枪瞄准。不过那张画是“给自己”画的，“不过是画画”罢了。而这一次是要给大家画。

这项工作由图画教员扎伊金指导。他是一个善良而特别宽厚的人，生着一对温和的眼睛，娶了富商克拉萨温的女儿为妻，生活颇为宽裕，在岳父的房子里有一套陈设漂亮的住宅。扎伊金决定让两个学生到他家里去做这件事。

科里亚热爱普希金，如同热爱莱蒙托夫和海涅一样。他能够背诵《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大段文字，几乎全部童话和许许多多诗篇。他

^① 布哈林记忆有误。屠格涅夫是1852年因为写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不见容于当局，经沙皇尼古拉一世批示，被禁闭一个月并遣送原籍予以监视。

^② 法语：我们俄罗斯大名鼎鼎的诗人。

曾经为《杜勃罗夫斯基》暗自落泪。阅读假托梅里美的杰作的杰出译文《西斯拉夫人之歌》时，他不禁浑身战栗。他曾经为普希金卓越的哀诗而动情。才华横溢而又错综复杂的朴实，用词简练，形象生动，没有任何废笔余墨，一切都各在其位的这种纯朴，这种极其朴素的形式所具有的表现力，使得普希金在他心中成了完全可以理解的、分外亲切的人，简直就是实际生活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当之无愧的文化的力量。科里亚严肃地思考着：既然把这样一件工作交给了他，他要怎样做才不至于丢人现眼。他激动得坐立不安，两手冰凉。有时候他觉得应该回绝这件工作，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因此一定会名声扫地。而且是由于谁呢？是由于普希金！不过后来他又陶醉于可以“画得好些”的前景，况且拒绝也是丢人的事。

两个孩子终于来到了扎伊金家里。赫鲁斯洛夫斯基是靠了打零工，给人浆洗缝补、打扫卫生而维持生活的一个贫穷妇人的儿子，他家的住处只有赤裸裸的贫困。科里亚对生活也多少有些体验，况且现在过的也是远非温饱的生活。当他们俩首先被安排在桌子边坐下，而且送来一份加了鲜奶油的热巧克力时，两个孩子感到他们仿佛到了天堂——他们的物质条件与生活的种种基本乐趣相差实在太远了。

扎伊金为他们准备了很好的绘图板，上面用图钉钉着一张上等的象皮纸，还有画阴影的铅笔、麂皮做的擦笔、橡皮、软橡皮以及其他用品，还有他们应当“放大”的肖像画。房间很宽敞，阳光透过大窗户照射进来。扎伊金本人也带着自己的活儿（他应聘用水彩颜料画一些广告上的小花饰）坐在桌旁，为的是离自己的学生更近一些。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男孩子每隔两天去一次扎伊金家。每次去对他们都无异于过一次节日：在那里工作非常方便、安静、快活而舒适，每次都给他们送来巧克力和饼干——这也是值得一去的原因。学校里这时还在为纪念活动做其他准备：教孩子们背诗、练习定格的场景、排练诵读。科里亚要诵读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后面这一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应当符合爱国主义的“方针”）。这篇童话科里亚早

已烂熟在胸，而对《给诽谤者》则不太明白。不过在他看来，这比他在学校的宗教仪式上再念过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①来要有意思得多。肖像画终于画成了。这当然只不过是小学生的作品，可是在预展时却受到了教师们的赞赏。给两张画配上了插画片的硬纸框：科里亚那一张用的是椭圆形框，赫鲁斯洛夫斯基那一张用的是长方形框。

举行纪念活动那一天，孩子们被带到了大会场，那里要举行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会场上人头攒动，还有许多警察。小学生们被挤在人堆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他们只看见前面人们的后背和附近人们的脑袋，听见了含混不清的讲话声和鼓掌声，听见奏乐声和唱歌声。孩子们被长久的站立累坏了，回到学校时已经筋疲力尽。

下午学校里举行了纪念会。灯火通明的大礼堂里点缀着枞树枝做成的花带，墙边沉重的大木桶里是棕榈树和桂树，围绕着普希金画像放着从暖房租来的花卉。全体教师、学生和家长们都来了。督学也来了，这位神气十足的老爷戴一副夹鼻眼镜，穿一身黑色常礼服，胸前挂着好几枚勋章。科里亚斜着眼偷偷看了看肖像画。怎么样，还行吗？好像还可以。那谁画得好一些呢？我的还是赫鲁斯洛夫斯基的呢？赫鲁斯洛夫斯基画的双手要好一些，我画得有些呆板。可是眼睛大概是我画得好些。不过他画的背景真好——科里亚就这样思量着。

这时合唱队已经唱完了颂歌，教师一个接一个地讲了话，学生也诵读了诗歌。现在轮到科里亚了，他第一次上台应当念童话，而《给诽谤者》是文艺部分节目单上的最后一个节目。他走到桌子边，忽然怯了场。刹那间他觉得自己把什么都忘了，听众的面孔、灯烛的光辉、坐满了人的整个礼堂在他眼前闪过，后来就是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没有了，一片空白。他额头上沁出了冷汗，双手在发抖。不过这只是的一瞬间、一眨眼的工夫，时间顺序上被意识延长了的一个点。忽然，一切又都重新出现了，就像忽然消失了一样。等到科里亚念完最初

^① 旧约，《诗篇》，第139篇，第7句。

的几行诗，他对自己又充满了信心，他进入了角色，一会儿觉得自己是那个老头儿，一会儿觉得自己是那个任性的老太婆，一会儿听见蓝色大海的波涛声，一会儿看见那条机灵的小金鱼在眼前闪过。

科里亚看见他的老师尼古拉·帕雷奇喜形于色；看见玛丽亚姨妈面带微笑，向督学的耳边轻声说话，督学听着她的话不住地点头；看见家长们——戴着头巾的妇女和身着上衣和衬衫的普通男人——满脸生辉；看见男孩子们都盯住他，大张着嘴不敢出声。

科里亚念完了，全场都鼓起掌来。他不禁怔住了，因为他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感受。玛丽亚姨妈伸出一个指头招呼他过去。可是他感到难为情，而且也很激动，于是跑到同学们那儿，站在墙角里，大口大口地喘气。他晕晕乎乎地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听见报幕人的声音：“三年级二班学生彼得罗夫诵读《给俄罗斯的诽谤者》”，他才清醒过来。

这一次科里亚却没有心慌意乱。他立刻高声朗读，而且很有激情地念完了这首诗。可是听众的反应却比上一次差多了，因为“雄辩家”、“革出教门”这些词汇，以至整个题材对家长们来说都很陌生。不过在他念完了的时候，督学却走到他身边，摸摸他的头，宽厚地说：

“好极了。真行……”

“他还会画画儿呢，督学先生。”尼古拉·帕雷奇听完《给诽谤者》之后夸奖说。

“是吗？”

“请看，这张画像就是他画的。”

“不错。很不错。孩子，你会有出息的。努力吧！努力吧！”

科里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督学拍拍他的肩膀。校医亚历山大·尼基季奇蓄着一头又密又长的灰白头发，脸刮得光光的，大鼻子上有一颗赘疣，微笑着用手杖赏识地敲了敲他——这是他开明的关注的最高象征。沃斯克列先斯基神甫吃力地拖着穿上了丝质法衣的臃肿身躯，走到他跟前，一只手握着挂在胸前粗重的银链上的大十字架，沙哑地说：

“我的孩子，可好啦！你朗诵得真好，尤其是《给诽谤者》。真是

太棒了！”

他一手托住科里亚的下巴，有好几秒钟不曾松手。

文学节目之后是音乐节目和定格场景。定格场景的布景是另一名图画教师阿利亚比耶夫画的。虽然他在工作时要过酒精，说是布景上要用，却自己喝掉了不少。但布景画得非常好看，简直让科里亚感到吃惊——我要是能画成这样就好了！不过现在，当这些布景真的用在舞台上时，科里亚由于疲倦和经历过的激动，已经感觉不出它们的优美了。他头疼得厉害，脸色苍白，半闭着眼睛。

“科列奇卡，你怎么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看见侄儿苍白的脸色，问道。

“头疼……”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放心了。

“玛尼亚，过来！”她招呼女儿。“带科里亚上我们家去，给他一点非那西丁。就在我那张小桌子右手的抽屉里。知道吗？让他躺一会儿再回家……”

科里亚就这样结束了普希金的纪念日。

以后一连几天科里亚都回想着这些事情。他把普希金的画像拿回了家。后来这些回忆就逐渐暗淡了，模糊了。普希金的画像从餐室里移到了抽屉柜上。一些新的琐碎事情又从未来飘进了现在……

家里一切仍是照旧。伊万·安东内奇继续奔走而一无所获。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很快就又要临盆了，她一面准备，一面忧心忡忡地想，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学校里的课程已经讲到小数了，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就玩老鹰抓小鸡和官兵捉强盗。大斋期临近了，该准备“斋戒”了。

彼得罗夫家里通常是不奉行什么斋戒的。可是如今主事的是奶奶，她遵守这些教规，而且做起来一丝不苟。其实叶夫根尼·安东内奇这“一大家子”早就在经常奉行“大斋戒”了。吃荤腥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不过偶尔还可以啃啃骨头，往面包上抹一点黄油或是喝一口牛奶。现在则只能吃土豆和素油，用“素糖”来代替真正的白糖，连一小块肉也不能吃了。奶奶在饭前夸张地做祷告，提高嗓子念祷文，不停地叹

气，而且用严厉的目光环视着大家。费佳同她一起祷告，模仿着她的表情和姿势。其余的人则努力避开她的眼光，直到她结束同上帝的对话。

“瓦尼亚，你去做忏悔吗？”她问伊万·安东内奇，一双严厉的大眼睛直盯着他。

“妈妈，您问这干吗？”

“什么叫干吗？你这个造孽的人！你多少年不吃斋了？”

“大概从上中学起就没吃了。”伊万·安东内奇微微一笑，回答说。

“哎，上帝呀！别惹上帝发火！趁现在还不晚，赶紧忏悔吧。”奶奶用颤抖的声音嚷道。

“别说了，妈妈。您也不是不知道，我不会去做忏悔的。”

“你这个不信基督的人！难怪上帝要惩罚你。你会饿死的。你哪怕为孩子们着想也好……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他既然不肯听我的，您就该跟他说说……”

“我不能强迫他，阿格尼娅·伊万诺夫娜。”媳妇低声回答婆母说。

“那就等着瞧吧。上帝会用他公正的愤怒来惩罚你们的。到时候可别抱怨。全是你们自己的错。你们从来不肯在额头上画十字……你呢，热尼亚？”老太太转过身去问小儿子。

“我吗，妈妈？为什么要去忏悔？”他说，一双善良的眼睛看着她。

“什么叫为什么？你是东正教徒不是？”阿格尼娅·伊万诺夫娜发火了。

“拉倒吧，妈妈。您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吃顿饭吧。这都有什么用？您信教，那您就信好了，谁也不来干涉您。可是您也别干涉别人呀！”他不耐烦地顶撞她。

“公正的上帝呀！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孩子来惩罚我！都是些魔鬼，上帝宽恕我！”奶奶很长时间不能平静下来，她唠叨着，嚷着，叹着气。可是总得吃饭呀，所以吃饭这个技术问题和它的逻辑终于战胜了她的气愤，没有闹出村妇坊的这幢旧房子里有时爆发的大乱子来。

可是科里亚没法逃避斋戒，因为要向学校呈交教会的证明，说上帝的奴仆某某人“作了忏悔并领了圣餐”。妈妈为此给了他二十戈比，科

里亚决定只给神甫五个戈比。

教堂里很肃静。人们排着队走向被挡着的地方，神甫就在那里听取忏悔，宽恕他们“有意的和无意的罪过”。人们像影子似的朝前移动着，一声不响，脸色苍白而严肃，准备忏悔。有的人跪在地上叩头，脑门几乎碰到了教堂地面上铺的、冰凉的灰色石板。另一些人画着十字，沉重地叹气，仿佛他们几分钟之后就要上断头台似的。闻得到一股玫瑰油、乳香和蜡烛的味道。圣像前在昏暗中燃着各色长明灯和纤细的蜡烛。它们的余光在圣像的金色和银色衣饰上，在头冠上，在金属烛台上闪烁着，在宝石上和带棱面的长明灯罩上摇晃着，跳动着。圣像的黑色面庞由于祈祷人成千上万次虔诚的亲吻，表皮已经脱落，用它们拜占庭似的眼睛注视着。这种肃静、昏暗和岩石的冰冷就像坟墓一样，给人死气沉沉的感觉。

从人们走进去的屏风后面传来听不清的喃喃低语。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人迅速地画一个十字就离开了教堂。轮到科里亚了。他走进屏风时也有些心慌。“如果他问到上帝、信仰和教会，我该怎样回答呢？不顾一切地撒谎吗？要是不撒谎，会把我赶出学校吗？玛丽亚姨妈再好也救不了我呀！”他来不及仔细权衡这个问题（管他呢，走着瞧吧）就走进去了。

不过，神甫并没有问他这些大事情。他用法衣的长襟盖在科里亚头上，嘴里喷出一股烟味，疲倦而平静地轻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尼古拉，神甫。”

“你吵过架吗？”

“我有罪，神甫。”

“不听父母的话？”

“我有罪。”

“你功课好吗？”

“很好。”

“偷吃过妈妈的糖吗？”

“没有。”

“上帝的奴仆尼古拉得到宽恕了……”神甫低声说着，把十字架使劲一捅，让科里亚吻它，却差一点戳破了科里亚的鼻子。科里亚赶紧朝盘子里放下一个五戈比的硬币，走了出来，就像从墓穴里逃出来一样。外面一派光明，到处是春天的气息，蓝湛湛的天空里挂着一条条蓬松柔和的白云。

科里亚在院子里说，忏悔一点儿也不可怕，神甫问的全是些废话，他差点用十字架戳破了他科里亚的鼻子。可是他得到的是五戈比，而不是二十戈比。科里亚一边讲，一边说了些亵渎神灵的话，要是奶奶听见了，准保能气死。可是工匠都是长了胡子的人，不过宗教还是以敬畏鬼神的形式保留在他们头脑里。科里亚讲得忘乎所以了，多少有些夸张卖弄，青年人，有纸盒作坊的工匠，也有邻院的孩子，不免劝阻他。

“科里卡，你别太过分了。有一个人太不像话了，到领圣餐时，一只胳膊就萎缩了。”

“你敢去跟奶奶讲吗？……”

“不对，不对，科里亚。神甫是另一码事儿。领圣餐可是有上帝在。”

“我们吃的是上帝的身体，是吃上帝的血和肉吗？是真的人肉和神肉吗？要是那样，我们就比吃人生番还要坏了。我们就成了秃鹫，吃神的人了……要是信了这些神话，我早就吐了。”

“科里卡，别说了！别说了！”

“实际上，”科里亚不肯住嘴，“那不过是圣饼和教堂的卡戈尔酒罢了。歌里是这样唱的：

大教堂的修女们
喝够了卡戈尔酒，
站在栅栏边，
勾勾搭搭……”

年轻人忽然来了劲头，忘了争吵，齐声合唱道：

站在栅栏边，
勾勾搭搭……

“听我说，”科里亚接着说下去，“我们来打赌。我从领圣餐仪式上把你们那基督的身体拿来。我们就在这里把它仔仔细细地看一看。”

“哎呀，科里卡，你拉倒吧。”

“我才不拉倒呢？怎么啦？胆怯了吗？”

“可是你怎么个拿法？”

“再简单不过了。放在舌头底下。等神甫拿勺子往我嘴里送圣餐时，我把它卷在舌头底下藏着。然后再给你们吐出来，就吐在这条长椅子上。”

科里亚指了指小院里肮脏的长椅。

“喂，怎么样，谁来打赌？”

谁也不作声，只是双脚来回倒腾着。

“不过，科里卡，你还是小心为好。说不定年轻人胳膊萎缩了是真的呢？”

“不用担心，我的胳膊不会萎缩的。可是我把圣体给你们拿来。”

到了领圣餐的日子，科里亚到教堂去做日祷。这是一场隆重的祈祷仪式。教堂里闪烁着金色的和银色的光辉。从穹顶下面高处的窗户里透进一条条明亮的阳光，像一根根浅蓝色的柱子伫立在饱含神香味的空气中。唱诗班的歌声响亮而欢快。大大小小的钟奏出胜利的节奏。一群群信徒在等待着基督徒最伟大的仪式，要把面包和葡萄酒变成耶稣基督的血和肉。他们已经使自己的灵魂摆脱了罪孽的沉重负担，清洗了恶劣的行径，愉快地等待着同由救世主复活了的上帝的交往。姑娘们穿着白色的和粉红色的衣衫，头上戴着花，深受感动而虔诚肃穆；初次领圣餐的人穿着皮鞋，满脸生辉；心情激动的老太婆们，虽然额头上和心底里都布满了皱纹，仍然满怀希望地期待着神的赏赐；衣着整洁的男人们穿着

鲜亮的绸衬衫、常礼服和制服（这决定于他们的官衔和修会）——大家都准备迎接这个大典。弥撒的宗教仪式接近最高潮了。

“我们的心都在天上！”穿着鲜亮的金色法衣的祭司召唤信徒。

“我们呼求上帝！”唱诗班的各个声部整齐地回答，尖细清亮的高音童声蹿得高高的，直达教堂的穹顶；而低音则在低处萦绕，像是一股克制着的激情在回荡。

“都过来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神甫对信徒们庄重地宣布说，仿佛他就是基督，是羔羊，是为人们而被钉上了十字架而又复活的了受苦受难的圣人。

“……要是真的把胳膊搞掉了怎么办呢？……嘿，哪儿来的废话！……可要是真的呢？”科里亚盘算着，多少有点被大家这种隆重的陶醉所感染……

“把它全都喝掉，因为这就是新约上说的我的血，它是替你们，还替许多人赎罪而流的……”

“……胡说八道！可千万别咽下去了，别惊慌失措……也许用手悄悄地拿出来？别人会看见的！”

“上帝的奴仆费奥多尔领圣餐……”

“……真见鬼！要用嘴从勺子上去接肉和血……再用圣餐布擦嘴……然后再就着圣餐酒吃……还要吻十字架……千万别呛着……”

“上帝的奴仆玛丽亚领圣餐……”

“……要紧的是用舌头盖住，直到全部做完之前千万不能动舌头……”

“上帝的奴仆德米特里领圣餐……” “上帝的奴仆瓦尔瓦拉领圣餐……”

“……很快就轮到我了……”科里亚头脑里一闪而过，“只剩下两个人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听见神甫轻轻地问他。

“尼古拉……”

“上帝的奴仆尼古拉领圣餐……”

科里亚用舌头紧紧地压住“基督的身体”……不，亲爱的，你跑不掉的！……“圣餐酒”差一点把舌头下面的东西冲掉了……不过他挡住了！

科里亚飞快地跑出教堂。舌头下面是被紧紧压着的一片圣饼。科里亚闪过一个念头：“我这就让他们看看！‘胳膊萎缩了’！真想得出来！这些傻瓜！”

他飞快地跑到作坊的窗台边，呜呜地叫着，一面用手指指点着嘴巴：到手了！舌头下面就是我答应过的猎物……

工匠们都跑到院子里来了，而且招呼了邻院的孩子们。科里亚快活地闪动着眼睛，等着大家到齐——他总不能一个一个地去让大家看吧！

终于人都到齐了。科里亚把一块圣饼吐在手掌上，然后放在长椅上。大家都朝后退了一步，仿佛见到了即将爆炸的炸弹……

“别再装模作样了……怎么样，把我吃了吗？咬掉了我的胳膊吗？我说过要拿来，这不是拿来吗？你们也不用害怕！你们看，我两只胳膊都好好的，连舌头都没有发干。你们看见了，不过是一块饼罢了，有点发红是因为葡萄酒。你们可以闻一闻，一股酒味，而不是血腥气。看见了没？”

“你是怎么把它……”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压在舌头下面。嘿，听我说，我们到教堂院子里去让火鸡领圣餐，怎么样？”

“嘿，亏你想得出！”

于是小伙子们都跑去看从来没见过的场面了。

就这样，在基督降生后的第1900年夏天，在俄罗斯国家的最高王座的都城，一只无名无姓的雄火鸡在村妇坊勇士约翰教堂的院里，代替上帝的奴仆尼古拉恭领了基督的身体做圣餐。

十二

俄罗斯在走近二十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发酵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浆汁都在里面发酵，迅速地改变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习惯和准则、思想和世界观。就在不久以前，俄国的亚细亚式野蛮落后以及拜占庭式君主专制的能言善辩的思想家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①还曾经表示希望“冻结”俄国，防止它走“腐朽的西方”所遵循的、将社会必然导向灭顶之灾的道路。这位漂亮的贵族老爷喜欢在家里做隆重的日祷，拥有精致的雪茄、名贵的良种马和姣好的东方女子，长期在君士坦丁堡担任外交官，靠了在著名的奥普塔小修道院里、在清心寡欲的“长老们”中间做修道士而根治了梅毒。他认为狡诈诡谲的拜占庭和东正教才是“真理的柱石和明证”^②。就在不久以前，身着地道的俄罗斯紧腰长外衣、头发剪成一个倒扣的钵形的斯拉夫派地主们还在同拥护欧洲文明的西欧派进行激烈的论争，用“无产者痼疽”来吓唬所谓的社会，千方百计证明对于“我们善良的俄国民众”来说，宗法制的贵族—地主监护是再好不过的了。就在不久以前，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还在滔滔不绝地辩称，发展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行不通的，俄国通过劳动组合和农村公社“米尔”就可以转向“民众生产”。就在不久以前，天才的癫痫患者、几乎被处死，后来投靠到“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粹主义”一边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

^① 列昂季耶夫，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1831—1891）——俄罗斯作家、政论家、评论家、斯拉夫派。

^② 《真理的柱石和明证》（1914）是帕·亚·弗洛连斯基的主要宗教著作之一。

基还在鼓吹虔诚信奉上帝的民众在最高统帅、东正教信徒沙皇指挥下占领神圣的萨尔格勒^①这座真正的宗教摇篮，在地球上实现上帝的王国。但是工厂的汽笛声和烟囱里冒出的煤烟终止了这种乌托邦的幻想。“无产者痛疽”以阻挡不住的力量随着金钱的权力、“脏小子”^②和俄国资产阶级而成长。有门第、有爵位的旧贵族还记得叶卡捷琳娜的时代、盛大的舞会、丰盛的宴饮、阔绰的庄园生活、金银器皿和豪华的车马。它掌握着整个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它提供军官团，从御林军直到宪兵的蓝军服。它组成受过严格训练，机灵熟练的沙皇外交机关。它参加内阁会议，补充高级官僚的队伍，在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参议院和正教院里占据职位。它通过都主教和主教领导着结婚的和不结婚的俄国神职人员，以及不计其数的教堂、修道院和最富足的大寺院。它拥有这个无边无涯的国家的绝大部分土地。它把自己血腥的手掌不仅从“冰冷的芬兰岩岸伸到炎热似火的科尔西达”^③，而且伸到了亚洲的广大地域。然而，这些穿金着银、佩戴着勋章和绶带、有带穗的肩章和没有肩章、带长剑和不带长剑的人们已经开始成为明日黄花了。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又吃又喝，寻欢作乐，巧取豪夺。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大摆盛宴，把自己得自农村的收入花在牡蛎、香槟酒、收费昂贵的法国和意大利高级娼妓、英国的良马、轮盘赌和牌戏，以及国外的消遣旅行上面。他们还像从前一样，以自己毫无节制的挥霍和豪华让外国人感到吃惊。“Prince russe”^④还像从前一样，在这方面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因此他在外国女艺员、赌场及罪恶渊薮的老板中的声望是永不凋谢的。然而有爵位的、“开朗大方的俄罗斯性格”这样挥霍的后果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显示出来。到处都传来贵族贫困了的呼喊声。有纹章的贵人已经家道中落了，只好把家族的田产拿出去抵押和再抵押，以至变卖，为了偿付几代贵族欠下的孽债，只好砍掉古老的“樱桃园”。历史的利斧是残酷无情的，连高傲

① 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旧称。

② 指俄国废除农奴制后，靠收买破落地主的土地而发了财的富农。

③ “冰冷的芬兰岩岸……”是普希金《给俄罗斯的诽谤者》中的诗句。

④ 法语：俄罗斯公爵。

的传统它也不放在眼里。田庄落入了别人手中，如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房屋一样，它们“大门上的狮子和十字架上的鸦群”越来越多地成了俄国商人和工厂主的财产。这些新兴人物做事很有分寸，也不大肆张扬。但是他们已经成长为一股不能等闲视之的强大社会势力。他们有沉甸甸的钱袋，因此面对资本日益壮大的力量，贵族只得恭维逢迎，而且并非仅仅出于社交礼仪。在他们身后站着黑压压的一片工厂工人大众，其中诞生了一些念头，以至连地主专制政权最狂妄、最无忧无虑的代表人物也会想到：“造反”对于似乎是亘古不移的制度，可能采取比迄今为止的骚乱和暴动更加危险得多的形式，因为这场革命的潜在力量集中在国家生活的心脏地区——这可不是那些远在天边的亚伊克河^①上的哥萨克。

资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人选，就是那些工业巨擘，他们渴望弥补上被错过了的历史时期而取得政权，把工人也利用起来为他们火中取栗。他们中的一部分来自下层，萨瓦·莫罗佐夫^②是他们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顽强、聪明、有毅力、有气魄，而且前程远大。他仇视皇帝权力，认为它是注定要垮台的，尽管它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顺利。在他的工厂里，工人们传唱着一首挖苦他的歌曲：

萨武什卡这个小畜生，
肚皮足有三围大。
午饭一天要吃三次，
从来没有犯愁的事儿。
请了好多女教师，
个个皮肤黝黑腰身细。
他拿我们创造的铜板儿，
给她们缝了绸衫儿。

① 亚伊克河是乌拉尔河 1775 年以前的名称。

② 莫罗佐夫，萨瓦·季莫费耶维奇（1862—1905）——出身于纺织业资本家莫罗佐夫家族，是高尔基的朋友，同情并帮助革命者。

她们打扮得像雌孔雀，
萨武什卡看了乐呵呵。

不过这并不妨碍精力充沛的莫罗佐夫向革命提供经费，而且同最极端的政治流派的人士交往。在他眼里他们只不过是最好的、真正的历史铁扫帚，就像法国的山岳派一样，会用平民的方式毫不手软地收拾贵族名门，砍掉贵族人士自命不凡而愚蠢的脑袋，在干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就按照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让位给他们这些开明的资产者，由他们把俄国变成一个开明的、资产阶级文明大国。身材魁梧像一头大象的马蒙托夫是一个精明的人、组织者、交易所商人、最大的企业家、好几家股份公司的股东。这些公司成长迅速，就像粪堆上的蘑菇。马蒙托夫是公认的文艺赞助人，戏剧、文学、绘画都是他的兴趣所在，文艺界最知名的人物都是他的朋友。身体虚弱、头发斑白、衣着整洁的谢尔盖·伊万内奇·休金则在兹纳缅斯克胡同自己的一幢窗户宽大明亮的两层灰色别墅里设立了一座出色的现代外国绘画馆。高更^①的金色作品和克洛德·莫奈^②细腻的蔚蓝色作品收藏之丰富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几乎所有风靡一时的法国印象派画家，还有塞尚、凡·高、德加在这里都以他们最精美的作品而引人注目，因为休金希望在外国写生画方面同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一争高低。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③是阿列克谢耶夫和沙姆申金线厂厂主的后裔。他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成了饮誉全球的艺术剧院的组织者和灵魂。瑟京^④也同莫罗佐夫一样，出身微寒，但成了俄罗斯最大的书籍出版人和国内最好的印刷所的老板，后来这些印刷所都成了大型印刷工厂，有英国的机器和好几千工人。先进的俄国资产者非常懂得必须为自己占领最重要的思想阵地。

① 保尔·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接近印象派与现代派风格。

② 克洛德·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③ 康·谢·阿列克谢耶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真名。

④ 瑟京，伊·德米特里耶维奇（1851—1934）——俄国启蒙派出版家。十月革命后曾任国家出版社顾问。

但是这些先进的资产者越是抛弃俄国边陲外省的视野，越是接触已经开始散发出腐烂百合花的臭气的世界文化，他们就越是明白，他们还来不及成熟就韶华已逝了。他们想尽快地采撷一些欧洲文化最珍贵的花朵，而欧洲文化汲取了社会矛盾的种种毒汁，已经有一股停尸间中腐烂尸体的甜味了。即使在俄罗斯本国，社会冲突也日渐频繁，对毁灭性风暴的预感深深地震撼着资产者的社会意识：滔天洪水正在逼近，它是不可避免的。被纳入了世界文化轨道的俄国在随着它历史命运的诡诈笛声而舞蹈，而且不是用果戈理的三驾马车的速度，而是以电火花的迅疾驰向毁灭性的历史巨变。

这些资产阶级精英中吃了苦头的年轻一代及其知识分子在各种象征的轻盈王国里翱翔。在他们看来，现实过于粗糙、低级而庸俗。他们渴望着另一个世界，一个非尘世的、没有物质基础的世界，一个最细腻的幻想的世界，一个玄妙莫测的音乐的世界，一个模糊不清的迹象的世界。他们觉得，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低级形式。他们讴歌令人恐惧的罪恶，进一步发挥了波德莱尔^①“恶之花”的立场。他们同俄罗斯艺术的一切传统断然决裂，谈论某个涅克拉索夫或者列宾在他们看来就是野蛮的表现，是不能容忍的恶劣腔调的表现。“De la 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②”——音乐最为重要！——最温情的保尔·魏尔兰^③的这个诗歌创作的口号被他们拿来做了自己的口号。亚瑟·兰波^④这个天才的诗人、美少年、冒险分子和魏尔兰的同性恋者、法国象征主义的一颗巨星成了他们的偶像。爱伦·坡^⑤的疯狂才气是他们的楷模。他们离开了生活，钻进了幻想的云彩。

在文学方面，象征主义的指挥棒掌握在一个软木商人的儿子瓦列里·布留索夫^⑥的手里。他身材高而瘦，脸庞轮廓分明，颧骨突起，一

① 查尔斯·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的先驱。

② 法语：音乐最为重要。这是魏尔兰《诗歌艺术》中的一行诗句。

③ 保尔·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④ 亚瑟·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⑤ 爱伦·坡（1809—1849）——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批评家，象征主义的先驱。

⑥ 布留索夫，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1873—1924）——俄国诗人，俄国象征派创始人。1920年加入苏共。

头黑发，眉毛浓重，目光如炬。他神态威严，既冷若冰霜，又热情似火，工作热诚，才气横溢。布留索夫决定着方向，而且掌着舵。在他身边有一大群新诗人。这个流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安德列·别雷。他是把真实的世界变成了许多最抽象的数学学科的怪人、数学教授布加耶夫^①的儿子。安德列·别雷瘦得像一根火柴棍，生着一张少女般姣好的面孔，蓝色的眼睛像瓷器一样清亮，小脑袋上是一头蓬松稀疏的金发。他就像一个梦游症患者，一个没有血肉的星体，只是偶然掉到了同他格格不入的、活生生的人和实实在在的物的世界里。他走起路来像一个梦游症患者，像一个中了魔法的人，让人觉得他什么也看不见，眼看着就要摔倒似的。同他接近的是他的朋友和伙伴，也是教授儿子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一头鬈发，只可惜鼻子太大，否则脑袋就同阿波罗的头一样了。他漂亮的体形和优雅的举止很引人注目。他同奇怪的宗教幻想家、生着一对天使的眼睛和一张邪恶魔鬼的嘴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崇拜者们来往最为密切。洛帕廷、谢尔盖和叶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兄弟^②则是这种唯心主义宗教哲学的国外代表处。这种哲学有一股对圣母的色情崇拜和柏拉图的神秘论的素油味道。在音乐界表现这种心理状态的是斯克里亚宾^③自成一格的佳作，在写生画方面则首先是疯狂的米哈伊尔·弗鲁别利^④的病态天赋。

然而，资产阶级新贵们的这种意识形态只代表少数上层人士。它在最广泛的社会各界看来既十分空洞，又过于细腻而毫无生气。受过教育的中等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则把精神寄托在契诃夫、列宾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身上。不过，马克西姆·高尔基已经穿着游民无产者的破旧鞋子出场

① 布加耶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37—1903）——数学家，诗人安德列·别雷的父亲。

② 特鲁别茨科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62—1905）——宗教哲学家、政论家。特鲁别茨科伊，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1863—1920）——宗教哲学家、法学家、社会活动家。

③ 斯克里亚宾，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71/1872—1915）——俄国作曲家和钢琴家，有魄力的革新家。

④ 弗鲁别利，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56—1910）——俄国画家，画风接近现代派。

了，后来他才换了无产阶级的高筒靴，沿着他日后光荣的道路大步前进。而列夫·托尔斯泰虽然有了国际声望，却像一头遁世的老象一样待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自己的庄园里。他伟大的艺术天才消耗在宗教的劝善活动中，以及同他众多子女的目光短浅的母亲的悲剧性冲突中。

在政治、文学、科学和哲学中，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各种人物都在进行全面的划清界限。工厂在产生无产阶级的同时，也产生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利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遗产中一切有用的东西，以冷静的目光审视民粹派感伤主义的乌托邦，而且在出色的战斗（眼下还只限于著作界）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分化了。旧权威垮台了。当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吸收取自西欧颓废派的温室中的异国兰花和菊花的芳香时，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家却在掌握西欧发展着的革命方面的最高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武器。在这里，一切都处在运动之中，一切都处在斗争中，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封建主义的物神和偶像，以及资产阶级的新偶像都被打得粉碎。蓄着络腮胡子、受人尊敬的民粹派前辈——拉夫罗夫^①、米哈伊洛夫斯基、沃龙佐夫^②——都受到攻击。这些长者惊异地看着这批新冒出来的、吵吵嚷嚷的、好寻衅挑剔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们并不追求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公开承认自己是德国人马克思的学生，而且到处挑起争吵和纠纷。大家都说民众的时候，他们偏要说阶级；其他人宣传宽容的时候，他们却不留情面，而且固执地揭露矛盾；他们用快活、嘲弄的眼光看待一切，而且讥笑那些德高望重的人，说是功劳归功劳，靠吃老本总是没有出息的——对他们而言，的确没有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们努力研究亚当·斯密^③、李嘉图^④、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

① 拉夫罗夫，彼得·拉夫罗维奇（1823—1900）——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② 沃龙佐夫，瓦西里·帕甫洛维奇（1847—1918）——经济学家、政论家、自由民粹主义的思想家。

③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④ 李嘉图（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主张劳动价值论。

更是记得烂熟。他们钻研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数字、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和一大堆原始材料。他们的毅力和刻苦令人吃惊。不错，他们中间有比较随和的人：赭红色胡子的彼得·司徒卢威^①、好心肠的胖子、眼睛近视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②、一头黑色鬃发的别尔嘉耶夫^③（他像一个喜爱生活，却因为抽风而口吐白沫的西班牙僧侣）、文静的谢尔盖·布尔加科夫^④……他们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远离斗争的战场、烟尘和火焰的地方。可是，他们中间也有另一种材料做成的人，特别是乌里扬诺夫。朋友们由于他的智慧而叫他“老头子”，虽然他还很年轻。他已经谢了顶，宽大的前额表明他特别聪明，锐利的目光仿佛要把人刺透，性格刚强，精力充沛。他博学多识，关注着一切事情，连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统计数字在他手里都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愤慨和痛恨，是一份判决书、一柄利剑。他的智慧仿佛是一架磨快了的革命斩首机。他的手臂短而强健，威严有力。而他本人却身材不高，体质虚弱，有一点赭红色的胡须，是一个辛比尔斯克省本地的俄罗斯人。他精通多种外语，关注世界各种著作。不过，他并不打算登上讲台去授课。他领导着一些工人小组，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他编写煽动力极强的传单和非法的小册子。他建立一支支志同道合的坚强队伍，后来就组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他的哥哥被绞死了，他却走自己的路。他那些署名“弗·伊林”的、知识丰富的文章是一长列严谨的论据，足以使对手粉身碎骨。同时，他又是出色的战略家、策略家、组织家、实干家。他竭力想把每一颗火星都扇成一场熊熊大火。Esse homo^⑤！（就是这么

① 司徒卢威，彼得·贝恩加尔多维奇（1870—1944）——俄罗斯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②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65—1919）——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③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74—1948）——俄国哲学家。尼·伊·布哈林1936年4月3日在巴黎做的报告《现代文化的主要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谈同他的争论的。

④ 布尔加科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宗教哲学家、神学家。

⑤ 拉丁语：就是这么个人！有三种含义：（1）这人是好样的；（2）这人注定要受苦受难；（3）描写戴着荆冠的基督的头部。

个人!)

民粹派还从来不曾遇到过这样的对手。除非是普列汉诺夫，他谈一元论历史观的书给整个独特的主观社会学以重创。但即使是普列汉诺夫也没有这种果断刚毅、穷追不舍的文风。自由派仔细地端详着：这是个危险人物，名符其实的革命虎将。对他必须认真对待！而伊里奇却得意地讪笑着……他喜欢激怒对手，他天性好斗。可是他不能容忍把斗争当儿戏。他对一切事情都十分严肃认真，这是他生命攸关的大事，是一个率领群众，要推翻专制政体并继续前进，走向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的事业……这是幻想吗？是的，是幻想，不过是以知识，以力量为依据的幻想，是应当实现，也一定能实现的幻想。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打击下，旧民粹派分化了。一些人变成了有“劳动”色彩的普通自由派，成了大腹便便、舒舒服服地躺在地方自治局怀里的、受人敬重的文化传播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仍旧给“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加上讽刺的引号，顽固地否认阶级斗争。另一些人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某些成分，不害怕谈论无产阶级，但是却把绝对是互相矛盾的各种食品熬成了一锅意识形态的糊涂粥，以致离它一俄里开外就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折中主义味道。同这些人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最彻底地捍卫着自己世界观的严谨和完整，而且一旦发现有背离正道的地方，就立即敲起警钟，表现出强烈的、被软骨头的人们认为是教条主义的不宽容态度。他们的队伍团结紧密，向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发起攻击，因为这种“不同”掩盖了活生生的各种阶级、集团和倾向。在关于最抽象不过的理论问题——市场、危机、农民分化——的争论中可以预感到手执武器的争论即将来临。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事先都作为理论问题加以讨论了，而每一个公式、每一个数字都若隐若现地反映出有血有肉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逐渐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在革命的地下活动中，它为自己聚集了工人中的拥护者。在合法出版物中，它显而易见地不断取得新胜利。政府查封了一些杂志，另一些杂志就会出现。政府逮捕了一些人，他们就在监狱里学习；政府把他们流放出去，他们就在流放中读

德文书籍，写学术论文；政府把他们放出来，他们就重新走上自己的岗位，不知疲倦地、系统地、信心百倍地继续自己的事业。警察厅和暗探局不止一次发现，在爆发工人罢工的地方，其“根源和线索”都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煽动分子。这些“根源和线索”越来越多。工人阶级表现出自己的本性，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显示自己的力量。

在农村，来自转向资本主义方式的地主和“第三成分”——医生、教师、地方自治局的下层人员——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工作者中间的骚动在增长。农业社会的、农夫的俄罗斯受到了冲刷，产生了分化。富农、牲口贩子、高利贷者、小酒店业主、经纪人都为农村大破产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帮助了地主和地主国家。艰辛的生活产生了热爱真理的人，壮大了各种教派（史敦达教派、反正教仪式派、莫罗勒教派^①）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他们逃避服兵役，有的地方拒绝缴纳税赋，而且偶尔也出现一些并不依仗经文，而想清除地主的人。城市和工人村的罢工工人被遣送回乡后就播下了暴乱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有时能发出很好的幼芽。在波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中亚细亚各个领地、北高加索、芬兰和乌克兰，受压迫的民族在呻吟，不满和反抗专制制度沉重桎梏的火药在积累。红棕色头发、身材矮小、梳着偏分头的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全俄罗斯的君主、波兰皇帝、芬兰大公等等，等等，本人是罗曼诺夫家族中最目光短浅的沙皇之一。他既缺少智慧，又没有毅力，完全没有鲜明的个性，是一个十足的庸才。俄国外交官奥斯坦-萨肯伯爵在同毕洛夫公爵^②谈到他时，毫不客气地说：“L'empereur Nicolas a une.”（尼古拉皇帝有一种近似英雄主义的冷漠。）他最怕的是革命，或许还有自己的妻子，一个爱发号施令，因而非常看重一个大国的万能皇后的头衔的德国女人。不过，他爱自己的妻子不仅是由于恐惧，也是出自内心。皇后不反对指挥一切，而且一贯将君主的威望问题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尼古拉意志薄弱又奸诈狡猾，他同所有这种类型的人一样，

^① 史敦达教派、反正教仪式派和莫罗勒教派都是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后半期从俄罗斯正教中分离出来的教派。

^② 贝恩哈尔德·冯·毕洛夫（1849—1929）——1900—1909年间的德国首相。

愿意冒险，但由于自己眼光狭隘而不能充分认识这些冒险的含义。有时候，他几乎会装扮成一个和平主义者（由他召集了海牙和会^①就不足为怪了），但同时又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死亡判决书上签了字。在外交方面他幻想占据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在远东占据新的领地，用俄罗斯帝国热爱基督的军队取得的胜利来为自己的统治扬名增光。俾斯麦^②在权衡国际局势时，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有过独到的见解。他说：“俄罗斯这个大桶里正在发酵，听得见令人不安的嗡嗡声。有朝一日这会引起爆炸。对国际和平来说，这场爆炸最好发生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我们只要不是直接站在塞栓前面就足够了，免得它伤及我们的肚皮。”德国帝国主义的这只老猎犬在这里有不曾明说的意思：对他的目的而言，非常有利的是用在东方大量流血的办法来削弱俄罗斯，把它的力量从西部边界调开。在当时，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他不敢打一场欧洲战争，说是为了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将要付出三个王朝的生存做代价。但是宫廷的权贵们，无所事事的大公们，出入宫廷、从事可疑的金钱业务的生意人们，用动人的嗓子齐声歌颂彼得大帝的传统，鼓吹要在太平洋上站稳脚跟，宣扬俄罗斯的全球历史使命，声称“小日本崽子不敢”，渲染俄国武器即将赢得的、永不衰落的荣耀。尼古拉梦想着这些军功，对各种冒险分子——有爵位的和没有爵位的、军方的和非军方的——在帝国东方边界上的挑衅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幻想着历史会给他尼古拉·罗曼诺夫、战无不胜的东正教军队的最高统帅，献上一顶桂冠。头脑有病的沙皇不明白，他更像一只小老鼠，正在朝安装得十分巧妙的捕鼠器里钻进去。

① 海牙和会1899年通过了和平解决武装争端、中立和保护和平居民的公约。

② 奥托·俾斯麦（1815—1898）——德国第一任宰相。

十三

科里亚在政治方面纯洁无瑕，像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他年龄还小，对各种政治问题连想都不曾想过。他在《俄罗斯新闻》里读到国外议会辩论的报道，括号里用斜体字排着：“最左边的座席中爆发出一阵喧嚷”（喧嚷一词是经常见到的），他甚至感到气愤，为什么这些人老是不让别人讲话。当同一份受人尊敬的刊物里提到《资本》^①的拥护者时，他单纯的头脑真心实意地认为，这些人是资本家。他接触积极的社会生活及其风尚主要是通过所谓的美文学。在亚勃洛奇金家里他也偷偷地读象征派的作品——彼得罗夫家里人非常关心诗歌，这是伊万·安东内奇的，而且也被儿子所继承的老习惯了，不过如今没钱买书罢了。可是，他们还能从熟人那里借书，伊万·安东内奇的一个老朋友为他在别索诺夫的图书馆里搞了一张免费的借书证。

在科里亚如饥似渴地读过的书中，有一本马克斯·诺尔道^②的《退化》。这本书部头不小，但以言辞尖利和对“颓废派”的嘲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文译本用了散文的形式，失去了诗歌语言的韵律，因此语义混乱、不知所云的句子显得特别刺眼。科里亚的记性非常好，他背熟了让他特别吃惊的例句，诸如：“啊，花儿呀！旧的税赋何其沉重。一座沙漏计时器，五月里一只狗朝着它狂吠。一个长久不能睡觉的黑人的袋子真漂亮。奶奶要是吃了橘子，她就不能睡觉了。那座桥上有一条

^① 《资本论》如果按俄语的字面直译就是《资本》。

^② 马克斯·诺尔道（1849—1923）——德国作家，有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作品，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鳄鱼，一个警察肿着半边脸，一声不响地挥舞着手臂。两个士兵在牲口圈里，还有一把豁了口的剃刀。可是他们没有中大奖。而在灯罩上却有墨水的痕迹。”这种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让他想起在捷索沃从农村孩子们那里听到的儿歌。他们不是唱“一二三四五，小兔去散步”，而是唱：安塔，边塔，里卡捷富克西，坎得拉，格拉莫捷阿什布罗特，阿什布罗特格拉利，斯拉利，德鲁什托特。

令他震惊的还有波德莱尔的《腐尸》（*Une charogne*）。他读的是彼·雅（雅库博维奇—梅利申）^①的译本。尸体两腿叉开，“像一个娼妇”，从开始腐烂的尸体里“流出像一团稠粥一样蠕动着蛆”。诚然，诺尔道书里讲的，科里亚并不完全明白，但他懂得了它的基本思想：退化，对整个时代的这种评价牢固地留在他的思想中，科里亚就在它的影响下来观察现代派，表现出幼稚的夸张、逞强、淘气和刻薄。

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在毕业考试时第一个答完了考题。他在听写时写了“под узцы”，而有些老师认为应当写作“под уздцы”。不过在俄语课的口试时，他同老师争执起来，他证明说，д这个字母是可以省略的，就像在 узы 或者 узник 这些词里省略了一样，更不消说还有 вязать、вензель 这样一些派生词了。老师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题没有定论，可是说他有一处错的指责却实际上被取消了。科里亚甚至在争论时还听见一位教师凑到另一位教师耳边，悄声对他说：“嘿，好家伙！”后一位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科里亚得了一张奖状和几卷普希金文集，是浅蓝色的硬皮封面，上面有烫金花纹的精装本。

父母亲决定送孩子上中学，直接插进二年级。不过他需要先补习一下拉丁文。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认识一个老年女教师。她的儿子刚从中学毕业了，得了第一名，他同意很快让科里亚跟上来，而只收取一点点报酬。娜塔利亚·安德列耶夫娜（这是女教师的名字）已经退休了。她年事已高，患有严重的水肿病，身体浮肿沉重，行动不便，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圈手椅里，用一条方格毛毯盖着腿，戴一副铁框眼镜看

^① 雅库博维奇，彼得·菲利波维奇（笔名J，梅利申）（1860—1911）——俄罗斯诗人、翻译家，民意党的革命派，著有《在受歧视的人中间——一个原苦役犯的手记》。

书。她心地善良，亲切热忱，把科里亚看成自己的小儿子，一见他来，第一件事就是请他喝一杯加了糖的柠檬茶。她和又高又瘦、长鼻子、一只眼睛上长了白翳的儿子戈连卡两个人住在祖博夫林荫道上一幢房子里，占用一小间屋子。戈连卡胆小、腼腆，待人温和，从箱子里拿出两本旧书——尼基福罗夫的拉丁语法和谢苗诺维奇的文选，就开始上课了。科里亚不像和他年龄相仿的许多孩子（几乎是所有的孩子）那样，认为拉丁文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功课。尽管他不像海涅笔下的那个男孩子那样声称不愿意同自己的伙伴交往，因为他连 *mens*^① 的属格都不知道，但是他读了科尔什的不少著作，陶醉在希腊罗马生活的种种形象里，对罗马人，伟大而光荣的罗马人的语言有强烈的兴趣。他记性好，所以掌握语法规则和拉丁词汇都不吃力，虽然他从来不死记硬背，但对他必须知道的，甚至是不需要知道的东西都能应对自如。他学会 *ut finale*, *ut consecutivum*, *accusativus*,^② *am cum infinitivo* 等等难点都非常之快，所以戈连卡决定多学一点，同他一起开始读恺撒的《高卢战记》。科里亚读到罗马军团著名统帅的亲笔手记的原文“*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 quarum unam incolunt belgi, aliam—aquitani, tertium—qui iprosum lingua celti, nostra gallj apellantur*”^③ 时，他兴奋不已。《战记》就是这样开始的。科里亚感受到了悠远年代的历史气氛……而他感到真正的激动却是在谦和的戈连卡一面喘着气，一面脸色红润地流着汗向他讲述恺撒的另一类征战奇遇，而且引用了恺撒的士兵们在占领别人的城池时，歌颂自己统帅的诗歌的时候：

Urbani, servate uxores,

Moechum calvum addicimus.^④

秋天，科里亚毫不费力地通过了各门考试，插班进了二年级；而

① 拉丁语：智慧。

② *ut finale*（拉丁文）——为的是，以便。*ut consecutivum*——拉丁语法中连接结果副句的连接词，意思是“因此”、“因而”。*accusativus*（拉丁文）——宾格。

③ 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

④ 市民们，保护好自己妻子吧，我们带来的可是一个秃了顶的浪荡儿。

且，作为教师子弟，给了他一份奖学金。

莫斯科第一中学就在救世主教堂对面。它那幢庞大的灰色主楼的正门并不临街，楼前有一座小花园，必须穿过它才能走到主楼的正门前。学生上学都走胡同里的后门。后门进去就是“集合间”，石板铺的地面，尘土很多又不通风。地上尽是套鞋，墙上挂着制服大衣和制帽。四层的主楼里有一所学校的教堂和一间上下两排窗的大礼堂，就是说它把两层楼并在一起了。墙上挂着历代沙皇和毕业生中的名人的画像，以及镌刻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生姓名的大理石板。一楼是昏暗的食堂，它同衰败了的修道院的饭厅极其相似：阳光通过小小的窗户好不容易才照射进来，低矮的拱顶压得人窒息，一排排长餐桌和长凳就跟军营里一样——多么凄凉的画面呀！楼里其余房间是教室、住读生（有别于走读生）的寝室、一间体操室、一间装备着一些破烂东西却没有像样仪器的物理课堂、一间厨房和教职员住宅。

那时候让人害怕和恐惧的古典教育的僵化体制——也就是完全脱离希腊罗马的历史和文化而死记硬背希腊文和拉丁文，绝对不重视自然科学，更不消说技术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体制——已经破绽百出了。社会发展提出了对另一种类型人才的需求。教学大纲与传统中学完全不同的实科中学有了发展。“古典制”的顽固派通常是些极端反动的人士，已经守不住自己的阵地了，因此古典中学里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有些茫然失措，因为感到脚下没有了根基。他们伤心地留恋着往昔的岁月，讲授课时马马虎虎，往日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就像一些气息奄奄的老太婆，没完没了地抱怨说，她们年轻时光景是多么美好：东西都便宜极了，人们又魁梧又健壮，简直是些英雄好汉，而不是窝囊废，天气也好得多，男人比现在漂亮，风气比现在善良，货物都质地上乘，总之，胜过现在不知多少倍。她们的时代显然是一去不复返了。

教拉丁文的是校长本人，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戈布扎^①。他是捷克人，高大魁梧，眼睛凸起，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病，脸色血红，布

^① 戈布扎，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1848—1927）——莫斯科第一男子中学校长。

满了青色斑点和血管，一个多肉的鼻头，嘴唇鲜亮。他像一只正在充分展示自己美貌的雄火鸡。他说话带有非常可笑的异乡人口音，而且眼珠飞快地转动着，常常使学生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恁（您）……得关两小时……禁屁（闭）！”他严厉地朝一个犯了过失的学生喊道。而这个学生却一只手捂着嘴，免得当着他的面笑出声来。不过，他并不打算装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来，实际上他从不使用他校长的权势。

学监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科罗布金是矮个子，秃脑袋却大得出奇，只是在耳朵边和后脑勺上有几根短短的头发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对自己的专业——数学很有造诣，而且对其他许多学科，直到哲学也都很有见地。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能把最枯燥的数学原理讲得生动直观，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听得出神了。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们编出一首嘲笑他的歌，而且用《我们是工厂青年》的调子高声传唱。当这位相当严肃，但深受学生爱戴的数学教师从走廊里走过时，他常常听到这样大胆的歌声：

费佳，一头鬃发的——男——孩儿，
 费——佳，一头鬃发的——男孩儿，
 费佳，一头鬃发的男孩儿，
 他那一件制服，
 却是满身窟窿！

可是他很有分寸，所以径自走过去，而对这首直接涉及他的歌曲不予理睬。

俄文语文教师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很想显得与众不同。他很聪明，对所教的课程也很熟悉，但是脸皮特厚，常常跟学生说些轻佻的话。他的特点是鼻子很大，而且在末端深深地分成了两股，就像他长了朝着不同方向的两个鼻子似的。

“先生们，我的鼻子是拜占庭式的。”他就这样介绍自己的尊容。

看见长了粉刺的男孩子，他会说：“你这儿起的是什么骨朵儿，红红的散了一片？早了点儿，早了点儿……啦啦！啦啦啦！”他一面唱，一面用一只脚在讲台下面打着拍子。

有时候他会说：

“不走运的小天使，你扭过来摆过去是怎么回事儿？是针扎了你的……吗？还是揪了你哪根筋了？哈哈哈！啦啦啦……”

他经常使用“无赖”、“骗子”这样的词，而且特别爱听笑话。学生们在功课没有准备好而担心他提问的时候，喜欢跟他“胡吹乱侃”。一个学生跟他讲一个新的笑话，全班都放肆地大笑起来，就像一些很久没有遛过的马放出了圈似的，而索科洛夫自己笑得掉下泪来，眼泪就顺着他拜占庭式的鼻子往下流，掉到他穿旧了的制服上，他则不时拿手绢擦一擦眼镜。一堂课就这样过去了，师生双方皆大欢喜。

教历史的是维塔利·奥西波维奇·艾因戈恩。他是一个矮胖子，罗圈腿，走起路来一双短腿倒腾着，一摇一晃地跨着小步，生着一个说不清是亚美尼亚人的，还是犹太人的大鼻子，稀稀落落的黑头发被仔细地梳成偏分头。学生们叫他“维塔什卡”或是“乌贼”。他教学非常认真，自己也很努力，发表过一些文章（虽然都是些公式化的题目），关注历史科学的动态，经常查阅档案资料。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在谈话里插进“кажется”这个词，几乎每句话里都用，而且把它念成 кается。^①学生们每当想嘲笑他的时候，就自己尖刻地学着他的腔调说：

“维塔利·奥西波维奇，кается，我们今年，кается，要学，кается，墨洛温王朝，是吗？”

乌贼只好装聋作哑，似乎他听不出这里有挖苦的味道。艾因戈恩只是偷偷地瞟一眼那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的学生。

和校长一样教拉丁文的另一位教师也是捷克人，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兹布拉斯拉夫斯基。他的拉丁文非常好，而俄语却糟到了极点。拉丁文中表示关系的语法形式被称为“希腊客体格”（accusativus grae-

^① кажется 是一个插入语，意思是“好像”、“似乎”； кается 是一个动词，意思是“忏悔”。

cus)，他用俄语是这样解释的，好歹把“关系”一词用上了：“酒神的女祭司们就其同胸脯的关系而言是披着毛发的。”学校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他把成语“*Ars longa, vita brevis est*”（艺术是永恒的，生命却是短暂的）译成了“肚皮短小，而玩意儿悠长”。

学生们送给学校的神甫斯特凡一个绰号“棕红色种马西克尔顿”。他的胡须的确是棕红色，不过“种马”加在他头上不是取其相似，而是由于截然相反。他看起来温顺殷勤，不仅读宗教书籍，而且读世俗一哲学书籍，还喜欢把银镜推到额头上，谈论崇高美好的事情，说它们是神灵的显示。乌贼艾因戈恩的口头禅是 *кается*，斯特凡神甫则一句话里要重复三遍“您哪”。上他的课时，学生们就打赌，神甫，就是斯特凡，这一堂课要说多少次“您哪”，而且给他记数的声音相当大。于是，从“堪察加半岛”（这是指后面的课桌）的某个角落里会传来“二十三”、“二十四”的声音，而可敬的神甫就在讲台上显得坐立不安。

新语言教的是德语和法语。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亚瑟·路德维戈维奇·普列斯蒂列尔，因为发音相似而送给他的外名叫“灌肠器”^①，实际上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灌肠器。他教得非常出色，课堂上他说德语，也要求学生用德语回答功课。教学效果很好。而法国人科尔代先生，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大眼睛，黑头发，对学生温和宽厚，简直把他们宠坏了。

莫斯科极有名望的教师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加拉宁在教师中处于特殊地位。学生们简单地称呼他为“奇契·米契”，或者“奇契”，或者叫“真是怪事！”他教物理。常在教育学杂志或者专门的物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写过好几本书，被认为是最先进、知识最渊博的教师之一。而在哲学方面他赞成最极端的唯心主义，同情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们，宣扬一种基督教、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学生们都喜爱他。他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在他身上绝对没有一点墨守成规和官僚习气。然而——可惜呀！——学生们懒得学他的物理课，学得很不好，而

^① 灌肠器俄语的发音是“克利斯蒂尔”，和普列斯蒂列尔相近。

拉他们一把，或者在必要时加以惩戒，又是他的秉性所做不到的。做实验时，某件仪器有时就在他自己手上损坏了。于是他脸上显出非常惊讶的神色，他一面伸出食指抠他的朝天鼻孔，一面微笑着说：“哎！真是怪事！”

他身材高大，蓄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戴近视眼镜。他儿子也在学校就读，个头比他还要高。他妻子的尺寸也不相上下。学生给他们家编了一则谜语：“两个奇契，一对米契，中间夹个小洞。”这就是加拉宁一家。

中学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一代代相传的习惯。普通中学生同实科中学生总是处于交战状态。普通中学生管实科中学生叫“洋葱炒鸡蛋”，而实科中学生把普通中学生叫作“蓝色牛肉”，这是按他们制服的肩章和牙线的颜色取的诨名。高年级有正儿八经的传统——最有天赋的优秀学生钻研科学和从事政治活动。也有寻欢作乐、风流冶游的传统——这是那些阔少爷们，讲究吃穿的哥们儿，他们给大学准备的是所谓“阔少爷大学生”的基本队伍。低年级时兴的则是不断得到补充的“民间创作”和内容猥亵的流言蜚语：巴尔科夫^①、改头换面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恶魔》、《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等等作品。其中最突出的要算那首《金色字母表》，它的第一行还相当文明，第二行就不堪入目了。不过，学校生活本身为这种创作不断提供新的素材。颇为流行的是把各种歌曲译成笑料百出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三年级学生唱一首《三个少女》(treis parthenoi)的歌，他们用古希腊人的语言唱她们“出去游玩”。二年级学生则用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奥维德和维吉尔的语言，胡乱地唱一首乌克兰歌曲《又吵又闹，毛毛雨下个不停》：

Et tonat

Et bromat,

Coelum pluvium dat;

① 巴尔科夫，伊万·谢苗诺维奇(1732—1768)——俄国诗人，有一些轻佻的作品。

Quis me, quis me, iuvenulam,
Usque domum reducat? —

还胡诌了一些不文雅的诗歌。几何学促成了流传最广的《毕达哥拉斯长裤》。这首歌常常在课间休息时由全班学生齐声高唱：

毕达哥拉斯长裤，
各个边都长短相等。
扣子是个已知数，
为什么×感到绷得太紧？
学生回答说：
因为×太大。

德语不仅使流传已久的胡说八道，如“辣椒、灌肠、德国佬、买匹马儿没有尾巴”之类，恢复了活力，而且出现了专门的学校歌曲，滑稽地模仿变格和变位规则。通常这些规则是用押韵的形式背熟的，所以无论是拉丁文、希腊文，还是几种新语言，往往都有这种独特的“韵文”。学生就坐在座位上，两手塞住耳朵，一边摇晃着身子，一边背这些语法的“歪诗”。他们也塞进自己的“创作”，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Ich bin—	我是——
дубина,	一根木棍,
Полено,	一块劈柴,
Бревно.	一段原木。
Ich war—	我是——
ВарВар,	野蛮人,
Собчье.	狗崽子。
...

特别流行的是一些没有意义的译文，男孩子的想象力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把一些地道的俄罗斯谚语，如“не красна изба углами”^①，逐字译成法语或是德语，那就是惊人的不知所云。再如，大家都熟悉这样的句子：“J, aime de baiser les éponges de ma cousine”（我喜欢吻我的表姐妹的樱唇），然而法语中的 les éponges 并不是指漂亮的小嘴的一部分，而是指沐浴用的海绵。还有，把“环境折磨了他”译成法语：“Mercredi la mange”，其中的第一个词的意思不是环境，而是星期三。如果对一个德国人说：“Ach, du, meine Seele, rote Mamselle”，他会笑痛了肚皮，因为这句话本来想说的意思是：“啊，亲爱的，这姑娘真美。”学生们还把“Дайте ножик, Дайте вилку, я зарежу свою милку”^②巧妙地换成了德语：“Gib mir Gabel, gib mir Messer, ich werde meine Liebste fressen.”他们还编一些别出心裁的谜语，比如说，“trinum et unum, sed non Deus, initium mundi et finis saeculorum”（三而一，一而三，但不是上帝，却是世界的开始和世纪的终结）是什么东西？原来是拉丁字母“m”，它是“世界”（mundus）一词打头的字母，也是“世纪”（saeculorum）一词结尾的字母。再比如，让你把毫无意义地排在一起的几个拉丁词译成俄语：Secundum servi vos bibere（по, рабы, вы, пить），它的意思是“该喝一盅了”^③。一些著名的咏叹调和歌曲都被他们窜改了。《淫雨秋日的黄昏》被中学生唱成了：

淫雨秋日的黄昏，
少女坐在灌肠作坊里，
用她颤抖的双手，

① 直译为：“小木屋之美不在房角的布置，而在于馅饼”，意思是：陈设再美，不如待人殷勤。

② 这是一首民间流传的歌曲，意思是：给我一把小刀，给我一把餐叉，我就能把心上人宰杀。

③ 和四个拉丁词相应的俄语词的含义分别是“沿着”、“奴隶”、“您”、“喝”。但把第二个词拆开，与第一个组合，再将第三、第四连在一起，就成了“пора бы выпить”（该喝一盅了）。

捏住一大截灌肠。

总之，想出了种种妙手高招。这类笑话、谜语、诗歌、寓言、歌曲、长诗，有俄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拉丁文的、希腊文的，还有把各种语言故意乱七八糟捏在一起的，有许许多多。一个新生刚入学的头几天就会被这些歪才、怪杰搞得目瞪口呆，因为每个老生都想向他传授自己在这种特殊教育方面的经验，而且用自己的见多识广压倒自己的伙伴们。

科里亚·彼得罗夫立刻落入了一个新环境。上小学时他的同学都是城市里小人物的孩子，衣着寒素，身上也不太清洁。他们带到学校里来的是各自家庭中的生活习惯；而现在进了中学，同学是地主、商人、官吏、贵族人家的子弟——人人都衣着干净，梳洗得整齐、清洁，脸色红润，衣衫光鲜，只有科里亚穿一件从旧货商人手里买来的简陋的短外衣和也是从旧货商人手里贱价买来、由母亲好歹改了改的旧军官大衣，所以特别惹人注意。他因为身材矮小，立即得到了两个绰号：“侏儒”和“小个儿”。可是他没有受到新生通常遭到的那种对待，没有人掐他，揪他，也没有人打他。或许是他出色的考试成绩镇住了同学们，或许科里亚言谈尖刻，或许是他动作伶俐，或许是他能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反正没有人把他当“新毛头”而纠缠不休，而是很快就把他看成是十足的“自己人”了。有些学习努力，但成绩欠佳的同学非常忌妒他，放出风声说他只会死记硬背。可是科里亚连一本词典都不曾有过，他只能在课前匆匆忙忙地从别人那里抄下单词，不过他立刻就全记住了。他仔细听老师讲课，因为他们几乎全都事先预告将要讲授的课程，所以科里亚总是事先就知道了要讲什么。有一次，拉丁文教师叫到他时，他刚从邻座那儿抄完单词。墨水还没有干透，他就走到了讲台跟前。

“今天彼得罗夫要吃苦头了……”他听见一张课桌上真正死记硬背的学生悄声说。

“彼得罗夫，您哪！让我们来听听，您对我们讲些什么，”兹布拉斯拉夫斯基的眼镜片闪动着光亮，他一手捋着稀稀落落的赭红色胡须，

开口说，“先说单词。‘青蛙’怎么说？”

“Rana.”

“仙鹤呢？”

“Ciconia.”

“吞吃呢？”

“Devorare.”

“第三人称复数呢？”

“Devorant.”

科里亚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他高兴地看到那些忌妒他的同学瞠目结舌。他“苦头”吃得不错，得了个五分！他扬扬得意地从忌妒他的人身边走过：叫你们见识见识！

科里亚用德语讲了一个不太复杂的小故事，严厉的德语教员满意地把课堂日志啪的一声合上，用一种为自己的学生感到自豪的语气对全班说：

“Was fehlt ihm doch?”（他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然后自己一本正经地回答：

“Gar nichts.”^①

“听我说，侏儒！你是吃什么长大的，会这样聪明？”一个德国人的儿子叫弗里茨的跟他纠缠说。关于他有这么一首歌：

Fritz, Fritz,	弗里茨, 弗里茨,
Willst du grutz?	你要吃点粥吗?
Nein, Mama,	不, 不, 妈妈,
Ich will kaka.	我想吃点屎。

“我没吃过什么特别的東西。大概就是你不愿意吃的那种粥吧。”

于是，大家都善意地拿弗里茨开玩笑。

^① 德语：“一点儿也没有！”

科里亚班上有两个同学同他争第一名：马特维耶夫和索科洛夫斯基。

马特维耶夫是农民的孩子，受莫斯科房产主兼商人费多托夫家抚养。费多托夫家的儿子和他同班。马特维耶夫温顺听话，受过商人的治家格言的严格训练，经常处于“恩人”要停止施恩的威胁之中，所以他在家时要铲院里的积雪，还要像店铺的小杂役一样做各种事情。在学校里他竭尽全力学习科学，使他的成绩册上能记下好分数，免得老费多托夫发倔脾气。他一头黑发，肤色黝黑，体格健壮，吃苦耐劳。他总是和商人的儿子一块儿到校，那是一个脸色红润、胖乎乎的男孩，浅色头发，脸色娇嫩，穿一身用上等军官呢缝的浅灰色制服，衣着整洁，衬衫领子总是雪白雪白的。他的穿着都是质量上乘，这身打扮反衬出马特维耶夫身上寒酸的粗呢和腰带上的铜搭扣。索科洛夫斯基出身于波兰贵族之家。他母亲在莫斯科市里靠近救世主教堂的下木材胡同里有一幢两层楼的石头房子。她的姐妹嫁给了莫斯科大学的一名老教授，自己也是自由妇女运动的一个相当有名的活动家。索科洛夫斯基的父亲不住在莫斯科，他在华沙郊区一座大庄园里当总管，同波兰的激进派人士有来往，认识波兰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路德维希·克尔日维茨基。

索科洛夫斯基的家庭是具有贵族传统的、典型资产阶级自由派家庭，那里笼罩着一种“体面”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修养的气氛。这种气氛不喜欢任何“过激行为”，对“平民百姓”持居高临下的态度，但同时又谴责君主专制的粗暴野蛮和亚细亚式的专横暴戾，议会制风格、科学、自由主义的改良、整洁的台布和餐巾、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俄罗斯新闻》、卡尔思巴德^①的矿泉水、优雅的法语发音在那里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小梅奇法语和德语都说得极好，读过许多书，也很有天赋，学得轻松自在，当侏儒走在前面时，他既不生气，也不伤心。而马特维耶夫却心怀忌妒，仿佛这个“新毛头”偷走了他什么东西似的，这种忌妒完全是由于他害怕失去他拥有的一切：如果他失去了“第一名”的荣誉，商人费多托夫最后可能会停止为他支付费用。但他终究丢

^① 卡尔思巴德即是卡罗维发利。

掉了这顶桂冠，也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什么灾难。

争夺第一名的三个人中，科里亚的性格最活泼，而且爱交往，所以他很快就同全班都处得很好。当然，这种良好关系并非全都建立在绝无私心的基础上：有些人喜欢科里亚是因为他在笔试时会把答案偷偷塞给同学，会悄悄地提醒，或者让别人抄他的答案，而且无论哪一种勾当他都干得非常出色。因此，不久就有一些人高马大、健壮如牛的人成了他的保镖，准备叫敢于冒犯侏儒的人粉身碎骨。

有一段时间，班里同学全都对邮票着了迷。科里亚也受了这股风的影响，不过他很快，在当年就对这种爱好感到厌倦了：这是一件干巴巴的、没有生气的事情！他认为，完全有理由收集旧裤子上的纽扣，这种纽扣多极了，而且式样繁多，有俄国的，也有外国的，有欧洲的，还有美洲的，各式各样的都有！他找到了这个否定邮票的公式以后，就不肯放弃它了，而且千方百计地打趣、激怒那些骄傲地把玻利维亚和智利的邮票仔细地插进邮册里的特别热衷于集邮的人。他们非常喜爱这些邮票，大概也是根据这些盖了邮戳的大张邮票的风格来认识这些国家的吧。

科里亚的成绩册上全是清一色的五分。

十四

伊万·安东内奇经过长久的奔波，终于就职了。他得到了一所警察技术学校学监的位子。沃洛佳也被送进了这所学校的一年级。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这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彼得。家里现在真是一团乱麻了，一间小房间里那么拥挤，几乎走不进去人，而且脏床单、破抹布，加上婴儿的哭闹，让人喘不过气来。母亲分娩期间，科里亚和沃洛佳只好借住在熟人家里，否则就不能保证产妇有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伊万·安东内奇在家里跑出跑进，忙得四脚朝天，听到柳鲍奇卡的呻吟声，只好继续奔走。不过总算一切顺利……好在妻子分娩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这个菲薄的职位，在经历了失业和寄人篱下的艰辛岁月：半饥半饱、伤心、气恼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之后，这好歹总是一个饭碗。彼得罗夫夫妻决定从“大家庭”里搬出来，也解脱一下叶夫根尼·安东内奇的沉重负担。他们在谢尔普霍夫门附近的堤岸街上莫霍夫的房子租了一套小小的住宅。这里既没有院落，也没有小花园。说实在的，院落是有一个，可是这一小片铺了石块的空间对孩子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这幢房子里有一间印刷所，所以老有一股油墨和令人窒息的煤气味儿。隔壁是一间化工厂，从那里散出一股氯气味。不过，在家里总算可以走动走动，坐一会儿，而且主要的是不再感到窘迫了。餐室里可以看看书。从卧室里传来婴儿的哭叫声，但是可以关上卧室的门。总之，比起村妇坊里大家挤在一起的房子来说，这里要方便多了。

夫妇俩决定首先要让孩子们穿得好一些。伊万·安东内奇从警校的庶务那里给科里亚和沃洛佳买了两套寄宿生穿过的、打算卖给旧货商人

的外衣。两个孩子整整一晚上就用汽油擦洗衣领翻边和长裤开裆处的油迹和汗渍，倒不是由于特别讲究清洁——哪里还顾得上这样的事情！外衣总算拾掇好了，孩子们可以穿上“新装”了……

到了春天，学生和老师都要放长长的假期。伊万·安东内奇同警校的图画老师米哈尔·萨莫伊洛维奇·凯拉特谈妥，由他带两个孩子到农村去，因为他在那里租了一所简陋的小木屋，可以带着画板和颜料徜徉在附近的草地、田野和森林中。孩子们高兴得像是上了天，特别是科里亚，因为这给他打开了一个他所喜爱，但却陌生的真正艺术的世界，一个颜料和色彩的世界。调色板、画笔、画布、硬纸、清漆——这些他都只是听说过。现在他却可以亲眼见到了，而且——谁知道呢——他或许还能亲自握一握画笔呢……

米哈尔·萨莫伊洛维奇·凯拉特是一个最奇怪、最独特的人，连他的外貌也引人注目。他的头特别长，脑门中间有一条沟，仿佛是两个头，而且都是秃顶，长到一起了；后脑勺上有一绺绺长长的黑发，作为艺术家常见的标志；脸色苍白，像是撒了一层面粉，眼睛下面隆起两个泛黄的眼袋。他戴一顶宽边大礼帽，穿一件风衣，一根有许多疖子的自制手杖几乎从不离手。他显然经历过某种伤心的事情，以后笃信宗教到了病态的地步，就像晚年的果戈理一样。他定期吃斋，经常祈祷，干燥而没有血色的嘴唇老是念念有词，在唇髭下面神秘地抖动。他说话用低沉的胸音，语言简短。他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人，傻里傻气，甚至有些疯疯癫癫，但是出奇的善良、温顺。他不停地抽烟，用发臭的廉价烟叶自己卷烟。在树林中漫步时，他低声唱着赞美诗或是别人没有听见过的歌曲。他怕妇女，老是躲着她们，大概是视她们为鬼蜮，为罪过和诱惑的渊藪。当年，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是著名的莫斯科绘画、雕塑和营造学校的毕业生，还因为毕业作品而获得过金质奖章。他后来脱离了这个世界，为了糊口曾经供过职，可是不曾与任何人有过密切交往，过着名符其实的独居修道士的生活。最近他家里来了他的一个堂侄萨沙。萨沙是米乌斯广场上工业技术学校的学生，长了一张豁嘴，聪明活泼，有时候也喜欢和叔叔开点小玩笑。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还爱钓鱼，

他能整个黄昏都坐在平稳的水边，看着一动不动的浮子，倾听自然界的各种声音逐渐沉寂下去。

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孩子们到了农村的小木屋里。地上铺着两个塞满干草的褥垫。三个孩子睡成一排，盖一条宽大的红毯子，这是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得到的遗产，有一股浓浓的铜味和蔡丸味。坚硬的干草有时会扎在身上——不过这比起河流、树林、阳光和颜料来，只能算不值一提的小事。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自己则睡在一个用印花布单子隔开的小角落里（他从来不当着别人的面脱衣服，好像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害羞似的）。屋里放着一个活动画架、一块大画板和一个装颜料的匣子。科里亚从来不曾见过这些软管。新颜料管都是饱满的，发出令人愉快的金属的反射光。旧颜料管则零乱地散放着，有的已经被挤掉了一半，歪歪扭扭地沾满了颜料；有些盖子已经丢失了，管壁也挤破了，从中流出浓浓的半干颜料。边上放着画笔，有圆的，也有扁的；有黄鼬皮的，也有鬃毛的；有些画笔是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按自己的爱好特别修剪过的。调色板反映了主人的漫不经心，它显然有好多年不曾清洗过了，虽然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作画时总是带着煤油瓶。

这里的颜料可真多呀！科里亚得到画家的同意，把它们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连它们的名称都似乎表现了某种特殊的、非常有趣的东西：洋红、色淀茜素红、粉红、朱砂红、钴青、普鲁士蓝、靛蓝、天青、佛青、铬黄、镉黄、赭色、沥青、保罗·委罗内塞^①色、碧绿、绿色土，等等，等等——什么颜色都有！还有大管大管的粉白……这些都令科里亚敬佩不已。多么细腻，多么丰富！这可不是儿童用的水彩颜料——四种颜色的小薄片儿，用它们只能胡乱地画一些简单的儿童画，而这些可是“真真正正的”，他科里亚现在接触到了“真东西”，他不是在做梦，而是的确确实亲手摸到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带上三个孩子，拿了几张上了底色的硬纸板（底色是他亲自上的），到树林里去学画了。他们在

^① 保罗·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常用典雅的银色。

小溪边找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四周是高大的云杉，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了青苔，树枝上长着灰色的和淡绿色的树瘤，枝梢参差不齐地垂挂着。下面是一个不深的山谷，谷底淙淙地流着一条小溪，溪边长着蕨类植物，可以看见小溪的沙底和石块，流水过处，石块上就漫过一层涟漪，跳动着亮晶晶的水珠。阳光透过云杉和赤杨的浓阴照射下来。苍头燕雀在树枝上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不时发出一声声响亮而短促的啼啭。一股花朵和青草的香气迎面扑来。有些地方的树木被葎草的茎缠住了，葎草伸开自己掌形的叶子，攀住树枝朝高处蹿。这里清新凉爽，可以思索，可以观赏，也可以工作。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给他们发了硬纸板和画笔。

“你们来画画看。”

这突如其来的机会使科里亚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已经在讲解一些最必需的要领了。于是三个孩子，连沃洛佳在内，动手画了起来。

起初科里亚什么也没有画出来：他用炭精笔勾了轮廓，等到着色的时候画面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没有远近的配置，整个画面是一片单调的、没有生气的绿色。他慌了，不知如何是好。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走过来，微笑着拿起画笔，忽然间，他以一种科里亚看来是出奇的大胆，把一些同画面仿佛无关的颜色混合在一起，他补上几笔之后，这幅画立刻就变活了。

“科留什卡，大胆一点。不要害怕。阴影部分画深一点，再蓝一点。你看，自然景色里有哪些斑点？”

科里亚胆大一些了，效果也好一些了。

“你怎么样，萨沙？”

萨沙倒是够大胆的。他匆匆忙忙画了几大笔重彩，不过他也有单调的毛病。米哈尔·萨莫伊雷奇给他改正了。

“沃洛久什卡，看看你画的怎么样？”

沃洛佳把颜色全都搅乱了。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又回到科里亚身边。他修改了云杉的树干，给

它添了一点浅紫色，又在树枝下方的阴影处补了两三笔，树干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你要注意各种各样的颜色。你看，灌木丛那边的树叶是带点圆形的，而你画的却是扁平的；左边是翠绿色；而右边，你仔细看一看，有两个深色的斑点。可是你画的几乎都一样。在一幅画上，如果没有色彩的差别，不管你添多少根树枝都是不行的。明白了吗？”

“我懂了，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可是我画不出来。”

“今天画不出来，明天就能画出来了。你只是需要仔仔细细地观察。别着急，也不要匆匆忙忙。你坐下来，想一想，退后几步。把你画的同自然景色比较一下。这样就会有进步了。”

孩子们又画了很久，虽然手上沾满了颜料，可是都觉得非常满意。

“这就不错了，第一次嘛。该吃午饭了。拿上煤油和抹布，把调色板和画笔洗干净，我们回家。”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戴着他的宽边礼帽，舞动着手杖走在前面，一面哼着：“因为年轻，我激情汹涌……”

这就是在户外进行的写生画第一课，和巴比松画派^①完全一样。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完全不会料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虽然他自认为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每星期他都去一趟莫斯科购买食品。通常他们的饭食是很简朴的：主要吃加了牛奶的荞麦粥，还有带皮的烤土豆就黄油。在户外活动之后，这些东西吃起来分外可口。阿加菲娅（女主人）从冰窖里拿来两个外面挂着一层水珠的瓦罐，把冰凉的浓牛奶倒在盘子里，粥里撒一点粗盐。土豆则是名符其实的美味佳肴！孩子们跟着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过得真不错！

有一次，他从城里带回一个大蒲包。

“我买了些鲟鱼。挺好的鲟鱼……还有火腿……”

鲟鱼原来已经发臭了，散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可是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却认为它特别好吃，把鲟鱼煮了煮，又焖了点白菜就吃起来了。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劝孩子们说：“吃吧，吃吧，鲟鱼好吃极了……”孩

^① 巴比松画派是1830—1860年间在巴黎附近的巴比松村作画的一些法国风景画家（罗梭等人），对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子们只好忍住笑，低头吃饭。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对饭食是一点也不讲究的。星期天他拿出从莫斯科买来的火腿骨头和肉皮。

“科留什卡，来点儿肉皮，怎么样？”

“肉皮”都发霉了，科里亚只好把它在茶炊底下烫了烫，逼着自己去啃这块肉皮，免得老师难堪。

不过，到只剩下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发了好大一阵牢骚，而且从那以后就互相打趣：

“科留什卡，来点儿肉皮，怎么样？”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去莫斯科的一两天里，孩子们就可以自作主张了。他们首先就是跟着村里的孩子们去夜间放牧，拿上他们那条著名的毯子，女主人再给他们一件短皮大衣，他们就在溪边草地上舒舒服服地消磨时间。黑沉沉的夜空里繁星点点，不远处传来被绊绳系住腿的马匹打响鼻的声音，有时还听得见它们因为被绊住了腿而跳动的蹄声，然后又一切归于沉寂。孩子们燃起一堆篝火，弓着腰围坐在火边，脸上跳动着红色的火光。

“走吧，去搂点树枝来！火要灭了……”

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跑到边上的树丛里去捡树枝。牧马人有一把大刀，是打狼用的。现在就用这把刀砍了些带扎人的针叶和深蓝色浆果的小树，拖到火堆边上。火马上旺了起来，当火苗烧到新鲜的柏树枝时，就会冒出一股带强烈的树脂味的浓烟，而且不停地发出啾啾的响声。

“哈，蚊子可不喜欢这股烟味。”一个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孩子说。

“我们在家里就老用柏树枝熏蚊子。”另一个孩子应声说。

“松鸡特爱吃这些浆果……”牧马人一本正经地说道，一面用刀削一根结实的柏树棍，在它上面刻出奇妙的花纹和字母。

“这根棍做下底钩的鱼竿挺合适，”第一个孩子接过话头，“它一头粗，一头细，可是只会打弯，不会折断。做鱼竿挺不错。”

“你们这儿用底钩能钓什么鱼？”科里亚问道，他被这新消息吸引

住了。

“多了去了。夜间可以钓江鳕，那边小湖里——知道吗，就是林子后面的那个小湖——用曲蟾钓冬穴鱼最带劲了。冬穴鱼个头可大咧，宽宽的脊背，金黄色……”

树林里传来一阵猫头鹰的叫声。

“前两天菲尔卡捉住了一只小猫头鹰……”

“在哪儿捉的？现在在谁手上？”科里亚立刻来了精神。

“就在小树林里。从树洞里掏的。一身的绒毛，真好看。两只小眼睛一闪一闪的，像一头小野兽，根本不像是鸟。还不会飞，可是会爬树。真好笑！”

“你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彼得鲁哈拿我的鞭子一抽，它就完蛋了。”

“干吗要这样？哎，你们这些傻瓜！”

“我们要它有什么用？……猫头鹰连小兔子也吃呢……”

“你们有小兔子吗？”

“现在没有。去年菲利普大叔养过一只，长成了一只好大好大的灰兔……两只前爪扑棱棱地乱抓一气。”

“后来呢？后来怎么了？”

“后来不是明摆着的吗。后来就杀来吃了。那只兔子真肥。”

天上挂着月亮，圆圆的像一个铜盆。

“科里卡，说是该隐^①在月亮上待着，是真的吗？”

“胡说八道……”

“那月亮上黑黢黢的影子是什么东西？”

“那是山。”

“月亮上还能有山？你瞎说，胡扯……”

科里亚于是给他们解释。萨沙支持他的说法。村里的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着……篝火要熄灭了。

① 该隐是旧约中的人物，亚当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

“科里卡，睡觉吧，不然白天我们就会像是用玻璃碴子加醋给灌了肠似的无精打采了。”萨沙说。

“好吧，把皮大衣铺上……”

孩子们仰面朝天躺下了。沃洛佳缩成一团。其余的孩子也入睡了，只有牧马人在逐渐熄灭的篝火旁给自己织一双新的树皮鞋：旧鞋已经穿破了，该扔给国王或是僧侣去煮汤喝了……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不在的时候，孩子们还喜欢牵马去河里洗澡。有一次他们偷偷溜到了河上。天气很热。人和马都被像针刺一样的灼热折磨得筋疲力尽了。马还受到牛虻和马蝇的骚扰，它们一群群地围着马匹转，凶狠地螫它们。孩子们捉住大个头的牛虻，揪掉它的头，看没有头的牛虻朝上一蹿，然后又掉了下来，用腿稳稳地站着，甚至还用腿从上往下梳理后面的一对翅膀。孩子们有时给它在屁股上插进一根草，看着这些残害马匹的东西消失在蓝天里。河水像金属一样反射出晶亮的光斑，诱人地流淌着……

孩子们脱去衣服，跳上马背，尖叫着，吆喝着，唱着歌冲进水里。欢笑声、溅水声响成一片……

“出来吧！沃洛季卡！萨什卡！上岸来吧！”

科里亚用一双赤脚一夹马肚皮，催它上岸。可是马匹朝上一蹿的时候，科里亚忽然觉得自己正从湿漉漉的马屁股上往下滑，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失去了知觉：他头上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眼里冒出金星，于是一片深沉的黑暗就把他盖住了……

等到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地上，沃洛佳站在他身边，一脸的泪水，用乞求的声调问他：

“科列奇卡！科列奇卡！你还活着吗？你没有死吧？”

科里亚满头都是血。浓稠的血凝成一团一团，黏住了头发。原来在他从马屁股上朝下滑时，马不知是想赶走马蝇呢，还是想摆脱身上的骑手，用钉了掌的蹄子踢在他头上，让他流了许多血，肿起了一个大凸包，中间裂开一个大伤口。血在阳光下和头发凝在一起了，生成了一个大发团，像是得了纠发病。

最初的慌乱时刻过去之后，孩子们就讨论这个大血包怎样才能瞒过米哈尔·萨莫伊雷奇的问题，他当天晚上就要从莫斯科回来了。必须隐瞒这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们曾经充分享有的自由就全都完了。大家决定，科里亚要尽量戴着帽子，坐到桌边时，应当坐在使米哈尔·萨莫伊雷奇看不见头发团的那一侧；而且相互起了誓，保证不声张，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萨什卡刚想说应当让医生看看伤口，科里亚就激烈地表示反对，这个问题只好抛开不谈。大家都坚决赞成保持沉默，执行相互的保证。极其善良的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只有一件事弄不明白，为什么科里亚坚决拒绝理发……不过这个小问题终究不会让他老是记在心上。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以他自己的方式热爱大自然，理解大自然。他在森林中漫游，走到最僻静无人的去处，在沼泽间徘徊，寻找各种颜色的美丽苔藓、奇形怪状的树墩和巨大的引火菌，从白桦树上切下纹路奇特、凹凸不平的各种树瘤，从云杉上摘下一串串略带红色的球果，采集花朵、蕨类植物、山杨树即将脱落的树叶、一串串花楸果和荚蓬果——他把这些宝贝全都拿到小木屋里来，用它们做成赏心悦目的装饰。几个孩子都热心地支持他，他们彼此有充分的相互理解，可是他们缺少活生生的东西，能活动的，而不是待在原地不动的东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要养一个小动物。于是决定去捉松鼠。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从莫斯科买了一些做食品罩的小孔金属网，按自己的图样找村里木匠做两个大笼子。笼子很快就做好了。他们把两个笼子仔细地装饰了一番。孩子们同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一起，把不透气的一面笼壁和所有木质部分都用桦树皮包起来。笼子里面铺上最漂亮的引火菌、有窟窿的树墩和有许多疙瘩的橡树枝，桦树皮上有的地方贴上了苔藓和鲜亮的树叶——总之，把笼子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有替动物园装饰兽栏的装饰专家看了，也会欣羡不已。可是他们没有捉到松鼠。科里亚掏过好几个松鼠窝，但它们都是空的。有一次他爬上高高的云杉，上面紧贴树干的地方有一个圆圆的松鼠洞。他穿过树枝，好不容易才爬了上去，头上沾满了小片小片的树皮、碎渣和干枯的针叶，甚至掉进了眼睛里。他把右手刚一伸进洞里，就吓得赶紧缩了回来：原来是熊蜂在松鼠洞里安了家。

有一次，科里亚从树上赶下一只松鼠。等松鼠翘着尾巴从地上向一棵大松树跑去时，科里亚抓住了它的背部，可是松鼠一扭头，一口咬住了他的手指，科里亚一松手，它就逃掉了……真是丢人……松鼠上了树，从上面嘲弄地看着他，一面吱吱叫着，晃动着毛茸茸的尾巴……它看着看着，忽然像走了神似的掉了下来就不见了。没有办法，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只好到喇叭口去买松鼠。他买回来一对松鼠，一公一母。把松鼠放进了笼子，一个又大、装饰得又好的笼子。它们大概是在小贩的小笼子里待得太久了，所以欢喜得发了疯似的吱吱叫着，甩动着尾巴，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然后就大嚼起花生和葵瓜子来。它们把一部分藏到苔藓里，用灵巧的前爪仔细地把它们盖好。有时候松鼠被放出笼子，它们就在原木搭成的墙上跳来跳去，掉下来又飞快地再蹿上去，抓住每一个小小的凸包。两只松鼠很快就驯顺了，在桌子上跑来跑去，抓起剩下的食物尝一尝，又把它扔掉；跳到人的肩头上，钻进衣袋里，让人抚摸它们，它们则闭上眼睛，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后来，村里的孩子们又拿来一只小兔，于是第二只笼子也有了住户。兔子起初有点怕生，后来也就习惯了。屋子里的空气自然不会因此而变得好一点，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白天窗户都是敞开的，只有在放出松鼠时，窗户才会关上。

科里亚好几次跟着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去写生。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总是说他有进步。可是科里亚老是欢喜选择一些特殊的时刻：紫红色的晚霞和镶了红边的云彩、夜色中的火焰、月光下的村庄。他还不会处理最基本的成分，就急于掌握复杂的东西，追求光和影的效果，所以每次都失败了。

秋天要来了。桦树叶变黄了，桦树的金色衬出了山杨的一片火红。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决定带着科里亚到塞涅格湖上去。他们带了颜料和以备万一的鱼竿，因为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说过，秋天湖里往往能钓到许多鱼。他曾经在距湖不远的一幢小木屋里住过，对四周环境非常了解。他们俩就往湖上去了。

科里亚从来不曾见过这么多的水。湖面像一条宽阔的蓝色带子，泛

起一层层波浪。大湖完全不同于有深水坑和河湾的宁静小溪，平静的水面像一面镜子照出岸边的大树和灌木丛的倒影。湖面延伸得老远老远，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对岸带点蓝色的树林。湖岸边是一片高高的芦苇，苇叶单调地沙沙作响——就像是一阵阵听不真切的喁喁私语。他们俩必须先找到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从前住过的那个村子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他们起初沿着湖岸边的沼泽地，顺着砍倒的芦苇走，一脚踩下去，芦苇下面会滋滋地冒出水来。后来就顺着坚硬的草地走了。最后是一片橡树林，树龄不是很老，但也不很年轻，有50年左右吧，它们的根深深深地扎在湿润的黑土地里，把并非全绿的、带锯齿的阔大树冠伸向天空。

“哎呀，老天爷！你这是打哪儿来呀？”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妇迎着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说，“真没想到，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我是带科里亚到湖上去，费多西娅·斯捷潘诺夫娜，我们打算在您这儿过夜。”

“请吧，我的爷！这孩子是你亲戚吗？”

“不是，一个熟人。”

“哦。你们要长住吗？”

“住一两天吧。”

“怎么就住这么一会儿？多住几天吧！你看我笨得光顾了说话，忘了干事了。我这就去生茶炊，给你们煮鸡蛋……”

老太婆一瘸一拐地走到小木屋的另一边去了。

女主人很快就在桌子上铺了一块绘有彩色花纹，四边带穗子的桌布，茶炊咕咕叫着，桌子上放着黑麦饼，一个瓦罐，里面盛着有点发红的、煮开了的牛奶，还有煮鸡蛋。

“吃吧，吃吧！您好久没过来了，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我的爷。怕是老也没空吧？我可是一直在念叨着您……夏天您也在莫斯科过的吗？”

“不是，在村里……”

“干吗不上我这儿来？忘了吧？要不就是我没照应好？”

“我老爱到新地方去看看，费多西娅·斯捷潘诺夫娜。”

“这么说，您还是在搞艺术啰？嗯，说真的，您就是干的这一行嘛。你们吃呀，吃呀！我来给你们倒点儿茶。我就是缺糖，别见怪。”

“太谢谢您了。别忙活了，这就蛮好。科留什卡，吃点儿饼吧，奶奶烤的可好吃呢……”

“别客气，随便吃吧。”

在热情好客的费多西娅·斯捷潘诺夫娜家里吃了些东西后，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和科里亚又朝湖边走去。西边天空是一派紫红色，像神甫的法衣。大团大团的粉红色云彩聚成一座座山峰，上面点缀着一些浅紫和天青色调的细腻图案。科里亚已经在考虑用色了：这里要用浅红和印度黄，这里要用洋红和钴黄，中间的空处用保罗·委罗内塞色，稍稍掺一点天青……

颜料是从米哈尔·萨莫伊雷奇的旧颜料里挑的，而且带在身边。

得赶紧把这一片美景抓住……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我们停一会儿吧。这片景色多好呀！”

“好的。不过得快画。天要黑了，不知不觉就全变了。”

他们坐了下来。湖面在越来越暗的湖岸中反射出晚霞的余光。科里亚匆匆忙忙涂着，紧赶慢赶地挤出各种颜料。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挥洒自如，很有把握地画着。科里亚为挑选合适的色调而伤脑筋，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却能准确地抓住细微之处，他用不着一而再、再而三地试着采用各种颜色，一切在他笔下都是顺理成章的；昔日的经验积累成了一种可靠的本能，眼睛和手几乎能自动地抓住需要的东西，在他笔下一切都表现得那么轻易而自在！他仿佛毫不在意地摆弄着颜料和画笔。有时候科里亚觉得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涂了一笔完全不对的颜色，可是它在四周其他颜色的衬托下，自身也变了色而成为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紫色天空的这番盛宴就淋漓尽致地在画布上呈现出来了……

“天上的父啊，你宁静的光辉和荣耀多么圣洁而崇高。”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轻轻地哼着。他不时看看天空，眼睛里闪动着晚霞的光亮。

科里亚不愿意看自己的习作。他非常失望，感到自己可怜而无

用……他起初感受到的那种兴奋已经消失殆尽了，心灵的翅膀已经无力地垂下了。他想：我画不出来，我不会，我不能！于是他不想继续画下去了。可是这张糟糕透顶的习作，这张证明他没出息的习作就摆在眼前……科里亚脑子里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应当把它毁掉。于是……他一挥手！他一挥手就用抹布擦掉了自己全部的工作……

“科留什卡，你干什么？”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这张画太糟糕了，我看着它就恶心……”科里亚回答说，差一点哭出声来。

“没关系。你这么认真是好事。你很快就能学会的。不过要一次一次地从头做起。不要放弃。不要绝望。你怎么想的呢？难道想不取得经验就什么都会吗？你想想，你能够一开口就说希腊文吗？……绘画也是一样。”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安慰科里亚说。他离开自己的画布，一面不时看看自己的画，又看看景色，“只要稍稍出一点差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稍稍改动一下，又全都变活了。卡尔·布留洛夫^①说过，艺术就是从这‘稍稍’开始的。布留洛夫曾经……”

“是的，我知道，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庞贝城的末日》。”

“就是他。不过他曾经嗜酒如命，而且生活放荡，上帝宽恕他……”

“他和库科利尼克^②和格林卡^③一起酗酒……”

“你怎么知道的？”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感到诧异。

“书上读到的。”

“你真有两下子！够麻利的！好啦，该收拾了，反正什么也看不见了。”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擦干净画笔，合上了画板。当他们走进小木屋时，天已经全黑了。

“这么黑漆漆的天，你们干什么去了呀？”费多西娅·斯捷潘诺夫

① 布留洛夫，卡尔·巴甫洛维奇（1799—1852）——俄国画家，他给俄国绘画带来浪漫主义与生活气息。

② 库科利尼克，涅斯托尔·瓦西里耶维奇（1809—1868）——俄罗斯作家。

③ 格林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04—1857）——俄国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创始者。

娜两手一拍。“快来吧。晚饭早得了，鲑鱼也洗干净了，就着土豆吃，粥里牛奶也加好了。睡觉只好使麦秸垫子了，我没有别的褥垫。”

“看在上帝分上，别操心了。”

“这算个啥呀。我就是喜欢有客人来。要不就老是一个人，像猫头鹰蹲在树洞里似的。说真的，就是猫头鹰……整个儿一个猫头鹰……”

第二天一早，科里亚像一只旱獭似的睡得正香，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叫醒了他。

“科留什卡，该起床了！”

科里亚匆匆忙忙在院子里用洗手的瓦盆洗了脸，喝了两口热茶，就随着画家朝湖上去了，不过走的是另一个方向。

他们到了湖边，想在湖边找一个便于作画的地方。这时湖面上还蒙着一层薄雾。它漫延着，缭绕着，时而聚成一面厚厚的墙，时而化成许多碎片，其间可以看见平滑如镜的湖面。湖水平静宽阔，没有一丝涟漪。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它透过雾气，看上去像一个红球，照着凝结在小草上的露珠，像无数粒闪闪发亮的钻石。

“哈，真清爽。”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说，一面摆放颜料和画笔。

“是的，还有点凉飕飕的呢。”

“今天会是好天气。科留什卡，你别径直坐在草地上，会感冒的，也许还会得坐骨神经痛……你把那辆独轮车推过来。看见了吗？那边有一辆旧独轮车，不知是谁忘记在这里的……你朝这边看，就在灌木丛边上……”

科里亚推过来一辆相当重的独轮车，显然是整修堤岸时用来运石头的。

“现在全都停当了。你把钓竿也收拾好。我去挖点曲蟾。这里多的是，罐子我带在身边呢。”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挖了满满一罐曲蟾。它们互相纠缠着滚成一团，把自己环节形的尾部顺着罐壁伸出来。两个人放好颜料，拿出画笔，下好钓竿，就画了起来……可是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刚画了两三笔，就看见他的浮子飞快地沉了下去，就像有人用力敲了它一下似的。

“啊哈，上钩了，亲爱的！……哎呀，好大的个头！”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兴奋地说，一面从一条大河鲈嘴里摘鱼钩，鱼在草地上扑腾着，打着挺，凸起眼珠，血红的鱼鳃大张着……

“科里亚，留神看着点！”

科里亚的鱼竿折弯了，他一抖鱼竿，钩上挂着一条绿色的小狗鱼，总有半磅重。

“真肯咬钩哩……我这条河鲈吞得太深了，钩摘不下来，只好拿刀子割了……”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两手都是血。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欢迎，欢迎，”忽然响起了一声问候，“我凭帽子认出来是您。”

从灌木丛后面走出来一个看林子的老头儿，拿着一只抄网。

“来多久了？”

“昨天来的。”

“正好。”

“怎么个好法？”

“这阵子咬钩可厉害了。总有十来年没见过这么上鱼了。您使曲蟮钩吗？您用小鱼秧子试试看。鱼秧子有的是。我拿抄网给您抄两下，就搁在独轮车上。就是使干鱼也一样钓。到晌午头儿你们两根竿能钓一普特^①。”

“真的吗？”

“我说的是实话。”

老头儿喘着气朝湖边走去，他抄了几下，就朝独轮车上倒下几百条银白色的小鱼。鱼儿跳动着，掉到草地上，扭动着死去了……

“干了也不打紧。河鲈和狗鱼什么都吃。扑上来就吞，像不要命似的。可是你们的口袋呢？”

“什么口袋？”

“装鱼的口袋呀。”

^① 俄国计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千克。

“我们打算穿串儿。”

“这可不行。听我说，你们能钓一普特呢。你们就使鱼秧子钓吧。待会儿我给你们送两个口袋来。再见。”

两个渔夫还来不及放下鱼竿，两根竿就有鱼咬钩了——两条大河鲈在空中挣扎了一会就落到了草地上。鱼上得快极了。这已经不像是垂钓，而简直是一场大屠杀了，他们不住手地提竿，钓出水面，摘下鱼钩，手上沾满了血、黏液和滑腻的鳞片，不需要等待，一放下鱼饵就有鱼咬钩。过了一会儿，看林老人就背着口袋来了。

“怎么样？我老头子没有骗你们吧？”

“老爷爷，真像你说的那样。”

“没错吧。你们保准是在费多西娅那儿过的夜吧？”

“对，有什么事吗？”

“我是说口袋……”

“我们付钱买，连你的主意一块儿买，这不就结了。”

“谢谢啦。口袋倒没什么。我有好多呢！我总是到磨坊去拿。”

“这就太好啦……科里亚，别打盹呀！”

科里亚的鱼竿弯得厉害。……他一提竿……绷得紧紧的，大概是条大狗鱼。

科里亚松了松钓线，然后又收了收，直到把鱼“遛”累了，才拖到岸边，用抄网把它捞起来。这是一条很大的黑狗鱼，不是很长，可是很厚实，像一段木头橛子；它吞下的不是鱼秧子，而是一条吞了鱼秧子的河鲈，而且这条河鲈还活着。

“这真是赶巧了！”看林人啧啧称奇。“这狗鱼真贪吃，够狠的。它怎么没把它吐出来，没准儿是卡在牙上了。叫你贪吃，这可不是葡萄干……你看，这家伙还龇牙咧嘴的……拿稳当了！拿住！别让它跑了！”

狗鱼在草地上蹦跳着，朝湖边滚过去了。

“快，塞进口袋就没事了。对啦！”

科里亚把狗鱼放好，同看林人和米哈尔·萨莫伊雷奇一起清点收获，足有半口袋。

“现在几点了，老爷爷？”

“有八点多了吧。”

“才八点多吗？”

“我不是说了吗，你们钓到晌午能有一普特。不过我得去磨坊了。那口袋……”

米哈尔·萨莫伊雷奇赶快摸出几个硬币，和老朋友清了账。

“多谢了。常来玩儿吧。鱼可好钓了。星期天哪儿都是人。就是平日里，到晚半晌从莫斯科来的人也不少……上帝保佑！”

“谢谢你，老爷爷。”

鱼不停地咬钩。颜料全被忘记了，连一个字都没有再提。他们不住手地上鱼秧儿，甩鱼竿，提竿，摘钩，再甩竿，几分钟不咬钩就觉得不正常似的。

快到中午时，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把科里亚留在湖边，自己回到费多西娅·斯捷潘诺夫娜家里去借匹马来驮鱼。

当天两个渔夫就带着钓来的鱼回了家，留下一半给了善良的房东老太婆。

“给你们送鱼来了。”一进门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就说。

“又是鲱鱼吗？”萨沙挖苦地问老爷爷。

“不是，这次是狗鱼和河鲈。”

“还有肉皮吗？”

可是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没有明白侄儿的嘲笑……

十五

亚勃洛奇金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老样子。他们家的长子科里亚已经15岁了，升到了不完全中学的六年级。又生了一个儿子瓦夏，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配上黑色的长睫毛。他受到大家的钟爱，连多病，而且像从前一样好生气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有时也会把他抱在自己瘦骨嶙峋的手上，而且脸上挂着几乎从来就见不到的微笑。科里亚长成了一个腼腆的孩子，对父亲始终怀着敌意，孤僻，内向而又凶狠。他体质很差，瘦削而单薄，患有瘰疬，经常使用各种药瓶、药罐、油膏、药丸和水剂，成天待在屋里，很少外出走动，几乎不曾接触过自然界，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和埋头读书。他学业成绩优秀，极其勤奋，书籍和笔记本整理得井井有条：他的任何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不沾一点墨迹，清洁工整——所以学校的老师都认为他是一个模范学生。他的文静令人吃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总是忐忑不安地问儿子：

“科里亚，你出去活动活动吧！你简直就不见阳光……”

“我不想……”

“你还有时间来准备功课的。”

“我觉得待在屋里更有意思。”

“你哪怕到花园里散散步也是好的！”

“我又不是没见过花园。”

母亲只好让步了。科里亚则像一个老头儿那样弓着背，坐在桌边继续抠他的书本。他在班里是第一名，举止堪称模范：男孩子们的打架、

喧闹、调皮对他都没有丝毫吸引力，他躲开这些事情，心底里则很看不起他们；而且由于体质孱弱，性格阴郁，他也不会做这些事情。他不能忍受中学生的那些猥亵的言谈举止、笑话趣事和淫秽的诗歌，对它们又嫌弃又憎恶。他瘦了，一张脸变得像一个外省来的、精瘦的犹太少年：长长的鼻子，黑色的眼睛，眼睑略微有些发红，弓起的背上隆起两块肩胛骨，乌黑的头发稍稍有些卷曲，两只细胳膊，长长的指头像一个演奏小提琴的人。他酷爱音乐，可是很少谈论音乐，而宁愿独自欣赏它。同父亲经常的争吵、气恼和委屈从小就培养了他的淡漠和冷酷。许多同学叫他“面包干”^①，这个绰号部分地反映了他的真实性格。

父亲是他不能容忍的，而学校的环境：各种小事情上的争吵、勾心斗角、阿谀逢迎和庸俗趣味，他也认为不合理想。他从小就习惯于察觉各种反面的现象和事实，而且把它们串在一起，就像用线把一粒粒珠子串起来一样，于是生活在他看来就越来越像是一团乱麻。大量阅读只能促进这种从家庭开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批判一切的态度。科里亚的伙伴里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他们已经在认真地研究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阅读一些大部头的著作，有时还带来一些印在卷烟纸上的非法读物，于是这些小纸片就被人们传阅着，直到变成了浸透油渍的肮脏碎片。高年级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已经在进行激烈的争论，燃起了炽热的激情，男男女女面红耳赤地讨论着最新的消息，有些人已经过着那种局外人只能加以揣测的生活。学校里，就在科里亚的那一班里出现了一些相当纯洁无瑕的小组，他们读皮萨列夫^②、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写“生命的意义”、古典教育、妇女问题、唯物主义等等的摘要笔记。批判沙皇制度的萌芽日益长大，而整个俄罗斯文学忽然具有了特殊的含义，起了特别的作用。科里亚·亚勃洛奇金读巴克尔^③的书，读德莱佩尔的书，怀着激动的心情读

① “面包干”在俄语中转义指学究气十足的人和冷酷无情的人。

② 皮萨列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1840—1868）——俄国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③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皮萨列夫的书。他特别喜欢“合理的个人主义”，批判普希金的博爱，为巴扎罗夫^①辩护，狂热的宣扬比希纳的唯物主义^②，还有皮萨列夫在攻击当权派的各种追随者、无所事事的人、庸俗人物和贵族老爷时表现出的那种毫不留情的蔑视和青年人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豪。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于是亚勃洛奇金以他攻读利维乌斯^③、萨柳斯蒂^④或是荷马时的那种顽强精神投入了这个世界。他读这些著作是十分认真的，步步为营，逐步前进，把一本本新书逐章逐页仔细读过。大家传阅的也有持反对观点的、较为轻松的著作。科里亚有一次带回家的是《自戈斯托梅斯尔^⑤以迄今日之历史》。他和玛尼亚就把它背了下来，科里亚完全理解它的最后几行：

在某些石块上行走
常常容易滑倒。
对那些非常邻近的事情
我们最好闭口不提。

那时大家都如饥似渴地读谢德林^⑥的作品，所以《一个城市的历史》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⑦的《历史》在科里亚·亚勃洛奇金看来就是整个“俄罗斯国家”的基本背景，它绝对不同于卡拉姆津^⑧的狂热赞

① 巴扎罗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

② 比希纳的唯物主义因德国的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比希纳（1824—1899）而得名。

③ 利维乌斯（前59—17）——罗马历史学家。

④ 萨柳斯蒂（前86—约前35）——罗马历史学家。

⑤ 戈斯托梅斯尔相传是诺夫戈罗德的伊尔门斯拉夫人的首领，第一个大公或地方长官（9世纪上半叶）。

⑥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民主主义启蒙家、政论家，《一个城市的历史》是他的作品。

⑦ 托尔斯泰，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1817—1875）——伯爵、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⑧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贵族和开明专制制度的思想家。

颂，也不同于谢尔盖·索洛维约夫^①清醒而明智的讴歌，甚至不同于扎别林^②和科斯托马罗夫^③。总的说来，科里亚醉心于历史，所以他清楚地知道，真实的历史同官方的学者——包括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④这位具有旧时代伶俐的小书吏的面孔和身影的、才气横溢的教授在内——所极力鼓吹的历史相去有多远。另一次科里亚带回家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的手抄本。在带绿色玻璃灯罩的灯光下，科里亚和玛尼亚读道：

“……玛利亚肚子就大了……而约瑟是个善良的人……”

“科里亚，肚子大了是什么意思？”

“怀孕了。”

“怎么会怀孕的呢？”（玛尼亚虽说已经 14 岁了，可是还没有受过相应的教育。）

“以后你自己就会知道的。”

“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你还不到时候……”

“我要生气了……”

“别生气，好妹妹……我们往下念吧……”

于是他们接着读下去。科里亚自然早就同宗教一刀两断了，而且玛尼亚受他的影响，也同宗教不沾边了。但是，托尔斯泰这部著作出奇的纯朴，语言通俗易懂，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形式叙述福音书的各种神话故事，而同教会官方的解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他的讲述从头到尾都生动有趣。两个孩子兴致盎然地读完了不知是谁用美观工整的字体认真抄写的几个笔记本。

① 索洛维约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1820—1879）——俄国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著有多卷《自远古时代起的俄罗斯历史》。

② 扎别林，伊万·叶戈罗维奇（1820—1908/1909）——俄国历史学家，莫斯科历史博物馆馆长。

③ 科斯托马罗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17—1885）——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学家、作家。

④ 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奥西波维奇（1841—1911）——俄罗斯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著有《俄国历史教程》。

有人建议科里亚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不过“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者”的这部著名小说科里亚是独自一人欣赏的，他认为，读这样的作品玛尼亚还太小。他反锁上房门，点上灯，分两三次就读完了全书。这本书给他揭示了一个完整的新世界。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因为越往树林深处走，柴火就越多。科里亚·亚勃洛奇金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些认识，也听说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名字；马克思主义者、民粹派、政党、非法工作……在他眼前模糊不清地闪现，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帘幕似的……这一切都以它的尖刻性、无情的革命批判的坚决性、严肃性、神秘性和冒险性吸引着他。科里亚带回家的还有关于学生革命集会的记述、关于工人小组活动的报道，还有在青年中广为流传的学生歌曲。他就和玛尼亚一起坐在卧榻上，压低了嗓子唱着：

我们的克莱格尔斯将军
把全体宪兵集合起来：
嘿，你们这些蓝军装们，
把所有的住宅都去搜一搜！
他们查遍了所有的住宅，
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没有找到……

他们还唱《莫斯科有一个喧闹的街区》、《希腊明智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唱过亚济科夫的歌曲《来自远方》，还有几十首心里燃烧着强烈的欢乐和对斗争的渴望，刀山火海全不放在心上的青年学生在集会上唱的欢快、嘲弄、激昂，以及忧伤的歌曲……就这样，在沙皇和祖国的忠实仆人、教会及其圣坛的崇拜者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家里悄悄地钻进了帝国政府处心积虑要加以根除的叛逆谋反的根苗，它在构成一个特殊世界的“科里亚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两个小女孩——玛尼亚和萨沙——睡在“儿童室”里。而科里亚有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代替床铺的卧榻，有书柜，它的玻璃门里放着英明的书籍，展示着它们硬封面的书脊，还有放着大大小小的药瓶药罐的床头柜；两个垂

挂着厚重窗帘的大窗户之间是一张使用了多年的旧桌子，桌子上面有一盏灯、墨水瓶和摆放整齐的几摞书。科里亚总是锁好自己的这间屋子，钥匙又长又大，放在口袋里很不方便。除了玛尼亚，谁也不敢走进这间屋子，连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本人从走廊里经过这间屋子时，也会用忧愁担心的目光扫视一下被科里亚锁住了的房门。连它的空气也似乎与众不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房里是一股香水味，父亲的书房里是缬草酊味，儿童室里是干净的白罩单味，走廊里是存放皮衣和旧衣物的大衣箱散出的萘丸味，在烧得很暖和的厕所里则是一股煤油味和蟑螂味（蟑螂在墙上爬来爬去，晃动着触须，一个个又大又黑，仆人说它们带来的不是“好运”就是“火灾”）；科里亚的房间里则凝聚着鞋子、书籍的皮封面和布满灰尘的旧文件（就像档案室一样）的混合气味。科里亚老是锁上门，关在房里，就像把自己关在城堡里似的，只在吃饭时才出来。连吃饭他也是一声不响，脸色阴沉，飞快地吃着。由于父子间这种相互敌视的隔阂而产生的紧张气氛，其余的人也都沉默不语。然后他又以同样的急速消失了，重新坐下来看自己的书。他偶尔（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也走进餐室，和两个妹妹玩一会儿滚球游戏（它就放在镜台下面）或是蹦蹦儿（这是各种颜色的小圆骨头片，用另一个大骨头片去压它们的一边，使它们跳起来，掉进桌上的木碗里）。

每当“大门上”的铜铃响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就跑到楼梯上，从栏杆上探出身子去看是谁来了。有两个人受到他们特别的关注。如果来访的是一个远房亲戚，莉帕姨妈，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多嘴饶舌、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他们就从楼梯上跑回来，一面高声喊道：“莉帕，矮子莉帕！莉帕，矮子莉帕！”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对她的敌意。如果是教区教堂的神甫来看望喜欢做宗教幻想的小妹妹萨尼亚，科里亚和玛尼亚就扯开嗓门喊：“神父！神父！”这个受人尊敬，身穿法衣的人听到这样的礼赞，就会抬眼望天，赶紧像一个贼似的溜进儿童室里，他的绸质法衣窸窣作响，那张有点斜眼的大脸上故意装出伤心的神色。他们对神父简直有一种仇恨，千方百计地让他不好意思在家里出现。可是神父却顽固地不断来访，只是努力尽快闯过这个危险地带……

偶尔来亚勃洛奇金家的还有科里亚的两个同学，库尼察兄弟俩，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一个叫列夫，两人都是浅色头发，来自白俄罗斯。他们两人一度就在亚勃洛奇金家里补充一点营养，因为他们当时实在难以度日。他们的父亲是一处地主庄园的管家，一天夜里在路上不知是被农民还是被强盗杀死了。母亲发了疯，淹死在池塘里。亲戚把两个孩子带到了莫斯科，在学校里为他们张罗了奖学金。两个孩子历尽艰辛，明白了生活的全部肮脏内幕，养成了玩世不恭的性格，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无论世上的什么事物，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一到了他们嘴里，都被挖苦得一无是处。他们的长相并不漂亮，浅色头发，眉毛稀稀落落，几乎看不出来，连睫毛也是黄色的。哥哥身材略高一些，体格相当强壮，一脸密密麻麻的雀斑，好像一粒麻雀蛋；弟弟身材矮小，有点驼背，一对窄小的眼睛，眼角像中国人那样向上翘起，下嘴唇老是噘着，尤其在他不高兴的时候。库尼察兄弟俩言语尖利，用词粗野，喜欢用尖酸刻薄的言辞表现自己。他们长大一些之后，解决各种问题都很直率、极端，同时把一切都看得极其简单，而且认为这种肤浅就是彻底性的最高表现。他们把街头的和市井生活的粗鲁气氛带进了亚勃洛奇金家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对他们有些害怕。玛尼亚觉得他们很奇怪，对他们的议论，尤其是他们的揶揄和嘲笑，有许多地方弄不明白。科里亚同他们相好，不过有时也提心吊胆地观察着，怕他们会当着妹妹的面说出什么不体面的话来。总的说来，他们是活泼的，在阴郁、安静、药物、疾病和气氛不和睦的亚勃洛奇金家里，他们的哈哈大笑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得了，尼古拉！你还要拿屁股去擦椅子呀？哈哈！”是沃洛季卡·库尼察响亮的声音。“出去玩儿去！我们去划船吧……”

“今天我还要念20页书。”

“要念，要念！”沃洛季卡逗他。“是谁给你规定的，难道是上帝不成？你未必是在执行上帝的圣训？”

“我自己规定的……”

“自己规定就可以自己取消嘛。你是机器还是人呀？”沃洛季卡摇

了摇科里亚皮包骨头的肩膀。“讨厌的面包干！说实在的，尼古拉，你不该去想什么社会主义，而该去修道院，待在那里去读《每日读物月书》^①。要是你拿镣铐消灭了肉体，你就能变成一个好长老，一个干巴巴的老头儿，精瘦精瘦的，没有血也没有肉，因为你身上没有能够腐烂变臭的东西了……对吗？我的好朋友，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这个炉灶上的大蟑螂？莫非你真是进错了门？”

“得了，弗拉基米尔，你别再废话了……”

“什么废话！我看你呀，狼吞虎咽，吃得不少，可是肠胃不行，消化不了。衣裳穿得干干净净，书也读得不少。你何苦要朝工人社会主义那边奔？它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连生活是怎么回事都没闹明白，你这个年轻的老头儿，书蛀虫，未必工人会需要你这样皮包骨头的汉子？”

“听我说，弗拉基米尔，别胡说八道了。你现在还不会严肃认真地讨论问题，而我又不喜欢，也不能把时间花在斗嘴皮子上，我宁愿干一些更有用的事情。”

“哎呀，发起长篇议论来了……滔滔不绝……吓坏我了……要了我的命了……你有多么‘正经’……多么‘聪明’……拉倒吧，科里卡！你倒是去沃罗比约夫山还是不去？我问你，是去，还是不去？别再耍你那些辩证法的花招了。不然我和廖夫卡就找别人做伴儿了，世上总有好心人的。你就坐着使屁股干活儿好了，不过当心别得了痔疮。”

于是大库尼察抓起大沿帽，顺手扣在后脑勺上，这立刻就使他显得豪放不羁。

“好吧，真是命里注定……”亚勃洛奇金嘟哝着，勉为其难地站起身来。

“你别以为这是给我们赏脸，或是为我们做出的牺牲……你不想去就别去，否则去了又觉得别扭，我们可不希望这样。我和廖瓦可不是在唱葬礼曲，也不喜欢听祭祷文……‘我是去世的羔羊，叫……’”弗拉基米尔学着葬仪的调子说。

^①《每日读物月书》是按照教堂对每个圣徒的纪念日编写的圣徒言行录，每月一册。

“把玛尼亚也叫上。何必让她老蹲在家里？……”一直没有开口的廖瓦忽然说。

“好吧。”

三个人笃笃地迈着步子，走出科里亚的房间。

“玛尼亚，想跟我们一块儿去划船吗？去沃罗比约夫山。”

“我就来，等我找条披肩。”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听见敲门声和说话声，走了出来。她问清了他们的打算后，对大库尼察说：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您别让我的孩子淹着！我很担心……”

“哈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在白俄罗斯，我和廖瓦从小就在河上放过木排，偷过木头，也坐过木排。我保证把您的宝贝孩子还回来，不伤他们一根毫毛。”

“你们在水上别打闹，千万千万……”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接着说。

“别唠叨了，妈妈。我们是去玩儿，又不是上战场。”科里亚恨恨地说。每当他在同学面前被人看成是受监护的人，是关怀和操心的对象，是娇生惯养的白面书生时，他总是感到不自在……

他们四个人一起走到波利扬卡，然后又顺着亚基曼卡和河滨街走到克里米亚桥。他们走下陡峭的阶梯，到了船边。科里亚和玛尼亚感到很尴尬，因为他们的确不曾学会在水上活动，小船一晃，他们就觉得船要翻了。库尼察兄弟却像在屋子里走动一样，用脚来调整急剧的动荡，彼此从对方身边跨过去，插好桨架，试了试桨，从一解开缆绳就互相泼水，打闹。

“右舵！”

“是，右舵……”

桨一下一下有力地划动着，小船朝上游驶去……左边是布朗利的工厂，右边是布季科夫的工厂，还有荒地和菜园；快活花园里凉亭的白柱子在浓阴丛里时隐时现，而林木繁茂的沃罗比约夫山则映出一些天青色。波光粼粼，闻得到一股鱼腥味和水草味。被船头冲开的河水轻轻地

拍打着船帮，到了船尾，河水就像一圈圈金属的螺纹那样散开，发出亮晶晶的闪光，它在船尾后面搅起的那条水道，在莫斯科河傍晚平滑如镜的河面上划出层层细浪，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你们为什么像哑巴似的一声不响？”弗拉基米尔嚷道，他用力把桨拨到身后，然后全身向后仰着，用力一划。“廖夫卡，你来起个头！”

一艘装备齐全的平底船
从下新城出发，
沿着伏尔加河，
顺流急驶而下。

歌曲的重复部分在高音区颤抖着，盘旋而上，冲向碧绿的天空：

顺流急驶而下……

真是好极了。四周静悄悄的，稍稍有一点凄凉的感觉。所以库尼察兄弟觉得不舒服了，确切地说，不是不舒服，他们也觉得好极了，然而他们必须装模作样，表示这一切不符合他们的风格。于是，沃洛季卡专横地打断了这首古老的伏尔加歌曲，一面用靴子敲击着船底，一面唱道：

奥兰公爵坐在车里，
要过波河，
哦，哦——哦，哦——哦，
要过波河。
对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婆娘，
他说了 bon mot^①，

① 法语：俏皮话。

哦，哦——哦，哦——哦，
他说了 bon mot。

他把一段段唱亚里士多德、罗马教皇、恺撒、先知以利亚等人的歌曲全都唱过之后，忽然唱起了不久前补写的一些新段子来：

俄罗斯政府
发布了一道命令，
令，令——令，令——令，
发布了一道命令。
要把我们，
送回老家去，
去，去——去，去——去，
送回老家去。
对这一道命令，
我们并不奇怪，
怪，怪——怪，怪——怪，
我们并不奇怪。
我们对俄国政府，
做了个轻蔑的手势，
势，势——势，势——势，
做了个轻蔑的手势。

歌声停止了。小船还在前进，河水在船边轻轻啁语……

“尼古拉，你怎么看，我们这儿很快会发生革命吗？”

“快不快我说不上来，不过我知道它会发生的。”

“你说，什么人会去搞革命呢？是大学生吗？”

“工人和农民，还有平民出身的大学生。”

“你不了解农民。他为了沙皇会拿木棍打扁你的脑袋。因为社会主

义他会给你点颜色看，让你连个完整的腓（玛尼亚，请原谅，我说走嘴了）……连个完整的脊背都保不住。你们是按老爷们的多愁善感的书本在看问题，唉声叹气：哎，民众呀！哎，殉道的人呀！哎，苦难的圣徒呀！而农民却是贪婪的，他是私有主，是野兽，是醉汉，他尊重上帝和沙皇，就像一条舔马鞭子的狗。可是在我国农民是多数。我一直在暗自琢磨这个问题。民粹派是一些温情脉脉的笨蛋，这就像二二得四一样清楚。忏悔的贵族给殉道的人们点燃长明灯，靠他们也不会有多大出息。工人可就是另一码事儿了。不过他们人数太少——耗子尾巴，没多大油水。”

“你把农民统统推到沙皇一边是没有道理的。那法国大革命呢？照你这么说，旺代叛乱的人全都是农民了？‘忠于沙皇’吗？那拉辛呢？普加乔夫呢？还有61年之前的暴动呢？农民起来了。可是他们需要领导。领导他们的将是工人阶级——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问题的。我读了一些书，可是说实话，并不完全明白……他们的文字里常常提到各种非法出版物，提到西欧的种种流派，我并不完全懂得。”

“那你自已会参加革命吗？”

“等我多学一点儿之后，我会参加的。”

“很快就参加吗？”

“等我决定了，我就参加。现在我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有时候我看书只觉得是辞藻的堆砌，我须要彻底搞明白。”

“你倾向什么流派？”

“当然不是自由派。关于自由派，涅克拉索夫说得好：

可是，你瞧着吧，我们的米拉波
会挥起鞭子
抽到喝醉了的加夫里拉脸上，
只因为弄皱了衬衫的硬领。

这些老爷们我不能容忍。民粹派在我看来像是些旧教徒，他们情感

多于智慧。你说他们是温情脉脉的笨蛋，这话有一定道理。而且他们还有一点潜在的斯拉夫主义，而这份素油是我受不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些始终一贯、博学而又革命的人。不过他们现在也有些分歧。我不知道这些分歧有多么严重……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在莫洛佐夫家里听玛尔戈说，他们得到了一本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伊林写的^①。说这是一本罕见的好书。你听说过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听说。书里讲些什么？”

“玛尔戈说，她是听她兄弟们说的，这简直就是对民粹派漂亮的一击。该说的好像全都说清楚了，不像合法出版物那样吞吞吐吐。”

“你能不能搞来看看？”

“太晚了。他们自己也是保证了只看一天才拿到手的。”

“唉，真可惜，已经还掉了吗？”

“肯定还掉了。”

“只好等一等再说了。Qui vivra verra.^②”

“你瞧，廖夫卡，尼古拉已经法国化了。你是想在我们面前露一手吧？”

“我不过是脱口而出罢了。”

“你可留点神！就有这样好显摆的人，不管说什么，都是‘caceteris paribus^③’、‘mutatis mutandis^④’、‘sit venia verbo^⑤’、‘feci quod potui^⑥’、‘errare humanum est^⑦’等等。我恨不得扇他们一个大嘴巴……”

“为什么？”

“就为这！倒是说点儿人话呀！还要摆出一副民主派的架势……”

“科里亚，”玛尼亚忽然说，“我听你说了半天，可是什么也没听懂，就像托尔斯泰说的肚子大了一样。”

① 伊林的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是列宁的著作。

② 法语：等一等再说，走着瞧。

③ 拉丁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④ 拉丁语：做出相应的改变之后。

⑤ 拉丁语：不客气地说。

⑥ 拉丁语：我已经尽了力。

⑦ 拉丁语：人注定是要出错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库尼察兄弟俩不禁一怔，眼睛盯着玛尼亚……

“科里亚不肯给我解释，怀孕是怎么来的。”

库尼察兄弟俩诧异地互相看了看，突然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你还不知道生孩子是从哪儿开始的？哈哈！廖夫卡！我们家的玛露西卡好像才五岁就明白了。而你是14还是15岁了？没关系！你要是想知道，我来给你讲……”

“弗拉基米尔，别再说这个话题了，”科里亚厉声说，恶狠狠地看着库尼察兄弟俩，“而且请你永远放弃给玛尼亚这种启蒙的想法。我是十分认真地跟你说，甚至说认真也还不够劲儿。”

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玛尼亚用她温顺的眼睛看看哥哥，又看看哥哥的朋友，她明白这里有一个秘密，要解开它必须避开他们。

“天快黑了。该回去了。好事情也要适可而止。”

神圣的上帝漂浮在河上，
嘴里吹着哈利路亚的曲调——

弗拉基米尔慢悠悠地唱着，一面使出全力划桨，小船像一支箭似的顺流而下，水拍船帮的声音越来越频繁，河岸也移动起来了，消失在他们身后……

“说心里话，真想大吃一顿……”

“上我们家去吧。”

“你们家是一定要去的。我向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保证过把你们送回去，差一点还立了字据呢。”

“没有那么回事。”

“对我来说，是有这么回事。你别气得脸红脖子粗，像只火鸡似的，我不过是说说笑话，你却当了真……”

他们又累又饿，回到亚勃洛奇金家里。春游令他们心旷神怡，也使他们胃口大开。不过，库尼察兄弟的胃口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好的，他

们饿空了的胃似乎就不知道什么叫饱。

“玩得顺当吗？”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迎着他们问道。

“完完整整，毫发无损。没有丢一个零件，没有伤一处皮肤，连手带脚全都完好无缺。”弗拉基米尔行了一个举手礼，报告说。

“好了，去吃晚饭吧。”

“这太好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我不客气地说句粗话：真想狼吞虎咽地大撮一顿，把一头牛连犄角带尾巴都吃下去。”

“行了，行了，别给自己抹黑了。去吃饭吧。先好好洗洗手！稍稍忍耐一会儿吧！”

年轻人的牙齿和下巴很快就开始工作了。“这是喂饿狼呢。”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趣他们；看到科里亚和玛尼亚也在吃，而不是垂头丧气地坐在桌子边，她很高兴。

“感谢您，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赐给我们世上的幸福……”

“别拿上帝开玩笑！”

“不敢，不敢。向您讨杯茶喝。带柠檬的。”

“请吧。给你们浓点儿的？”

“您料事如神。”

“拿饼干吃吧。还有樱桃酱。别客气。”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从来就没有人指责过我们讲客气……哈哈！”弗拉基米尔高声说道，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

“玛尼亚，您跟我一起演奏个曲子，好吗？”廖瓦对玛尼亚说。“我可以回家去一趟，把提琴拿来。不过您也许很累了。”

“我很愿意，廖瓦。我先躺一会儿，休息一下。”

廖瓦飞快地跑回家拿琴去了。玛尼亚躺下休息一会儿。

“孩子，累了吗？”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走过来。“你不能太累了。你本来就跟我似的，动一动都很吃力。”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自己现在患有心绞痛和广场恐怖症：她害怕街道、广场、巨大的空间和高阶梯，她有时一阵晕眩就会在人丛中跌倒。如果她必须走几步路，她就像盲人那样，手扶着墙壁。而且，她把自己

的恐惧症也移到孩子身上，她觉得，孩子要穿过广场也像她自己一样痛苦。所以，她老是为孩子担惊受怕，经常有种种不幸事故的幻觉，每当孩子出门的时候，她心里就一分钟也得不到安宁。孩子们自然也为母亲担心。有一次她按医生的要求，到克里米亚去度夏，他们就每天心神不宁地等着她的消息。当她被南方的阳光晒得黝黑，容光焕发、生气勃勃地回来时，他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她给两个女儿带来的贝壳几乎被她们视为圣物、物神——她们实在太爱自己的“好妈妈”了。

廖瓦很快就回来了，他腋下夹着提琴，还有一个黑色的硬纸筒，里面放着乐谱。他在前厅忙活了好半天：从琴匣里拿出提琴，调弦，不时侧过头看看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后来他走进餐室（它也是客厅，里面放着钢琴），用手绢擦掉额上的汗珠——额上垂挂着一绺浅棕色头发。

“嗯，玛尼亚，我准备好了。演奏什么曲子呢？您愿意弹勃拉姆斯吗？”

“哪首曲子？他的曲子我知道得很少。”

“匈牙利舞曲，好吗？”

“好的。”

廖瓦像地精^①似的站到钢琴边上。刚刚奏出最初的几个音，他的脸色就变了：两颊泛出红光，眼神分外振奋，额头上沁出一粒粒像花玻璃珠似的汗珠。他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人，他懂得一些其他人不懂的东西，感受到一些其他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他能听见，能看到一些其他人听不见，看不到的东西。他的指头和手腕飞快地移动着，整个身躯蜷缩了，仿佛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控制了他，将他整个身心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用自己的手指搓他，揉他，摇晃他，驾驭他。他时而脸色苍白，时而红光满面。他脸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看得出来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同时他的手却狂热地活动着，热情洋溢的舞曲就从闪电般快捷的琴弓下面像一阵旋风倾泻出来。

玛尼亚不时用惊异的眼光看看他。音乐也紧紧地抓住了她，使她旋

① 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财宝的丑陋侏儒。

转起来，而且廖瓦的激情也感染了她，她的眼睛睁得更大，眸子也更黑了。她已经筋疲力尽了，觉得吸血鬼^①正在吸干自己的血液，可是并不觉得痛，反而感到十分舒服，她情愿现在，就在这一分钟里死去，化为空，变成无，融化、浮沉在音乐的海洋中。她真想吻一下廖瓦并不漂亮的额头上那一绺浅棕色头发——她把他心灵的振奋看得多么清楚啊……

音乐戛然而止。

“廖瓦，我不能再弹下去了。我快累死了。谢谢你，廖沃奇卡。”

她热烈地握了握他的手。

夏季里尼古拉·亚勃洛奇金到沃罗涅日省去当辅导教师。弗拉基米尔·库尼察也出去教课。廖瓦留在莫斯科，不过为了省点钱，他搬到挤满了贫民的房子中另一间更窄小的房间里。亚勃洛奇金一家人按照习惯到爷爷家去过夏天。澡堂的脱衣间里还像从前一样，有一股薄荷和桦树叶的清香。带刺的悬钩子还像从前一样枝繁叶茂，它那喷香的果实——有红色的，也有金黄色的——可以轻易地从柔软的白色花托上摘下，入口就化成了水……有一次，玛尼亚钻进悬钩子丛中，用纤细的小手摘下熟透了的香喷喷的果实，挑出最大的，她听见有人在喊她：

“小姐，您的信。”

用工整、清晰的笔迹写成的这封信以数学般的准确描写了廖瓦的新居，他读了多少页书，以及他对未来的打算。从那时起，玛尼亚每星期都收到一封工整、清洁、准确，表面上枯燥乏味的信。

快到秋天时，从廖瓦处传来一个消息，说弗拉基米尔在波尔塔瓦省某地被捕了。

① 日耳曼及斯拉夫民族迷信中吸吮人血的妖精。

十六

科里亚·彼得罗夫和弟弟离开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告别了颜料、萨沙、松鼠、小兔、铁丝笼和整个农村生活，回到城里来以后，他就进了中学三年级，而在家则又陷入拥挤和婴儿的啼哭声中。这一年里，中学的古典教育制度有目共睹的裂痕已经扩大成了十足的深沟：取消了作为必修课程的希腊语。可是科里亚登记了选修希腊语，同时还选修了绘画课。选修希腊语的第一年由语文教师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授课。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神圣的古希腊语”的兴趣，索科洛夫在讲完语法基本知识之后，立即让他们读卢奇安^①的《神和死者的对话》^②。大家知道，这部著作里有许多虽然相当机智却语义含混的句子，甚至就是淫词秽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般说来喜欢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当他要就西欧文学做一些题外的补充时，他一定引用歌德的《罗马哀歌》，而且专门引用普里阿浦斯^③的哀歌；当他在俄罗斯语文课时，他就站在讲台上念波格丹诺维奇^④的《宝贝儿》，而且加上相应的说明，引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不过应当说句公道话，索科洛夫在添加这些有伤大雅的调料同时，也进行系统的讲授，而且讲得不错。文选里是有不少关于“培养公民”、“美德”、“哲学”以及诸如

① 卢奇安（约 120—约 190）——古希腊讽刺作家，著有《神的对话》和《冥间的对话》。

② 书名可能记忆有误，参见注①。

③ 希腊神话中丰产、园艺、牧业之神，也是性爱之神。

④ 波格丹诺维奇，伊波利特-费奥多罗维奇（1744—1803）——俄罗斯诗人，长诗《宝贝儿》（1778）写的是古希腊的题材，用了俄罗斯民间神话的形式。

此类的问题的极其枯燥乏味的仿古希腊的议论，不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课堂上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科里亚从自己记忆的库房里翻出了科特利亚列夫斯基^①的长诗《艾涅伊达》（他在比萨拉比亚时曾经在阁楼上找到过这位乌克兰作家的几本著作），在索科洛夫的鼓励下，背诵了这样的段落：

энеус, magnus^② панус
 И славный Трояногит царь
 Шмугляв по морю, як цыганус,
 К тебе, о чех, прислал он нас.
 Roganus, Domine^③ latine^④;
 Нехай наш сарут^⑤ не загине!
 Dimitte из земли своей:
 Хоть за rescunias^⑥, хоть gratis^⑦
 (大贵族艾涅伊达
 是著名的特洛伊王，
 像茨冈人一样漂泊在海上，
 他派遣我们来见您。
 罗加姆斯，按拉丁语叫老爷，
 别让我们客死他乡！
 请放我们离开您的领地，
 付不付赎金，全凭您主张。)⑧

①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伊万·彼得罗维奇（1769—1838）——乌克兰作家，著有滑稽长诗《艾涅伊达》（1798），取材于乌克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② 拉丁语：大的。

③ 拉丁语：（老爷）的呼格。

④ 拉丁语：按拉丁语说。

⑤ 拉丁语：（书籍中的）章、部。

⑥ 拉丁语：钱币。

⑦ 拉丁语：免费。

⑧ 这个片段里一些俄语词加了拉丁词尾，一些词则直接使用了拉丁文。译文只能取其大意。

学生们特别喜欢的却是这两行：

而尤诺^①这个狗崽子，
却大吵大嚷，活像一只母鸡。

由于对神话人物做了这番“贬损”，全班学生都格外高兴。

索科洛夫的长处就是他在不经意间传授了希腊罗马世界的许多历史知识，而且为认识这个世界所提供的材料往往比课堂的正规部分还要多。总之，索科洛夫用轻佻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教坏了学生，同时他也用这些言辞撕破了官样文章冠冕堂皇的外衣，而且还不不经意间破坏了官方循规蹈矩的制度，虽然这绝非出自他的本意。

现在科里亚对绘画课也着了迷。这门课程由画家克拉夫科夫教，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后来由于自己的一篇文章《西欧哲学界证明资本主义是正确的》而声誉扫地的弗·米·舒利亚特尼科夫^②的妻弟。科里亚梦想着有自己的颜料，而颜料很快就来了：有一天，叶夫根尼·安东诺维奇送给他一枚金币，整整五个卢布，他当即决定给自己置办绘画的固定资产。莫斯科特维尔大街上有著名的英吉利俱乐部，它受到过许许多多诗人的赞颂，有宏伟的大柱子，大门上饰有雄赳赳的贵族纹章狮子。就在它隔壁，有一间阿·莫美术用品商店。一楼门上安了一个铃，只要一拉店门，就会响起嘶哑而凄凉的铃声。顺着狭窄的木楼梯登上二楼，两面墙上挂满了配有沉重画框的油画：有风景画，也有肖像画，还有风俗画的场景——这些画都挂了许多年，徒然地等待着买主。商店里有一种凄凉，甚至是阴郁的气氛，它仿佛是从霍夫曼^③的童话故事中挣扎出来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像是中了魔法。柜台后面，一张矮凳子上坐着半瘫痪的主人。他的长相像是意大利人，蓄着长长的头

① 尤诺在罗马神话中掌管婚姻和生育，是妇女的保护神，希腊神话中称赫拉。

② 舒利亚特尼科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1872—1912）——文学评论家、马克思主义者。

③ 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作曲家、画家。

发，一对凸出的大眼睛，一个多肉的大鼻头。他身材矮小，吐音含糊不清，整个身躯不停地颤动，连他像一段木头桩子似的戳在凳子上时也是一样。他蜘蛛般的手臂上又细又长的指头老在抖动，脸不时抽搐着，整个人不住地晃动，像是患了舞蹈病。售货的是另一个意大利人，高挑个儿，秃了顶，连鬓胡子已经有些灰白，眼珠淡得几乎没有颜色，声音细得不能再细。他的风度里有一种独特的、毫无生气的文雅，仿佛他来自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只不过是彬彬有礼地履行这种实际上完全不合他本性的职责。他不讨价还价，也不高声叫嚷，只是走来走去，拿出颜料、画笔、小匣子，把它们一件一件放在柜台上。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像是一个忧郁的影子，说话也是有气无力，冷冰冰的像一个死人。这家商店是米哈尔·萨莫伊雷奇告诉科里亚的。科里亚立即感到，而且内心也完全明白，这位喜欢哼哼《安静的世界》的文静画家和安静的莫商店之间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同日常生活的嘈杂和忙乱相去甚远的微妙关系。科里亚按气质说同这种苍白的死气沉沉是格格不入的。可是他喜欢彬彬有礼和完全脱离了市侩习气的氛围——向他非常殷勤地展示各种颜料，向他推荐，挑选什么样的更好一些，确切地介绍它们的质地，考虑他的支付能力，因此有好多年他一直就是这家奇怪商店的顾客。莫斯科还有其他美术用品商店：阿尔巴特街上有一家招牌上写着“尼斯城。出售油画及画框”（科里亚老是喜欢把招牌倒着念。当他把这块招牌上的大字“城”和“画框”也按这种方法念时，念出了一个句子“蚊子值钱”^①，令他感到很高兴），可是在这家商店里却往往买不到他需要的东西；在铁匠桥头有阿万佐商店和达齐亚罗商店，橱窗都十分豪华，常常有衣冠楚楚的闲人驻足观看，但这两家商店太奢华了，科里亚不敢迈进它们的门槛。因此，他一直光顾特维尔大街上的那家小商店。

冬天来了。靠学监的微薄薪俸，不够维持彼得罗夫一家人的生活：人口太多，而且伊万·安东内奇债台高筑，须要偿还债务。于是，科里亚的父母决定学别人的样，招几个男孩子寄住在家里，给他们补习功

^① 俄语词 город（城）和 рамок（画框）如果倒着念，就成了 комар（蚊子）和 дорог（值钱）。

课，准备中学和警察学校的入学考试。这个主意是伊万·安东内奇的同事们出的。他们说他是一个挺好的教师，而且妻子也很有教学经验，可是他却只是当一个监督学生风气的学监和负责校园整洁的清扫工领班。警察技术学校的校长亲自给他介绍了几个学生。事情就这样办成了。在斯摩棱斯克市场附近的河汉胡同里用借来的钱租了一处墙皮剥落、寒冷而阴沉的大住宅，全家人带了家具什物搬了过去，而且接受了三个男孩子。其中有一个叫万尼亚·瓦先科，他岁数大一些，上过教会学校。伊万·安东内奇打算为他补习数学，准备考警察学校五年级。瓦先科体验过宗教寄宿学校文化的种种美妙之处，完全符合波米亚洛夫斯基^①《神学校特写》的精神。瓦先科早就学会了抽烟，他被腐蚀了的牙齿上老是蒙着一层烟垢。他还不时地喝点白酒，买来被称为“小瓶装”的“什卡利克”^②，而且能灵巧地朝瓶底猛击一掌，让软木塞从瓶口冲出来。他通常是在沐浴之后喝酒，当他回到家里，在镜子前仔细梳理还潮湿的头发时，从他嘴里泛出一股酒精味。他绘声绘色地给科里亚讲了许多深奥难测的道理和故事，讲到彼得大帝怎样在俄罗斯办起了官家的妓院，或者叫窑子；讲宗教寄宿学校的学生怎样逛妓院；讲“阴暗的”、“普天下通行的贿赂”；讲宗教寄宿学校学生著名的歌曲《牧师的女儿》，其中最无伤大雅的一句歌词就是：

我同牧师的女儿坐在楼梯下面，
喂她吃鸡卵……

一开始科里亚听得目瞪口呆，后来就把它也归入自己关于成年人在世上所干的欺骗勾当的公式里……

节假日他就到鲁卡维什尼科夫未成年罪犯收容所的图书室去。收容所在斯摩棱斯克市场附近的干草广场上，是一幢阴森森的砖房，里面关着这些“罪犯”。他们有时也排成两行，被带出来放风。他们都剃了光

^① 波米亚洛夫斯基，尼古拉·盖拉西莫维奇（1835—1863）——俄国作家。

^② 什卡利克——俄国液体度量单位，等于0.06升。

头，穿着用深蓝色粗呢做的军式大衣，戴着有帽舌的便帽，便帽大得可笑，盖住了他们的耳朵，脸色白里透青，眼睛浮肿，眼珠不住地转动。他们东张西望地沿人行道走着，像一条蓝蛇在缓慢地蠕动，仿佛随时准备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击打和撕扯。这处收容所里有一间对外开放的图书室，因为它离彼得罗夫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所以科里亚就对它入了迷，在静悄悄的环境里读着古斯塔夫·埃马尔^①和库珀·菲尼摩尔^②那些被人翻得卷了边的、浸透了油渍的书页。关于图书室对外开放是科里亚不止一次经过这幢房子时，从大门上的告示里知道的。

彼得罗夫一家在河汉胡同住的时间不长：住宅太潮湿而寒冷，墙上经常渗水，老是长霉，蒙着一层绿色黏液；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寄住的人都可能病倒。经过一番寻找、查看和权衡，他们在春天搬到了格鲁吉亚大街格奥尔吉广场上布洛欣的房子里。商人布洛欣的这份产业包括一幢面朝大街、相当陈旧、抹了墙灰但已裂了缝的房子和分散在院子里的三处木质厢房。彼得罗夫一家带着学生就搬进了其中的一处厢房。院子是一个斜坡，所以刷了赭石的这所房子从前面看是一层，而从后面看几乎是两层，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半地下室。后院里有一处年久失修的板棚和一处牛圈。布洛欣房子的住户干着各种营生。住正房的是工程师涅姆佐夫的一大家子人。他有那么多的孩子，仿佛是开了一家寄宿学校。最大的一处厢房里住的是一些官吏，他们一大早就出去上班，所以从来就不在院子里露面。最小的一间厢房只有一间屋子加一间厨房，紧靠着栅栏，住着市政府的一名老司书，叫伊万·弗列贡蒂奇。他老在自己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院子里忙活着，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葺弄成一架修剪整齐、绑扎牢靠的野葡萄。几丛玫瑰、紫菀、紫罗兰等花草把这座小花园塞得满满当当的。除去办公室之外，这座小院子就是伊万·弗列贡蒂奇的全部世界了。老头子戴一副镔铁框的眼镜，而且有一个满头白发、眼珠突出的妻子。她也戴一副同丈夫一模一样的眼镜，像一个胖胖的矮坛子似的在院里跑来跑去，把湿衣裳晾在绳子上，嗓门又尖又细。

① 古斯塔夫·埃马尔（1818—1883）——原名奥利维埃·格卢，法国作家。

② 库珀·菲尼摩尔（1789—1851）——美国作家。

她虽然年事已高，却在彼得罗夫一家搬进布洛欣房子的那一年，忽然生下一个孩子，让全体住户惊奇不已，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大家热烈讨论、推测、说三道四的话题，最终归结为诸如“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一类的老太婆们的结论。

租住半地下室的是一个卖牛奶的小老头儿。他佝偻着身子，小小的塌鼻头在脸上只留下一个纽扣大小的鼓包，一对灰色的大眼睛，上方是两道浓密的眉毛，几络连鬓胡子。他整个身躯歪歪斜斜，像是折断了似的：一个肩头高，一个肩头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只眼睛看着你，一只眼睛看着别处。说起话来鼻音很重，一面轻轻地晃动着由于劳动而变得粗糙且布满皱纹的双手。面部表情又善良，又忧伤，他仿佛是背负着生活沉重的十字架，而且认识到自己的不得幸免。他就像是一个被虫子蛀空了的老树根，或者说像一个刚从地下被拉出来，甚至来不及抖掉满身尘土的地精。他整天忙活着麦秸、牛粪和干草，木杈仿佛从不离手。他在牛圈里养了一头奶牛，他一家人就指望这头牛为生。他出售牛奶，也卖牛粪和粪水，还把一部分地下室出租给一个鞋匠。他是个鳏夫，有两个女儿：一个还小，另一个翘鼻头、大眼睛、乳房高耸的叫阿里莎，在院里以“放荡”、“前门大开”而闻名。清扫院子的女工、仆役、官员们的妻子都紧紧地盯住阿里莎，她们最想搞清楚的问题是：她是不是“放荡”，同谁“放荡”。

“你看，大奶子又扑上粉了。”

“真不要脸！”

“她老子怎么不揪着辫子把她拉回来？”

“他拉得动吗？他自己就只剩下一口气了。可是她……她块头多大呀……”

“阿里莎！把你那对奶子盖上点儿！真不害臊！”

“你管得着吗？老实待着，逮你的虱子去吧！”

“嘿，你这个无赖！”

“你才无赖呢……嚷嚷去吧……嚷嚷吧……狗叫挡不住风吹。”

于是阿里莎穿过一片尖刻、凶狠、嫉妒的目光，走出了大门……

从卖牛奶人那里租了部分地下室的鞋匠瓦西里拿着锥子、鞋楦和打了蜡的麻线，坐在夏天总是开着的窗子跟前，用一把像剃刀一样锋利的鞋匠刀把皮子切成鞋跟的样子，一面歪着浅色鬃发的脑袋唱歌。他患有痨病，从皮包骨头的、凹陷的胸部发出一阵阵嘶哑的、忽高忽低的咳嗽，于是他死劲地咯着，吐着，两手撑在腰上，仿佛要尽一切力量把即将爆裂的肺部维持在原处。他雇了一个帮手，还收了一个“学徒”。他对学徒的全部调教就是对这个孩子拳打脚踢，拿鞭子抽，差他去买伏特加，而且随时随地用最不堪入耳的话骂他，有时喝醉了酒，火气一上来，就把他暴打一顿，以致好长时间他脸上都挂着青紫色的瘀块。

“为什么把你打成这副模样？”卖牛奶老头的相好玛尔富莎问他。她是一个中年的擦地板女工，长了一脸麻子，分不清啾音和唏音，说起话来像是鸟儿的啾啾，又像是墨西哥话，说的词全带一股墨西哥味儿。所以，彼得罗夫家的孩子从第一天起就送了她一个绰号：“啾啾叽叽”。

“什么也不为就打了一顿。”长着一对招风耳的万卡愁眉苦脸地回答说，不管出了什么事，反正都是他的错。

“你又不是哑巴。”

“那又能怎么样？我喊又有有什么用？”

“这些恶棍，看把孩子打成什么样了！”卖牛奶的老头儿愤愤不平地嘟哝着，他不敢大声说，好歹是邻居嘛。

可是连瓦西里本人对于他把小学徒打得遍身青紫也感到奇怪，而且很是伤心。他在清醒的时候是一个和善而且有良心的人，然而喝醉了酒时，就管不住自己，像疯子一样胡闹起来。他的朋友都说，“瓦西里喝醉了时可真能闹。”说归说，他们还是撺掇他，挑唆他把最后一分钱都喝个精光。

布洛欣房子的隔壁是上校夫人马霍娃的房子，有一个古老的大椴树花园。百年老椴树的树叶簌簌作响，树根边上茂密地长着带刺的蔷薇，从前的花坛如今只剩下了一些土堆，长满了牛蒡、苍耳和荨麻。栅栏上到处是窟窿，偶尔还能见到一块用锈铁钉钉住的完好的木板。房子朝向大街，也是一道奇怪的景色。整个墙壁被撕、刮、擦、蹭得七零八落，

摇摇欲坠，灰暗阴沉，铁皮房顶已经变黑了，几十年不曾擦过的窗户反射出七彩光辉。就在一扇这样的窗边坐着一个苍老、满脸皱纹、令人望而生厌的老妇人，她打扮得很讲究，涂脂抹粉，两颊绯红，青色的鼻子，鲜红的嘴唇，戴一顶镶了花边的包发帽，像一具滑稽的人体模型，也像是普希金笔下的 *princesse Moustache*^①，刚从坟墓里走出来，满身尘土……她就是上校夫人马霍娃本人。她从来不走出房子，而房子里面的情形如何也没有人知道。那里还住着一个看院子的老头儿和一条黑色的恶狗，如果有男孩子敢翻过栅栏溜进马霍娃的院子，这条半饥半饱的大狗就狂吠着向他们扑去。

布洛欣房子的另一边是一座亚美尼亚小教堂，教堂后面是一座大花园，里面有一条沟，长着枝叶扶疏的老白柳和一大片树叶不停地摆动的小山杨。沿着亚美尼亚花园，在街道对面砌了一道石墙，石墙后面是广阔的梅登空地，简称“梅登卡”。这是富商梅登采夫产业的产业。它的一边盖了许多简陋的房子，住着乞丐和小偷：扒手、溜门撬锁的和其他小偷小摸的窃贼……梅登卡的另一边靠着弗拉基米尔-多尔戈鲁科夫街（俗称扒皮街）的那些小胡同和死巷子。能和扒皮街一比高下的在莫斯科怕是只有著名的德拉切夫卡了，那里住的是清一色的妓女。扒皮街有许多小铺，它们的主人往往是老到的销赃客、旧货商人、估衣贩子、收破烂的小贩、妓女、靠妓女为生的窃贼和叉杆，还有可疑的“家庭浴室包厢”、旧衣铺、卖肥皂的小贩，还有为自带草料的农民开设的大车店、夜间小吃店（茶壶里装的是伏特加）——这真是五花八门的一团乱麻。这里，尤其是夜间，不仅能把一只狗活生生地扒了皮，而且能把活人扒得精光。难怪这条街被称为扒皮街。一到晚上，最不幸的人——人老珠黄、疾病缠身的妓女就从自己的破窝里钻出来。她们嗜酒如命，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头发蓬乱，声音沙哑，失去了人的嗓音。这是一堆有病的、半腐烂的女人的肉体，只有醉醺醺的货运马车夫，或是在莫斯科底层的各种最肮脏的罪恶渊薮中受过熏陶、丧失了知觉的乡巴佬才会是她

^① 法语：长胡子的公爵夫人。

们的买主。这里骂声不绝，有人被从屋子里赶了出来，有人扯开醉酒的嗓子狂叫，也有人大声唱歌，街灯发出昏暗的光亮，闻得到一股发酸的啤酒、呕吐出来的食物和廉价香皂的味道。

这就是格鲁吉亚大街的 Hinterland^①。格奥尔吉广场上有一座高高的大教堂，教堂前面开辟了一处街心花园。花园里，奶妈带着婴儿，保姆照料着小胖娃娃们，他们穿着红色的、浅蓝色的、黄色的衣服在玩沙子，用它做成馅饼，修成小花园，把鲜嫩的树枝插在花园里，无忧无虑，不知道生活的艰辛。

科里亚和沃洛佳熟悉了新环境后，真是喜不自禁，因为捕鸟的各种条件都有了。马霍娃的院子里、亚美尼亚的花园里跳来跳去的有各种山雀，在牛蒡和苍耳上啄食带刺的籽实的是红脚鹤鹑和金翅雀，白腰朱顶雀则挂在桦树的花串子上——总之，这里无疑可以有收获。再说还有阁楼，可以养鸽子，而这也是伊万·安东内奇本人年轻时的一大爱好。他们把父亲也说动了。从喇叭口买来了捕鸟器、带鸟的笼子，还有整整一筐供放的鸽子：筋斗鸽，纯种的，一色白鸽子。阁楼上也动了工：安了鸽棚、抓“生鸽子”的转笼和鸽子窝。科里亚很快就能在房顶上行走了，他一直爬到了流水槽边上，急得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差点掉下泪来，她以为他一定会从房上摔下来，跌得头破血流。

“哎，小科里亚，你满意了吗？”伊万·安东内奇从下面看着完工了的鸽棚，问道。

“满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你把霍洛德科夫斯基和《海洋的生命》都忘了吗？”

“一点也没有忘。不过，这里比河汉胡同好多了，简直没法比……”

“当然是这样。可是我们没有赶鸽子的竿子。”

“我能搞到。”

“从哪儿搞？”

“到亚美尼亚教堂看门人那儿。我看见他的板棚里有一根没用的长

^① 德语：后方、腹地。

竿子，你给我二十戈比就行了。”

科里亚得到了一个二十戈比的硬币，很快就拿着一根竿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现在，鸽棚算是装备齐全了。

“好科里亚！”沃洛佳从阁楼窗口探出身来喊道，“你快来！”

科里亚爬到阁楼上。阁楼上尘土很多，又很干燥，必须低下头才不至于碰着房梁，房梁上有的地方还露着钉子。鸽棚里鸽子不停地倒腾着脚爪来回走动，它们还没有习惯新地方，但却起劲地啄食，把嗓子塞得鼓鼓的，还不时飞到横杆上，从托盘里贪婪地喝清水。

“科里卡！你看这只纯种鸽……”

沃洛佳捉住一只鸽子，把它拿在手上，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养鸽人那样把鸽子的脚夹在手指中间，四面转动着。

“你看它的嘴，再看脖子，还有羽毛。”

“对，挺不错的。”

“我们很快就放飞吗？你看，那边有一大群……就在左边……”

天空中一群别人养的鸽子像点点白色的星星，一会儿散开，一会儿聚拢。

“不能着急，它们会飞回老家去的。我们先关养一阵，以后再放飞。好吗？”

“好的。”

人和鸽子都开始适应新居了。

十七

彼得罗夫家并不信奉新马尔萨斯主义^①，所以快到夏天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是女孩，起名叫叶卡捷琳娜·卡佳。彼得罗夫夫妇就带着这么一群孩子，还有几个学生——满满当当的一车！——到列格奇谢沃村过暑假去了。说实话，对老彼得罗夫来说，如今已经没有假期了：不管是还在喂奶的柳鲍芙·伊万诺夫娜，还是伊万·安东内奇，现在都忙得不可开交，既没有节日，也没有暑假，因为他们恰恰在夏季和节日里必须加紧给学生补课，准备考试，所以他们老是忙着给学生搞听写、做习题、教德语和其他各种功课。列格奇谢沃村就在洛帕斯尼亚车站附近，是亚历山大—玛丽亚学校的一名老师给他们出的主意。这名老师是个酒徒，满身尘土，没有什么特长的普通人，乡村诵经士那样的人物，他说俏皮话的全部本领就在于，举个例子说，他在班里把“我们的上校生得英俊潇洒，是沙皇的仆人，士兵的父亲”说成“士兵的夜壶”，而且用他那颤抖嘶哑的嗓子嘻嘻一笑，眨眨他那对胖得成了一条缝的浑浊的眼睛。（他认为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勇敢，而且故意用它来刺激另一名老师，后者秉性循规蹈矩，连尼基京^②的《马车夫》里的一句话：“他不怕鬼；当他疾驰而过的时候，连天上的云彩都感到惊奇”，他也要把“鬼”字换成“任何人”。）这名老师在列格奇谢沃村有一个

^① 新马尔萨斯主义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现代变体（托·马尔萨斯宣称，人民群众的贫困是人口绝对过剩的结果），按照这种理论，正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加重了它们的社会—经济落后。

^② 尼基京，伊万·萨福维奇（1824—1861）——俄国诗人。

亲戚，是乡村教士。彼得罗夫一家就租了他的一座小木房，另外还租了一座给几个学生住。这个夏天对彼得罗夫一家人来说是不幸而凶狠的。并不是天气太坏，不是天气。阳光依然明亮，晒得身上发烫。树木花草也像往日一样诱人。小溪上跳动着晶亮的点点阳光。鸟儿在歌唱。而且，浆果长得到处都是，蘑菇也多极了。可是从一开始彼得罗夫家的孩子就得了百日咳。只好把几个学生同他们隔开。而几个倒霉的孩子被忽高忽低、像嘶吼般的咳嗽折磨着。只要科里亚或是安德留沙同沃洛佳到树林里去一趟，在那里吃些草莓，你就等着瞧吧，不一定是谁就会咳起来，吼着叫着，瞪着一双大眼，眼里含着泪水，由于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又是呕吐，又是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个孩子全都病了，特别遭罪的是卡佳，她是那么娇小、红润，像一个布娃娃，皱着眉头，喊叫着，抽搐着，终于在一个远非美好的日子里永远地默不出声了。她被葬在村里的墓地上，在一棵花楸树下，靠近瓦灰色的木栅栏。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每天夜里都痛哭一场，可是她依然强打精神，坚持给几个学生补课。几个兄弟困惑不解地看着她，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则继续咳个不停，拿手捂着胸口，缓不过气来……有时候他们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既然世间是这样的不可爱，恨不得要把五脏六腑都从嘴里和眼睛里咳出来，那么出太阳也罢，下着冷飕飕的雨也罢，风把黑压压的乌云撕成碎片也罢——还不都是一样了吗？……世界仿佛变得昏暗了，抽搐了，变得荒唐而又让人痛苦不堪；孩子们透过眼泪和无休无止、难以忍受的阵阵呕吐感受到这个世界。科里亚想起在比萨拉比亚有一次剥一只兔子皮的情景：那就像是脚上脱袜子一样，直到绳子上只剩下血肉模糊的一团红里透青的小小躯体，两只眼睛鼓得高高的让人害怕……科里亚现在觉得，当他咳得呕吐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那只兔子……而最恼人的是，只要一想到咳嗽发作，它说来就来——这一切什么时候才算完啊？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完结的时候。

快到秋天时，一个学生的大哥忽然来了。他嗜酒如命，又放荡不羁，一张面孔酷似诗人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只是比他无耻而堕落。他很快就同老师和教士厮混熟了，喝得烂醉如泥，胡作

非为，不知从哪儿搞来几盘电报纸条，就在村里把它们胡乱浪费掉，拿枪打鹁鸟，跟姑娘们纠缠不休——总之，他没有安稳的时候……这一切只是加深了他为人荒唐放纵的印象，科里亚觉得，整个世界仿佛都跟他一样得了病，到处痉挛得让人讨厌。

夏天过得就像一场噩梦。好像有过夏天，又好像不曾有过。卡佳的死被大家淡忘了，因为大家还来不及熟悉她，正如她自己也不及认识自己一样……百日咳也过去了。大家又都回到了格鲁吉亚大街，又开始了通常的生活：上学、养鸽子、读书、捕鸟、拉丁文、数学、书桌、背包——一切都回到了历来的轨道上。不寻常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有人送给科里亚两只旱獭，他就把它们“暂时”寄放在父亲的书房里，虽然父亲表示了不同意。第二天，米哈尔·萨莫伊雷奇恰好借住在那里的沙发上，早上起来，他的袜子不见了。到沙发下面一找，原来是被旱獭叼到那里去了。袜子泡在一摊气味不那么香的黑绿色水面上。于是，一阵忙乱。一只旱獭窜出来逃走了，科里亚追了上去。旱獭穿过院子，朝梅登卡逃去。科里亚跳过栅栏去追。他追上旱獭，抓住它胖胖的背脊，带它回家。眼看就要到家了，旱獭却一扭身，咬掉他指头上一大块肉——这块肉就滴着血吊在那儿……科里亚疼得叫了起来，扑到父亲身边。父亲却忙不迭地摆了摆手——他一看见血就受不了——给了他一个卢布，让他去找医生。科里亚跑到隔壁房子里，地上留下了点点血迹，可是没有找到医生。他拿手绢缠住伤口，跑到动物园去。离那里不太远的地方，就在同一个地段上有一处急诊室。科里亚冲了进去，医生给他包扎好，在医务日志里做了如下记载：

职业：第一中学学生，

病情：旱獭咬伤……

转眼间又到了冬天。男孩子们在街上爬上过路的雪橇，搭乘到动物园，有时候甚至到库德林，直到醒悟过来的车夫把他们赶下来。他们把绳子的一端系在一只脚上，用另一只脚朝后蹬着，在冻成了冰的积雪上

滑着走；或者快跑几步，在人行道上被毡靴扫清了冰碴的窄窄的冰道上打出溜。街心花园里做了一个很大的雪人：把蓬松的雪滚成一个雪球，这些松软的雪捏在手里冰凉冰凉的，真是舒服，再把冻得通红的手缩在袖子里或是磨破了的连指手套里暖和暖和。雪人的脸上塞两块煤炭当眼睛，有时候再拿根胡萝卜做个鼻子。那些跟着保姆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孩子就笨拙地在雪人边转来转去，惊喜地张大着嘴，举起小手朝雪人指点着。

“阿姨，哎，阿姨！这是什么？”

“小眼睛呗！”

“是真的眼睛？”

“是小煤块做的。”

“干吗使小煤块呀？”

“让它像真的一样。”

“那你能做个一样的吗？”

“能呀！”

“那你家里不做一个！”

“没空儿呢。”

“我要你也做。”

“你要的多了。鸡奶你要不要？”

“鸡奶？”

“对呀，鸡奶。”

“要，我要喝鸡奶。”

“可是鸡没有奶。你见过母鸡下奶吗？”

“没见过。”

“你看，是不是。你还要喝鸡奶。没有鸡奶——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知道得太多，你就变老头儿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玩儿吧。老站着不走，看冻坏了……”

“阿姨，”那些堆雪人的孩子喊道，“可是大家都说：母鸡挤奶，母

牛下蛋。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去一边儿的吧，调皮鬼！我们走吧，走吧，菲坚卡……要不要尿尿？”

“哎，你这个骗子！我们搭雪橇去啰！……”

一伙爱胡闹的孩子朝过路的雪橇奔去，扑到雪橇上堆着的干草上……

“走——啰！”

彼得罗夫家的孩子们在前院堆起一座高高的雪山，拿水一浇就冻成了一座冰丘。每天下午，他们就用小雪橇或是冰鞋从冰丘上滑下来，穿过院子，滑进后院，直到梅登卡荒地边上，只是拐弯时要很有本事，免得撞到栅栏上或是房角上碰破了头。每天下午，他们成群结伙——科里亚、沃洛佳、安德留沙，还有几个学生——在院子里滑冰，不停地摔倒，又是叫，又是嚷，还不时哈哈大笑。玩到天全黑了，才满脸通红，一头大汗，身上沾满了雪，一副邋遢样子回到屋里，脱下外套去喝茶，然后做功课，睡觉。

节日是他们逮鸟的大好时机。在亚美尼亚花园角上长着牛蒡、苍耳一类的野草，恰好在这个地方旁边，在石围墙上安了一扇带缝隙的小木门，跨过围墙贴在门上，离野草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各种鸟儿——红额金翅雀、白腰朱顶雀、红腹灰雀、山雀、蓝雀。它们放心大胆地啄食着草籽，或是在灌木丛里蹿来蹿去，在枝头跳上跳下。就在这地方放下捕鸟笼，或是安下套丝，然后心咚咚地跳着，屏住气息，生怕一口粗气会惊走了鸟儿，你推推我，我捅捅你，相互提醒着要小心点，从缝隙里张望着。一只山雀落到了转笼上。它狡猾地看看大麻籽。眼看着就要掉进去了！却想不到它真机灵：伸出蓝墨色的小脑袋，轻轻叼起一粒大麻籽，就扑的一声逃走了——它站在树枝上，用爪子抓着大麻籽，啄开它的壳……它又飞到了笼子上，啪的一声！它被关在笼子里了！这一次它跑不掉了，它在笼子里挣扎着，扑腾着，把大麻籽也踢撒了，对落在笼子外边的伙伴沙哑地吱吱叫着……孩子们一声不响，捉住它是迟早的事了。在套丝边上跳跳蹦蹦的是一只非常漂亮的红腹灰雀，

它胖乎乎的身躯，不时对同伴发出一声召唤，一面啄食着草籽。忽然它朝上一蹿。要飞走吗？……真叫人丧气，它会把一群鸟全给带走……可是它又落到了雪地上，啄食着什么东西……它多么活泼，多么干净，一身的羽毛鲜亮极了，完全不像喇叭口买来的那样蔫不拉唧的。

“科里亚，看着点，它越来越近了……”沃洛佳悄声说。

“闭嘴，真见鬼！别吓跑了它！”科里亚气恼地回答说，做了个威吓的手势，好像是说：再出声我揪掉你的脑袋。

灰雀落到套子上了。它啄开大麻籽，扔掉它的硬壳，看得见它们纷纷落下。后来它大约是觉得不怎么舒服，于是伸了伸腿。忽然它像是吃了一惊，想朝上蹿……没那么容易！它张开翅膀，扑打着挣扎，却毫无办法：一条腿被丝扣紧紧套住了……

“快，快点，别让它伤着腿！”

孩子们像疯了似的冲过去，翻过围墙，顺着墙根下由狗和他们自己踩出来的一条小路跑去，然后带着猎物，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有一天，伊万·安东内奇从学校回来，把科里亚叫到书房里。

“斯拉维扬斯基一家人来了。给我往学校打了电话。”

“真的吗，爸爸？你没有撒谎？”

“我干吗要撒谎，你这个小傻瓜！这是他们的地址。”

伊万·安东内奇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揉皱了的纸片，上面有铅笔写的地址：阿尔巴特街，××号，第七室。

“托夏也来了吗？”

“托夏也来了。”

“这可太棒了！这可真好！亲爱的好爸爸，我说咱们现在就去，行吗？何必拖拖拉拉的呢。亲爱的好爸爸！哎，你在想什么呀？”

科里亚不住地拉扯着父亲。

“可是人家并没有邀请我们去呀！”

“告诉你地址是为了什么呢？总不是让你去通知普希金吧？好爸爸，你怎么变得这么讲究礼节了……就因为你现在当了学监吗？真蠢，真蠢，——你自己也明白，就像在索科洛夫斯基家里说过的那样：‘蠢到

家了’……哎，别磨蹭了，好爸爸！

快起来备马驾鞍，
快跨上马背登程，
赶快穿过森林和原野，
赶到那邓肯王的官城。^①”

科里亚念了伊万·安东内奇最喜欢的一首海涅的诗。

“让我想想……”

“还想个什么劲儿呀！你怎么啦？也成了米沙叔叔了吗？‘让我吻你一下……不行，最好是明天，不对，就今天吧，……不，还是明天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跟谁学的？”

“你不知道吗？这是乔治叔叔学猴儿叔叔谈恋爱呢……不过这都是废话……Ein Moment^②……”科里亚跑开了。

“这可不是废话了！”他拿回来伊万·安东内奇的大衣和帽子，把帽子顺手扣在他头上。

“万尼亚爸爸，快穿大衣吧，看在上帝面上。”

“去，你这个小鬼头！真能缠人，就跟澡堂里用的树枝帚一样……”

“Ergo^③：我是树枝，那你呢？哈哈！福音书里说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可是没听说是谁生的树枝。爸爸，你把谱系全搞乱了，可是不会穿大衣……要我帮你吗？”

“真拿你没办法。走吧……柳鲍奇卡！我带科里亚去看斯拉维扬斯基他们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正在给几个学生补课。她放下课本走了出来。

“别又聊到深更半夜。也别忘了替我问候他们。是不是请他们过来

① 这是海涅《信使》一诗中的一节，该诗1822年发表在海涅的第一本诗集中。

② 德语：稍等一会儿。

③ 拉丁语：这么说来。

玩玩？”

他们俩走到大门外。

“车夫！”

“您上哪儿？”

“阿尔巴特街。”

“您给半个卢布吧。”

“二十戈比。”

“老爷，差得太远了。好吧，四十戈比。”

“三十戈比。多一个子儿也没有。”

“请吧……”车夫解开盖腿的车毯。

他们上了雪橇，向斯拉维扬斯基一家人驰去。真是怪事，一个奇迹！

斗牛士呀，

你也有插销。

到院子里来吧，

斗——牛——士！

科里亚一高兴，唱起了中学生的歌曲。

“别胡闹了，尼古拉！唉，你就不知道害臊？”

“你呢？你就没唱过这样的曲子？是谁唱过……”

“闭嘴。不然我就回去了。”

“好吧，爸爸大人，我不过是开开玩笑。开玩笑也不行吗？督学老爷。你要老是这样，我就得另外挑一个爸爸了，哈哈！”科里亚逗弄着自己的“好爸爸”。他心里很快活：他马上就要见到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托西卡了……“这段时间里他读了不少书吧？有意思，太有意思了！现在我们会……”科里亚想着，恨不得马上就赶到他们家。他们走过了库德里诺、斯摩棱斯克林荫路、带篷的市场……眼前就是阿尔巴特街了——街角上是谢瓦斯季亚诺夫面包店。科里亚曾经不止一次到这里来

买过点心吃。“你要什么样的？大米馅的、鸡蛋馅的、肉馅的，还是果酱的？”——他脑子里闪过一些零散的记忆……马上就要见到托夏了……

“站下！到了，右手第一个大门。”

迎着铃声来开门的是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啊，是伊万·安东内奇！科里亚！你们来了，真好……”

“这都怨科里卡，缠着人不放，闹得我没法……”

“你做得对。脱外衣吧。衣架在这儿。你看，我们是借住在哥哥家。天哪，科里亚长高多了……来吧，进屋里去……”

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客人带进屋里，沙发上坐着一个瘦弱单薄的男孩子，晶亮的眼睛，戴一副眼镜……

“托西卡！”科里亚朝他奔去……

“我不是托夏。科里亚，你搞错了……”男孩子说，伸出一只柔弱无力的手。

“别胡扯了……”

“我说的是真话，我是托夏的弟弟。”

“弟弟？……托夏根本就没有兄弟！”科里亚说，心里有些嘀咕。“他从来也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兄弟。”

“没说过并不能证明他没有。我一直住在莫斯科伯伯家，就在这套房子里，根本没去过你们那个比萨拉比亚。托夏会非常懊恼，因为你们今天没有见面，他倒是跟我说起过你……”

“你们……你……别作弄我，托西卡！别闹着玩儿了！……”

“妈妈！”男孩子对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一面笑着，眼镜片闪闪发亮。“你告诉科里亚，我和托夏是两码事儿，虽然我们俩长得很像，不过这也不奇怪，我们是同胞兄弟……”

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抿着嘴一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慈爱地看看儿子，又看看科里亚。

科里亚拿不定主意了：他究竟是谁呀？像是托夏那个调皮鬼……可是个头的确不对，眼睛也不完全像托夏……哪儿来的这个怪物……也许

真的不是托夏……

“那托夏会很快回来吗？”科里亚犹豫不决地问。

“你怎么在莫斯科变傻了……哈哈！哈哈！”托夏大笑起来。

“天啊！我多么蠢呀，真是的……嘿，真丢人！丢人！”这念头在科里亚脑子里一闪而过，头发根里甚至冒出了汗珠。“这个坏小子把我耍了一通……”

科里亚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笨蛋，居然会怀疑……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嘿嘿，科里亚够滑头的！他真能装蒜，好像没有认出我来……装得真像。”托夏很赞赏自己的朋友。

“好了，好了，别淘气了……伊万·安东内奇，你来帮我准备一下茶点，让孩子们在这里坐一会儿……不过，让您干这样的差事……”

“我很乐意干，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你作弄我有什么乐趣？你怎么会想出这种损招？噢？”科里亚责备兴奋得脸色发红的朋友。

“你又何必跟我装疯卖傻呢？”

“我？跟你装疯卖傻？……你疯了不成！”

“现在还在装蒜呢！你明明认出了我。却装出那副模样……你真该去当演员……”

“好了，托西卡……我真的以为……你倒是说说，你为什么……”

“司汤达的小说读多了。他也喜欢故弄玄虚。你读过《巴马修道院》吗？”

“没读过。”

“很吸引人的一本书。……你现在上四年级，是吗？”

“对。你打算怎么办，上中学吗？”

“不，我在家自学。我跟妈妈说好了，以同等学力参加毕业考试。按教学大纲说，我已经学完五年级的课程了……”

“真了不起。”

“你都干什么了？读了哪些书？还养鸟儿吗？”

“我有什么新鲜事儿呢？鸟儿还养着。你来玩儿就看见了。我开始学彩色画了。现在上中学……”

“读了什么书？”

“读了《退化》。知道这本书吗？诺尔道写的。”

“听说过，可是没读过。”

“读了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安德列耶夫^①。科学著作读过季米里亚泽夫^②同丹尼列夫斯基^③的争论。早先读过些古代文学——不过这都是旧事了……莫里哀、斯卡比切夫斯基^④的《俄国文学史》……我很喜欢托尔斯泰，他的《克莱采奏鸣曲》、《复活》……我，托西卡，记不全了。”

“托尔斯泰老是谈上帝、上帝，虽然他有他自己的说法……”

“我跟上帝，你也知道，早就一刀两断了。在莫斯科有一次我甚至把基督的圣体放在舌头下面给小伙伴们带了出来……把他们吓得够呛！”

于是科里亚详详细细地讲了自己的得意之作。两个人都笑了起来，用赞赏的目光彼此看着。

“不过，托尔斯泰说的终归是基督教的一派胡言乱语……你听我我给你念一段……”

托夏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急匆匆地在一些漆布面的厚笔记本里翻找着。

他打开其中的一本，低声念道：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

① 安德列耶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1871—1919）——俄国作家。

② 季米里亚泽夫，克利缅季·阿尔卡季耶维奇（1843—1920）——俄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植物生理学、农艺学生物原理方面的专家，从事科普工作。

③ 丹尼列夫斯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1838—1923）——俄国生物化学学派奠基人。

④ 斯卡比切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38—1910/1911）——俄罗斯批评家、政论家。

“这是哪儿来的？”

“讲得好吗？简直就是向基督教的心脏投出的一支标枪。把牧师们全都串起来了。”

“好极了。谁说的？”

“是马克思说的。当然，不是《田地》杂志的那一个。”^①

“是写《资本论》的那一个吗？我从前还以为赞成他的人都是资本家呢……哈哈！……我真笨……你从哪儿读到的？是《资本论》里面的吗？”

“不是。我告诉你，不许你对别人说……在基什尼奥夫，一个熟人给爸爸拿来一张秘密的革命报纸……用的是非常非常薄的纸……《火星报》……我悄悄拿来读了。就在那上面读到的……你可千万别张扬，连我妈都别告诉，他们原本就不给我一点安宁了：‘你读得太多了，懂的事跟年龄不相称，你是个老头子，你会病倒的，会死的，会疯的。’——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妈妈老是提心吊胆的，拿忧伤的眼睛看着我，就像我要死了似的……科里亚，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托夏把自己一只发烫的瘦弱的手放在科里亚手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是个没用的废物。”

“托西卡，别胡思乱想。听见了吗？”

托夏的目光那么严肃而凄凉，他那双纤细的手瘦得让人心疼，他的体格那么弱不禁风，仿佛他不是血肉之躯，科里亚为他感到心酸……

“你说我是胡思乱想？我是遗传的产物。爸爸是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我也是勉强能迈出脚步……你们都可以玩耍、嬉戏、生活……可是我呢？我，科里卡，不过是戴了副眼镜的残疾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支持不了几天了……有些事情我能够明白……对你说说可以的……对了，听我说！”托夏忽然浑身一颤，“纪念册还在吗？”

“什么纪念册？”

“比萨拉比亚的那一本呀。你还记得吗，就是一位小姐在别利齐送

^① 指卡尔·马克思，而不是出版俄罗斯第一份供家庭阅读的插图周刊《田地》（1870—1918）的阿道夫·费奥多罗维奇·马克思。

给你的那一本……还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呢……克列邦斯卡娅……克列……”

“是叶莲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吗？是克列万斯卡娅吗？嗯，当然还在。几乎是完好无缺……你怎么会忽然想起它来了？”

“我翻看我的笔记本时想起来的：皮封面、棕色的、有压花纹。”

“就是这样的。纪念册还在，只是添了两首诗。我叔叔写给我做纪念的。”

“真有意思。给你也像给大学生一样写赠言了，而且是亲人写的。多么让人感动……”

“我能把它们背出来。”

“那你就背一下。”

“都是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真的，值不得一提，是些开玩笑的话。我给你念一首：

科里亚，我的亲人，亲爱的
我要拿柳条抽你。
为了拿柳条打，
先得把你的裤子扒下。”

“这是给孩子写的。另一首呢？”

“另一首吗？既然你想听，那我就念了。

科里亚，亲爱的！
岁月如流水，一去不回。
新的时光
会把它们替换。
愿昔日的生活
为你指明道路，
而神圣之爱

才是你最可靠的归宿。”

“告诉你叔叔，他不是拜伦。对，不是拜伦。特别荒唐的是，从一岁到九岁，或者说到十岁的昔日生活也能为人指明道路吗？靠过去能指明未来吗？他不是拜伦。我始终对一些人感到奇怪，他们写诗，却不知道自己的诗有多么蹩脚……”

“托夏！”从餐室里传来一声呼唤。

托夏出去了，回来时端着两杯茶，一小盘饼干和两块甜点心。

“我拿到这儿来了。就让父辈们聊他们的，儿子辈也聊他们的。你反对吗，我的朋友阿尔卡季？^①”

“不反对。只反对一点，就是你把我看成阿尔卡季。”

“这不能当真。我不过顺口说说罢了……”

与两个男孩子谈话的同时，在餐室里进行着另一场谈话。

“我，伊万·安东内奇，是故意把您叫到这儿来的，有那么多问题想问您。首都的情况怎么样？民间的雄辩家们吵吵嚷嚷地在谈些什么？”

“可是我，娜塔莎，真抱歉，唉……”

“有什么好抱歉的，‘可爱的扎若’？索尼娅就是这样称呼您的，还记得吗？……”

“记得……她真是一个好姑娘……”

“啊，您别见怪，伊万·安东内奇，我让您想起了过去……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政治家们所说的时事问题吧。你们在这里究竟听到些什么？”

“说来惭愧，我是一无所知，成天忙于工作。早先是没有我的位子，如今我们劳累不堪，就像是该死的罪犯似的。现在是从清早忙到深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②，——所以我们得汗流满面才有一口饭吃。连报纸都不总是能有时间翻一翻。结交的圈子也不是那样的人……跟年

① 这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巴扎罗夫的一句话。

② 语出圣经《创世纪》。

轻时候不一样了……看来不用多久，科里亚就该来开导我了。”

“真可惜。有一位搞戏剧的跟我丈夫说，他夏天在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那里见到过契诃夫。他是来莫斯科巡回演出的。他说，契诃夫显老了，有病，也很疲倦，头发都有些花白了。大家问他，是不是还为剧院写东西，他回答说：我在写，可是同以前写的不一样了，现在需要的是另一些东西了，我们度过了无聊的旧岁月，国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然后他又说，你们在莫斯科感觉还不那么明显，而在南方已经是波涛汹涌了，民众到处都躁动不安……他还说他见过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是这样看。他可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长者。……俄罗斯就像一座蜂窝，不停地嗡嗡作响……你们就等着瞧吧，两三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你们会认不出俄罗斯来了……”

“这是您说的，还是契诃夫说的？”

“是契诃夫说的……您干吗不吃柠檬呢？还有点心？”

“谢谢。”

“谢谢是说‘吃’，还是‘不吃’？”

“当然是吃了。”

“那就请您自己动手吧……”

“您别操心，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吃我还是会的。照您这么说，契诃夫认为南方已经是波涛汹涌了？您刚从南方来，结论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

“您可真滑头。”

“我不会耍滑头。我是一无所知。Continuez, madame^①。”

“南方的确到处都在动荡。罗斯托夫罢工^②后，工人的活动十分积极。给我的印象是有点革命的味道，知道吗，是那种真正的革命味道。非常动荡。而且农夫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各处都有发生冲突的传闻。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您还记得我们唱过的歌吗？‘让我们为《怎么办》的作者干杯。’”

① 法语：请接着说，夫人。

② 指1902年11月在罗斯托夫举行的政治总罢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

“那时候，伊万·安东内奇，还是些幻想。如今已经不是‘为谁干杯’的问题，而好像是开始行动了，而且不是闹着玩儿的。我还注意到革命文字的广泛流传。你见到过这种文字吗？”

“这种文字怎么会落到我手上。”

“我在基什尼奥夫可是见到过。看见过《火星报》，也见过《革命俄国报》^①。”

“这都是些什么报纸？我可是一窍不通。”

“现在不是成立了好多政党吗，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党，民粹派是社会革命党……”

“是司徒卢威吗？那民粹派呢？”

“天哪，您太落后了！司徒卢威已经离开了。他在斯图加特出版自己的刊物，是解放社^②的机关刊物。他如今是自由派的领袖，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他对地方自治工作者有广泛的影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现在领导社会民主党的是另一些人：普列汉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就是别尔托夫，而列宁就是弗拉基米尔·伊林。”

“他是经济学家吗？”

“对。而社革党人……”

“慢点，这又是怎么回事？”

“社会革命党人简称社革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简称社民党人，或者一个叫‘灰色人’，一个叫‘白头人’^③，”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微笑着回答。“切尔诺夫^④，知道这个人吗？他也许用笔名加尔德宁写文章。”

① 1900—1905年由社会革命党人出版的秘密报纸。

② 解放社是1904—1905年在俄国以《解放》杂志为核心建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团体，其成员有许多后来加入了立宪民主党。

③ 俄语中社会革命党人的缩写和灰色的一词，社会民主党人的缩写和白发的一词写法近似。

④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2）——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该党的理论家、政论家。

“这个姓氏我好像见过……在一本米哈伊洛夫斯基^①的纪念文集里。《在光荣的岗位上》……”

“就是他……嗯……南方充斥着党派的文字。极端的党派在大学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种子如今不是落到了贫瘠的土地里。可惜索尼娅和拉斯波平都不在人世了……”

“对呀。他们要是活着，一定会投入这股急流……”

“社革党人继续着民意党人的斗争传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比较豁达。而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宁那一伙，则丝毫不肯妥协。他们是狂热分子，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把一切都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握有某种新的真理，一些新鲜的东西，而不是苏兹达利的那一套。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波舍霍尼耶的作风，他们是些精力充沛、好勇狠斗的人，而凶狠在这里是必需的，没有凶狠就应付不了局面。这是一些好争论的狂热分子。不过他们阵形整齐，步伐坚定。怎么说呢，这是一些新型的人：不爱说空话，也不喜欢按老办法搞茶会、晚会什么的。他们不太尊重知识分子，常常加以嘲弄。可是在工人中间有不容置疑的成绩，就像是按工人的尺寸缝制的衣服一样，工人也肯贴近他们……再添点茶吧？”

“再来一杯吧。不过别加糖……谢谢。”

“您看，我扯远了。”

“哪儿的话，谢谢您。我听起来全是新闻。”

“基什尼奥夫的形势非常紧张。官员和警察迫害犹太人和革命者，眼看着就会有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您很熟悉比萨拉比亚的情况……不过现在紧张到什么程度，您大概是想不到的。近来我觉得我们是坐在熊熊燃烧的煤块上。不能没完没了地拧紧螺丝，总有一天会爆炸的……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什么也不顾忌，什么也不避讳，公开发表进行大屠杀的讲话，说犹太人为了宗教仪式的需要，使用基督徒的鲜血，私下折磨和杀害基督徒，取他们的血；说犹太人反对沙皇，因为沙

^①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民粹派。

皇信奉东正教，所以站在东正教徒一边……简直是一派鬼话……‘揍犹太猪’这个口号在基什尼奥夫几乎成了官方的口号。这是‘爱国者’的口号。操纵这一切的是暗探局长利文塔尔男爵和俄罗斯百万富翁普罗宁这个讨人嫌的家伙。还有克鲁舍万^①，您还记得吗，就是爱国主义的《旗帜》报的那个人。”

“记得。怎么会记不得呢。”

“对，就是他。围在他们身边的是全体官员、警察分局局长、暗探、警察。他们有的是钱，显然是受到上面赏识的。他们成天在酒楼和妓院里钻进钻出。我看是在谋划一场恐怖的巴托罗缪之夜……我不知道我不是看错了，不过很像是这么回事，——我甚至感到害怕……由国家来组织一场政治上的强盗行径……”

“嗯……赫尔岑曾经说过，俄罗斯是‘一座结了冰的地狱’……而丘特切夫^②则说是‘永恒的北极’。这极地可真是名符其实！要真是这样，现在是不是化冻了？”

“看来是化冻了……你们莫斯科这儿平静多了……也许是我还不熟悉情况，也许是南方的波涛的确还没有冲到这里……可是它迟早会冲到这里来的……”

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停住了。四周静悄悄的。灯光柔和地映照在台布上。茶炊发出轻微的啾啾声。

“您自己，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吗？”

“我怎么能参加呀？我丈夫有病，儿子也有病。跟您说吧，我每一分钟都在为托夏提心吊胆……再说我自己也老了……”

“看您说的，您算什么老！您这是想听两句奉承话吧？”

“主要是我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我不能信奉这种教条：‘我就是你的上帝，除我之外，你也不能再有其他的上帝。’而且我自己也搞不

① 克鲁舍万，帕维尔·安德列耶维奇（1860—1909）——记者、反犹报纸《旗帜》的创办人，基什尼奥夫的杜马代表。

② 丘特切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1803—1873）——俄国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明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只知道最一般的否定的道理：该反对这个野蛮的专制制度……您知道，我从出身上说、从血缘上说是犹太人，可是不妨从纯俄罗斯的观点看问题。我常常觉得，社会上甚至对罗曼诺夫君主制度的反文化性质都估计不足……这是老实话……所有优秀的头脑、民族的精华不是统统被绞杀了吗？只要稍稍显出一点才华，露出一一点天赋，就被拿去砍了头……这些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要是仔细计算一下呢？普希金是流放、禁止、猝死，莱蒙托夫是流放，被谢林^①认为是最聪明的人才之一的恰达也夫^②几乎按沙皇的旨意被关进疯人院。波列扎耶夫^③在兵营里受尽了折磨。您还记得那篇《被囚禁的易洛魁人之歌》吗？”

“记得。‘我要死了。我交出这具没有人保护的尸体，证明刽子手的可耻！……’”

“对……一个伟大的天才……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皮萨列夫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枪决的刑场，后来又被关进死屋。屠格涅夫，连屠格涅夫也被监禁过。赫尔岑先是关监狱，后来流亡国外。雷列耶夫^④被绞死。拉季舍夫^⑤被流放之后，又服毒自杀……还有被处死的基巴利契奇^⑥，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科学家啊！……再说托尔斯泰，他被搜查……而他是世界级的天才人物！还有不久前发生在高尔基身上的事件，多么让人气愤……进监狱是不消说的了……他不止一次蹲过监狱。”

“您说的是科学院的事吗？”

①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1775—185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 恰达也夫，彼得·雅可夫列维奇（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

③ 波列扎耶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04—1838）——俄国诗人。1826年因为写了讽刺诗而被充军。

④ 雷列耶夫，孔德拉季·费奥多罗维奇（1793—1826）——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会员。

⑤ 拉季舍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革命思想传播者。

⑥ 基巴利契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53—1881）——民粹派革命者，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曾设计过喷气式飞行器。

“是呀……院士们是好样的！连契诃夫这个谦谦君子也火冒三丈了！您读过他给院长那个善于阿谀逢迎的自由派贵人的信吗？”

“读过……”

“嗯……您看，俄罗斯的天才人物不断被德国男爵出身的宪兵头子们，本肯多夫^①之流、杜贝尔特^②之流，还有列文达利之流，这些罗曼诺夫家族的杂种们所消灭……您倒说说看，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民众，农夫，工人就更不消说了……不，锅炉会爆炸的……而且很快就要爆炸了……”

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伊万·安东内奇沉默不语。

“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认真吗？”

“我还不是是一具僵尸。但我是袖手旁观的，伊万·安东内奇……啊，我的托夏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他能够活下去，而且参加了革命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会参加革命……也许到那时他会弥补我的罪过，我的小市民习气……可是同时我自己又感到害怕——这样做的命运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即使能取得胜利，活下来的人也寥寥无几……”

伊万·安东内奇陷入了沉思。一般说来，他是个容易动情的人，他的思绪迅速地起伏着。这位旧日相识给他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的极其陌生，倒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或是不懂得它们的意义，而是因为他一向只关注直接接触及他的事、近在身边的事、鼻子底下的事，这些日常生活琐事把他整个儿吞没了，而其余的一切却被他疏忽了，有时候他甚至是故意摆脱这些思想，认为它们像苍蝇一样讨厌。而现在这一切忽然被推到了他的眼前，从浓雾中显露出来，具有了鲜明的轮廓和清晰的形式……而这时那些日常的、琐碎的、渺小的、充斥着伊万·安东内奇实际生活的东西黯然失色了，后退了，退得远远的，仿佛成了幻觉。他的思想境界变了，生活的不同打算和范围交换了

① 本肯多夫，亚历山大·赫里斯托弗罗维奇（1783—1844）——1826年起任宪兵司令。

② 杜贝尔特，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1792—1862）——1835年起任独立宪兵部队参谋长，兼管第三厅。

位置……因此伊万·安东内奇才陷入了思考……

“哎呀，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三刻。”

“嘿，真糟糕！该回家了……柳鲍奇卡该着急了……幸好还没有忘了她的嘱咐：她让我问候您，请你们过去玩玩……您知道地址吗？格鲁吉亚大街格奥尔基广场，布洛欣的房子。从动物园沿格鲁吉亚街朝下走，进了大门之后一直往里走，到一处带小院的偏房。这就是我们家了……该叫科里亚了……”

“马上叫。科里亚！托夏！”

两个孩子走了出来。

“唉，科里卡，该回家了。告别吧。”

“托西卡，你一定要来，听见了吗？我每天都等着你……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让托夏快点上我们家来……”

“科里亚，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答应了上我们家来呀。你真不懂事。”

“爸爸，我这是……”

“伊万·安东内奇，别难为孩子。科里亚想见托夏，而不是想见我，这是很自然的事……”

“也想见您，也想见您……”

“那是为了托夏……这有什么可害臊的？”

科里亚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火星报》的事你别说走了嘴，”托夏凑到科里亚的耳朵边上说，然后他大声说道，“我过两天就上你那儿去。没准后天就去……”

可是托夏没有来。

过了两天，伊万·安东内奇下班回来，对儿子说：

“托夏得了急病，死了。”

“怎么回事？你说什么？”

“是的。得了脑膜炎……我在学校里打电话，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只说了一句：托夏得了脑膜炎死了，

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就去他们家……”

“别去。你去了只能让做母亲的更伤心。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能受得了……”

科里亚真像是挨了当头一棒。他想哭，想放声大哭，拿头去撞墙……他呆呆地四面看着。他不是刚刚同托夏交谈过吗？他不是刚见过他柔弱娇嫩的前额、清澈的眼睛和纤细的双手吗？他不是刚听过他轻柔温和的谈吐吗？……托夏，难道你真的走了？……

托夏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他那张温柔的小脸蒙上了死神的一层苍白的面罩……娜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紧闭着嘴唇，照料着几乎失去了知觉的丈夫……

十八

罗曼诺夫王朝在外部也面临灾难。1902年8月4日，两个皇帝，威廉·霍亨索伦和尼古拉·罗曼诺夫在雷瓦尔^①港会见了，这次会见大大推动了酝酿中的事态。

皇帝这只怪物已经把他贪婪的魔爪伸向了远东。俄国从中国夺走了大块土地，并竭力参与了列强征服中华帝国的、名符其实的强盗式远征。各国装备精良的文明军团在德国元帅瓦德西^②伯爵的率领下镇压了由于中国领土被侵占而引发的义和团起义，烧毁了乡村和城市，直至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伯爵到任之前，占领北京的是利涅维奇^③将军率领的俄国军队，他们伙同日本军队掠夺了这座城市，把皇宫洗劫一空。

当年，1900年6月末，说外国话的德国皇帝在不来梅港送别训练有素、管教严格、最忠于基督精神的军队时，曾经在高台上发表过一篇作为同“黄祸”的战斗旗帜的演说。他高高举起紧握的右拳，挺起胸脯，坚定不移地高声喊道：

“不要宽恕！也不要捉俘虏！就像一千年前在国王阿梯拉时期匈奴人声威远播，至今还在传说和童话中威风凛凛一样，德国人的声威也要由你们的英勇行为而在中国流传千年，使中国人永远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① 雷瓦尔是塔林的旧称。

②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32—1904）——普鲁士将军，1900年被派往中国的德国远征军司令。

③ 利涅维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1838—1908）——俄罗斯将军，1901年镇压中国的农民起义的联军司令。

最忠于基督精神的列强将最屈辱的条约强加给中国，掠夺了大片土地，为新的冲突准备好了黄色炸药桶，顺便烧毁了中国的民族瑰宝，最古老的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而很有文化素养的军官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回国时都带了抢来的财宝——绘画、珍贵的雕像、丝绸制品、瓷器、黄金、象牙、各种装饰品、古玩和古钱币，认为这种种圣徒的行为绝对不属于偷盗之列。回国之后，他们按照各自的国籍，啜着威士忌、啤酒、红葡萄酒或是伏特加，一面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一面回味着战功之外，他们曾经开明地眷顾过的那些娇小的中国姑娘。

如今已经过去了两年，日本同俄国之间的冲突日渐迫近。于是威廉做着两个寡头——他威廉和“亲爱的兄弟”、北方的沙皇尼基——统治世界的美梦，率领自己的军事人员和外交人员急于安排好国际政治的重大前景问题。同俄国的专制君主一道去反对革命这条多头蛇，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他心上。他本人一直在谋划一场政变，对工人实行血腥屠杀，把可怜的德国议会制消灭掉，老是幻想着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新恺撒，能像战无不胜的乔治似的一举摧毁社会主义革命这条毒蛇。早在1899年奥格斯堡工人罢工期间，他就对自己的朋友，就是后来以宫廷同性恋而广为人知的菲利普·艾伦堡说过：

“这很好……闹吧，让他们闹吧！时间一到，我就要采取行动……到那时我就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了，连内阁也别想拦住我；内阁如果不肯跟我站在一起，就让它滚到一边去。你不妨读一读新近出版的、我登基以来发表的演讲集。你会清楚地看到，我开始是好言规劝，后来是严肃认真地要德国民众注意他们面临的严重危险……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全完了！如果在发生重大的对外冲突时，却因为总罢工而不得不将我我国军队的一半用在国内，那我们就彻底垮台了！……我已经询问过，在宪法面前我的权力还有多大。陆军大臣告诉我说，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只要士兵们没有把社会民主派的领袖们从帝国国会里拉出去，只要没有把他们枪毙掉，就别指望形势会有好转。我们需要一部法律，使我们能够把每一个社会民主派都流放到加罗

林群岛去……必须狠狠地放一次血……”

皇帝一面慢悠悠地呷着葡萄酒，一面扬扬得意地捋捋胡须……

现在他是去会见俄国皇帝。俄国皇帝也和他一样害怕革命，因为他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冲击。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海上空气清新，海面上闪动着一层轻浪，绿中透红的浅浪闪耀着玻璃瓶的光彩，轻轻拍打着岸边，一层层浪花滋滋地溅着白沫，卷到岸上，有一股海藻、碘酒和略带咸味的清新气息。十四艘庞大的军舰和十五艘驱击艇在等候着贵宾。“瓦良格”和“雷特维赞”的洁白舰身在阳光下亮得让人睁不开眼。其余的军舰则宛如黑色的庞然大物，阴森森地散布在海上，一门门重炮张开血盆大口，象征着俄罗斯帝国庞大而笨拙的海军。沙皇的豪华游艇“御旗”和“北极星”以它们精美而匀称的外貌显得与众不同。几艘帆船乘着海风，张起满帆，像是被惊起的天鹅……一群群海鸥悲戚地叫着，在铁甲舰和巡洋舰上空徘徊。它们时而飞上云端，时而落进海里，抓出自己的猎物，时而一动不动地停在空中，连翅膀也不扇动一下，像是用线吊在圣诞树上的蜡制小鸽子，把它们洁白的羽毛映衬在北方银白色的天幕上。军舰上集中了帝国波罗的海舰队的高级军官。岸上万头攒动，熙熙攘攘：谁都想看看这从未见过的场面。港口被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有衣冠楚楚的资产阶级，有社交界的贵妇名媛，也有工匠人、工厂工人、职员和官吏——有戴圆顶窄边礼帽的，有戴鸭舌帽的，有戴宽边礼帽的，也有戴便帽的；五彩缤纷的衣衫，各式各样的小阳伞——这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变成了一股翻卷着的人流。机灵的男孩子们在大人腿边钻来钻去，不时露出一张张惊喜的面孔，总想挤到看得更清楚些的地方去。警察则神气活现地维持着秩序，把喝得醉醺醺的人赶走……

终于在地平线上，从纳尔根岛后面，从一层淡蓝色的薄雾中露出了一缕难以察觉的黑烟，德国舰队到了……沙皇的游艇在巡洋舰“斯韦特兰娜”号的伴送下朝它们驶去，白色的浪花像一条条游动的水蛇在船舷边翻滚着……所有的舰艇都升起了节日的彩旗，迎风飘扬着。这些浮在水面的钢铁怪物仿佛是听从魔杖的指挥似的，忽然绽开了五颜六色的鲜

艳花朵，披上了靓丽的节日盛装……两小时以后，德方的舰只和沙皇的游艇已经到了停泊地点：洁白如雪的“亨利亲王”号和“自然女神”号，驱击艇“斯雷普尼尔”号和德国皇帝的游艇“霍亨索伦”号队列整齐地驶向会面地点……礼炮的轰鸣震撼着空气：大炮隆隆地响着，炮口喷出一团团硝烟，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海战。海鸥拍打着翅膀，发了疯似的四散奔逃，被炮声吓昏了头，落到海面上，困惑地梳理着羽毛。旗舰上、游艇上，军乐队响亮地演奏着，铜管乐器和定音鼓厚重的乐声直冲云霄。德国人演奏的是“天佑吾皇”，俄国人则演奏着德皇的国歌……驱逐舰和巡洋舰的舰桥上站着衣冠整齐的重要人物，戴着肩章，军服的两肩垂着穗带，肩头斜挂着绶带，胸前缀满了星星点点的勋章和奖章。上层甲板上水兵排着整齐的队列，肩靠着肩，脚跟排成一条线，穿着带天蓝色翻领的雪白制服，风吹日晒使皮肤黝黑，脸庞和胸膛都成了紫铜色。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胜利林荫道上的一座座雕像。另一些水兵则攀着缆索，像是用人体的花环悬挂在半空中，训练得十分娴熟的“乌拉”声此起彼伏，像一阵阵滚滚波涛在慌乱的天空中回落……

两位国君都在沙皇的游艇“御艇”号上。陪同威廉来访的还有亨利亲王、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①——他是德国海军中最有才干的一个，聪明、果敢，蓄着一部络腮胡子，目光锐利而严峻；还有谨慎小心，善于逢迎的毕洛夫公爵^②——他年轻时当过骠骑兵，参加过普法战争，是外交沙龙的老手，不可多得的干才，当过驻彼得堡的大使，风度翩翩，谈吐文雅……

威廉中等身材，一副军人气派，当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直接危险的时候，他通常都是很自信的。他用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夸张的狂热和姿态，对自己亲爱的表兄弟大献殷勤，说了许多恭维动听的话。他讲话的内容通常事先都由外交大臣反复推敲权衡过，甚至形成了文字。但是饶

^① 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1849—1930）——德国海军元帅，德国强大海军的缔造者。

^② 毕洛夫公爵（1849—1929）——1897—1900年任德国外交大臣，1900—1909年任德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

舌的皇帝往往给自己的外交官们惹下不曾料到的麻烦。他被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所陶醉，有时候就像一只发情的松鸡似的，对身边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不喜欢按拟好的发言稿讲话，更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指指点点，当年就曾经因此而同“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翻了脸，使他失宠被黜。他的自大狂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至于在宫廷奸佞之辈的小圈子里不止一次地产生过他是否正常的怀疑，而他至尊的母后有一次还做过这样的预言：“Mon fils sera la ruine d, Allemagne.”（我的儿子将是德国覆亡的因由。）

尼古拉是个十足的平淡无奇的人。分裂派教徒、商人布格罗夫在同高尔基谈话时，曾经对他做过精确的描绘：“他是一块烧不着的煤块。他说的十句话里有七句是废话，而剩下的三句不是他自己的。他父亲也才智平平，不过好歹还算一条像样的汉子，有个性，是个当家的人。而他却软绵绵的，眼神里有一股娘娘腔……唉，我们的这个小沙皇不怎么样！……”

“是的，我亲爱的表弟！”威廉用他强有力的目光令沙皇如醉如痴。“最要紧的是坚定不移。难道小日本真有那么大的胆量，敢来侵犯你强大的帝国？世界性的使命如今落在我们肩上了。黄祸还继续威胁着欧洲。我早就一再警告过各国民众，必须保卫文明免遭这群蝗虫的蹂躏。”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威利……”

“我们让中国的野人们领教了什么叫白色人种。我还在1900年就说过，他们肆无忌惮的罪行必将受到惩罚和报复……现在显然是轮到小日本了：这些野猴子以为他们已经走进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而他们只不过是学着我们的样子而已……我不止一次给我的朋友罗斯福总统^①写信说，他应当保持警惕……可是这个共和国大概是没有能力完成一个健康的帝国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利益在这里是完全吻合的……”

“我也是这么想……”

①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26届总统。

“如果同你结盟的法国损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是非常危险的。法国是一个没落的民族，它无疑在走向衰弱；被杀害的国王和贵族的鲜血要由毁于无神论的这个民族来承担责任……”

“我也认为，我们之间的争吵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敌人，”尼古拉低声说道，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半幼稚的惊恐，“Ce serait faire le jeu de la révolution（这等于有利于革命）。我想，我们的利益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冲突……”

“当然是这样，”威廉热情地应答，一面挥动着右臂（他的左手有残疾，活动不便，为了掩饰这个生理缺陷，他就学拿破仑的样子，把左手插在军服里，这样就一举两得：既可以掩盖缺陷，又可以摆出一副伟大统帅的姿态，只是忘记了那是“没落的民族”），“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最牢固的关系：我们在同革命较量中的角色。而革命是本世纪最大的危险。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粉碎革命……社会主义——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不能在国内外摧毁这帮社会民主派的蠢贼，我就不配当皇帝。必须给他们放放血。讲客气很快就会行不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再抓就晚了。Periculum in mora^①。”

“我也为这个问题操心……那些恐怖分子……工人们无法无天……社会民主派、共济会会员，还有犹太佬也越来越猖狂……可是我相信，一旦同日本发生冲突，所有真正的俄国人都会在我的皇座周围团结成一个人。我国民众有优良的老传统，他们归根到底会粉碎那些犯上作乱的人。我不想推动战争，但是如果天意要我打仗，我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敌人一定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我很高兴，尼基，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

“我也很高兴。不过，我觉得，甚至是坚信，只要我的国家态度坚定，小日本是不敢同一个大国较量的。而坚定正是我国政策的规律……”沙皇说。而他自己也对自己的语气感到惊异，同时提心吊胆地看着威廉的眼睛：他会相信这种坚定吗……

① 拉丁语：危险在于延误时间。

“嗯，亲爱的尼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你是 the Admiral of the Pacific，而我是 the Admiral of the Atlantic……哈哈！”威廉踌躇满志地放声大笑，一面捋着他那两撇著名的胡子。

威廉说的这一句英语，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Pacific 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和平的”（太平洋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海洋”）。在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德国皇帝又正在推动尼古拉用武力占据这个“和平的海洋”的时候，他却称尼古拉是“和平的海洋”的海军上将，这就显示了这次谈话的真实含义。尼古拉酸溜溜地一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一想到自己是在开导尼古拉，威廉就感到很舒服，正像负责执行“他的”政策的某个领导人隐隐约约地给他某些指点时，他就感到很不舒服一样。让俄罗斯的强大君主做自己的传声筒在威廉看来是至高无上的政治成就，是他个人威望达到的顶峰。他完全不曾想到，他本人也只不过是十里开外就能闻到他们身上的马厩气和用土豆酿成的烧酒味的普鲁士大地主的传声筒而已。尼古拉对威廉种种忠告的潜在动机看得清清楚楚，他在表示赞同的时候，内心也不免有些抵触，因为远东冲突要冒的风险最终是要由他，而不是由德国皇帝来承担的。但是关于他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奉承话十分悦耳动听，所以他——怀着由于缺乏自信而产生的某种谨慎小心、腼腆，还有些许狡猾——抢先出了牌。

同威廉分手之后，沙皇约见了毕洛夫公爵。

“听我说，公爵，您夫人身体好吗？”尼古拉看见毕洛夫跨进船舱，迎面问道。

“谢谢陛下，她现在身体还不错。”

“请坐……我刚同皇帝谈过话。”

毕洛夫恭恭敬敬地一声不响，等待着传统的问候之后的正题。

“我感到不安的是……”沙皇慢吞吞地、字斟句酌地说道，“我的朋友在谈到法国时有一点神经过敏……俄国同德国的利益无论在哪些方面都是没有冲突的……所以说，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根本不是针对德国的……而且您，公爵，也很清楚，之所以形成稍有不同的另一种格局，并非由于俄国的过错……我也和深受尊敬的您的君主一样，同法国的无

神论和共和制相去何止万里……然而如果在我们的关系中出现了裂隙，如果总的说来……那是令人惋惜的。”

尼古拉没有把话说完，试探性地看了看毕洛夫，从他冷漠木然的表情上很难看出他饱经沧桑的外交心灵里有什么活动。

“我的看法，陛下，同冯·俾斯麦伯爵完全一致，关于他我已经有幸向陛下报告过了……”

“劳驾，请您再说一遍……”尼古拉说。虽然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毕洛夫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但他还是想知道，如今可爱的公爵是不是还会重复早先说过的话，抑或他会因为俾斯麦很看重的那些政治上的 *imponderabilia*，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做出一点细微的修改。

“遵命，陛下。我们伟大的首相说过，从军事胜利的意义上说，三个大国之间的战争结局很难预测，不过可以断言，三个国君都不得不按账单付出代价……”

沙皇握住毕洛夫公爵的手，用仿佛茫然的忧郁目光久久地注视着他……

他终于说话了：

“我同您一样，也相信结局会是这样……”

半小时后，威廉漫步在甲板上，他心情愉快，精神振奋，也许是由于海上清新的空气，也许是由于葡萄酒，也许是由于自己的政治功绩。他挽着尼古拉的手臂，在这一对伴侣中，尼古拉显然扮演着女士的角色。威廉看见了毕洛夫，他径直朝公爵走去，并没有松开自己的伴当，离着老远就高声喊道，让在场的人士个个都听得清清楚楚：

“喂，贝恩哈特，您知道我们决定今后怎样称呼自己吗？从今天起尼古拉皇帝将自称 *the Admiral of the Pacific*，而我是 *the Admiral of the Atlantic*……”

威廉说这句笑话时，沙皇的脸上露出窘迫的神态。他对自己太爱饶舌的“朋友”的这种张狂，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陛下，如果皇帝尽管自身十分强盛，却非常看重和平带给他的这份荣耀而接受了这个称号，我不会感到奇怪……”机智灵敏的毕洛夫应

声答道。

沙皇立刻就活跃起来了，他的眼色不再是黯然而沉默，于是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表示他完全赞同冯·毕洛夫的回答。

公爵抓住威廉身边没有人的片刻，委婉地、小心翼翼地，就像一只猫用它软绵绵的脚趾探路似的开导自己的君主不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他用种种方式向他证明，一旦皇上的这些新“mots”^①被张扬出去而见诸报端，就会被认为是皇上极端好战的表示而伤及同日本的关系，更不消说同英国的关系了，就会大大损害陛下的威望……德国皇帝宽容而冷漠地听完了这一篇宏论，仿佛是首肯了：他在内心深处承认毕洛夫的论据是有道理的。可是到了午宴上，喝了一些从放满冰块的大银桶里取出的冰凉的香槟酒之后，他就像一个顽童似的，又不停地回到这个话题上来。沙皇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稍稍皱起眉头，拿手指头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

午宴之后，下午三点钟，彩旗都降了下来，礼服也都换去了。俄罗斯帝国的舰队准备向德意志皇帝展示一下自己炮兵的射击技术，于是那些水上堡垒卸下色彩艳丽的节日装饰，赤裸裸地露出了自己日常单调而令人恐怖的面目。两位国王现在到了巡洋舰“米宁”号上。他们身边还有亨利亲王、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海军大臣特尔科夫，以及海军将领和皇帝的侍从。威廉身着俄国海军上将的制服，两手叉在腰间。他是几年以前由尼古拉在彼得堡一次盛宴之前亲自授予上将衔的。当时威廉喜不自禁，一时冲动建议沙皇要隆重昭示，宴会上又举杯祝酒，表示他“为出乎任命的任命而深受感动，谨将发自肺腑的感戴之忱献在主人足下”，因而使自己的大臣们感到颜面丧尽……现在他身着俄国军服，肩头斜挂着一条天蓝色的安德列绥带，戴一顶三角形海军帽，觉得自己真的是一名符其实的指挥官了。尼古拉身穿德国军服，同自己用坚定而刚毅的目光巡视四周，俨然是一家之主的、威风凛凛而又信心十足的表兄比起来，像是一个猥琐的

① 法语：词、话语。

小人……

射击非常成功，靶子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威廉向沙皇表示祝贺：

“如果我的舰队里也有像您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①一样天才的司令，我就十分幸运了……”

沙皇满面春风。他走到实际上不过是被人牵住线头的傀儡，虽然上了年纪，又有了总司令的官阶，却十分轻浮浅薄的大公面前，拥抱并且亲吻了他，然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而这个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生着一对豺狼的眼睛，蓄着一部灰色大胡子的彪形大汉却忽然像奴才一样，弯下身子去吻了吻沙皇的手……德国人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

晚上水兵们打听到了消息：安放的靶子是“见风就倒”的……隆重的会晤持续了三天。晚上，在漆黑的夜色中，在黑黝黝的海面上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彩灯：它们在微微起伏的海波中像一条条水蛇似的游动着、摇曳着。旗舰“米宁”号上悬挂着两国君主的花字帅旗，闪耀出火红的图案，帅旗上方是明亮而光辉的皇冠……

分别的时候到了。两个君王互相拥抱了，亲吻了，这既不排除敌意，也不排除背叛，只不过是像制服或是致敬信一样的虚礼客套……“霍亨索伦”号驶近纳尔根岛时，发来了信号：

“大西洋海军上将祝太平洋海军上将一帆风顺。”

“再见。”沙皇持重地回答。

沙皇最聪明的干员之一维特伯爵^②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威廉皇帝所发出的信号的影响，还是出于其他原因，但是从那时起，尤其是在1903年，在给陛下的远东总督的电报以及其他文件中，君王一再表示，他希望俄国在太平洋上能发挥主要作用。”

①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济诺维·彼得罗维奇（1848—1909）——俄国海军上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在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中被描写成沙皇的酷吏和刚愎自用的人。

② 维特，谢尔盖·尤利耶维奇（1849—1915）——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会议主席。

十九

科里亚·彼得罗夫读书的那所中学在准备庆祝百年校庆。^①传说为了庆祝这件大事，蒙陛下洪恩，学校将被授予“皇家”的封号，所以有些教员就梦想着自己能戴上安娜勋章、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学校里本来就有这样的“官迷”嘛。从高层传来的消息还说，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②大公将出席庆典，于是学校的所有领导——包括自由派在内——早已是胆战心惊了。谚语说，“不是职位给人增色，而是人使职位生光”，这话只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说才是对的。而在实际生活里，“职位”即使在连人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很足以使人“生光”：只是由于“职位”被派给了一个草包，使它膨胀起来，于是被灌输了对等级制的神圣敬意的民众就会对这个由于职位而膨胀起来的草包屈膝叩首。僵化了的等级制中的物神就靠深深植根于经济生活土壤之中的历史传统的这种力量而维持着。

莫斯科总督就像一个有封邑的公爵，在自己的世袭领地里可以为所欲为。他身材高大，腰板像棍子一样挺直——仿佛是他吞下了一把直尺！又细又长的腿脚，走起路来像是在踩高跷。他水蒙蒙的、浑浊的灰眼睛有一股冷漠阴森的气息，整个身躯都被裹在军装里，而且绷得紧紧的——公爵穿着为他定做的背心。他的思想浅薄，狭隘到了极点。他属

^① 百年校庆举办于1904年。为此出版了约·奥·戈布扎关于这所中学的历史随笔，附录中有该校历届毕业生及其日后所任职务及社会地位的名单，以及在该校工作过的人员名单。

^②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1857—1905）——大公，亚历山大二世之子，1891—1905年为莫斯科总督，被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刺死。

于最最顽固落后的人物，竭尽全力企图用最残酷的方式把俄国冻结起来。他的特殊爱好一是东正教；一是胖乎乎的、脸色红润的男孩子，主要是中等武备学校的低年级学生，这着实令他的妻子、皇后的亲姐妹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十分恼火。因此，访问教堂、寺院和男修道院就同视察中等武备学校（大公在这里用他犀利的目光审视夹道欢迎他的军校学生）一样，成了他国务活动中相当重要的一项职责。淫秽行为被对上帝的虔诚和教堂仪式厚颜无耻地掩盖起来，而其后果就是总督被替他进行统治、姑息他的恶行，并且因为了解他的隐私而抓住他把柄的那些人所包围。不难理解，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明德善行。尼古拉在位的初期，大公的右臂是市警察局长弗拉索夫斯基。他是酒楼餐馆的常客，喜欢吃喝，政治上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举止粗鲁，奸诈狡猾，诡计多端，是霍登惨案的罪魁祸首之一，只是由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卑鄙而自私的偏袒才逃避了惩罚。如今受宠的是特列波夫^①将军，一个剽悍的近卫骑兵，彻头彻尾的丘八，黑头发，眼神凶恶，翘着两撇胡子，是那种想当专制主而自命为“忠诚之剑”的人。他极力捍卫贵族皇室的根基，头脑简单而残忍强暴，指望一斧头就砍掉正在兴起的革命的头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做警察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和主要推行者。他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得到谢尔盖的同意和真正狡猾的暗探之父、著名的祖巴托夫^②的协助，成立了工人组织，以便把工人从革命的造反活动吸引开去。他讲起话来像一名士兵，时断时续地迸出生硬的词句，仿佛是把它们一段段射出来似的，借此表示自己的直率。他身材魁梧，所以特别受到大公夫人的喜爱，同时又得到大公的赏识，既在国家公务上，又在家庭隐情上为大公效力。

谢尔盖在宫廷里有很大的势力，是沙皇的主要谋臣之一。他是沙皇的叔叔，又是他的连襟，所以能在必要时对沙皇施加他认为必要的压

① 特列波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1855—1906）——莫斯科警察总监。

② 祖巴托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1864—1917）——宪兵上校、莫斯科暗探分局局长、“警察社会主义”政策（祖巴托夫组织）的倡导者，主张在警察的监视下成立工人小组，开展经济斗争。

力，而且颇有成效。他也是压迫犹太人的主谋之一，对犹太人的劫掠常常是由他策划而通过警察机构安排的。

然而，在谢尔盖的辖区内终究是很不平静了。虽然警察局的暗探网极力想把有不满情绪的工人都置于自己的视线之内，他们却做不到这一点。2月19日，祖巴托夫分子把自己那些小崽子领到街上，在沙皇—解放者纪念碑附近搞了一次爱国游行。让警察坐立不安的是就在同一天，社会民主派的工人在特维尔林荫道上组织了一次自由的革命游行，加肯塔利、布朗利、多布罗沃—纳布戈利茨、古容等工厂举行了罢工，学生们群情激昂。于是，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这不啻火上浇油，增加了愤懑和仇恨。而且，贵族—自由派和商人的骚乱中心就在他们鼻子底下跃跃欲试：这里有公爵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公爵特鲁别茨科伊兄弟、肖斯波夫、戈洛温、斯塔霍维奇，还有自由主义的和倾向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派，他们在整个主张地方自治的反对派中举足轻重，而且已经在筹备召开地方自治派代表大会了……谢尔盖气急败坏地一再下令“加紧镇压”、“格杀勿论”，暗探们也不敢怠慢：在格涅兹尼科夫胡同厚厚的围墙里面，审问在连夜进行，塔甘卡和布特尔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然而不满情绪还在增长，“多头毒蛇”还在不断地长出新的脑袋……

中学生顺着主楼梯排成夹道队列。在这之前，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体操教员基思特尔男爵出身于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破落贵族，举止轻浮，戴一副单片眼镜，卖力地教学生怎样举手投足，齐声高呼“敬祝亲王殿下身体健康”。中学生们从来不曾想过应当怎样来放置手脚，不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而有些信奉新教的学生就怀着好奇心等着瞧热闹。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妻子来了。他把大衣扔到躬身行礼的看门人手上，对学生们毕恭毕敬的问候和热情的欢呼“乌拉”几乎置之不理，在副官和校长的陪同下快步走进礼堂……乐队奏起了“天佑吾皇”……

谢尔盖站着做完祈祷，然后走到因为紧张、爱国主义的激情、害怕

和恭敬而满脸绯红的校长跟前，同他握了握手，从牙缝里迸出一句：

“嗯，祝贺您，博戈列波夫^①好像在你们这儿上过学？”

不久前遇刺的国民教育大臣博戈列波夫的确毕业于第一中学，他的照片悬挂在礼堂里显眼的地方……

“是的，亲……亲……亲王殿下……”

“再一次祝贺您。不过，你们这儿的……精神……嘛……可不怎么好……”

他脚跟啪地一靠，伸出一只手握别，然后一转身，回头朝楼梯走去。他高昂着头，看也不看注视着他的众人。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身上散出一丝似有若无的幽香，同大公的马刺啾啾声和擦得锃亮的皮靴显得极不协调……

科里亚同别人一样，站在楼梯上，殿下夫妇从他身边走过时（谢尔盖离他不过半尺远），他忽然闪过一个荒唐而顽皮的念头，像一根针似的刺了他一下：如果我掐他一把，或是朝他背上揍一拳，会怎么样呢？科里亚不禁浑身一颤——要实现这一闪而过的念头仿佛真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学校领导惊慌失措了。大家困惑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校长鲜红而潮湿的下嘴唇完全搭拉下来了，眼里含着泪水。学监谨慎地迈出细碎的脚步，呆板而沉重的脸上毫无表情。原来指望得点恩宠的人都泄了气。激进分子们幸灾乐祸地微笑着：活该，你们这些笨蛋！……大公的话立刻传遍了全校，于是，一帮吵吵嚷嚷的中学生从被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嘲笑着种种不曾实现的希望……这就是“亲王殿下的恩宠”！按头等规格安排一次葬礼吧！……

“喂，小不点儿！”一个同班同学对彼得罗夫喊道，“我们来表演一下，好吗？”

“表演什么呢？”

^① 博戈列波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1846—1901）——1898年起任国民教育大臣。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里写了中学校长戈布扎在指给学生看礼堂里大理石板上篆刻的获金质奖章的毕业生名字时，强调说：“后来的国民教育大臣博戈列波夫曾经在这里上过学。”

“葬礼呀！”

“葬谁？”

“埋葬不曾实现的希望……”

同学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讨论了这个建议。然后他们迅速起书桌的桌面，用粉笔在上面画了戴花环的圣像，抓住科里亚·彼得罗夫的手脚，把他像一具尸体似的抬着在走廊里行进。走在前头的人举着“圣像”，后面跟着唱诗班，孩子们一面嘻嘻哈哈笑着，一面唱着“挽歌”……晕头转向的学监还不曾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忙不迭地闪到一旁，给这支演出队伍让路……总的说来，如果不算那一枚“钉子”，也就是大公莅临的事件，这就是百年庆典中最精彩的一个节目了……

学校的“精神”如今确实不像高层领导所希望的那样了。周围的一切都在发酵，因此酵素就不会不渗透学校官方厚厚的墙壁。学校领导自身也涣散了：教师们或多或少，即使是间接地，受到了各种派别的影响，至少是感染了种种情绪。校长其实也不知道该怎样把握方向，该以哪个音叉为准来安排工作：托尔斯泰式^①的、规矩严厉的旧标准显然是不行了，可是拿什么来取代它又不清楚。学生的风纪日渐松弛，男孩子们（甚至在低年级中）开始不服管教了，随心所欲地打倒各种权威：在宗教仪式上有时在礼堂里放出气球，气球碰到天花板……噗噗地轻轻跳着，飘来荡去，——只好拿来梯子去取下它，可是气球偏偏不停地滑来滑去，调皮鬼们于是哄堂大笑；有时在教室里或是走廊里放出一只鸡，于是它一面咯咯叫着，一面在镶花地板上扑打着翅膀，跌跌撞撞地跑着，像是被火燎着了羽毛一样，大家又是一阵嬉笑；要不就用钉子把教师的套鞋钉在地板上，而且给套鞋里塞上麻雀蛋或是别的什么脏东西，于是上了年纪的教师穿套鞋时常常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或是把校长的大衣袖口缝死，然后偷偷地看臃肿的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费劲地穿大衣时的窘态……学生们甚至拿教师来玩赛马赌博。玩法是这样的：走廊里挂着一口大钟，敲钟表示上课了。各个教师到班里去时都要

^① 托尔斯泰于1866—1880年任国民教育大臣，在中学灌输古典主义。

经过这口钟。学生们就打赌谁会第一个走到钟旁，他们挤作一团，兴致勃勃地注视着“马儿们”……

“快看！快看！西克尔顿已经超过费佳半个身位了……”

“乌贼快追上来了！嘿，你那个西克尔顿算老几……”

“你给拜占庭鼻子下注了吗？”

“伙计们！灌肠器放开步子了……奇契跑到前面了，他步子大，快到终点了……”

“乌拉！乌拉！灌肠器得了第一名！到底是德国人——辣椒——灌肠最棒！”

“灌肠器！灌肠器！灌肠器！”学生们拼命朝教室里跑，一面高声喊着校内“赛马”的最新消息。

要制止这种“赛马赌博”是很困难的。起初教师们决定让学监一个人先走，其余的人在他身后，同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像一群羊似的互相挤靠着，谁也不“抢先”半个身位。可是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学生们先是一齐把赌注压在费佳身上，而且唱着“费佳，我们的鬃发男孩”这首歌，闹哄哄地向他祝贺胜利。后来，学生们也在别人身上下注。他们记得有一次校长在驱赶聚在走廊里的学生时，是怎样教训他们的：

“这里不能容下你们这么多人……为什么这里容不下呢？”

学生们默不作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校长仿佛在宣布他刚刚发现的一条真理似的，郑重其事地代他们回答道：

“这是根据物——理——学的定律！彼得罗夫不可能和伊万诺夫同时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学生们记住了这句高明的箴言，计算了最最细微的空间移动。这样一来，赛马赌博反而兴旺发达了，唤起了更大的狂热，有时甚至变成了在有抽水马桶的厕所间的争吵，因为厕所间除了履行它的基本职能之外，还是学生们的俱乐部和吸烟室。

科里亚的同班同学中已经开始出现各种派别，虽然还不是完全定型，认识也不十分明确，确切些说，是引力中心各异的不同倾向。情绪

的这种结构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上，而且这种结构的形成也来自孩子们不同的生活环境。

贵族子弟是几个贵族和大资产者（殷实的商人、银行家、交易所商人、犹太金融大亨）的孩子。他们极力做出一副最讲究的样子，盲目模仿本阶层的成年青年，装腔作势地打扮成一副花花公子和冒充斯文的相貌。他们穿的裤子都有套带，把裤脚套在脚跟上；皮鞋上都有英国式的鞋罩；短上衣都用浅色的上等呢绒，由莫斯科著名的裁缝做成；腰上都要打褶，系的是漂亮的宽皮带。他们的衣领都浆得挺括，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平分头梳得亮光光的，没有一根乱发。他们上学的神情仿佛是在给学校赏脸，举止都与众不同。他们常常随身带着法文书籍，从波德莱尔到梅特林克^①和罗登巴赫^②。他们带着沉郁的表情，显示自己生活在尺度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把这些书籍遮遮掩掩地放在书桌下面来读。他们懒洋洋地走路，喜欢时不时地转两句法文或英文，喜欢谈论艺术。无论是拿日常生活的什么用品，他们总是跷起小指头，用两个手指去拈，借以表示自己的文雅高贵和对日常琐事的鄙夷。他们嘴上经常挂着尼采^③、索洛维约夫的名字，却不曾读过他们的著作。他们偶尔也会拿来奥勃里·比尔兹利^④细腻的色情版画杰作的复制品或是费利西恩·罗普斯^⑤的图画，压低了嗓子谈论奥斯卡尔·王尔德^⑥。俄罗斯的新诗人中他们只承认象征派，为了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消息灵通，互相传递这些人的文学生涯和私生活中的最新传闻，而且往往是流言蜚语。

同这些学生截然相反的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子弟。他们如今穿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衬衫，有意不梳头发，任它凌乱蓬松；有几个年龄稍大

①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用法语写作。有《蒙娜凡娜》、《青鸟》等作品二十余部。1911年获诺贝尔奖。

② 乔治·罗登巴赫（1855—1898）——比利时象征主义作家。

③ 弗里德利希·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作家，有哲学、文学方面的作品，其中将“超人”的神话同对未来人类的浪漫主义理想融合在一起。

④ 奥勃里·比尔兹利（1872—1898）——英国画家，对现代派线描画有很大影响。

⑤ 费利西恩·罗普斯（1833—1898）——比利时画家，其作品兼有现实主义倾向和神秘主义及色情倾向。

⑥ 奥斯卡尔·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他的诗歌文采优美，近似法国象征派的作品。

一点的已经蓄了长发。课外他们偷偷地阅读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的作品……对高尔基入了迷，把他当作真正的偶像，故意对各种各样的权威嗤之以鼻，蔑视种种“中国式的礼仪”，嘲笑那些阔少爷学生，挖苦他们的举止和理想，给他们起一些辛辣而又相当准确的绰号，如“拜星族的娇小姐”，有时候，主要是围绕文学问题，同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生活的伟大潮流很快就会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真正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大胆反抗的任何一点表示、揭露性的言辞、对现有秩序的勇敢抵制，甚至是调皮捣乱都使他们感到兴奋，在他们看来都具有某种价值。他们自发地倾向于摧毁“基础”，哪怕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他们语言尖刻，而且张口就来，无须刻意搜求，喜欢拿驯服如绵羊的熟人开玩笑。

这些人算得上是班里的“精英”。他们大部分人过的是全凭上帝安排的日子：读教学大纲规定的书，在学校里淘气惹事，因为这样做并不总是会受到处分——只不过是出于精力过于充沛，也出于对生活枯燥乏味的反抗……还有一些年纪稍长的学生，他们是凶悍的地主和最富裕的官吏的儿子，大都是留级生。这些人逛妓院，谈论赌博、酗酒和“姑娘”的话题，等他们得了“好厉害的淋病”时，还会拿出来显摆显摆——这被他们认为是特别勇敢的表现。

有一件事使科里亚第一次在学校里感到了压迫。他和索科洛夫斯基打算在学校里出一份杂志，一份最单纯不过的杂志，登一些文艺习作、评论、诗歌和学校生活的文章和图画（他已经想好了杂志的封面，因为他认为封面对杂志有很大作用）。他们把想法和一些同学谈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大家决定买一架胶版誊写器和纸张。凑了些钱，大约有十卢布……

第二天放学前，学监的夹鼻眼镜闪着寒光，一边走一边冷峻地说了一句：

“彼得罗夫，你下了课先别走。我来找你。”

科里亚留了下来，坐在教室里发蒙：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不久就进来了。他随手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的，透过镜片看了看走廊里是不是还有人，忽然眉头一皱，或者说得确切一些，皱了皱本该生眉毛的地方，问道：

“你们凑钱了？”

“是的。”

“凑钱干什么？”

“出刊物呀，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

“这是绝对不行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别见怪，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这是一种绝对没有问题的杂志，校内刊物……”

“不管打什么招牌都不行……”

“这有什么可指摘的呢？”

“你知道不知道，”学监弯下身子，凑到科里亚耳朵边上，压低了声音接着说，“你知道不知道，就为这件无可指摘的事，你可能……被抓起来？大公报我们学校说了什么话，你听说了吗？你想干什么？不单是给自己惹祸，也给学校添麻烦，是吗？”

“我绝对没有想到这样一份杂志会被人认为……”

“我告诉你，这是连我们都决定不了的问题……明白了吗？赶紧处理了吧！把钱都还给本人……而且以后——我请你，而且要求你，注意，彼得罗夫，是要求你：再也别提这个问题……要不是因为你是……要不是因为你是优等生，我就不会这样来同你谈话了……我，”学监又弯腰凑到科里亚耳朵边，“我希望你懂事一些。再多的话我就不便说了……你明白吗？”

“我懂了，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

“你照我说的做吗？”

“遵命。”

科里亚就这样舍弃了杂志，结结实实地上了第一堂实际的课程，使他认真地思考某些“自由”的问题。

冬天过得很不愉快。科里亚伤心地追念着托夏，有时候认真地思考死亡的问题：既然人人都迟早要死去，那又何必活着呢？不是有过托夏

吗，他天分高，聪明……可是现在他在哪儿？……像一只小蚂蚁似的被踩死了……这样的安排多么荒唐，多么愚蠢！……夜里，科里亚蒙在被窝里，尽量设想自己已经死了：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不对，不是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不管你怎么努力，总还有一条通向世界的缝隙，你自己在观察着自己……那么熟睡的时候呢？我睡着了，然后再醒来……这期间发生过什么事呢？这里仿佛不存在时间……多奇怪呀，真见鬼……可是在没有我的时候，时间是存在的呀……有其他人，有树木，有花草，有太阳，有大地……这里究竟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可是托夏，托夏呢！不久以前他还是活生生的，而如今却不在了……不，不能同意这样的见解！不行！等我上了大学——科里亚蒙在被窝里想——我一定要探究这个问题。水螅不是想活多久就活多久吗？用细胞分裂进行繁殖，这不就是长生不老吗？而人的生殖细胞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所以个人要死亡，而种属却生存下来……那么能不能让这些细胞使个人复活，使他本人得以不断地自我繁殖下去呢？……也许这是荒谬的想法，可是它为什么是荒谬的呢？……如果谁都不会死，那地球又会怎样呢？会挤满了人，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从达尔文学说可以得出结论，生物的所有物种都有亲属关系，蜉蝣和能活上百年的大乌鸦，还有大象，还有鹦鹉。这就是说，按照躯体的结构，有长生不死的某些条件……可是《物种起源》里有许许多多例证表明这种结构是可以改变的……这就是说，可以改变机体，使它生活得更长久些……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那它的界限在哪里？……嗯，一定要探究探究这个问题……这是有价值的事情……不过，托夏反正是回不来了……他已经永远地丧失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眼前所见到的，所经历的一切，甚至包括种种细节，都是你从前曾经见到过、经历过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当然，轮回是宗教的胡说八道，是迷信……可是应当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应当好好查一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能制造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在尿素上卡住了……这也须要研究……唉，真想赶快上大学！……可是费奥多尔·谢苗内奇好像是被吓坏了，就是为杂志的

事……这也是秩序！……连话都不准说……还有连续的梦境也挺有意思：你做了一个梦，过了半年，这个梦又接着做下去……还有，你记得所有的地方……这又是怎么回事？还有在梦里飞行，你摆动手臂，于是以为飞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难道这就是对翼手目动物时代的记忆？是对翼指龙、对遥远的祖先的记忆……我们的血管里不是有他们的血吗……这些问题都多有意思呀，你还来不及一个一个弄明白，就该死去了，像托夏一样……怪不得他谈论过自己的死，就像有预感一样……不过，他的死亡是可以理解的——他是那样的孱弱，他自己也说到了遗传性，明白……

被窝里黑漆漆的，也很暖和。科里亚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思想，可是它们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然后又扩散开去，变得模糊不清，直到他也说不清它们的含义……真暖和……让人发困……随它去吧……

科里亚沉沉入睡了……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冬日，彼得罗夫家的孩子和几个学生在布洛欣的院子里搞了一次大滑冰。小冰丘冻得结结实实的，院里的积雪在脚下吱吱嘎嘎地响着。厢房的阴影投在雪上，略带一点蓝色。寒冷的太阳挂在湛蓝的天空里。马霍娃的院子里和亚美尼亚花园里的树木都镶上了一层冷霜凝成的花边，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中了魔法似的，窗玻璃上都结了冰花的奇妙图案。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嘴里呼出的热气结成一团团薄雾，面颊冻得绯红，沾了冰水的手冻得生疼。院子里却是一派忙碌景象和兴高采烈的欢笑声。孩子们你推我拽地把沉重的雪橇搬到小丘上，然后飞快地滑下来，用两只脚灵巧地驾驭着，免得在转弯处撞上房角……滑行中某个人被蹬下雪橇，于是他翻着跟斗，哈哈大笑着滚进雪堆。然后他站起身来，从鼻孔、眼睛和耳朵里掏出塞满了的雪粒，而融化了的雪粒汇成一绺绺冰水，从脸上淌下，一直流进脖子里。科里亚和安德留沙穿着冰鞋从小丘上滑下来。小丘很陡，滑行快得让人头晕，要摆动双手来维持身体平衡。沃洛佳则驾着雪橇：“科里卡，来追我……”他嚷道，一蹬毡靴，雪橇就顺着冰坡窜下去，碰上小疙瘩就蹦起来。沃洛佳趴在雪橇后部，伸开两腿“掌着舵”。雪橇绕过房角，减慢了速度，几

乎撞到梅登空地的围墙上……停住了！

“我来了！”科里卡猛地一转弯，他拽着孩子们的后背免得摔倒。

“哈！再来一次！”

孩子们抓住结了冰的绳子，一路上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蹦蹦跳跳地朝冰丘跑去。绕过房角，他们看见安德留沙仰卧在冰上。

“安德留沙，你怎么啦？”

“摔了！”他痛苦地说。“后脑勺磕得好疼……”

他站起身来，脱下冰鞋。

“你快回去躺一会儿吧……”

不论亲兄弟还是外人，大家都喜欢安德留沙。他招人喜欢，特别聪明，懂礼貌，又温和可亲。他虽然才七岁，可是已经想着要上中学了，所以大家都叫他“扬奇克，小中学生扬奇克”。

每当给几个学生补课，安德留沙迅速解出比他大一倍的几个学生感到伤脑筋的难题时，伊万·安东内奇总是说：“安德留沙胜过科里卡。”

安德留沙回家去了，可他不久就又走出来继续滑冰了。

“头疼……过一会儿就能好的。”

头疼过去了。大家快快活活地接着玩到很晚，只在吃午饭时休息了一下。他们在院子里玩，溜进亚美尼亚花园里，以至撞坏了看门人安在那里的、有四个机关的绿色转笼……看门人发觉了……可是因为这个转笼是男孩子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他们用四十戈比买下了这件宝贝，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晚上，大家都在屋里热热闹闹地忙着。安德留沙拿了一把维也纳式的椅子套在脖子上。科里亚跑到他跟前，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他忽然看见安德留沙眼睛里满是泪水……

这时伊万·安东内奇走进来了。

“你怎么啦？”他看见了眼泪，问安德留沙。

“科里卡把我弄疼了。”

“我不是故意的……”

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夜里，大家都安安稳稳地睡下了，忽然响起了一声令人心惊肉跳的尖叫……安德留沙失去了知觉，在床上抽搐着，不停地叫喊、叫喊……科里亚和妈妈同时奔到他床前……安德留沙还在叫喊……科里亚抱着弟弟幼小的身躯，温暖而幼小的身躯……安德留沙喊着，扭动着……大家都起来了……都乱作一团了……没有穿好衣裳就冲到院子里去拿冰块……而他不停地叫着……忽然他不出声了……安德留沙走了。

早晨，他躺在桌子上，脸色像蜡一样苍白，闭着眼睛，一副小小的鹰钩鼻子，像一只死去的小鸟；他有半边脸在太阳穴以下是一片青紫色……

科里亚几乎要发疯了。

……如果是我的过错，如果是我害死了他，该怎么办呢？……眼泪……可是他还摔倒过呀！……但是眼泪……啊，上帝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科里亚伤心极了。神父来过了……玛尼亚·亚勃洛奇金娜戴着一顶海狗皮帽子……神香炉……风信子……妈妈在哭泣……墓地上风雪交加……坟墓……

“抚棺……痛哭……”人们在唱挽歌……刮着大北风……乌鸦在白桦树枝上摇晃着……风卷起一片雪粒，于是一枚枚细针扎在脸上……“悼……念……”棺木放进了墓穴……亲爱的安德列伊奇克……我对你跪下了……跟我说说话吧，哪怕说一个字也好，好兄弟！

科里亚无声地痛哭着。夜里，他不停地做着噩梦，看见了安德留沙，他吻了他……他不是活着吗……那是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忽然，安德留沙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眼神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责备……科里亚在惊骇和慌乱中醒来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惆怅依旧，科里亚怀着可怕的疑虑，痛苦不堪。

父亲坐在窗边，全神贯注地思考着……科里亚朝他走去……

“科里亚，你想过吗，如果是你……”

科里亚大哭着扑到父亲身上，抱住他的脖子。他全身战栗着，肩胛骨不停地抽动……

“科列奇卡，安静一点……事情不会是这样的……你自己也明

白……”父亲喃喃地低声说。

“爸爸，好爸爸！可是谁能回答呢？”

对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给科里亚做出回答了……

二十

尼古拉·亚勃洛奇金的中学同学莫洛佐夫兄弟住在阿尔巴特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在他们家里，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决战。大房间的所有窗户都拉上了深红色的厚重窗帘，这样从外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尼古拉、玛尼亚和他们的朋友、一个刚刚长出一点胡须的严肃青年索科洛夫坐在宽大的皮沙发上。椅子上坐的是客人们：八年级中学生、社会革命党人列别杰夫；两位姑娘玛拉和西马，也是社会革命党人，两人的眼神都热情而明亮，像圣母一样；还有瓦西里耶夫，他是一年级大学生，在学生制服里面穿一件红衬衫，淡褐色的鬃发，嘴唇特别红润，他在这个聚会上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希望和主力。靠墙站着的是莫洛佐夫兄弟俩，一个叫伊万，另一个叫亚历山大，长相十分相似，笔直的鼻子，面貌漂亮，都是金色头发。他们的姐姐叫玛加丽塔，中学毕业班的学生，绰号“玛戈王后”^①，坐在一张大写字台边的圈手椅里，随手翻着扔在桌子上的一本书。

“怎么样？咱们开会，好吗？”尼古拉皱起眉头说。

“再等一会儿吧——斯捷潘诺夫说过要来的。”玛戈说。

“好吧。不过得规定一个期限。我提议等十分钟。”亚勃洛奇金嘟哝道，鼻子里哼了一声，一面咳了几下。

“同志们，大家同意吗？”

“同意。同意。”

^①《玛戈王后》(1845)是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的一部小说。

不到两分钟，门廊里响起了刺耳的铃声，急遽的铃声使大家担心地互相看了看。玛戈从容不迫地走进挂满大衣（衣架几乎要承受不住了）的门廊，门廊里传来了笑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眼睛近视、步履匆匆的斯捷潘诺夫冲进房间来了，他绰号“突突突”……

“我，突突突，好像是迟到了……突突突，稍稍晚了一点……大风雪，真见鬼……”他说得很快，稍稍有点口齿不清。“都到齐了吗？”

“是的，就等你了。”

“抱歉，抱歉……”他掏出一只爷爷辈用的、厚厚的银表，“只晚了十分钟……还不到 akademische Viertelstunde^①……请问波波夫为什么没有来？”

“忘了邀请他了……真可惜。”伊万·莫洛佐夫皱着眉头答道。“玛戈，你怎么忘了提醒我？”

“我也跟你一样，忘了。”

“没关系，下一次再请他好了。”

好几个人立刻就点燃了烟卷，屋里升起一团团烟雾。

“嘿，又开始了……”尼古拉埋怨着，又是咳嗽，又是喘气。他闻不得烟草味，更受不了满屋子的烟气。

“尼古拉·米哈伊雷奇，别那么孤僻，随和点吧，”玛戈对他微微一笑，说道，“再说，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该开会了……”

“听我说，突突突……Zur Tagesordnung^②……我提议还是按规矩选一个主席。我提玛戈。”

“是王后吗？”瓦西里耶夫讥诮地说。

“理由嘛，”斯捷潘诺夫接着说，对瓦西里耶夫不予理睬。“大家知道，她是妇女……”

“哈哈！”

“这有什么可笑的。我们应当继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统……何况倍倍尔……”

① 德语：一节课的四分之一。

② 德语：议事日程。

“简单点。”尼古拉干巴巴地插了一句。

“再说，她很有分寸，稳重，而且公正……”

“这是另一码事儿……好吧。玛戈就玛戈。”社会革命党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同意了。

“她是个很有意思的姑娘。”一个女社会革命党人对另一个悄声说。后者一声不响，点了点头。

“谢谢大家推举，”玛戈说，毫不羞涩忸怩，“请你发言，尼古拉·米哈伊雷奇。”

“先生们。”亚勃洛奇金开始讲话了。

“不是先生们，而是同志们！”一位圣母说，语气有些气恼。

“有人是同志，也有人是先生……”尼古拉顶撞了一句。

“嗨，火气真大，跟眼镜蛇似的。”一个女社会革命党人悄声说。

“首先，在理论方面，社会革命党人在收拾老爷们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整个国际社会主义正在分裂。伯恩斯坦^①十分坦率地表述过机会主义的理论前提只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而替放弃革命，投入资产阶级的官场，把社会主义政党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庸这种改良主义策略做的辩护。在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这场争论中，社会革命党人几乎是完全站在——我现在只谈理论问题——修正主义一边……”

“这话不对！你这是从何说起？”瓦西里耶夫气呼呼地打断了尼古拉。

“瓦西里耶夫同志，”玛戈温和地说，“请不要打断别人发言……”

“不对吗？……好的……”

尼古拉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已经快磨破了的、社会革命党《俄国革命通报》^②第二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成长和危机》这篇文章里

^①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主张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

^② 《俄国革命通报》是社会革命党的秘密机关刊物。1901—1905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出四期。

清清楚楚地写着，在这场同伯恩斯坦分子，也就是同工人运动中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资产阶级辩护士的门徒（这个评语不是我做的！）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被撼动了’……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自己来看一看……”

尼古拉把《通报》扔在桌子上。

“可是这……”

“Ergo，”尼古拉冷冰冰地接着说，“社会革命党人，不管他们怎样闪烁其词，是站在改良主义者一边，反对革命者的。”

“这太气人了！他说些什么？我们这些手握炸弹的人……”西马气得满脸绯红，目光灼灼地悄声说……她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探问地看着瓦西里耶夫。瓦西里耶夫专心致志地看着《通报》，没有察觉到姑娘火热的眼神……莫洛佐夫兄弟微笑着。玛戈王后坐在那里凝然不动。

“其次，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大事渲染自己的激进主张，却不接受，不承认，也不理解革命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实践原则，也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把它们看作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

“我们承认阶级斗争，不过……”

“稍等一下……你们是模棱两可地承认阶级斗争。你们承认阶级斗争，同时却把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淹没在人民这个囊括一切的概念里。你们把失去了财产的无产阶级同小私有主，也就是小业主、农民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虽说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你们这样做就抹杀了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同拥有所谓‘劳动财产’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你们抹杀了劳动力的出卖者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农产品购买者同出售者之间、社会化劳动的代表人物同分散的个体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这些话我们听说过了。”

“你们可能听说过了。不仅如此，你们不顾事实，千方百计回避农民的分化、农民内部的阶级分裂和阶级矛盾，试图把雇农、贫农，还有中农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都一股脑儿混在一起……你们持的是形式主

义的等级制观点，而不是阶级观点……”

“可是你难道能够否认农民的贫困、痛苦和他们的眼泪吗？”有一对火辣辣的眼睛的姑娘突然发怒了。“难道你不知道农民在浮肿，在大批地饿死？不知道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得比工人还要差？你真不害臊！”

“同志，”玛戈安详而沉稳的声音发话了，“请你登一下记，你会有机会发言的。”

“请原谅，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这可就糟糕了，”尼古拉一声冷笑，“咳！咳！哼！……如果你动脑筋想一想，你也许就能发现你的论据毫无意义。贫困和眼泪不是判定阶级所扮演的角色的唯一标准。请原谅我举些尖刻的例子：赌博而输得精光的败落贵族，像《黑桃皇后》里的格尔曼，也会哭泣的。”

“简直是胡搅蛮缠！太不讲道理了！……”西马凑到女友的耳边悄声说。瓦西里耶夫用一支细铅笔在一张纸上记录着。

“我们非常清楚有些农民日子过得比工人，比如说五金工人，还要差。可是请你们说说，游民无产阶级，高尔基笔下的‘主人公们’，‘狡猾的家伙们’，难道不是往往生活得更差一些吗？可是你们并不断言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不过，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倒是接近这种看法，包括巴枯宁^①……在古罗马，游民无产者是恺撒主义的工具，而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工具……而且有的贫民……”

“对不起，尼古拉·米哈伊雷奇，你好像走题了。”玛戈提醒说，抱歉地看看报告人。

“哦，是的……我来概括一下：农民大众会参加革命，但是他们是以小私有主的身份参加革命，参加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巨大力量，但并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力量，而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力量。谁要是做出另一种论断，他就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干的就是这种行当，所以应当反对他们……”

“我接着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者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①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14—1876）——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革命民粹派的思想家。

是必不可少的。摧毁了沙皇制度之后，无产阶级将依靠农村中的贫农，率领农民大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必须首先认清无产阶级同小业主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立足于承认阶级斗争并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不是搞一个模模糊糊的全民党，其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个双关语！）。”

莫洛佐夫兄弟、玛尼亚、索科洛夫和斯捷潘诺夫一起露出了微笑。连玛戈脸上也掠过一丝笑意——社会革命党人被人们称为“灰色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你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散布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可是这种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全不相干，犹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业主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全不相干一样。在这里你们也不是清醒地正视现实，而是给自己描绘一些幼稚的天堂图画……”

“最后我再就作为一种斗争方法的恐怖主义说两句……”

“看看他怎么说。”两个圣母悄声说。

“恐怖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拉夫罗夫^①和米哈伊洛夫斯基^②关于‘英雄’和‘群氓’、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和因循苟且的大众这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这些前提已经遭到别尔托夫^③的痛斥……”

“就算是这样吧！真是大胆的断言！”瓦西里耶夫说。

玛戈斜睨了他一眼。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困难。你只消读一读卡莱尔^④或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作，就也能从那里面找到合适的残羹剩饭……”

“尼古拉·米哈伊雷奇，别出格……”玛戈说。

“这是贵族女子中学的观点，”尼古拉不高兴地嘟哝着，“社会革命党人鼓吹恐怖主义也就是鼓吹英雄单身搏斗，而放弃了群众起义的大规

① 拉夫罗夫，彼得·拉夫罗维奇（1823—1900）——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②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民粹派。

③ 别尔托夫是普列汉诺夫的笔名。

④ 卡莱尔·托马斯（1795—1881）——英国政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提出“崇拜英雄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

模准备工作。这是英雄主义的儿戏，是已经遭到了失败的方法，恢复它无异于使木乃伊复活……”

“你这是诋毁受难的圣徒！”玛拉歇斯底里地嚷道。

“这太过分了。”西马说，眼里满含泪珠。

“我谁也没有诋毁。我承认民意党人的英雄主义，可我也看到他们的悲剧……而且一般说来，该是停止……”尼古拉忽然激动地一口气说下去，“该是停止用发泄代替逻辑，用情感代替论据的时候了。我们是在讨论怎样同沙皇制度，还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更符合我们的目的。更——符合——我们的——目的。明白吗？歇斯底里的发作没有什么用处。唯一正经的事是对群众进行准备工作，对他们启蒙，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起义，只有起义才能推翻沙皇制度……”

“可是，请问，难道我们反对群众工作吗？同志，你敢否认这一点吗？”

“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也是脚踩两只船……”

“这样说不对！”

“不对吗？那好……”

尼古拉又一次把手伸进衣袋，摸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就内务大臣西皮亚金^①被刺事件散发的传单。他把近视眼凑到传单跟前，读道：

“‘对付群众，专制政权有士兵，对付革命团体则有秘密的和公开的警察。但是对付不停的，甚至彼此互不关照的准备进攻，而且不断进攻的个别人物和人数不多的小组，它有什么办法呢？’写得不错吧？请看看吧。”他把传单递给瓦西里耶夫。

“听我说，同志们，这里不是直截了当地，而且用黑体字写着的吗——我们号召进行恐怖活动，并不是要用它取代群众工作，而正是为了‘这种群众工作，而且和它同时进行’……请你看看！”

“这我知道。地狱是用善良愿望铺砌的。说对付‘群众’和‘革命

^① 西皮亚金，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1853—1902）——俄国内务大臣，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被社会革命党人巴尔马绍夫刺死。

团体’专制政权有办法，而对付‘个别人物’就没有办法。这样贬低群众和革命团体，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们的路线吗？！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盘难以消化的大杂烩……我说完了。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尼古拉取下夹鼻眼镜，擦了擦镜片，对玛戈说：

“玛戈，请你关照一下，别把这些文件搞丢了，别让它落到女仆手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

玛戈点点头。

“瓦西里耶夫同志，你打算发言吗？”

“是的。”

“请说吧。”

“首先，我要说我不学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样子，我把他，还有其余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称作同志……”

“真是高尚。我深受感动。”尼古拉悄声说，一面看看两位圣母。他想：“她们俩可真漂亮。这些社会革命党人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这么漂亮的姑娘，而且眼神都那么虔诚。”他悄悄地对妹妹说：“玛尼亚，那是圣母，对吗？啊？你说是不是？”

“别说废话了，别搅和，快住嘴。”

“我讲得怎么样？还不错吧？”他又压低了嗓子问妹妹。

“还不错。跟平常一样，略微枯燥了些。但是很有逻辑。可惜结尾匆忙了些。好了，别缠我了。不合适……别再嘀嘀咕咕了……”

“嗯，同志们，我先说一点意见。亚勃洛奇金同志像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从公式出发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公式——如此而已。可是俄罗斯的特色呢？它们在哪儿？他不讲这些特点，它们烟消云散了……”

“民粹派的独特发展论！又把它搬出来了！”

“同志们，我不是为斯拉夫主义者辩护，那样做太可笑了。我知道，

老民粹派也是错误的。在事实面前，瓦·沃^①，还有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有可能发展的其他人，都被证明是错了……”

“上帝呀，谢天谢地！”尼古拉咕嘟了一句。

“同志们，别打岔。”玛戈严肃地说，责备地看了看亚勃洛奇金。

“是的，他们错了。但是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就全对了呢？完全不是。那样就太简单化了。我国是君主专制，而欧洲并没有；我国的农村有村社，米尔，欧洲也没有；我国有热爱人民的劳动知识分子，而欧洲却没有；我国的文学是为人民说话的，它认识到自己对人民应尽的义务，是饱受苦难的伟大文学，这种文学也是欧洲没有的；我国的大学生和脸上有伤疤、腰间佩花剑、手执啤酒杯的德国大学生，以及喜欢划船运动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完全不同；我国的工人阶级……”

“总算还有工人阶级！应当向你致谢。”尼古拉仍旧不依不饶。

“我国的工人阶级同农民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这也是欧洲所没有的。这一切亚勃洛奇金同志显然是全忘记了。所以他不谈生活，而只谈理论公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死板的教条主义的根源。他们看不见伟大曙光的闪烁，而全体人民……”

“哼，他来劲儿了……”尼古拉自言自语。莫洛佐夫兄弟看看玛尼亚：你倒是管管这个哥哥呀…

“正因如此，我国的农民才和西欧农民不完全一样……”

“那么在西欧问题上谁是正确的呢？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伯恩斯坦？你这些话不都是从大卫^②、赫兹^③和别的什么人那儿抄来的吗……”

“尼古拉·米哈伊雷奇，我请你……”玛戈恳切地看着他。

“请你让他说吧……我们没有打断过你的发言。”西马和玛拉一齐喊道。

“对不起，我会一声不响，像一条鱼一样。”

① 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1847—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19世纪80—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② 爱德华·大卫（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

③ 弗里德里希·奥托·赫兹（187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经济学家。

“但愿不是条鲨鱼。”西马补了一句。

“走着瞧吧。Finis. Silentium.^①”尼古拉回答说。

“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不过他们从完全正确的原理出发，却得出了错误的策略。这就是对你的回答……我再回过头来谈正题。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发展的特殊条件。我国善于思考的知识界为俄罗斯奉献了那么多光辉的人才和为思想而蒙难的圣徒，英勇地献出了优秀儿女的生命，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欧洲没有的。你们想必知道，如今西欧文学已经使用了一个俄罗斯化了的词‘知识分子’。这是农民的村社和米尔，我国农民（我要强调的是我国）的传统同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结合，而且提供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农民—工人—劳动知识分子。连马克思在给维拉·查苏利奇^②的信里也并没有排除俄国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你们当然也会把他归人民粹派……怪不得他对拉法格^③说过：我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讲得真好！棒极了！”西马和玛拉悄声说。莫洛佐夫兄弟微笑着同亚勃洛奇金和斯捷潘诺夫交换了一个眼色。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他在自己最后的一些信里写道，马克思和他都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估计不足，对理论还应当仔细研究……可是你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把思想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至成了一些咬文嚼字的书呆子，而不打算了解新事物。你们把自己的党变成了一座军营，所有的人都像一个人似的思考问题，在自己的圈子里扼杀了任何批评自由，而且想把这座军营推广到各个方面。我表示非常感谢，可是对这种号召，我只能断然回答：不行，不行！”

“吓唬人呢！”尼古拉自言自语。

“我们并没有召唤过你靠近我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伊

① Finis（拉丁语）——完了。Silentium（拉丁语）——我不说了。

②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1849—1919）——俄国革命民粹派，后来追随格·瓦·普列汉诺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

③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法国政治活动家，第一国际成员，卡·马克思的女婿。

万·莫洛佐夫按捺不住了。

“万尼亚，不该你说话。”妹妹责怪地说。

“所以说，我们党继承了因杰出人物而熠熠生辉的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英勇趋向，而你们对我们党的那些貌似原则性的猛烈抨击，我认为正在日益衰微。它们是干巴巴的教条主义的产物，是不考虑俄国发展特点的简单公式的产物。

现在我来谈谈恐怖主义问题。不过，首先就知识分子和‘英雄’说两句。难道不是你们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可惜我手边现在没有这本小册子。”

“我有，”亚历山大·莫洛佐夫应声说，“我这就找出来。”

“那就更好了，可以随时查对……你们的列宁不是说过，社会主义是由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运动的吗？他不是说过，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工人运动就会陷入工联主义吗？那你们又何必……”

“找到了。给你《怎么办？》。”亚历山大·莫洛佐夫把列宁的小册子递给发言的人。

“请稍候，”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小册子，“啊哈！找到了。请看，列宁是这样写的：‘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你们感觉不到这种表述方式是斩钉截铁的吗？说得多么干脆，‘只能从外面’……接下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说得非常清楚，对吗？”

“可是你们，正是你们，不能自圆其说。请问，列宁的这段话里哪

有你们臭名昭著的阶级观点？你们的那个阶级连自身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创造，实在妙不可言。而且照你们的阶级观点，要由另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来承担理论领导和实际领导的重任，这阶级观点本身也是够妙的了！

“由此可见，你们一旦想找事实做根据，就四处碰壁。你们否定个人的作用，可是却又在树立对列宁的崇拜。你们声色俱厉地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可是又把知识分子捧上了天……你们说自己的阶级立场是彻底的，可是自己却又违反了阶级立场。你们只是翻来覆去地背诵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原理，却不能做出结论，也就是不能探索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请原谅，我有点离题了。亚勃洛奇金同志在这里引用的传单中有明显的夸大其词，我们党在自己的正式出版物中，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不错。这是留有余地的常用方法。”尼古拉即席冷冷地插了一句。他气的是这个社会革命党人从防守转入了进攻，于是他集中精力，考虑怎样在最后的发言里“给他几记耳光”。

“不是留有余地，而是修改。如果你们追踪考察恐怖活动的影响，你们就会看到，这些行动唤起了能够加强群众运动，并且帮助它开展的社会激情。而英雄主义的模范事迹教育人们为伟大的解放事业而献身。历史并不像你们的信条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宿命论的过程。”

“嚯！”斯捷潘诺夫气哼哼地说，“胡说八道！”

“历史需要有人创造功勋和献出生命，而我们党就是维持着自由的祭坛上圣火不灭的那个政党……”

瓦西里耶夫甩了甩鬃发，用制服袖子擦去额上的汗水，坐下了。西马握了握他的手，她兴奋得眸子发亮……尼古拉恶狠狠地看了她一眼：真是个傻瓜！

“谁要求发言？我想，最好是不同倾向的人轮流发言，这样更恰当一些。好吗？”玛戈问道，眼光把在场的人扫了一遍。

“好的，好的。”有几个人响应着。

“那我要求发言。”亚历山大·莫洛佐夫轻轻地说。他博览群书，专注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用心研读哲学。

“我想，”他开始讲话了，“谈谈阶级问题，着重谈农民和无产阶级……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各具特色。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这一点。如果瓦西里耶夫同志仔细读过《怎么办？》，他就应当看到，列宁非常细致地指出了俄国发展的特点。然而，如果有人想借此证明资本主义俄国发展的类型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类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比方说，你（莫洛佐夫指了指瓦西里耶夫）断言西欧没有像俄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可是，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不妨看看1848年以前的德国。像黑尔韦格^①、沙米索^②、弗赖利格拉特^③这样一些诗人该怎么算呢？还有伯恩斯坦这样的政论作家，以及布鲁诺·鲍威尔^④这样的哲学家，又该怎样算呢？你是否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实际上就具有你关于“有批判能力的人物”的那一套声名狼藉的观点？连使用的词句都是相同的。如果你读过马克思的《神圣家族》，你就会看到，你的种种议论同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是多么相似。鲍威尔也谈到了精神和物质、英雄和群氓、有批判能力的人物和芸芸众生。还有大革命以前和大革命中的法国知识分子呢？你把这些人都忘掉了……而这里有许许多多相同之处和相似之处。在这里你也夸大了特性……”

“还有……你歌颂俄国农民的独特之处，歌颂村社、‘土地属于上帝’等等。难道你真的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中世纪的残余，当初曾经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过？难道你不曾听说过中世纪农民战争的最起码的事实，还有农民的共产主义宗派、塔博尔派^⑤、卡特里派^⑥等等？你引用了马克思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可是你并不懂得这封信的含义。信里

① 乔治·黑尔韦格（1817—1875）——德国诗人，倾向革命民主主义的政论家。

② 阿杰利贝格·冯·沙米索（1781—1838）——德国作家、博物学家。

③ 斐迪南·弗赖利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

④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基督教的批判者。

⑤ 塔博尔派是捷克胡斯派中革命的反封建派别，因活动中心在塔博尔城，故名。

⑥ 卡特里派是11—13世纪的异端教派，流传于西欧（主要是意大利、弗兰德、法国南部），主要在手工业者和部分农民中活动。

说道，在西方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而转向社会主义。可是你自己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俄国早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俄国现在是受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所支配。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它已经不存在了。你又何必再去引证它？”

亚历山大的语调平稳、安详而自信。大家都听得很认真。没有人打断他，而且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玛戈打断了尼古拉关于古代流氓无产者的议论，”他接着说，“这也许是多此一举。”

玛戈脸红了，她做了一个含混不清的手势……瓦西里耶夫微微一笑。两位圣母也露出了笑容。

“嗯……等一等，我想说什么来着？”

亚历山大一时窘住了，所有的想法忽然都从头脑里溜走了……不过他很快就抓住了这些思想的线索，用同样平稳的声调接着说下去：

“是的，罗马的流氓无产者很穷，靠乞讨度日，但是他们不可能成为一股改造社会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而你们也明白，现代无产阶级不单单贫困（顺便说一句，你们的理论盟友伯恩斯坦分子否定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而且他在生产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集中起来，受到严格训练，有组织而且团结在一起，它社会存在的一切条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们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意识……”

“可是列宁在《怎么办？》里是怎么说的呢？”瓦西里耶夫嘿嘿笑着，尖刻地插了一句。

“我原本不想谈这个问题，不过既然你挑明了，那我就说说。你对列宁的理解实在太浅薄了，就是说根本不懂得列宁的意思。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是一个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而文化上受压制的阶级。因此，在挣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束缚之前，它本身不能掌握科学的最高成就并加以批判的改造。能这样做的是它的思想家，从其他阶级出身的人……”

“啊！”

“有什么好‘啊’的？可是他们都转到了无产阶级一边。他们根据整个科学的发展，表述了，阐明了无产阶级发展的趋势。他们脱离了自己原先的社会基础，找到了另一种社会基础，而不是悬挂在超阶级的空中。他们不是处于阶级之间的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而这一点也是资本主义在其心目中已经丧失了一切威望，包括历史威望和道义威望的那些优秀人物必然看到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丝毫也不违背阶级原则，也完全不是把知识分子说成是一个超阶级的群体。恰恰相反……”

“现在我再回头来谈谈我原来的话题……正因为无产阶级，现代无产阶级，体现了社会化的集体劳动、有组织、团结、大规模集中活动的原则，正因为它被剥夺了财产，它就成了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农民没有这个特点，也不可能具有这种特点。我国的村社已经瓦解了——你们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村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行政事务上的连环扣，农民正在分化，而且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无产者——这一点被你们遗忘了。你们想用念咒语的办法制止这个过程，这是办不到的。我国将要发生某种反对封建地主及其专制国家的农民战争。但是农民将推翻地主，而不会被地主击溃，恰恰是因为它为自己找到了同盟军和领导者，不是马丁·路德^①那样的人物，也不是伯利欣根^②一流的人，而是工业无产阶级及其团结的队伍。农村领导城市的事从来不曾有过。城市能提供伟大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所以，俄国农民的幸福在于这个领导者和同盟军在俄罗斯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每日每时在不断壮大。应当这样提出问题才对。我说完了。”

“听我说，同志们。这屋子已经满是烟气，让人待不下去了。我建议休息一会儿。你们稍等一下，我到餐室去安排一下茶点，也给屋子通通风……空气太污浊了……大家也累了。休息一会儿，好吗？”玛戈问道，一面站起身来：她很清楚，大家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宗创始人，将圣经译成德文。

② 高兹·冯·伯利欣根（1480—1562）——德国骑士，曾参加德国1524—1526年的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战争，在决战前背叛了农民。

“这正好!”瓦西里耶夫高兴地说,嘴里吐出一个个烟圈。

“我不反对……这里真是乌烟瘴气了,咳……呃!咳……这些烟鬼。”尼古拉应声说。

“走吧,玛戈,我来帮你。”玛尼亚挽着女友的胳膊走了。

一刻钟之后,大家都在灯光明亮的餐室里入座了,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夹干酪和灌肠。

“咱们先说好,这儿不许抽烟。”玛戈语气严肃,一面给大家斟茶……

“你们那个切尔诺夫^①有什么用……《作为经济范畴的农民和工人》吗?可是不论切尔诺夫,还是布尔加柯夫^②,或是大卫那一伙都被列宁在《曙光》杂志^③上批驳得体无完肤了……”餐桌的一端有人说。

“‘一切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在常人看来都隐含着难以名状的享受’吗?是它吸引你们去搞恐怖活动吗?可是即便是死,也应当死得明明白白,而不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唯物主义总的说来就是一种过时的理论。……现代哲学力求克服种种形而上学,包括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在内,”瓦西里耶夫神气活现地说,一面嚼着面包圈,“请把黄油递给我……谢谢……玛戈同志,再给我一杯吧……”

“玩弄字眼。这也是你们倒向资产阶级营垒的表现。现在时兴的是康德和不可知论。不过很快就会过去的,就像时兴过的英国式鞋罩一样。”

“不对。不管怎么说,别尔托夫讲的运动中的矛盾……”

“好吧,要是你愿意,就这个题目也可以争论争论……”

“我说,大家抓紧时间填肚子吧,然后尽快转入理论上的阶级斗

①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6—1952)——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和理论家之一。

② 布尔加柯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19世纪90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③ 《曙光》杂志——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1901—1902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共出1—4期。

争……否则就太晚了。”尼古拉说话了。

“你就让大家歇口气吧，”玛戈表示反对，“你自己吃完了吗？”

“当然。”

“那就拿块糖吃。你好像是爱吃甜食的？”

“你错了。我一不抽烟，二不吃糖。”

大家又在老地方聚齐了。各人按原来的位置落座，仿佛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战斗岗位似的……

“哎呀……真见鬼……突突……放进了多少凉气啊。”斯捷潘诺夫有些牢骚。

“好吧，继续开会……谁要发言？请遵循轮流发言的原则……”

“那就让我说说吧。”列别杰夫激动地要求。

“列别杰夫同志发言。”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真有意思，你看他的耳朵多长啊。”尼古拉对玛尼亚悄声说。玛尼亚摆了摆手。

“大家都太客气了……”

“这样说好！我喜欢这样说话！”尼古拉高声喊道。“咳……哼！走着瞧吧！听听他怎么说。”

“那就请大家听吧……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攻击我们，说我们支持改良派……可是我们，我们党用斗争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这是诽谤……对，是名符其实的诽谤……”列别杰夫愤愤不平地接着说。“什么人在评判是非呢？评判是非的是以替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以替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流，替莫罗佐夫和切特韦里科夫之流的人物扫清并夯实道路为己任的那些人……是的，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可是你居然有勇气指责我们！”

“小伙子火气真大。突突……控制不住了。”

“请问你们这些可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你们的思想朝什么方向发展？谁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中充当过急先锋的角色？司徒卢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等等……他们现在又在哪儿”

里呢？全都进了资产阶级阵营。他们已经走到头了。他们已经画上句号了。亲爱的对手们，你们党的第一个宣言是谁写的？你们忘了吗？……是司徒卢威，他是你们的人，今天他却是地方自治派和立宪派的领袖，《解放》杂志^①的编辑，他已经把什么社会主义全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前是替资本主义打扫院子的工人，如今职务迁升了，成了老板的伙计。这个价钱，你们的社会主义的价钱真不赖。怎么说呢，这个演变是偶然的吗？”

“胡说八道，同志……突突……”

“去你一边儿的吧，傻瓜。”尼古拉咬牙切齿。

“不，不是偶然的。既然要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那就……”

“当初克里文科^②就是这样攻击的！”

“那就……那就得加入资本主义的队伍……也就是说……加入资产阶级的行列，这并不可耻：资产阶级总比封建主义进步些嘛……而社会主义还遥远得很呢……所以你们才不想看到村社、米尔、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中间的社会主义因素。这损害了你们的公式，而且……有悖于你们资产阶级的本性……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

“你讲完了吗？”

“完了。”

“谁接着发言？”

“那我就说说。”斯捷潘诺夫一面呼哧呼哧地清着鼻子，一面急促地说。

“大家知道，我……突突突……不会讲话。可是你，列别杰夫，真是活见鬼，在这里胡说一气，简直不堪入耳……什么叫扫清道路？……你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该不该……突突突……反对封建主义的种种残余？……你甚至不理解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反对专制政体的斗争就

^①《解放》杂志——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刊物。1902—1905年在斯图加特—巴黎出版。共出79期。主编彼·伯·司徒卢威。

^②克里文科，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47—1906）——俄国政论家。1879年追随民意党。1884—1890年被流放。

是反对最重要的封建体制的斗争，推翻专制政体也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才是组织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哎呀，这真是……突突……太难理解了！当年法国的雅各宾派砍掉……突突突……路易十六^①的脑袋时，他们以为随之而来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他们满脑袋的幻想，就跟……突突……你们现在一样。可是我们不抱幻想……我们需要的不是……突突……光辉灿烂的词句，不是幻想，而是冷静的实际事务，不是狭隘的小心眼儿，而是清醒的事业——请注意两者的差别。我们一定要推翻沙皇制度。可是，对我们来说，推翻沙皇制度之后才开始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最最……突突……艰巨的任务。……而在你们看来，社会主义像是自然而然就会到来似的……说说司徒卢威……是谁第一个揭露了司徒卢威？是列宁。是不是这样？布尔加柯夫现在同谁走到一起去了？同切尔诺夫！他两卷本的‘著作’《资本主义和农业》里全部论据都和切尔诺夫是一样的，只不过略微详尽一些……谁更接近今天的司徒卢威呢？当然是你们……用的是同样的词句，全民族的，还有全人类的，还有共同文化的，还有全民的词句，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样……”

“说完了吗？”

“我……突突突……原来想再……唉，好吧，够了。”斯捷潘诺夫一挥手，坐下了。

“你为什么谈得这么少？”尼古拉问道，“刚开了个头就撂下了？”

“唉呀，我的上帝，我烦了。他们反正是……突突……不会开窍的……再说，他们有什么用？你看见了吧，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该结束了……”

“谁还想发言？西马？玛拉？”

两个姑娘摇摇头。

“那么，尼古拉·米哈伊雷奇，你来做总结吧！”

^① 路易十六（1754—1793）——1774—1792年为法国国王，被人民起义推翻，经国民公会审判被处死。

“咳，哼！咳……我……咳……就不做长篇大论了……有许多话亚历山大已经替我说过了。我尽量简短一些……又抽得满屋是烟了……咳！咳……”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我说过，在整个国际社会主义分裂成马克思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两派中，社会革命党人总的说来站在伯恩斯坦、大卫等人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布伦坦诺^①和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者的立场上。这里不存在第三种立场。对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法国的工团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目前还没有表示过意见。可敬的争论对手对我做了什么回答呢？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正确的，不过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话不对，请原谅：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彼此密切地联系着的。然而，社会革命党人在俄罗斯却采取了革命的立场。这又该怎样解释呢？我不想否认他们采取的是革命的立场……解释很简单。西方现在认真地讨论的是社会主义问题；而在我国眼下，在摧毁专制政体之前，讨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问题。社会革命党人作为民主派是革命的。连西欧的改良主义者也很同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一样。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说他们是‘手握炸弹的自由派’——这个评语是恰当的。”

“其次……咳……咳……争论对手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俄国的发展是独具一格的。亚历山大列举了一些很好的例子，表明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据是非常偏颇的。我来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在于它是在地主和农奴主的专制政权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于这些农奴主及其国家政权的土地所有制正是它特别困难和畸形发展的原因。因此摧毁专制政权不仅对工人阶级，而且对全体农民，甚至资产阶级（它日后必然会被工人吓倒）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样的力量配置就造成了全民一致的幻觉。可是，我们应当明白这个‘人民’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的比重和力量对比关系。我国的农民和西欧农民

^① 路约·布伦坦诺（1844—1931）——德国经济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

不完全相同……这话对。可是对方并没有反驳我们指出的小商品生产者的特性及其分化。这是社会革命党理论的致命弱点，他们潜在的改良主义的根源也在于此，在于抹杀推翻专制政体和地主之后的第二天就会激烈地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当手握炸弹的自由派不再需要炸弹时，他们就会成为十足的自由派……”

“太气人了！”列别杰夫嚷了一句。

“气人，然而就会是这样……我同意……咳，咳，……这话是气人。”

“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气人。”

“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连最简单的讽刺都不懂……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亚历山大实际上把主要的见解都说了，关于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也是这样。我就恐怖活动说两句。我们现在是1903年的开头。我就1902年的所谓群众骚乱做过统计。宣读一下没有什么坏处……”

尼古拉又从衣袋里拿出一个漆布面的小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他把笔记本举到眼前，读道：

“1月22日，基辅工人和学生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2月2—6日，布良斯克工厂工人罢工。2月8日，大学生们在彼得堡民众馆里遭到殴打。2月9日，莫斯科发生学生行动并有大规模逮捕。2月份芬兰因征兵引发骚乱。2—3月，巴统罢工、游行，并和军队发生冲突。2月19日，莫斯科社会民主派工人游行反对祖巴托夫分子。2月19日，顿河畔罗斯托夫发生游行。3月3日，彼得堡工人和学生游行，同警察发生冲突。3月末，哈尔科夫省和波尔塔瓦省农民骚动。3月，芬兰各大城市发生游行。3月26日，乌拉尔沃特金斯克工厂闹事。4月18日，因颁布新的军事条令，芬兰发生游行。5月，巴库、索尔莫沃、萨拉托夫、敖德萨及其他许多城市发生群众性‘五一’游行。5月9日，季霍列茨克车站发生骚乱。夏季，萨拉托夫、坦波夫、新罗西斯克、斯塔夫罗波尔等省农民骚乱，古里亚发生骚乱。7月23日，基辅铁路工人和机械制造工人罢工。9月13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铁路工厂罢工……”

“你干吗要念这些东西？”列别杰夫忍不住叫道。

“读下去，读下去！这幅画面很有意思。”有几个人同时喊道。

“我为什么读这些材料，你马上就会明白的。你对这些‘平淡的事情’并不关心倒是挺可笑的……11月12日，芬兰人代表大会，并且通过了消极抵抗的决议。11月2—23日，弗拉季高加索铁路局铁路工厂罢工，顿河畔罗斯托夫许多工厂罢工，举行群众集会，游行，政府使用了武装力量。11月17日，季霍列茨克车站上殴打工人。11月21日，梯弗里斯群众游行。12月9日，巴统罢工……先生们，现在我只想说，1903年运动正在急剧增长……我为什么要读这些材料？悄悄地告诉你们吗？”尼古拉的夹鼻眼镜愉快地闪了闪。“好吧，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看，读了这些材料之后，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哪里是革命政策的关键所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觉醒和发展，它需要宣传员、鼓动家、组织者、勇敢而彻底的领导者……它的发展并不需要任何带刺激性的恐怖活动、光辉耀眼的个人行动和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最严肃认真而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它决定了我们的路线。脱离这项工作而转向‘英雄主义的个人搏斗’就是瓦解群众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先生们，必须做出抉择，而不是脚踏两只船……我想，你们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在你们看来十分枯燥乏味的材料了？

“谈谈兵营的问题。对方用兵营来吓唬我们。可是我对他的话丝毫也不感到害怕。有不同的兵营，正像士兵和士兵不同一样。我们要建设的党不是一群，请原谅我的用词，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政党，而且是一个军事的政党。对，就是军事的政党。因为革命就是国内战争，武装起义就是战争。为这场战争应当做好准备，所以党就应当是军事的党。这不合你们的心意，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说，你们宁愿空谈，而不愿意干实事。至于因为嚷嚷‘批评自由’而说我们严酷、不宽容等等，那就让我也学学同我们争辩的人的样子，也引证列宁的《怎么办？》中的一段话……玛戈，请把那本小册子递给我……我们来看看列宁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

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待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们作斗争！’^①

“只有这样才能取胜。Schluss^②。”

“散会……”

社会革命党人站起来了。然后，其余的人也站起来了……

“同志们！别着急！只能一个一个地分散走……姑娘们例外……”

“玛尼亚，我同两位圣母一块儿走。你不反对吧？”尼古拉问道。

“关我什么事……不过，你在这方面似乎也长大成人了？啊？”玛尼亚说，有些惊奇地看看哥哥。

“在革命时代，一年就顶几十年。”他笑着回答。

街上静悄悄的。脚步声在小胡同里听得十分清楚……下着鹅毛大雪……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从黑暗中飘出来，在街灯边飞舞着，洁白的雪片给人行道、街边的矮铁柱、雪橇和街角上醉意朦胧、似睡似醒的车夫的后背都盖上一层又松又软的绒毯……

①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见列宁《怎么办？》。

② 德语：完了。

二十一

内务大臣西皮亚金于1902年4月2日被大学生巴尔马绍夫^①刺死。不久以后，巴尔马绍夫也按军事法院的判决在阴暗的什吕谢尔堡要塞被处死。沙皇任命老谋深算的宪兵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韦^②接任西皮亚金遗留的职位。普列韦富于警察工作经验，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专门负责搜捕民意党人。他是警界的一头老狼，按后来成了自由派的乌鲁索夫^③公爵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只受过骑兵司务长的训练，却又坚定不移的杀人魔王”。普列韦刻意钻营，寡廉鲜耻，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他向沙皇保证三个月内宰掉“革命这条多头毒蛇”，使沙皇感到格外高兴：他喜欢这样的果断和刚强，——所以在同普列韦谈话时，他几乎相信这头恶犬能咬断正在兴起的叛乱的咽喉。

沙皇任命普列韦主要是出于恐惧。但赋予这种恐惧以自觉的形式，用俄罗斯的幸福、对历史负责等等冠冕堂皇的词句加以掩饰，为之辩白的却是沙皇的谋士美舍尔斯基^④公爵。他是《公民报》^⑤的编辑，是那种惯于采用各种机灵的幕后活动、诽谤、告密、讹诈、卑躬屈膝、阿谀

① 巴尔马绍夫，斯捷潘·瓦列里安诺维奇（1881—1902）——大学生，社会革命党党员；枪杀了内务大臣西皮亚金，被绞死。

② 普列韦，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1846—1904）——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被社会革命党人叶·索佐诺夫刺死。

③ 乌鲁索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1862—？）——1903—1904年任比萨拉比亚总督，1905年在杜马中揭发了警察的暴行，1917年后是苏维埃职员。

④ 美舍尔斯基，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1839—1914）——公爵、文学家、《公民报》编辑，鼓吹恢复俄罗斯改革前的秩序。

⑤ 《公民报》是俄国政治与文学报刊，反动贵族所办的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

奉承和奴颜婢膝，在皇宫中不时浮现出来而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的极不正派的冒险家。无论是亚历山大三世时期，还是尼古拉时期，他都根据君主的直接吩咐，每年从国库领取 8 万卢布的津贴，经常给两个沙皇写信，提出自己的政治建议，也常常收到他们的信件，而且君主对他也以“你”相称，显示出沙皇陛下对他的格外恩宠。他有自己的苏格拉底式爱恋的对象，他称他们是自己“精神上的孩子”，从御前步兵营的美貌司号兵直至经常更换的年轻军官。公爵在各个大臣面前替这些军官说情，如果大臣们不买账，他就写一些揭发他们的谤文：要在任何一个官僚身上找一点毛病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许多人，包括宫廷人士在内，都认为他很下流，而且仇视他，但是又都怕他，在他面前胆战心惊，因为知道 he 有许多门路，而且担心他握有某种把柄，足以控制某些高层人物，甚至对他们进行讹诈。当然，这个古代爱神的崇拜者是个毫不逊色的爱国主义者，《公民报》有一次把这种爱国主义写成了这样的箴言：“人人都替当道着想，当道就敢严刑治国，那就既有对权力的臣服，又有天下太平。”

正是有了这个人的恩泽，普列韦才得以擢升到俄罗斯帝国最有权势的大臣的地位。普列韦是波兰族，所以他除了俄罗斯人之外，什么人也容不得。他为人机灵，自己既不信神，也不敬鬼。可是一得到任命，他就乘特别快车从彼得堡赶到莫斯科，然后再从莫斯科赶到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①去参拜自古以来受到莫斯科维亚^②和全俄罗斯帝国历代沙皇敬重的俄罗斯伟大圣者、圣徒、主的仆人、拉多涅日的谢尔吉^③的圣骨，因为这样做能博得沙皇和皇后的欢心，也会获得其封邑得到富裕的著名寺院装点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④的荫庇。参拜圣骨对他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大臣的下一步就要迈进哈尔科夫，他应当在那里代表政府批

① 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是拉多涅日的谢尔吉于 14 世纪中期修建的，在莫斯科以北 71 公里，其内设莫斯科神学院和神学校。

② 莫斯科维亚是 16—17 世纪外国文献对俄罗斯国家的称谓。

③ 拉多涅日的谢尔吉（1314—1392）——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的奠基人，为东正教会册封的圣徒。

④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1857—1905）——大公，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1891—1905 年任莫斯科总督。

准哈尔科夫总督奥博连斯基^①公爵对农民施行的残酷鞭刑，同时会见表现出巨大的警察才干的高等法院检察长阿·亚·洛普兴^②。不久前，俄罗斯南方掀起了一股农村骚乱的浪潮，“火舌”在一些地方吞噬了古老的地主庄园，因缺少土地而负担沉重的农民觊觎起老爷的田地来了……骚乱被平息了，恢复秩序的是公爵，他亲自巡视叛乱的乡村，而且坐镇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血腥镇压，看到从撕破的衣衫下汨汨流出的农民的鲜血，他甚至感到一种满足……

“够你们受的苦还在后头呢！你们这些混蛋！想造反的家伙！再闹我就穿透你们的肋条骨把你们一个个吊起来……只让你们挨几鞭子算是便宜了你们，感谢上帝的慈悲吧……”

挨了鞭打的农民有的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有的站着一声不响，眼里冒出强压住的怒火：别来这一套假慈悲……

如今沙皇的大臣来到了战场。他夸奖公爵忠诚地捍卫了王位，并且为他呈请褒奖：公爵获得了侍从将军的头衔和芬兰总督的职位。

普列韦坐在警卫森严的总督府里，下令召见洛普兴，对洛普兴他有自己的打算。

洛普兴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大贵族世家，家谱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传说中半神话般的卡索格公爵列杰吉亚^③。俄罗斯血统的最后一位皇后、彼得大帝的妻子叶夫多基娅^④的母系姓氏就是洛普兴，虽然暴躁乖戾的夫君将她送进了修道院，但家族的传统仍旧尊崇她，视之为家族的代表人物。如今洛普兴家族已经败落了，早年的辉煌已不复存在，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仍然继承了一千多俄亩^⑤土地。他读完了大学，而

① 奥博连斯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1845—1910）——公爵，20世纪初任哈尔科夫省省长，是沙皇对待饥民政策的狂热拥护者和推行者之一。

② 洛普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1864—1928）——1902—1904年任警察司司长。公布了政府暴行的材料，因此受到审判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③ 列杰吉亚——勇士、卡索格公爵，1022年在决斗中被特穆塔拉坎公爵姆斯季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击败。

④ 洛普兴娜，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夫娜（1669—1731）——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皇太子阿列克谢的母亲，剃度入修道院。

⑤ 一俄亩等于1.09公顷。

且在仕途上得到迅速提升。他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几种外语，沉稳持重，爱虚荣，追逐功名而生活阔绰。他属于那种前程远大、少年得志的新贵；而且，他一面为专制政权效劳，一面又与自由派人士勾勾搭搭。洛普兴对农民常处以重刑，但他同时又是自由派的公爵、地方自治运动的骨干人物、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崇拜者、研究柏拉图^①和诺斯替教派^②的专家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教授^③的密友。宪兵也和密探一样，对他分外钟情，因为他总是事先同他们勾结密谋。

他衣着整洁，留着短平头，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戴一副夹鼻眼镜，眼角略微上吊，来到神态威严的普列韦面前。普列韦坐在办公室里一张大写字台后面，皱着眉头，搭拉着两撇又浓又密的宪兵胡子，一对凸出的大眼球滴溜溜地转动着……

“大人阁下，有什么吩咐？”

“请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请您坐下。还有，不用客套……”

“遵命。”

“您抽烟吗？请便……”

镀金的大银烟盒啪地一响……朝花园的窗户是开着的。阳光照进来，落到青铜烛台上，现在又透过袅袅上升的烟圈，映出它香气四溢的淡蓝色……园里苹果树正开着花。阵阵微风偶尔会把一片娇嫩轻盈的花瓣带进屋里，于是花瓣旋转着落到平滑如镜的镶花地板上……小鸟在枝头不停地啁啾……

“是这么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想听听您对农村骚乱的见解……而且希望您坦诚相告……”

“遵命，大人。”

“公爵对谋反的人处以鞭刑——这好极了。对这种事情不予以惩罚

① 柏拉图（前427—前374）——古希腊哲学家、作家。

② 诺斯替教派是古希腊罗马的晚期宗教运动，后来成为早期基督教的一些异端派别。

③ 特鲁别茨科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62—1905）——俄国公爵，宗教哲学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1905年选举产生的第一任莫斯科大学校长。

是不行的，必须坚定不移……对吗？”

普列韦斜睨了一眼洛普兴矮小的身影。

“当然是这样。我完全拥护您的意见……”

“不过，事情不能到此为止，还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我现在负责朝廷，还有整个帝国的安宁……可是预防要求有确切的预报和准确的判断病因……发病……医生们管它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年龄不饶人哪……”

“发病机理。”

“对了，就是它。所以我想请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告诉我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过请您千万别客气——否则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您知道，官方的材料我多的是……”

普列韦用他粗短的手指指了指桌子上放着的、塞得鼓鼓囊囊的、带银锁扣和花体字的公事皮包。

“不消说，我们今天的谈话是绝对机密的。这就是我对您的全部要求……”

普列韦住了口，探询地注视着洛普兴。

洛普兴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普列韦为什么要同他谈话？对于他洛普兴来说，谈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对局势非常清楚，所以他明白这不是一次无所谓的谈话，明白普列韦是在对他进行试探，明白普列韦不单单是把他洛普兴看作情报的来源……内务大臣现在不是要更换一些人员吗？新扫帚总是扫得更干净一些，有的人会失宠，有的人则会得到提升……

于是，这个追逐功名的年轻人感到这里有甜头，用他的全副身心感到有利可图。

他向普列韦投去一个认真而忠诚的目光，仿佛是在仔细地思考……

一只野蜂飞进窗户来了，它嗡嗡地撞击着上面的一排玻璃窗，时而朝上蹿去，时而无力地掉下来……

“我首先要说明一下，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大人阁下……您的问题使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有准备……所以请您原谅我的凌

乱无章。”

“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普列韦应声说。

“还有，我的意见是局部性的，并不涉及我们国家生存的根基……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以免引起种种误解……”

“您完全不必担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遵命，阁下……我认为，已经发生的这些骚乱应当说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深刻的征兆。它们是一场巨大的农村运动，或者说到底，一场自发革命的第一批燕子……其原因，按我的看法，在于我国生活的一般条件。原因有许多，而主要的，我认为是……”

普列韦在圈手椅里重重地转了转身，用一只手肘支在书桌上。洛普兴住了口。

“请您接着说，我在认真听着呢……”

“主要的病理因素是农民的愚昧，愚昧无知给种种心怀叵测而又幻想着普加乔夫和拉辛的桂冠的人们提供了相当强大的支柱。还有农民严重的贫困化、破产、饥饿、物质生活的一般条件——我可以为您提供许多省份的详细统计资料……当局对农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表现出极端冷漠，毫不关心；最后各县的警察、分局长、地方自治的官吏、县警察局长、总督等等事无巨细的监管往往是针对农户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最必不可少的利益，而首先就是他们的财产……地方当局远未认识到君主专制政体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千百万农民的保守性和对王位的忠诚，这种传统的信念和对朝廷的忠诚一旦被摧毁，就会产生不计其数的后果。还有，纳税阶层必须发展自己的家业，才能支付，才有可能支付更多的税款，因为国家的需要——我指的是财政上的需要——必然会不断增加，这不妨说是一种自然规律。我国的行政机构设置没有能力完成日益增长的任务，所以，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必须进行某种改革……不搞改革……”

“不搞改革就必然招致革命。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革命正在从城市里，也从农村里向我们袭来。如果城市的罢工同普加乔夫的造反结合在一起，局面就会十分严重……”

“情况正是这样……”

“我完全同意您的判断。对于建立某种机构来代替立宪的想法，您的意见如何？”普列韦问道，一面观察着洛普兴脸色的变化。

“我不赞成立宪君主制的观点。可是您说的代替立宪的机构取什么形式？”

“比如说，吸收社会团体——地方自治会、杜马等等参加国务会议的工作。因为这些大叫大嚷的人也是一股势力，而且是动乱的根源……如果先扔给他们几根骨头，然后再把选举的事抓在手里……您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计划是合适的，同时还应当安排好镇压骚乱的问题……政治英才早就谈到过皮鞭和甜饼这两手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的那种胡言乱语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很可悲的……可是我们这些对国家君主制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人……”

普列韦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随即又坐下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非常高兴您首先谈到了这个题目。我原先担心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会有分歧，现在我看到您非常了解局势的复杂性，我们必须采取综合的处置办法……改革，明智的改革，并不排除对骚乱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种种表现进行无情的镇压；相反，要以这种镇压为前提……”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实际上普列韦根本不曾想过要进行什么改革。可是仔细监督并暗中检查了洛普兴的来往信件之后，这个干练的宪兵明白了年轻的检察官是在同自由主义的立宪派人士调情。他早就惯于利用这种人的各种关系，因为干警察的多年经验告诉他，这种人是乐于为他效劳的。所以，他才同洛普兴耍手腕，深信在这场游戏中他将取得胜利。而在洛普兴这一边，他给自己描绘了光辉的前程，而且准备不惜一切来保证自己在展现出来的前景中占据牢靠的地位。他全神贯注地期待着……

“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请允许我对我们坦诚的谈话

做一些实际的总结……”

普列韦稍稍抬了抬头，直视着洛普兴的眼睛。洛普兴一声不响。

“我，”大臣继续说，“要举荐您任警察司司长……您以为如何？”

洛普兴立即想到……警察司司长距内务大臣不过一步之遥……普列韦已经老了……而且……

“我同意，大人阁下……”

“那我就祝贺您了……我非常，非常高兴……”

普列韦站起身来，朝洛普兴伸出一只手。洛普兴也站了起来。两只手一握，这笔交易就算完成了……

普列韦给自己网罗了一个新警察司长。为了装装样子，他仍然要求提供许多关于改革的报告，不过只是把它们塞进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大公文夹子里，让它们在那里睡大觉。他要把自己的事业——扼杀奔腾向前的生活——放在坚实的基础上，将它托付给祖巴托夫，一个仿佛生来就是警察的搜捕工作、奸细活动和刑讯逼供的爱好者和高手。从外表看，祖巴托夫根本不像是一名老练的警察鹰犬，无论从外貌看，还是从举止和习惯看，他都更像一名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他蓄一部小小的络腮胡子，暗褐色的头发笔直地梳到脑后，穿一件短上衣——他在天蓝色的宪兵制服、剽悍地翘起的胡须、马刺和肩章、刮得铁青的下颌和佩剑的叮当声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就像一只白乌鸦似的。这时，他已经从一个小小的眼线擢升到了莫斯科保安局局长。他爱慕虚荣，看重功名利禄，比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同伴高出不止一头：他能为自己刽子手的行当找出思想依据，而安排具体活动时又能大刀阔斧。他是俄罗斯真正的警察社会主义之父，他的警察社会主义奇妙地糅合了西欧所谓社会君主制思想、官方的斯拉夫主义、季霍米罗夫^①思想和第三厅的主要传统。

为了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相抗衡，他推广由工人组成的警察团体，有时也支持经济罢工，发表关于工人生活困苦的议论，把革命思想说成是一种罪恶意图的产物，它同站在一切阶级和阶层之上的万民之父、专

^① 季霍米罗夫，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852—1923）——革命民粹主义者、政论家，后脱离革命活动，写了自首书，沦为保皇党分子。

制君主所关怀的、工人的真正利益毫不相干……祖巴托夫还吸收一些教授来演讲，比如蹩脚的财政学者伊·克·奥杰罗夫^①教授，他言谈中甚至装腔作势地引证一些马克思的词句，实际上却是祖巴托夫分子在莫斯科的一名活跃的喉舌。祖巴托夫在敖德萨安插了“哲学博士”沙耶维奇。而在彼得堡，他手中的“工人”协会也像在莫斯科一样活跃，出入其间的既有教授，又有宪兵，还有将军和神父。这些人忽然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萌发出伟大的关爱……虽然有些资本家和官僚主义的巨星，如维特^②，发出怨言，警告说这种做法是在玩火，运动将冲破警察局的屏障，暗探局的如意算盘会使它自身反受其害，警察局不可能引发罢工而又能操纵罢工……祖巴托夫却我行我素，做着将整个工人运动置于警察控制之下的美梦……同时，他又起劲地改善警察的技术装备：推行给被捕的人照相、柏帝云^③的特征分类法；取被捕人的指纹，凭指纹辨认使用假护照的革命人士；建立受过训练的暗探和奸细的骨干队伍。他亲自训练宪兵军官和暗探奸细，告诉他们怎样蒙骗别人，为警察局的奸细开脱，而把怀疑转移到正直人士身上。他常常说：“先生们，你们应当把警察局的人员视为同自己有私情的妇人，要像保护眼珠一样爱护她，一着不慎，你就可能使她身败名裂。”他特别看重恐怖分子中的奸细……

在西皮亚金被刺死后不久，按照普列韦本人的建议，祖巴托夫的弟子、老谋深算的奸细叶甫诺·阿杰夫^④就成了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头目，警方的主要人物都被分别安插在相应的岗位上。

① 奥杰罗夫，伊万·克里斯托弗罗维奇（1869—1942）——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② 维特，谢尔盖·尤利耶维奇（1849—1915）——伯爵，俄罗斯国务活动家，1903—1906年任大臣会议主席，主张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著有三卷回忆录。

③ 柏帝云（1853—1914）——法国法学家，制定了司法上的鉴定法（一度称为柏帝云法）。

④ 阿杰夫，叶甫诺·菲舍列维奇（1869—1918）——暗探局奸细，后来是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

二十二

安德留沙猝死之后，科里亚·彼得罗夫神思恍惚。他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他觉得在他面前展现了一条无底深渊，而他正走在深渊的绝壁上。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辉，所有的颜色都暗淡了，一切声音都沉寂了；一切东西都蒙上了一层苍白的死灰色，充满了神秘莫测的恐惧和难以名状的哀伤。科里亚的心灵仿佛在责怪这个世界，在他的思想里，这个世界或者越来越渺小，无关紧要，难以察觉且不复存在；或者是它本身就充满了让人害怕的毒素，用它那鬼魂般阴森森的绿眼睛盯着科里亚。梦境、幻觉、呓语、现实——这一切都在痛苦的形象、无法回答的种种疑问、猜不透的谜和解不开的题目的旋涡中被搅成一团，混在一起了。科里亚消瘦了，也变得孤僻了。惆怅无时无刻不在啮咬着他的心。他独自一人走进亚美尼亚花园，坐在雪地上思索着……他走到街上，毫无目的地漫游着，一面自言自语，伸开手指，做出种种手势。他时常会撞上行人，他们匆匆忙忙停下脚步，回头看看，然后又跑去忙自己的事了……科里亚当时对一切都冷漠了——路人也罢，马车夫也罢，几乎撞到他脸上的车辕也罢，朝着他叫喊的孩子也罢；他全副身心都沉浸在可怕的幻觉世界中。他机械地上学，机械地回答教师的提问，机械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而身边的一切——喧闹声、吵嚷声、课堂、教师、同学——仿佛都穿过一层厚重的水幕才传到他眼前。

“我们班的彼得罗夫像疯了似的……”

“喂，小个子，你怎么啦？变糊涂了不成？”

“别招他，他弟弟死了……”

“哦……唉，那就随他去吧……要不要劝劝他……”

“试过了，没有用……”

于是没有人来触动科里亚。

而科里亚却平静不下来。他老是看见安德留沙含着泪水和责怪的眼睛……天哪，已经过去了的还能再回来吗？……科里亚看见了弟弟一双细瘦的小手和小小的鼻子，感觉到他瘦弱身躯的体温，感受到同他最密切的关系……他越是温情脉脉地感受到这种关系，越是鲜明而直接地体验到这种亲切和血肉联系，他的痛苦和折磨就更加难以忍受，更加可怕……所有的一切能抵得上安德留什卡的一滴眼泪吗？既然逝去的不能再回来，那么种种行为、美德、功迹、赎罪又有什么用呢？……亲爱的安德留什卡！安德列伊奇克！……上帝呀！我宁愿付出我的一切，只要你能活着，付出整个生命都行……我不会有丝毫犹豫！我受不了你责备的目光……我会不惜一切地爱你，珍惜你，保护你……我会搂紧你细小的脖子……

有时候科里亚觉得世上所有的珍宝全都汇聚在安德留沙的一滴泪珠里，而且以为这里蕴藏着生存的最深层次。他更多地感觉到，而不是认识到这一点。认识是模糊的，不稳定的，可是某种直觉用它广阔的哀愁罩住了他的全身，而且吞噬着他。……有时候他忽然清醒过来，独自思量：怎么回事？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它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时刻也过去了……你应当懂得，安德留沙不在了，他的泪珠也没有了……可是他的眼睛就在我眼前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的过错吗？……真是搞不明白……多么痛苦呀！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一点用处也没有……

一天夜里，科里亚睡不着，他睁开眼睛，躺在床上思忖着……他想的还是那件事……一只老鼠用力地抓得地板沙沙作响……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屋里，苍白而冰凉。挂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仿佛是在问他：你是谁？你怎么啦？你是谁？你怎么啦？你是谁？你怎么啦？……

“我究竟是什么人呢？我又怎么啦？我这是为什么？……”

科里亚努力想入睡，可是睡不着。万千思绪都涌出来，聚在头脑

里，撕碎了他的心。该结束了！……

科里亚轻轻地下了床……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房子里安静极了……只有挂钟不停地问着：你是谁？你怎么啦？

科里亚把两条毛巾结在一起，做成一个圈套，将它拴在窗户的把手上……应该这样做吗？……应该……唉，让这一切赶快结束吧……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不再痛苦……可是月亮还照着呢……

你是谁？你怎么啦？你是谁？你怎么啦？……科里亚心跳得厉害，惊悸而又怅然……

他把头伸进圈套里，朝后一仰……他好像被两只铁面无情的爪子箍住了……透不过气来！……忽然一道热乎乎的电波穿透了心脏，于是一切都昏暗下去了……

科里亚醒来时躺在地板上：窗把手上的毛巾扣松开了，所以他没有缢死。

月光还像从前一样冰凉而冷漠，挂钟依旧铁面无私地嘀嘀嗒嗒走着……一切都发生过？还是不曾有过？……科里亚记起了已经发生的一切，他既相信，又似乎不相信……他当即站起身来，坐在床上……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还活着，对生命、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意识、身下的褥垫和月光的感觉让他感到高兴，钟摆的嘀嗒声像一阵突然涌来的浪潮使他感到振奋……后来他感到疲倦，一种昏昏欲死的困倦：他张大着嘴，呵欠连天，他觉得自己的下颌都快掉下来了……他不禁想到：多么愚蠢，死神曾经近在咫尺，而现在我却呵欠连天，像一头野兽似的……天哪，太困了！……

科里亚屈身躺着，很快就沉沉入梦，睡得死死的了。

又开始了新的思索。科里亚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应当爱人们，珍惜他们，否则就像俗话说：拥有时不知爱惜，一旦失去，悔之莫及。科里亚变得严肃些了，他不再拿伙伴们取笑，变得非常敏感，而且出奇地彬彬有礼，他害怕使别人难堪，恼怒——更不消说使别人痛苦了……同时又感到非常需要把纷至沓来的各种想法加以概括，得出稳定的信念，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他分析那些以某种方式触动过他的各种世

界观的鳞鳞爪爪，可是却不能为自己幼稚的问题——多少人为这些问题而苦恼啊！——找出答案。皮萨列夫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吗？说得冠冕堂皇，而且有吸引力……甚至仿佛合乎科学……是一种高傲的明智……可是怎样解释那些慷慨就义的英雄，还有受难的圣徒呢？还有穆齐·斯茨沃拉^①呢，还有普卢塔克笔下的那些著名人物呢？布尔人呢？革命志士们呢？……乌里尔-阿考斯塔呢？……不对，这里总还缺少一点东西……既然把 ego^② 自身都押上了，哪里还谈得上合理的利己主义呢？……福音书上说，这种爱已经没有了，因为谁还肯为了朋友而献出自己的性命呢？……当然，这些都是胡说，尽管耶稣是上帝。可是当年他也是穷人的领袖……难道那里面就没有好的思想吗？……对，可是能够爱所有的人吗？耶稣本人不是用鞭子把商贩、银钱兑换商和放高利贷的人赶走了吗？凭什么要爱这些人，这些坏蛋呢？……还有宣扬贫困，否定尘世的一切……难道海涅在《冬天的童话》里说的不对吗？难道这种宣扬不会造成让人出家为僧，奉行清心寡欲，变成柱塔僧西蒙一样的傻瓜，迫害异端，还有鬼才知道的什么结果？……从另一方面说，为什么爱的只有人呢？还有动物呢？有些不信上帝的科学家不是断定欧洲人和霍屯督人或是布须曼人之间的差异比布须曼人和黑猩猩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吗？类人猿不是人类的表兄弟吗？……所以一切生物都有亲属关系……一切东西都有亲属关系……方济各^③说，风是我的兄弟，夜是我的姐妹……就算将自然界神化或是人格化，还有宗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吧……去它一边儿的吧……可是那些宣传要爱惜一切有生之物，爱惜野物，爱惜一朵小花、一根小草的佛教徒呢？这还有完没完呢？难道要像一些印度教派所教导的那样，连跳蚤也要爱护，连蚊虫也不能打死吗？还是像托尔斯泰那样，只是不吃尸体，不吃肉？……闹不明白……一团乱麻……也许，该相信古希腊哲人们说的无感^④？淡漠和无动于衷？

① 穆齐·斯茨沃拉（前140—前82）——罗马法学家、国务活动家，为科学地制定民法奠定了基础。

② 拉丁语：我。

③ 方济各（1181—1226）——意大利传教士，著有宗教诗歌作品。

④ 无感是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最高境界，表示精神安定，不受干扰。类似的说法还有淡漠。

可是他们都像是非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各有各的美德……可是别人既不因此而感到温暖，也不觉得寒冷……这不过是想用指头指着自已说：“啊，看我是多么好的人！啊，我有多么英明！啊，我品德多么高尚！”……胡说八道！纯粹是胡说八道！……这难道不像托尔斯泰说的勿抗恶吗？老老实实待着，别为非作歹，也别招谁惹谁？科里亚忽然想起，他在哪里读到过屠格涅夫的德国女管家有一次对他说过的话：“哎，伊万·谢尔盖伊奇，别愁眉苦脸的，mann soll nicht traurig sein^①；生活就像苍蝇一样，是一个讨厌极了的小虫子！有什么办法呢！要能够忍受！”科里亚想：这“虫子”真不赖……这不是昆虫，而是灾难，是地狱……不对，忍受是不行的……不能逆来顺受……托夏去世前给我的一段马克思的话说什么来着？……就像一声警钟……应该找到它……读一读……

有一天，科里亚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忽然碰上了一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这是《少年》中的一段，描写未来的人们失去了对上帝和永生的信仰，丢掉了这一条令人宽慰的千年古训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孤苦伶仃的人们立刻会更亲密地互相挨得紧紧的，”读着读着，科里亚的心抽紧了，“他们会手拉着手，明白如今只有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了。那伟大的永生的思想已经消失了，必须找到替代它的东西，于是从前对那永生的神强烈而伟大的爱就转移到大自然，转移到世界，转移到人，转移到每一棵野草身上。他们越是逐渐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有限，也就越情不自禁地爱上土地和生命，这是一种特殊的爱，而不是早先的那种爱。他们会在大自然中察觉和发现早先不曾料到的现象和奥秘，因为他们会用新的目光，用情人看心上人的目光来观察大自然。他们会觉醒过来，急切地互相亲吻，急切地相爱，因为意识到来日不多，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还能够做的事情。他们都为别人而工作，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别人，并且因为能够付出而感到幸福。每个孩子

① 德语：不要忧伤。

都会知道并感觉到，世上的每个人都像是他的父母。每个人看见落日时，都会想：‘即使明天是我的末日也不要紧，虽然我死了，可是他们还全都活着，他们死后还有他们的子女。’他们都活着，彼此仍然相爱，而且为别人而担忧这个想法会取代在冥界相见的想法。啊，他们会急切地相爱而消除自己心中强烈的哀愁。他们会为自己而自豪，变得勇敢大胆；但是会因为别人而变得畏怯，每个人都会为别人的生命与幸福而提心吊胆。他们相互都是温情脉脉，不会像现在那样因此而感到羞惭，他们彼此会像孩子一般的亲热。他们相见时，会用深邃的、沉思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目光里含着钟爱和愁绪……”

科里亚目不转睛地读完了这段话。他兴奋极了……他找到了！而且是没有上帝。说得多好啊！多么鲜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拨动了科里亚心中最脆弱的那根弦，弦声响了，他听到了非尘世的绝妙音乐，这音乐总有一天会降落在人间……可是它会怎样落下呢？……于是又开始了痛苦和疑惑……要知道那时的人们将不再是今天的人们，那时会是……科里亚眼前立即出现了阿拉克切耶夫^①、萨尔台奇哈^②之流的人物，刽子手，凶狠的沙皇，毫无怜悯心的压迫者……不对，还须把地球打扫干净……“不知道忧伤和愤怒的人，不会爱自己的祖国。”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于是他又想起了托夏去世前的那段话……还有人都在谈论的康德……应当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科里亚早就不再询问成年人了，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努力自己去寻求答案。他到学校图书馆里去翻《布罗克豪斯—艾弗隆百科词典》^③，从那里面汲取智慧。可是他查到康德时，却一点儿都弄不明白，什么也不懂：先验唯心论、本体、现象、二律背反、范畴——仿佛有些神秘的妖魔，把他搞得糊里糊涂……他对于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稍稍有些明白，对

① 阿拉克切耶夫，阿·安（1769—1834）——俄国伯爵、将军，亚历山大一世时专横残暴的宠臣。

② 萨尔台奇哈，达·尼（1730—1801）——莫斯科省波多尔斯克县女地主，折磨死100多名农奴。

③ 指布罗克豪斯和艾弗隆股份公司出版的俄国百科大全，1890—1907年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82卷，增补本4卷。1911—1916年开始出新版。

“绝对命令”也有所领悟……可是他认为绝对命令不过是一段空肠衣，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它填进任何内容。科里亚沮丧地想：“没有一种活生生的东西能够对活生生的问题做出活生生的回答……也许是我自己连这一点都没有弄明白……是我自己能力太差……”于是书本在他看来就是他永远也破译不了的晦涩的密码了。

科里亚决定到格奥尔吉·安东内奇那里去过圣诞节假期。哀伤像铁锈一样啮咬着他的心灵，身边的一切都让他想到自己的隐痛，他想换一换环境，哪怕是暂时换换也好，休息一下，从痛苦的感受中清醒过来。他正在恢复，可是恢复得很慢很慢，连他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

他的同学里有一个鲍里卡·巴拉申。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就和他的母亲同居，住在她家里，但并没有举行宗教的结婚仪式。这让科里亚感到分外高兴，而且非常敬重叔叔。每逢品行端庄的祖母阿格尼娅·伊万诺夫娜指责叔叔的时候，还有自己的母亲偶尔也对叔叔的行为表示异议的时候，他都极力替叔叔辩护。鲍里卡是住读生，他也和几乎所有的封闭式公立学校的学生一样，把中学生活中的不服管理，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反抗，看成是一种英雄豪迈的行为。总的说来，鲍里卡为人善良，天资并不出众，见识也不特别高深。和科里亚同去的还有两个同学，是本地家道中落的地主格洛托夫的儿子。科里亚就和这几个人结伴同行。

途中，到了夜里，几个学生嘀嘀咕咕地议论着……科里亚在打盹……

“有杯子吗？”

“有。”

“拔瓶塞的螺旋起子呢？”

“妈的，把它给忘了……我找乘务员要去……”

“不合适吧……”

“废话。给他十个戈比就是了……你怎么啦？是羞答答的大姑娘，还是笨蛋，或者乡巴佬？”

“好吧，好吧，随你的便……”

科里亚睁开了眼睛……格洛托夫兄弟一个拿着一瓶伏特加，另一个

拿着一瓶葡萄酒。小桌子上放着切好的灌肠、面包、几个苹果、渍黄瓜……

“啊，你醒了？”

“我本来就没有睡……”

鲍里卡扬扬得意地拿着一把螺旋起子回来了。车厢里黑漆漆的。乘务员省下了蜡烛钱，只在唯一的壁灯里点了一小截四周淌满了蜡泪的蜡烛头。

鲍里卡猛地一掌击出了伏特加的瓶塞，同时大格洛托夫用起子旋出了葡萄酒的软木塞。他们把冒着泡的伏特加倒进茶杯，一口气喝下，然后一面咂巴着嘴，一面吃些下酒菜。

“喂，你怎么样，科里卡？不来喝一杯？”

“我不喝伏特加……”

“那就喝点葡萄酒……他是学究……米沙，法文是怎么说的……就是劝酒的时候……”

“啊。Le vin est tire, il faut le boire^①。”

“对了……Le vin est tire，所以你就别扭扭捏捏的了。”

“好吧，给我一点葡萄酒……”

科里亚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是在偷偷地、躲躲藏藏地喝酒，也因为他们不管怎么说，总是在喝酒；还因为他自己缺乏主见，性格不够坚定，像一只小狗似的，被人牵着走；最后也因为这次偷偷地喝酒同他近来复杂的心情和感受是背道而驰的……由于不习惯，他喝下半杯酒之后有些头晕，浑身热辣辣的，昏昏然想睡觉……壁灯、鲍里卡……都在摇晃，有一股蜡烛烟和伏特加的气味……科里亚用大衣蒙住头，不久他就梦见自己摆动着双手，飞翔在森林、谷地和田野之上……风迎面吹来……轻轻松松而又自由自在……

“哎！科里亚！你好，你好吗？”格奥尔吉·安东内奇迎着早上刚到的科里亚说，“我好久没见过你了……过得怎么样？走，去喝点茶……伊

① 法语：酒瓶打开了，就得喝掉。

万努什卡怎么样？还有柳鲍芙·伊万诺夫娜？……你怎么无精打采的？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不是无精打采。家里人都挺好的。我没有打招呼就来了，您不会生气吧？”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非常高兴你来！不过很抱歉，我现在该走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巴拉申娜走进餐室。她体态丰满，三十五岁左右，面目清秀，淡黄色头发，浅蓝色眼睛，略施脂粉。

“这是我侄儿科里亚。安娜·伊万诺夫娜，请您照料一下。我得走了……鲍里斯在哪儿？”

“以后再见他吧。他睡觉了。”安娜·伊万诺夫娜说着看了看科里亚。

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观点相当激进。她的激进在某种程度上是来自早先家庭生活的烦恼。她原先的丈夫是一名军官，不肯同她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她的母亲埃米利娅·安德列耶夫娜是德国人，非常聪明。从母亲身上她继承了良好的气质和意志力，不过她脾气暴躁：城里的人们说，有一次她因为嫉妒，甚至朝格奥尔吉·安东内奇开了一枪，不过打歪了——子弹从他左耳边飞过，打进了木板墙壁……科里亚也听说过这件事，因此他怀着一点好奇心看着她：这种暴烈性格的标记在她脸上并不明显，只是在鼻梁边上有一道严厉得出奇的皱纹，再就是她话语不多，举止、表情和胖胖的鲜红手掌的手势中流露出一些拘谨。

“要是你已经吃完了，科里亚，那就走吧，我带你去看你的房间。”

“好的，谢谢您。”

安娜·伊万诺夫娜把他带进了一个有一扇大窗户的明亮的大房间，地板上堆放着许多梨，屋子里有一股秋天的果园、树叶、果实和泥土所特有的清香。窗外是一片白雪，玻璃上结着冰花，紧挨着窗户的上方挂着一条有些弯曲的粗冰凌，在冬日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使得室内浓郁的梨香更加诱人……

“科里亚，你别见怪这里放了那么多梨。”

“看您说的！天哪，这样反倒更舒服一些……香味真好，而且口味大概也……”

科里亚就在叔叔这儿安顿下来过圣诞节了。白天过得蔫不拉唧的：老想睡觉，浑身酸懒，头也有点疼。傍晚，他和鲍里斯打算去杂耍场。杂耍场用的是一幢旧石头房子，不知原先是一处公共澡堂，还是一间大车店，紧挨着河边。这里有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在嬉戏，有的从陡峭的岸上乘雪橇滑到河上，有的在冰上打闹，又是嚷，又是叫，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男孩子们、成年人、外省的上流社会人士、有身份的妇女、青年男女、手工艺匠、附近村庄的农民，熙熙攘攘，有的人匆匆地跑着，有的则不紧不慢地踱着，各有各的姿态。房角上有一根歪歪斜斜的木质旧灯柱，上面挂着一盏煤油灯，在黄昏的天空中闪动着—一个微弱的黄色光点。灯柱上贴了一张花里胡哨的海报，写着杂耍场的节目。杂耍场门口站着—一个衣着奇特的小伙子，戴—顶高筒礼帽，扯开嗓子喊道：

听吧，头遍铃响了，
杂耍立马就开场。
来吧！来吧！来的都欢迎！
过路的，别忙着走，请您留步，
看一看咱们的绝活儿。
有转得比风车还快的姑娘，
有说绕口令的大婶，
有当厨娘的老太婆，
还有正儿八经的士兵，
爱唠叨的老头儿。
有罗锅儿，有秃顶儿，
有大肚皮的，有生虱子的。
后面的朝前挤—挤，
到票房买张票，
十个戈比就尽您瞧，

快进来，快进来，这就开演啦！

“噢，真他娘的邪门了，他哪儿来的这股劲头儿！”一个穿短羊皮大衣的人摇晃着脑袋说。

“他还能干什么？就会嚷嚷，招徕主顾呗……”

“费季卡，给我五戈比，我差五戈比。星期天还你……还六戈比，行吗？”一个男孩子磕磕绊绊地跑着对伙伴说。

“给，看好了！还我七戈比……”

“真小气！”

灯柱旁站着一个人穿短袄的农妇，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在读海报。

“走——钢——丝——表——演……这是什么玩意儿？”

“鬼才知道。”

“丑——角——垫——场……这倒是有趣……这是写给什么人看的，畜生！”

“你怎么回事？是木匠吗？”

“木匠……木匠……我什么也不是。”

“你去问那个穿皮大衣的……看见了吗？戴眼镜的……”

“哼，去他娘的吧……”

“这么多人挤在这儿干吗？”

“这不是杂耍场嘛。”

“哎，吃人不眨眼的家伙，贴的什么玩意儿呀！”

科里亚和鲍里斯挤过人群，走进杂耍场。他们立刻就闻到了一股浑浊的马粪和马汗的酸味。人们穿着冬衣，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演出已经开始了，听得见抽鞭子的噼啪声，丑角打耳光的声音和尖叫声。耍吞剑戏法的演员，能计算十以下加法的小狗，戴了副眼镜、拿着报纸坐在瓦罐上的癞皮猴子逗得观众开心地大笑，对特别精彩的节目观众起劲地鼓掌。屋子里又闷又热，科里亚忽然想起了他从毛巾套里偶然解脱出来的那个可怕的夜晚。整个杂耍场——观众、丑角、驯养的大鹅和正在用后脚跳舞的小哈巴狗——一下子都朝远方飘走了……科里亚的思绪走得

很远很远……

“你怎么啦，睡着了吗？快看，你听呀！”鲍里斯凑到他耳根边悄声说。

台上站着两个男人：一个化装成法国人，另一个既像是扫院子的工人，又像是警察或是军士：他穿的既像军服，又不像军服。用不着吹毛求疵，但含义是显而易见的。

科里亚回过神来听台上的演出……杂耍艺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法国人说勒萨翁^①。”

“俄国人叫肥皂。”

“法国人说帕尔栋^②。”

“俄国人给你一耳光。”

“法国人说罗亚尔^③。”

“俄国人说手风琴。”

“法国人叫埃吐阿^④。”

“俄国人叫木偶村姑。”

“法国人叫萨拉^⑤。”

“俄国人叫凉拌。”

“法国人普罗梅拉德^⑥。”

“俄国人蹲班房。”

观众哄堂大笑，响起了一片掌声。

“法国人说索西埃特^⑦。”

“俄国人说一帮强盗。”

“法国人有列别特^⑧。”

① 意为肥皂。此处及以下的法语都是洋泾浜式的法语。

② 请原谅。

③ 三角钢琴。

④ 著名坤角。

⑤ 色拉。

⑥ 兜风、溜达。

⑦ 社会、群体。

⑧ 自由。

“俄国人用手枪。”

观众骚动得更厉害了，整个剧场都使劲地鼓掌，而且大喊大叫。

两名演员不动声色地继续往下说：

“法国人老吃弗罗马什^①。”

“俄国人老喝烧酒。”

“法国人勒沃亚什^②。”

“俄国人被流放。”

“法国人说吉利坦特^③。”

“俄国人说是业余爱好。”

“法国人说英藤坦特^④。”

“俄国人说是土匪。”

这一来人人都发狂了，男式便帽、礼帽、手套都被朝天上扔了出去。“好呀！”“好样儿的！”“真能扯！”“俏皮话说到家了！”

一名警官走到班主面前，跟他悄悄说了几句话，把他带到幕后。观众发了一顿牢骚，可是平静下来了。有的人还在喊：

“这叫什么话？他想干什么？”

“打倒丘八！”一个年轻人嘶哑地喊道。

几分钟后，班主走了出来，脸色苍白。

“实在对不住诸位。演出不是由于我们的缘故，只好停止了……请诸位……请各位贵客……平静地散了吧……”

“该死的混账……”一个扎了块毛巾的村妇嘟哝着。

“不对他们心思了，嫌大实话不中听了……”一个手艺人应道。

“太专横霸道了！”夹鼻眼镜的镜片闪动了一下。

但观众还是散去了。第二天，杂耍团全体人员就被赶出城外……这件事引发的议论可真不少，“土匪”、“一帮强盗”等等字眼就像长了翅

① 奶酪。

② 旅游。

③ 粗通门径，略知一二。

④ 总督、省长。

膀一样，飞向四面八方。当然，公众对“法国人”是不懂的，可是对俄罗斯的词语却再熟悉不过了，这就足以打动千百个普通人，使他们可以恶意地拿当权人物来开玩笑，虽然还不曾涉及最高层，但是已经不再有早先一个普通百姓，甚至在一名站岗的警察面前都感受到的那种胆战心惊、诚惶诚恐的感觉了。

杂耍场的一幕给科里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独自一人时这样思考着：“对，博爱的事还得搁一搁……总不能扑到警察局长跟前去同他亲吻吧……这些狗崽子！”科里亚反抗的感情更加强烈——他很想干一点事情，朝一个方向前进。可是干什么事呢？朝哪个方向走呢？

有一次，他同鲍里卡拿了一支双筒猎枪，往树林里去了。那是一个暖和而阴沉的冬日，云杉林里阴森森的，滑雪板在雪地上平稳地滑动着，林子里静悄悄的，偶尔能听到轻轻的树枝断裂声，积雪也会突然从云杉伸展的树枝上落下，汇入没有被人触动过的白色地毯里，撒出一片细细的雪粉。雪上有脚印：这是一只兔子跳过的地方——两个坑加一个坑，两个坑加一个坑……这是田鼠画出一道道线条——这是银鼠，也许是白鼬的脚印……“吱，吱……吱”小小的戴菊莺在枝头跳来跳去，一面抖动着小小的翅膀……从被碰到的灌木丛上轻轻地落下一团雪，于是在一片白雪中，颤动着露出一小段黑色的树枝。……一只灰色的旋木雀飞到一棵白桦树的根部，然后绕着树干朝上爬，用尾巴支撑着身体，有时还扇动一下翅膀……啪……冒出一股烟……鲍里斯开枪了……雪地上出现了一团灰色的小东西……科里亚捡起被打死的小鸟。它是被霰弹打中的，而那粒铁砂还保留着已经消失了的生命的余温。

“你何苦打死它呢？”

“这是什么鸟？”

“旋木雀。”

“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想瞄准目标开一枪。”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科里亚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仍旧是那些事情……旋木雀和人之间有

什么差别呢？没什么差别。曾经有过生命——现在没有了。那后代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呢？人也总是要死的……地球这个古老的星球是会死的，它的尸体将在无边无涯的空间游荡，尸体上的一切生命都熄灭了，直到它被一股巨大的引力吸入新的环境而落到某个强大的太阳燃烧着的胸脯上……但是从混沌中会出现新的生命，就像从前出现过生命一样……因为生命总是美好的……

“科里卡，你发什么愣？你要绊到树墩上了！快掉进山沟里了！哈哈！你怎么变傻了……”

“你才傻呢。”科里亚嘟哝着，一面猛地把滑雪板朝边上一拐。

他们回到家时，已经满身雪水，汗湿衣衫了。屋子里仿佛又热又闷，他们敞开上衣，躺在床上……

“科里卡！”

“什么事？”

“走，咱们去喝点酒……”

“得了吧，别价。”

“咱们走——吧。”

鲍里斯下了床（他们两人为了做伴，现在都住在科里亚的房间里），强拽着科里亚到餐室去。餐室里按照古老的习俗——正在圣诞节期间嘛！——摆好了餐桌。桌子上有好几个盛伏特加和家酿果露酒的小瓶子，还有葡萄酒：波尔图葡萄酒、马德拉葡萄酒、核列斯白葡萄酒，盘子里是一大块火腿；还有熏鲑鱼、沙丁鱼、鲱鱼，各种渍蘑菇：白蘑、白鳞皮牛肝菌、松乳菇、卷边乳菇。肉馅饼上盖着餐巾。带刺的鲜嫩小黄瓜放在小篮子里——走运的肚皮，尽情地享用吧！

鲍里卡一抬手喝下了一小杯茅香露酒，塞了满嘴的馅饼，又直接用手指沾着补了一块鱼子酱，哼起了按教堂曲调填写的诙谐歌词：

光荣啊，大馅饼，

愿你快些烤熟！

等着你的有

三大罐稀粥。

“你是怎么啦？喝点葡萄酒也好嘛……我来给你斟上！”

“少一点……你怎么朝玻璃杯里斟？”

“没关系，反正能喝下去的……全都能进到肚子里去……”鲍里斯拍着自己干瘪的肚皮哈哈大笑。

科里亚喝了点甜葡萄酒，变得快活了些……

“好了……适可而止吧……咱们到外面去……”

“又去？我们不是刚回来吗？”

“走吧。”

他们没穿大衣就又跑出去滑雪了。科里亚的脑袋里嗡嗡作响，他也胡闹起来，扔雪团，唱歌，把两个手指放进嘴里打呼哨。他张开两手，朝前倒下，在雪地上压出一个人印。同时他还想到人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生物，他科里亚本人只因为喝了半杯葡萄酒就变得快活起来，抛开了那些恼人的念头，就像从筐子里扔掉蘑菇一样。

“科里亚！鲍里斯！你们俩发疯了！不穿大衣就在外面跑来跑去，想干什么？你们活腻了不成？找死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格奥尔吉·安东内奇看见两个孩子一身凉气，在过道里匆匆忙忙地脱毡靴，掸掉身上的积雪，不禁责骂起来。

“我们只不过……”

“只不过，只不过……到餐室去！赶快喝杯热茶加白兰地……”

“这正合适……加白兰地就更高兴了。”鲍里卡高声说，一面在桌子边坐下来。

“你这是抄袭，”科里亚跟他开玩笑，“至少也是模仿……”

“这怎么讲？”格奥尔吉·安东内奇问道。他的夹鼻眼镜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不时从镜片的上方看看他们俩，这样一来他就显得更严肃一些。嗤，嗤，嗤……他深深地吸着烟，一面吐出一个个烟圈……

“因为，乔治叔叔，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双关俏皮话：‘下着雨，走着两个学生：一个穿大衣，一个朝学校；一个人们叫他伊万，一个人们

叫他参加命名日宴会。’^①”

“你从哪儿学的这些俏皮话?”

“这都是学校里的事儿，您知道……”

于是科里亚像倒豆子一样把种种俏皮话都一股脑儿说了出来，而乔治叔叔本来就喜欢这些玩意儿……安娜·伊万诺夫娜和她母亲也过来了。她母亲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太太，高高的前额上满是皱纹，头发灰白，在脑后盘了一个小髻，一对灰色眼睛显出她的聪明，薄薄的嘴唇仿佛只剩下了一条线。……听了科里亚的讲述，大家都快活地笑了，于是科里亚眉飞色舞，像一匹脱缰的马：户外的嬉戏、喝下的葡萄酒、他洋洋洒洒的讲述所取得的成功极大地鼓舞着他，使他不知不觉脱离了传统礼仪的规范。为了彻底征服这些可敬的伙伴，他居然兴致勃勃地谈起波德莱尔的《腐尸》来了。

“Schrecklich! ...Das ist doch eine Schweinerei...Und Sie...”^②埃米利娅·安德列耶夫娜对科里亚说，“so jung und so verdorben...”^③

她站起身来，气愤地走开了……

大家都尴尬地默不作声。科里亚的兴致立即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泄了气，喉咙里像有一团东西堵住了似的。他不知如何是好……难道他有过使埃米利娅·安德列耶夫娜难堪的念头吗？他同她谈过一次话，而且对她的智慧和博学感到惊喜。可是，如今却轰的一下全完了，而且完全出乎意料……他非常伤心，也为自己感到沮丧。

① 这些都是利用词的多义性构成的俏皮话。“加白兰地”和“更高兴”都用了前置词 с；“下雨”和“走着”用同一个动词 идти；“穿大衣”和“朝学校”用同一个前置词 в；两个“叫他”用同一个动词 звать。

② 德语：真可怕！简直是下流！……而她……

③ 德语：那么年轻就堕落到这种地步。